

断剑  
上

天朗、气清，碧空如海，在晶莹透明的蔚蓝天幕上，没有一丝薄云。

终年云雾缭绕的九华山，这天却云消雾散，现出耸拔嵯峨的山势。

山上，青碧苍翠，古树参天，在森郁的绿叶中，万千姹紫嫣红的奇异山花，随风摇曳，飘散着沁人幽香。

由万丈突岩上，可以看到千寻以上绝壑的美景，由幽寂绿媚的静谷中，可以仰视崎峰上的飞瀑流泉。

这才是一个傲立孤峰目览天下的绝佳天气，但，就在这令人心旷神怡的绝美仙境中，竟隐约飘来一阵悲戚的哭声。

这阵悲戚的哭声，给这奇绝明媚的仙境，凭添了无限哀愁，一切艳丽景致，都为之失色了！

哭声是发自万仞孤峰的绝巔上，由妙莲桌望去，那是紫芝崎峰一处崎险无比的悬空飞崖。

崖上，疏疏密密的垂着一片柔细而特长的绿藤，在绿藤间，生满了红、白、碧、紫，硕肥多肉而浑圆光润的各色大花。

那些光润大花，就是罕世奇珍，由红到白，由白变碧，由碧变紫的“千年紫芝”，那座崖，就是终年难得一现，鸟兽绝迹的紫芝飞崖。

悲戚的哭声，就是发自紫芝飞崖，垂着疏密不等的长绿藤的后面。

凝目细看，久久才发现飞崖垂藤的后面，竟有一座高约近丈宽尚不足三尺的狭窄的长洞，那哭声正由长洞中飘出来。

根据哭声的悲戚，断定那人异常伤心，而那人充沛的中气，似是一位内功极为精湛的武林高手，但那人略带童音的哭声，又像是个极为年青的人！

哭声戛然停止了，接着传出断断续续的悲痛呜咽和铮铮的堆石声。

片刻过去了，洞中蓦然传出那人极为怨毒的恨世豪语：

“师父，安息吧，希望你的英灵，傲立在这九华之巔，看志儿如何杀尽那些沾名钓誉，自诩豪侠的巨奸枭雄，看志儿如何慑服群英，震惊江湖，声名远播海内，让他们闻名丧胆，惶惶终日……”

话声愈说愈高，充满了忿怒，终至激昂震耳，洞中嗡嗡有声。

略微停顿之后，又传出一阵强抑激动的缓和声音：“师父，为了寻觅您的亲生女儿娟娟，为了洗雪您的奇耻大辱，为了您未了的心愿，不管天涯海角，不管剑林刀山……”

话声呜咽了，接着是颤抖的哭泣：“师父，志儿走了，此番下山，不知何年何月何日，才能重返此洞，跪在您的墓前，哭述离开您以后的经过，也许就此骨埋异乡，终生不归了。”

哭泣声停止后，长洞中的暗处隐约现出一个白色人影，正缓步向着洞口走来。

凝目细看，那竟是一个身穿白缎银花公子衫，发髻上束着一方淡黄儒巾的俊美少年。

看他年龄，最多十八九岁，眉清目秀，齿白唇红，冠玉般的面庞上，充满了文静儒雅之气，如非他的眼圈红红，双颊带泪，绝没有人相信洞中痛哭，忿发豪语的那人，竟是这位年尚不及弱冠，神采文质彬彬的白衫少年。

白衫少年来至洞口，转首再看了一眼身后，珠泪再滚下来！

接着，他举袖拭了一下双颊上的泪水，昂然仰头，双目生辉，微剔斜飞

的眉宇间，在这一刹那，竟隐隐透出无限杀气。蓦然，他冷电般的双目，一览脚下的万仞绝壑，身影一闪，疾泻而下，宛如一道垂直白线，幌眼间已至数十丈下。

这等骇人听闻的绝世轻功，许多武林顶尖高手，终生刻苦勤练，直到须发皆白，也难达此绝高境界，但是，今天却在一个文静儒雅，年仅十八九岁的后生少年身上发现了。

白衫少年双袖一挥，衣摆飘拂，疾时如殒星泻地，缓时如柳絮飘飞，如非世外高人绝难看清他双袖和足尖的动作。片刻已达峰下，幽谷翠绿，流泉般潺，遍地奇花异草。白衫少年略微一停，游目一辨方向，飞越幽谷，绕过峰角，穿林跃涧，直向山区以外驰去，身法之快，捷逾飘风。

艳阳逐渐偏西，幽谷松竹间，已升起薄薄的云烟。

但那点快速白影，仍如星击丸跳般，如飞射向山外。初更时分，夜幕低垂，一钩弯月斜持天边，给寂静的大地，披上一层暗淡光辉，朦朦胧胧，愈增荒野的凄凉意味。

这时，一点白影，快如流星、沿着宽大官道，迎着徐徐夜风，疾驰而来，身形过处，脚下带起一道微薄扬尘。

远处的九华山，已被黑暗吞噬了，那奇雄巍峨的山势，已不复见。

疾驰而来的白影，正是满怀悲忿，大发恨世豪语的白衫少年。他穿村过镇，身形不停，直奔东北。

月落星转，曙光将现，东北官道的尽头，已现出一座黑压压的大镇店。

飞驰一夜的白衫少年，一见那座大镇，涂丹般的唇角上，立即掠过一丝冷笑，身形同时慢下来。

再驰一阵，以至镇外不远，他举目看了一眼东天那颗光芒四射的明亮晓星，飘身进入路边的一片树林内。

他在一颗树下盘膝坐好，闭目调息，他要等天光大亮后再进镇去。就在他刚刚闭上眼睛的同时，突然传来一阵阵衣袂破风声。

白衫少年心中一动，双掌微一抚地，身形腾空而起，直落一株大树之上。

他隐身树内，循声一看，只见三道肥大人影，肋下各自挟着一个长形大包，经由镇内，疾奔而来。

白衫少年眉梢微一轩动，唇角立即掠过一丝冷笑，他断定镇内奔来的三人，非偷即盗，定然不是善类。

渐渐，他已看清来人竟是三个身穿宽大道袍，年约三十余岁的中年老道，三道俱都骨瘦如柴，长得獐头鼠脑，一脸淫邪之色。

三个老道，虽然肋下各自挟着一个长形大包，但仍举步如飞，并且毫无忌惮的有说有笑，状至得意。

中间老道，三角眼一望左右，得意的笑着说：“两位师弟，你们虽出手顺利，但得到的货色却没有我的好！”

左右两道，一个腮肉抽动，一个浓眉只扇，同样贪婪的看了中间老道肋下的长形大包一眼，焦急的说：“卜贤师兄，你曾说过，有了好货色，我们兄弟三人都有份……”

中间老道未待左右两道说完，不由得意仰首哈哈一笑，说：“两位师弟请放心，咱们是有福同，有难同当，要活，活在一起，要死，死在一块的好兄弟……”

话未说完，再度得意的哈哈笑了。

隐身树上的白衫少年一听，不由冷冷一笑，恨声自语说：“哼，少爷今日才下山，双手尚未沾血，今夜就拿你这三个不守清规的道门败类先开刀吧！”

话声甫落，身形腾空跃起，双袖一挥，宛如巨鹤临空，飞越一片大树之上，直向三道身前落去。

三个老道急急前进，正在兴高采烈的有说有笑之际，蓦闻破风声，同时吓了一跳，转首一看身后，镇前一片黑暗，根本无人追来。三道再一回头，吓得急刹冲势，脱口大喝，身形暴退一丈——

就在三人转首后看的一瞬间，他们身前已多了一个身穿白缎银花公子衫，双眉飞挑，俊面罩煞，唇角掠过一丝冷笑的美少年。

老道这一惊非同小可，顿时惊出一身冷汗，三个老道，完全被对面白衫少年的孤傲冷漠神色和面上笼罩的杀气所震慑了。

白衫少年，冷冷一笑，阴沉的问：“三位包中是什么货色，快打开来让在下看看！”

说话之间，嘴晒冷笑，双目注定三个老道，缓步向前逼去。

三个老道一定神，同时怒声说：“凭什么？”

三道虽然飞眉瞪眼，但脚下却不由自主的随着白衫少年的前进步子，急步向后直退。

白衫少年见三道畏怯的急步后退，不由停身止步，仰面发出一阵傲然大笑。

这阵大笑，声震村野，宛如虎啸，顿时引起大镇上的一群犬吠。

三道一见，面色大变，瞻前顾后，万分焦急，他们又似乎极怕镇上有人闻声赶来。

白衫少年对三道的鬼崇神态愈加厌恶，于是歉笑朗声说，“江湖俗规，见者有份，难道三位连这点道理都不知吗？”

三个老道一听，心中恨透了对方面白衫少年，因而切齿恨声说：“小辈无理纠缠，成心破坏道爷的好事，今夜道爷和你拼了。”

说话之间，纷纷放下长形大包，同时惶急的看了一眼身后大镇，接着圈臂躬身，两掌箕张，六只炯炯眼睛凶狠的注定白衫少年，绕分三面，缓步逼来。

白衫少年，再度轻蔑的一声大笑，说：“既然三位胆颤惊心，深恐有人追来，在下就送三位去一个最安全的地方……”

由于三道心切离去，因而情不由己的停身，低沉的问：“什么地方？”

“根据三道尸体上所泛起的殷红颜色，那人的‘赤阳掌’力，至少已有百年以上的火候……”

白衫少年一听，不由暗自笑了，心说：我习武尚不足五年，“赤阳掌”仅练了半年，居然说我有百年以上的火候，岂不可笑。

心念间，佯装漫不经心的转首去看发话的那位大师了。

只见右后方第四张桌子上，正中坐着一位红光满面、身穿灰袍的慈祥老和尚，寿而慈目，长髯如银，一望而知是位有道的高僧。

白衫少年看得心中不解，根据老和尚的相貌，不像是个夸大其实，危言耸听的人，但他这么说，莫非我的掌力果真有百年以上的火候不成？

继而，他想到每隔半年，师父必让他食一片紫芝，据师父说，紫芝有延年益寿之功，起死回生之效……

念及至此，心头猛然一震，他不由暗暗惊呼，紫芝既有延年益寿，起死回生之效，师父为何在我一觉醒来时，浑身乏力，虚脱而死呢？

继而一想，全身不禁惊出一身冷汗，心说：“莫非这其中，果真另有蹊跷不成？”

心念间，暮闻坐在老和尚左侧的青衣老者，迷惑的说：“大师，昔年传说‘赤阳神君’爱穿红袍，可是，昨夜有人发现一道闪闪白影，快如掠地流星，眨眼之间，便去得无影无踪了！”

老和尚听得轻“噢”一声，似是也感到有些迷惑。

白衫少年听得心中暗中焦急，人们传说的这点白影，对他将来为恩师了却心愿，也许是一个极大的破绽。

他怕那老和尚对他起疑，因而不敢久看，于是即将目光移开。

但，当他看到老太婆那一桌时，只见那个老太婆，面色深沉，正瞪着一双炯炯的小眼睛，在冷冷的端详他！

而那个绿衣妙龄少女，却微蹙蛾眉，神情忧郁，纤手支着香腮，仍在凝神睇视着他，但那双明亮的大眼睛中，却露出极为不快的心声。

白衫少年赶紧转身，一回头，前面独坐的黄衫俊美少年，依然丹唇含笑，美目闪烁的望着他。

这时，他已无心去想师父究竟是谁，是否真的就是百年以前即已失踪的厉害魔头——赤阳神君。

心念间，暮闻身后那位白发老太婆，略带惋惜的口吻，冷冷的说：“唉，人倒是一表非凡的人物，只可惜读了一肚子的书，没见过大世面。”

白衫少年本是聪慧超群的人，这时听了老太婆那句“读了一肚子书”的话，因而心中一动，立即望着窗外美丽的景色，摇头幌脑的低吟起来：“看遍地绿暗红愁，蝶忙莺老，可惜即逢三月，春去三分……”

吟声未完，暮闻身后咫尺，响起一阵珠玉般的声音：“兄台观景独酌，低吟诗赋，果是雅人也！”

白衫少年心中一惊，倏然由座上立起来，转身一看，发话之人，竟是那穿黄绒衫的美少年，不知何时，他已俊面含笑，神色亲切的立在桌前了。

他这一惊非同小可，断定对方的功力毫不逊于自己，虽然他正在苦思词句，并未注意，但也决不至直到对方未至身后尚且不知？他心思电转，但却早已彬彬有礼的拱手一揖，含笑说：“啊，兄台移樽，不知有何见教？”

黄衫少年，拱手还礼，双目闪辉，愉快的赞声说：“兄台方才几句叹景的话，道尽这暮春时节景况，如再添上烟迷碧村，水送落花，既悲时节，复赞春光，岂不更好？”

白衫少年，似乎恍然大悟，立即兴奋的拱手赞声说：“啊，兄台对得妙，请坐，请坐。”

说着，伸手肃客，殷切请坐。

黄衫少年，有意向白衫少年攀谈，也就顺势在桌的对面坐了下来。

老太婆看在眼里，不由微一摇头，惋惜的说“迂腐！”

绿衣少女，立即不服的说：“娘，这是读书人的气质……”

老太婆未待绿衣少女说完，立即气虎虎的问：“死丫头，你不是最不喜欢你穷酸叔叔的那股子迂腐气吗？”

绿衣少女，顿时被问得粉面通红，嘟着樱桃小口一声不吭了，但那双晶莹杏目，却依然斜睇着窗前的白衫少年。

白衫少年和黄衫少年尚未通名，酒保已勤快的将黄衫少年桌上的酒菜移过来，两人也听到老太婆母女的谈话，但却佯装未曾听见。

蓦然身后的老太婆，毅然说，“既然你喜欢那个小书呆子，反正时间还早，我们也过去和他谈谈。”

绿衣少女一听，不由慌得急声说：“娘，多不好意思……”

老太婆一双精光小眼一瞪，立即沉声说：“怕什么，我们又不是去相女婿！”

说着，拿起倚在桌边上的护手钩，径向白衫少年桌前走来。

绿衣少女无奈，只得羞红着粉脸，跟在老太婆身后。

白衫少年虽然知道老太婆母女走来，但佯装未见，而黄衫少年却秀眉一蹙，俊面上立即浮上一层不悦的神色。

老太婆来至桌前，望着白衫少年，未言先笑，和霭的问：“你这位小子是读书人吗？”

绿衣少女一听，不由急的手心出汗，问人哪有这种问法，因而急忙在身后悄悄碰了一下老太婆。

白衫少年毫不为怪，慌忙立起身来，拱手含笑，恭声说：“啊，是位老妈妈，请坐，请坐。”

黄衫少年本待发作，但看了文质彬彬的白衫少年行礼，为了表示自己也是一个十足的书生，因而也急忙拱手立起身来。

老太婆一生漂泊江湖，浪迹天涯，一向口直心快，不拘小节，这时见黄衫少年也拱手立起身来，也向他亲切的笑了笑，接着就大刺刺的坐下来。

白衫少年见老太婆身边尚立着绿衣少女，于是再度一拱手文静的含笑说：“啊，这位小娘子也请坐吧！”

绿衣少女娇憨一笑，正待还礼答话，蓦然老太婆沉声分辨说：“喂，我说你这小子可看清楚，我们萍儿还是未出嫁的黄花大闺女呢！”

白衫少年立即代白衫少年解释说：“这位兄台，想必是由苏州金陵一带来此，小娘子就是称呼姑娘，请老妈妈不要介意。”

老太婆呵呵一笑，爽朗的说：“老娘知道，我是有意逗你们这两个小书呆子。”

黄衫少年听到“老娘”两字，心中顿时大怒，但听了最后一句“两个小书呆子”的时候，又怒气全消了。

他知道要想结好白衫少年，必然装成十足的书生气，何况对方老太婆尚是一个武林颇有名气的前辈人物。

念及至此，心平气和，装出一副书生的文静气，神气泰然，略显恭谨的坐了下来。

老太婆一俟白衫少年坐下后，立即含笑的亲切问：“这位小相公，你叫什么名子？仙乡何处？”

白衫少年急忙欠身，仍然文绉绉的回答说：“小生姓凌，名壮志，世居金陵，乃是诗书门第……”

老太婆未待白衣少年凌壮志说完，一皱眉头，慢声说：“嗯，名字倒是一个好名字……”

绿衣少女怕老太婆说读书不好，急忙悄悄碰了一下老太婆。

老太婆顿时警觉，呵呵两声，又问：“你这次到南陵来，有什么贵干吗？”

白衫少年凌壮志，仍然欠身恭声说：“小生父母早已谢世，家中仅有老

仆一人，此番沿江上游，旨在广增见识。”

老太婆老气横秋的“噢”了一声，颌首赞许说：“唔，你的确需要出来见见世面。”

说着，又转首望着黄衫少年亲切的问：“这位相公贵姓，家住哪里？”

黄衫少年也欠身恭声说：“小生姓展，名伟明，世居湖南，历代经商，现在寄居在石门表兄处！”

老太婆仍然老气横秋，漫不经心的说：“湖南是个好地方，老身早年去过，尤其‘湘女多情’，更是举世闻名。”

黄衫少年展伟明，玉颊顿时泛上两朵红霞，随之含糊的应了两声是。

老太婆呵呵一笑，又指首身边的绿衣少女说：“这是我的唯一女儿，万绿萍，今年已经十六啦，呵呵，是个傻丫头。”

说着，老脸上满布光彩，接着，慈祥的笑了。

白衫少年凌壮志和黄衫少年展伟明，同时含笑拱手，绿衣少女万绿萍，粉面微红，憨态诚美，欠身福了一福。

老太婆又爽快的自我介绍说：“我不是读书人，没有什么名字，你们就仍然称呼我老妈妈吧！”

黄衫少年展伟明第一眼看到老太婆桌边上的护手钩时，便已断定老太婆是谁，这时再经过介绍绿衣少女的姓名后，愈加证实老太婆即是武林中颇有声名的“铁钩婆”。

据说铁钩婆的女儿，自幼拜在恒山一位女异人的门下，加之家学渊源，因而钩剑双绝，自下山随母行道江湖以来，尚未遇到过敌手。

展伟明虽然知道铁钩婆和万绿萍的来路，但他不敢说破，因为，他不希望潇洒儒雅，文质彬彬的凌壮志，知道他是一个会武功的人。

这时，整个酒楼上的谈论话题，仍在谈三个老道和赤阳神君的事。

急于赶路的商旅渐渐的走了，但继续上来的却是一些身着劲装，佩带兵刃的武林人物。

凌壮志虽然早已看到，但却佯装毫未注意，不时提壶为铁钩婆满酒。

铁钩婆一生接触的尽是武林人物，今天遇到一位书呆子，倒觉得别有趣味，最初虽然有些不惯，但渐渐对凌壮志已感到喜爱。

万绿萍觉得要想和死啃书本的凌壮志谈得投契，决不能论武功谈江湖，必须要说些谈风咏景，吟诗赋词的话。

因而，娇靥绽笑，注定凌壮志，大方的问；“凌相公，方才你和展相公吟的什么诗，可否再说一遍给小妹听？”

说着，晶莹的杏目，瞟了展伟明一眼，便一直目光柔和的注视着凌壮志。

展伟明看在眼里，似乎有些精神若失，那双如秋水般的眸子中，不时闪烁着既嫉，且羡的眼神，他看看万绿萍，又看看凌壮志，不知他是气万绿萍没有看他，抑或是羡慕凌壮志得到这位美丽娇憨小姑娘的垂青。

凌壮志无意识这位娇憨淘气的小姑娘，尤其经过恩师的告诫，这时从未接近过异性的他，愈加对女人存有戒心，但，万绿萍那双凝神睇视，柔光频闪的杏目，似是要看透他的心，因而他感到心头怦怦，情绪不宁。

他急忙一定心神，仍然文静有礼的谦逊说：“拙词笨句，难入姑娘之耳，倒是展兄方才接咏的两句‘烟迷碧树，水送落花’……”

话未说完，蓦然身后不远处，一个轻蔑讥嘲，含有妒意的声音问：“下面未完两句，可是‘落花随流，花有意，芳草迎风，风无情’？”

凌壮志一听，不由心泛怒火，但他却佯装未闻。展伟明秀眉一剔，几乎忍不住显出身手来。

万绿萍早已娇叱一声，倏然立起，皓腕一举，呛郎一声清越尤吟，寒光一闪，光芒四射，背后那柄三尺长剑，已握在手中。

凌壮志一见，吓得惊恐失措，慌忙从椅上站起来，紧张的立在一边，乘势观目一看，只见发话之人竟是一个年尚不足三十的年青人。

那人头戴英雄帽，身着水红亮缎劲装，背后斜插一柄单刀，白面上显着不屑冷笑，倒是一个俊品人物，只是眉宇之间，却隐透着刁蛮之气。

这时酒楼上，顿时一静，所有酒客的目光，纷纷望过来。

铁钩婆小眼精光如电，冷奇看了那人一眼，接着沉声说：“萍儿，杀了他！”

凌壮志一听，吓得惊慌失措，连连作揖惶声说：“啊，老妈妈，清平世界，朗朗乾坤，杀人岂不要偿命？……”

万绿萍正待挺剑扑去，但看了凌壮志吓破了胆的惶急象，不由“噗嗤”笑了。

铁钩婆小眼一瞪，正待发作，楼的正北角上，蓦然响起数声爽朗的哈哈大笑。

接着，一个苍劲的语声说：“大水冲倒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识自家人了，哈哈，老钩婆，你要杀的正是陕北闻名的‘卷云刀’宋南霄宋大侠。”

凌壮志停了作揖，举目一看，只见三五个劲装老人，正纷纷向这边走来。

发话的那人，手持铁拐，着黑布劲装，苍发，银髯，紫面膛，霜眉入鬓，一脸祥和，一望而知是个正派人物。

铁钩婆一见几个老人，仍然大刺刺的坐着不起，但布满皱纹的老脸上，却充满了笑意，同时，风趣地说：“你这几个老不死的，是什么时候来的，可也是来参加明天‘卧虎庄’老庄主的封刀典礼。”

凌壮志一听“卧虎庄”，心头猛的一震，不由杀机顿起，卧虎庄老庄主“金刀毒燕”阮陵泰，正是恩师的切齿仇人之一，想不到这老贼竟要封刀退隐，这件事所幸在此及时听到，否则，要让老贼封了刀，便不好再下手了……

心念间，蓦闻一声薄嗔娇叱：“喂，你这人是怎么啦，人家和你说话，你都不理？”凌壮志一定神，只见万绿萍，微蹙螭眉，一脸娇嗔，立在面前，正嘟着小嘴气虎虎的瞪着他。

于是，急忙佯装恍然清醒，依然紧张的连声问：“啊…啊，姑娘，你的剑，你的剑呢？”

万绿萍看了凌壮志那副失魂落魄的惶张象，真是气也不是，笑也不是，于是细手一指肩头，嗔声说：“喏，这不是嘛！”

凌壮志见剑已入鞘，似乎惊魂甫定，定睛再看，方才发话的那个宋南霄这时也走过来，正被持拐的老者介绍给铁钩婆。

再看展伟明，也在端坐发呆，不知是为了惊于方才惊险一幕，抑或是听了“卧虎庄”老庄主封刀的消息后有所关怀。

凌壮志佯装不解的拱手招呼：“啊，展兄，展兄……”

展伟明一定神，也急忙拱手说：“啊，凌、凌兄……”

说着，似乎想起什么，举起白嫩如春葱似的手，将插在衫领上的精致描金折扇取下来，接着含笑说：“小弟因有急事，不便在此外久停，而又不愿骤然别兄他去，失却长期相交的机会，今仅将此扇赠兄留念，也好让兄见物

思人，如兄今后路经石门，务请驾临敝表兄黄思汉处，盘桓数日，俾让小弟有一与凌兄促膝畅谈之机！”

说着，双手捧扇送了过来。

凌壮志早已看出那柄折扇来历不凡，必是展伟明的随身兵器，自是不便接受，因而惶声说：“小弟如经石门，定去黄府拜候，此扇如此精致，必是展兄传家之宝，小弟万万不敢接受。”

展伟明秀眉一蹙，略感神伤的说：“小弟诚心相赠，望兄不要推却，如蒙凌兄不弃，就请将扇接过。”

凌壮志见对方极端诚恳，自是不愿辜负对方好意，加之自己初入江湖，也极需要有这么一位武功高超，仪表不凡的朋友来协助自己行道，因而诚恳的含笑说：“既然展兄心诚意坚，小弟便代展兄暂时保管数日，待去黄府，再行奉还。”

说着，双手将扇接过，扇一到手，不由暗吃一惊，他确没想到，一柄小巧精致折扇，居然有普通折扇的数倍沉重。

展伟明见凌壮志将扇收下，极为高兴，这时发现万绿萍含笑，正亲切地望着他，似乎对他赠扇给凌壮志为赞佩。

这时，几个劲装老者和铁钩婆，似已寒暄完毕，正转首向他们走来。

展伟明即上两步，面向铁钩婆拱手一揖，恭声说“老妈妈，小生因要事羁身，不敢久停，就此告别，愿老妈妈和万姑娘，诸事顺利，万事通吉。”

铁钩婆呵呵一笑，也谦和的说：“展相公不必多礼，祝你生意发财，大展宏图，恕老身不送你了。”

展伟明恭声称谢，坚请凌壮志留步，径自下楼而去。

凌壮志见展伟明走后，随之坐下，细心观看折扇，同时，也暗中注意铁钩婆等人的谈话。

他两耳听话，双目审视，只见折扇长仅八寸，两边寒玉镶身，一面雕龙、一面雕凤，精工细腻，栩栩如生。

龙睛是颗青色宝石，凤目似是一粒鲜红珊瑚，金丝扇坠上串着一颗银灰明珠，隐隐发亮，闪闪生辉。

打开扇面一看，在蝉翼般的透明薄纱上，绘着一幅富贵丹凤图，丝丝淡雅幽香，直扑凌壮志的鼻孔。

凌壮志心旌一摇，顿时升起一种从未有过的微妙感觉，这种感觉令他心身舒畅，快慰神怡。

就在这时，耳畔已响起万绿萍惊异的声音：“啊，这是女人用的香坠扇嘛！”

一阵如兰气息和馨馨发香，直袭凌壮志的后颈。

凌壮志问声仰首，只见万绿萍，正立在肩后，微倾娇躯，探首俯视，他这骤然仰首回看，涂丹般的朱唇，险些吻上万绿萍那两片鲜红的樱唇。

万绿萍骤然一惊，倏然起身，娇靥红晕直达耳后，一双明亮杏目，含嗔带笑眼看凌壮志。

凌壮志一定心情，佯装不解的低声问：“啊，萍姑娘，你怎知道是一柄香坠扇？”

万绿萍似是不敢肯定，霎一霎大眼睛，含笑低声说：“小姊是根据扇上香味而言，是不是，小姊可不敢肯定。”

凌壮志颌首应了声是，心中若有所思，继续细看手中的折扇……

但，就在这看扇的一瞬间，持拐老者，已向铁钩婆告辞了。

“老钩婆，我们一言为定，今夜俱都宿在阮老庄主处，他这次封刀大典，广邀武林朋友，必然备有宾馆，我们自是不必再在外宿店花钱。”

铁钩婆愉快的一笑，以揶揄的口吻，笑着说：“人人说你‘雷霆拐，萧子清，视财如命，最会节省，是个出了名的‘铁公鸡’，看来大家的话，倒是真的……”

话声未落，已掀起一阵哈哈大笑。

凌壮志趁机转首，只见持拐老者的老脸上略微一红，立即分辩道：“节省是人的美德，凡是能省则省，我萧子清今宵不但省掉一宿店钱、就是晚餐我还要向阮老庄主去讨呢！”

把话说完，再度掀起一阵哈哈大笑，几个劲装老人，和方才接诗的宋南霄，纷纷跟着‘雷霆拐’萧子清，在愉快的笑声中，鱼贯走下楼去。

但，凌壮志却在听话之际，发现“卷云刀”宋南霄，面色深沉，一双阴刁的眼睛，一直不怀善意的冷眼望着他。

他望着宋南霄含忿走下楼梯的背影，感到万分不解，他不知道他有什么事得罪了这位自诩“宋大侠”的人物。

他觉得像宋南霄这种神态狂傲，不知礼数，轻浮失检的人，居然也被称为“大侠”，可见恩师说的不假，武林中不少有头有脸颇受人敬的人物，多是沽名钓誉，自欺欺人之辈，这时他看了这些赶赴卧虎庄参加“金刀毒燕”阮陵泰封刀大典人，其中不乏豪放正直的武林前辈，由此足证“金刀毒燕”阮陵泰，是个十足的枭雄。

至于恩师与金刀毒燕之间，究竟有什么深仇大恨，恩师没有对他说，但他深信师父的话是绝对对的，因而，他要杀阮陵泰。

同时，他决定要在金刀毒燕阮陵泰明日封刀大典之前杀他，这时间太仓促了，仅有一个夜晚的时间。

今天晚上，只有今天晚上最后一次机会了……

心念间，蓦闻铁钩婆漫不经心的说：“萍儿，我们也该走啦！”

万绿萍满心不愿的嘟着小嘴说：“反正明天的事，何必现在就急着去！”

铁钩婆小眼一瞪，沉声说：“和老铁拐已经约好了，怎能不去！”

凌壮志心思电转，觉得今夜卧虎庄群豪云集，其中不乏艺业精绝的高手，如果深夜探庄，行踪必易被人发现，且地理不熟，又不认识“金刀毒燕”阮陵泰是谁，错过今夜，便再无机会了。

因而，他决心随万绿萍母女一同混进庄去，然后再见机行事，不难手刃老贼，心念一转，立即躬身插言问：“啊，老妈妈，你们现在要去何处？”

铁钩婆一挥手，说：“这些事，你们读书人不需要知道！”

凌壮志微扬秀眉，依然文绉绉的正色说：“啊，老妈妈！有道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行万里路，胜读万卷书，凡事无一不是学问，岂有读书人不知知道之理？”

铁钩婆被说的老脸一红，瞪着一双小眼睛竟不知如何回答。

万绿萍神色希冀的望着凌壮志问：“是江湖人有名人物的封刀大典，你不要着？”

说话之间，杏目急切地望着凌壮志，似是极怕他说不去。

谁知，凌壮志竟连连颌首，兴奋的说：“去去，小生此番远游，旨在广增见识，这等一开眼界的大好机会，小生万万不能放过。”

万绿萍一听，期待的娇靥上，有着难以抑制的喜悦，立即望着老脸紧绷的铁钩婆，兴奋的说：“娘，他愿意去！”

铁钩婆是过来人，知道爱女已迷上了这个小书呆子，如不答应，女儿一定吵闹不休，如答应，见了金刀毒燕阮陵泰又觉得无法交代，因而，略一沉思说：“只是见了阮老庄主，无法……”

万绿萍未待老娘说完，立即笑着说：“娘，就说他是萍儿的表哥……”

铁钩婆眉头一皱，神色极为难看。

万绿萍一见，急忙望着凌壮志，焦急的问：“小妹在向母亲求情，你怎么不说话呀？凌壮志却说：“又不想去见识这阮老庄主了。”

万绿萍有些惊异的问：“为什么？”

凌壮志立即文绉绉的说：“毒者恶也，主大凶，由名字判断，这位阮老庄主应该是个恶人！”

万绿萍听得粉面一变，焦急的低声说：“凌表哥，你千万可别胡说，阮老庄主为人豪放，极重义气，他地位崇高，很受人尊敬，大江南北各帮各派，凡有纠纷事，不论大小，只要他说一句话，天大的风波都会平下来。”

说到此一顿，接着似有所悟的问：“凌表哥，你的意思可是由于阮老庄主的绰号有‘毒燕’两个字？”

凌壮志见万绿萍煞有介事的一口一个表哥，喊的异常亲热，不由秀眉一笑，但他却立即点了点头。

万绿萍机警的看了一眼前后左右，接着低声解释说：“因为阮老庄主的镖囊内，有三只喂有剧毒，见血封喉的铁燕飞镖，所以才有‘毒燕’的绰号，但阮老庄主自入江湖以来，可从未用过……”

凌壮志不由冷冷的问：“你怎的知道？”

万绿萍被问得一愣，瞪着一双晶莹的大眼睛，顿时答不上话来，久久才勉强说：“人家都这么说嘛！”

凌壮志又冷冷的追问了一句：“谁？”

万绿萍再度楞了，她的确没想到这个书呆子竟是一个打破沙锅问到底的人，由于说不出是谁说的，小姑娘只气得粉面通红，再也答不上话来。

铁钩婆虽然一个人静静的走在前头，对两个小儿女的对话却听了个清清楚楚，这时见爱女被凌壮志问的哑口无言，不由暗自笑了，心说：“死丫头，看你还有没有平素对付老妈妈的那股娇气刁蛮气？”

一阵沉默，她的背后，再没听到凌壮志和万绿萍的声音，想必是凌壮志怕得罪了万绿萍，进不去卧虎庄，而小姑娘第一次受了委屈，也正在暗暗生气。

由于凌壮志是个“书生”，铁钩婆不便走的太快，直到日落西山，彩霞满天，才看到前面一片浓绿的巨木大林，——卧虎庄。

凌壮志举目一看，只见卧虎庄方圆数里，巨树密集矗立，虬枝横生，浓荫郁郁，远远看来，宛如一座令人望之却步的怪林，充满了阴森、煞气……

莫说人尽皆知林内尚有一座卧虎庄，就是不知之人，看到这座畸形死寂的巨木大林，也会不自觉的举步迟疑。

三人来自近前，光线顿时一暗，林内一片漆黑，仰首不见青天。

铁钩婆毫不迟疑，当先大步走进林内。

凌壮志游目看了一眼林内，只见脚下一条笔直的青石板大道直通深处，左右两侧林中，俱是畸形怪石，地上积满落叶枯枝。

看罢，略显紧张的走至万绿萍身边，佯装惊异的悄声问：“啊，萍妹，这座林内，可是当真的卧着老虎？”

万绿萍本来心中仍在生气，这时看了凌壮志的紧张像，不忍不理，但是又觉得他问得幼稚，于是冷冷一笑，回答说：“这些地方那来的虎，‘卧虎庄’只是象征着阮老庄主住的庄内，就好比卧着一只威猛的老虎。”

凌壮志本待再讥嘲阮陵泰几句，但他怕多言露了马脚，误了大事，因而仅连连颌首应是。

再前进十丈，黑暗愈深，几乎伸手不见五指，但两侧的景物，凌壮志却依然清晰可见。

万绿萍唯恐凌壮志骇怕，情不自禁的依着他的身边前进，并悄声告诉他，平素两侧林内，经常潜伏着武功高强的高手。

凌壮志唯唯喏喏，佯装领悟，同时，他静静的欣赏着，由这位姑娘口中吐出的如兰气息。

由于两人并肩前进，凌壮志不时转首看着身边的万绿萍，那双晶莹杏目，就象夜空浮着薄云的明星，闪闪烁烁，时暗时明。

他根据万绿萍闪闪生辉的眼神，断定她武功决不是普通高手那么平庸。

渐渐，前面已有了寒暄叙旧的人声。

凌壮志举目一看，只见十数丈外的枝叶间，有不少处透着灯光：

再前进，已能看到石道尽头横着一座高大石墙。

走至林的尽头，三人的眼睛，不禁同时一亮——

只见大墙之前，尚有一片空地，墙高数丈，装满了锋利刃三股叉，在数尺高大的纱灯下，照得闪闪发亮，赫赫慑人。

高大石墙前，不少武林人物，相互招呼，豪放谈笑，飞身纵上高大石墙，身形一闪，顿时不见。

凌壮志看得异常不解，不由心中暗问：怎的没看到有门呢？

心念间，蓦闻铁钩婆似有所悟地说：“死丫头，你看怎么办，我也忘了卧虎庄没有门了！”

万绿萍神色焦急，闪动着一双晶莹杏目，不停的看着左右空场和墙头，她第一次来卧虎庄，根本没想到卧虎庄居然只有墙而没有门。

她心中由于焦急，渐对卧虎庄感到不满，因而不高兴的问：“娘，这位阮老庄主为何筑这么高的墙而不设门？”

铁钩婆冷冷一笑说：“这就是说，‘强将手下无弱兵’卧虎庄中，即使是一个小僮侍女，无一不是身怀绝技的人，俱都能飞越此墙，如履平地，否则，她们便终生老死庄内，休想再见外面的世界。”

凌壮志听得暗哼一声，心说：什么武林知名长者，倍受人尊敬的长辈，仅此一点，足以证实阮陵泰是个十足狂妄的凶残老贼。

心念间；三人已到墙前，凌壮志佯装惊异不解的东瞧西看，同时低声自语说：“啊，老妈妈这要多高的梯子，才能上去呢？”

铁钩婆一听，立即瞪着小眼，低声问：“不让他回去，难道你抱他上去？”

万绿萍粉面通红，只是低头不语，一双明亮大眼睛，不时斜瞟着仍在焦急的东瞧西望的凌壮志。

凌壮志虽然不愿万绿萍抱他上去，但到了这个时候，他也只好咬咬牙装糊涂了，实在说，他也不能放过这个混进庄去的大好机会，而功亏一篑。

铁钩婆见女儿居然真的有意将凌壮志抱上墙去，不由紧绷着老脸，低沉

的怒声问：“死丫头，你真的要嫁给这个书呆子？”

万绿萍依然红着脸，低着头，两手轻轻扭着裙角。

但是，凌壮志可慌了，这是婚姻大事，岂能如此儿戏，因而望着铁钩婆，拱手一揖，惶声说：“啊，老妈妈……”

铁钩婆无心听凌壮志说些什么，望着万绿萍，忿忿低头说：“真不害臊！”臊字出口，小脚一踉，身形已腾空而上。

凌壮志闻声抬头，铁钩婆的身形已上了墙头。

就在他仰首之际，一阵香风扑来，万绿萍已飘身来至身后，不由分说，伸臂将他的身体平托起来。

事已至此，不由凌壮志再有思考的余地，至于将来和万绿萍的后果如何，为了师仇，这时他已无暇去想那些了。

他深信万绿萍的轻功决不平凡，否则她也不敢冒这份险，但他仍暗凝真气，尽量减轻自己的体重。

万绿萍一托起凌壮志，顿感粉颊生火，芳心跳得厉害，为了怕凌壮志中途跌下来，她不得不紧紧的将他抱在胸前，左右一看，恰好无人，一长身形腾空上升——

凌壮志心中一转，佯装惊怕，趁万绿萍身形上升的一刹那，脱口一声：“哎呀”，右袖趁势暗暗挥出一股无形潜力。

万绿萍一心不敢二用，虽然凌壮志的左臂，恰好压在她前胸的一双乳房上，但她依然紧紧抱住，运足功力提气上升。

她从来没有抱过男人，也不知道男人究竟有多重，但她一跃升上墙头，只是觉得并不太吃力，于是，脚尖一点墙头，飘身疾泻而下——

双脚一落实地，立即将凌壮志放下来，想到羞人处，不由玉手抚面，低头不语，也不敢再看凌壮志，在这一刹那，她不知道是否做错了一件大事。

凌壮志双脚站稳，举手拍着心口，显得万分紧张的自语说：“啊，好险呀！”

说话之间，颀目一看，墙内居然仍有无数红砖绿瓦，建筑堂皇的院落，俱都悬灯结彩，光明大放。

这时，铁钩婆已向着正中最远的一座高大雄伟的门楼前走去。

凌壮志着罢，不由焦急的说：“啊，萍妹，老妈妈走远了。”

万绿萍放下双手，粉面依然通红，含羞带笑的瞟了凌壮志一眼，急步向前走去。

凌壮志觉得万绿萍愈来愈妩媚了，仅仅半日间，她似乎由一个娇憨淘气的小姑娘，一变而成为一个情窦已开的少女了。

他这时无心去领悟这其中的微妙原因，因为灯光辉煌，张灯结彩的雄伟门楼，就要到了，他正计划着进门后，如何做得天衣无缝，不令别人起疑。

来至大门前，恰好跟上铁钩婆，只见门楼上悬满纱灯，黑漆大门上的铜环，耀眼发亮，高阶石狮，巨砖红墙，十数衣装崭新的庄汉，纷纷恭迎着来至各地的贺客，情势热闹异常。

铁钩婆登阶直入，对躬身哈腰殷殷肃客的庄汉，仅微微颌首，呵呵两声干笑。

万绿萍神情愉快，依着凌壮志并肩前进，凌壮志则俊面绽笑，频频点头。

十数庄汉见铁钩婆身后，尚跟一个儒形滞洒，手持折扇的书生，和一位秀丽如花，娇靥含笑的背剑少女，都不禁多看了几眼，相互递了个眼神，似

乎在说：“这是今天贺客中，最年青、最俊美的一对客人。”

凌壮志跟在铁钩婆的身后，随着前面的贺客，直向深处走去。

绕过迎壁，是道红漆画廊，对对纱灯，随风摇曳……

画廊左右，俱是各形花圃，鹅卵石径，细竹小松，奇花异卉，暗吐芬芳，左右远处，高楼小阁，一片精舍，在明亮的灯光下，琉瓦闪闪生辉。

画廊尽头，是座月形朱漆院门，八个小僮分立左右，在花格院墙的空隙间，隐约看到里面的大庭院，一阵阵喧笑声，由里面传出来。

进入院门，令人双目顿时一亮，六七丈外竟是一个建筑宏伟巍峨大厅，厅上明亮的灯光，照得厅前天井，耀眼发亮。

厅上宫灯棋布，明如白昼，人影幢幢，笑声飘荡，俱是寒喧叙旧的声音。

这时，厅口高阶上，正立着一个白净而庞，虎眉朗目，挺鼻朱唇的锦缎劲装年青人，看来最多二十六七岁。

白面年青人，正谦和着向着每个人厅的武林人物贺客，抱拳躬身，含笑招呼似在恭迎客人，看来十分恭谨。

凌壮志正打量间，蓦闻身旁的万绿萍，悄声说：“凌表哥，立在厅阶上迎接客人的那人，就是阮老庄主的唯一公子，人称‘俊面一郎’阮自芳，他不但人品俊，艺业也极高强，他出身邓门，善用长剑，又得父亲一身真传，三只毒燕百发百中，现在虽仅二十七岁，但已威震大江南北，名噪江湖了。”

凌壮志见万绿萍称赞“俊面一郎”阮自芳，不禁暗暗生气，顿时惹起他年青人的争强好胜之心，可是，想到恩师的遗命，争强之心，便顿时全消了，但他仍忍不住冷冷的问：“你怎的知道！”

万绿萍笑着说：“两个月前我和娘游黄鹤楼时，见过他一面，这些活都是娘说的，那天我们还一起去玩哪……”

凌壮志是年青人，同样有着炽盛的好强心，但是，空怀一身绝艺，只是为了遵守师命，苦无表现机会，这时听万绿萍说得津津有味，早感不耐，因而不自觉的将手中的精致折扇，一连启开了两次。

折扇刷刷一响，顿时引起“俊面一郎”阮自芳的注意！

阮自芳闻声一看，见是铁钩婆和万绿萍，不由俊面展笑，朗目闪烁，迫不急待的急步迎下阶来，同时，恭谨的招呼说：“万伯母，绿萍妹，你们怎的才来？小侄在此已恭候多时了……”

说话之间，已至近前，一双朗目几乎没有离开万绿萍的娇靥，对身旁的凌壮志，更是看也不看。

铁钩婆早已看透，心高气傲，一向不假人词色的阮自芳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如此甘愿降低辈份，对她如此亲热招呼，还不是为了秀丽标致的爱女绿萍，因而，她呵呵干笑两声，半风趣，半讥嘲的说：“小子，你的称呼愈来愈亲热，我们的关系也愈来愈近了。”

“俊面一郎”阮自芳，白面一红，顿时无言答对，赶紧哈哈一笑，再向万绿萍抱拳招呼，说：“绿萍妹久违了！”

万绿萍也含娇声说：“阮少庄主你好！”

说着，纤手指着身旁的凌壮志，介绍说：“这是凌壮志，小妹的表哥！”

阮自芳见凌壮志文静儒雅，脱俗滞洒，比起自己来，年青多了，也英俊多了，因而心中顿生妒意，加之再听说是万绿萍的表哥，心中愈加不快，是以，他冷冷的望着凌壮志，白净的面孔上，毫无一丝笑意。

凌壮志则不然，他为了师仇，为了一切顺利，即使委曲一些，也在所不

计，于是，一俟万绿萍介绍完毕，立即拱手一揖，文绉绉的说：“久闻少庄主大名，如雷贯耳，今日一见，愈信萍妹言之不谬，少庄主果是貌若子都的俊品人物，当代武功高绝的少年侠客……”

阮自芳一听，心花大放，怒气全消，尤其听到“萍妹言之不谬”六字，愈发乐不可支，因而未待凌壮志说完，再也忍不住仰天哈哈笑了，同时，也傲然谦逊说：“凌小侠过奖了……”

万绿萍立即嘟嘴笑着说：“我表哥是读书的相公，根本不懂武功！”

阮自芳一听，愈加开心，他断定娇小秀丽的万绿萍，决不会嫁给一个不谙武功的人，但他却忘了问凌壮志是如何进来的，于是，愉快的一笑，侧身肃客说：“绿萍妹请，凌相公请——”

厅内不少客人听了“俊面一郎”的笑声，而出厅观看，这时高阶上，有男有女，有丑有俊，数十道炯炯目光，齐向凌壮志和万绿萍望来。

凌壮志举目一看，竟没看到铁钩婆，想必是先进厅去了。万绿萍娇靥生晕，略感羞涩，依然和凌壮志并肩走上厅阶。

阮自芳为了向万绿萍讨好，亲自陪两人走进厅内。

凌壮志游目一看，大厅上灯光明亮，布置得金碧辉煌，正中一张檀木大香案，壁上高悬一方八尺见方的猩红大血毡，中央挂着一柄金光闪闪的厚背单刀，上缀三双乌黑发亮的俯飞铁燕……

再看大厅内，早已摆满了酒席，只见人头晃动，目光闪烁，由各地先行赶到的贺客，已有一百多人，中午在宏福镇酒楼上看到的那些人，大都到了，只是没看到那位慈样大师和“雷霆拐”。

这时，整个大厅上，顿时静了下来，所有目光都惊异的望着厅门，似乎要看看究竟来了何等有头有脸的人物，居然劳动少庄主阮自芳亲自引导入座。

但，紧跟着少庄主进来的，竟是一个文静儒雅，手持描金折扇，身穿一袭白缎银花公子衫的俊美少年，和一位秀丽娇美，背插长剑，一身绿裳衣裙的妙龄少女。

所有在座的人，不少人为之面色一变，尤其看了少庄主那付恭维神态，愈加断定这位文雅俊美的少年来历不凡，因而立即掀起一阵嗡嗡的议论声。

立在一角的“卷云刀”宋南霄，见日间酒楼上的白衫少年“书生”，居然前来卧虎庄参加老庄主的封刀大典，俱都感到异常不解，再看了阮自芳的殷勤态度，愈加猜不透凌壮志是何门派的门人。

这时，凌壮志和万绿萍已被卧虎庄少庄主“俊面一郎”阮自芳，带到靠近正中席附近的一张桌子上坐了下来，上席的坐位完全空着，但他俩俱都没看到铁钩婆，想是去见老庄主去了。

阮自芳为了讨好万绿萍，立即举起双手，转身望着四周的贺客，朗声说：“诸位请静一静，诸位请静一静！”

话声未落，全厅早已静得鸦雀无声，所有的目光，俱都不解的望了过来。

凌壮志、万绿萍，不知“俊面一郎”要作什么，因而也不解的望着。

阮自芳未言先笑，神采飞扬的朗声说：“诸位，明日为家父封刀大典之日，今夜备薄肴为诸位洗尘，一俟家父和诸位老前辈到来，晚筵即行开始，现在，兄弟为诸位介绍一位出师异人，武功高绝，就是在下也不是对手的人为诸位见面。”

说话之间，全厅数十道惊异目光，齐向凌壮志的俊面上望来。

岂知，阮自芳满面笑容，肃手一指万绿萍接着朗声说：“这位姑娘就是‘铁钩婆’万老前辈的唯一掌上明珠，万绿萍姑娘，人称‘碧天翠凤’，万姑娘不但出师异人，剑术精绝，且家学渊源，尽得万老前辈的铁钩真传……”

话未说完，整个大厅早已暴起了一阵热烈掌声！

万绿萍没想到阮自芳会自动为她介绍，还宣布了她的美丽绰号，心中虽然有些不快，但在大庭广众之下，自是不便使他难堪，因而强自绽笑，缓缓站起身来，文静的连颌螭首，并向左右福了一福。

厅上的掌声，愈热烈了。

凌壮志神色自诺，满面展笑，同样热烈的拍手鼓掌。

万绿萍答谢落座，发现凌壮志也呆头呆脑的拍着手，不由含嗔瞪了他一眼，同时玉肘轻轻碰了他一下。

“俊面一郎”看在眼里，宛如当头浇了一盆冷水，不由怒火高涨，但他却强自含笑，向着全厅客人挥了挥手，一俟掌声静下来，立即神色尴尬地走出厅去。

众人见少庄主没有再介绍那位文静英俊的少年书生，俱都恍然大悟，少庄主亲自引导入厅，态度必恭必敬，原来是为了那位妙龄秀丽的“碧天翠凤”。

但，坐在一角的宋南霄，却看得清清楚楚，不由嘴角掠过一丝阴刁狞笑，他不由暗哼一声，心说：“姓凌的小穷酸，我宋南霄要叫你活着出去了卧虎庄，从今以后，江湖上便没有我‘卷云刀’这个字号。”

凌壮志对阮自芳没有介绍他，毫不介意，但，万绿萍却替他有些难过。

万绿萍关切地望着凌壮志，见他神色间毫无一丝不快，只是一双秀目，一直盯着壁上悬着的三支毒燕和那柄厚背金刀，不知他在想什么。

就在这时，在侧角门处，蓦然响起一声谦和朗喝：“诸位，老庄主到！”

喝声甫落，全厅顿时一静，凌壮志心头一震，转首望向角门，他要看看恩师的切齿仇人，究竟是什么样的面目。

角门人影一现，一群白发老人，像众星捧月般，拥着一个满面红光，发髯如银，身穿一袭宽大杏黄长袍的老人走进来。

轰然一声，全厅所有的贺客同时立起来。

凌壮志也随众立起，翘首观看，他断定当前身穿杏黄长袍的那个老人，就是卧虎庄老庄主“金刀毒燕”阮陵泰。

他凝目细看，只见阮陵泰，霜眉虎目，方口胆鼻，满面堆着微笑，神色极为愉快的走来，同时，连连颌首，亲切的望着左右贺客连声含笑说：“诸位请坐，诸位请坐。”

凌壮志秀眉一蹙，他对这个红光满面，霜眉银髯，一直挂着亲切微笑的老人，在像貌上，在神色间，看不出有什么不对之处。

他继续再看，在酒楼上看到那位慈祥大师和雷霆拐肃子清，以及铁钩婆三人俱都跟在阮陵泰身后。

阮陵泰来至正中席位上，亲切的向着众人挥手示意请大家坐下，他似乎要向全厅的人说几句话。

凌壮志随着众人落座，他心里感到非常迷惑，这时，他不但搞不清恩师究竟是谁，更揣测不出恩师与阮陵泰间，究竟有什么深仇大恨。

虽然，恩师五年来，一直不愿说出他是谁，但根据“金刀毒燕”阮陵泰的年岁，断定恩师决不是百年前即已失踪的厉害魔头“赤阳神君”。

因为，据恩师说，他与阮陵泰结仇，仅是近十八九年的事，在年岁上，

在功力上，在时间，恩师都不可能是赤阳神君。

尤其，恩师在遇难之日，怀中尚抱着一个刚刚满一周岁的女儿“娟娟”。要知道恩师真正的出身来历，必须先找到他的女儿，再同去恒山凌霄庵……

但，将来去了凌霄庵，又找谁呢……

茫茫人海，芸芸众生，又到哪里去找娟娟……

算来，娟娟今年已是二十岁的少女了，普天之下，二十年华的少女，何止千万？

据恩师说：在娟娟的前胸上，有一个极显眼的暗记，可是，少女的酥胸岂是让人随意看的吗？”

一想到这些问题，凌壮志便感到异常焦急不安，原因是恩师不愿说出他以往的悲惨身世和遭遇，恩师说，只要找到他的女儿娟娟，再一同前去恒山，一切都明白了……

一阵热烈掌声，立将忧急沉思的凌壮志惊醒，举目一看，“金刀毒燕”似乎已把话说完，正举起酒杯一饮而尽。

凌壮志顿时惊觉失态，赶紧也随着鼓起掌来。

继而侧目一看，前后左右和同桌的客人，似是无人注意。

再看看身边的万绿萍，神情愉快，娇靥绽笑，一双明亮杏目，正目不转眼的望着阮老庄主，两支玉手不停的热烈拍着……

凌壮志着罢，心中暗暗警告自己：身在虎口，岂是儿戏，所幸方才无人注意。

但，他却不知道，立在一角的“卷云刀”宋南霄，和目光一直没离开与绿萍的“俊面一郎”的阮自芳，却看了个清清楚楚。

这时“金刀毒燕”阮陵泰，饮罢了杯中酒，立即谦和的含笑点点头，在热烈的掌声中，缓缓坐了下去，同时，转首看了一眼，恭立不远处的阮自芳。

阮自芳一见，顿时会意，立即谦和的含笑朗声说：“诸位，今夜晚筵，通霄达旦，敬祝各位百斛不醉！”

话声甫落，掌声立止，整个大厅，暴起一阵欢呼，声震厅瓦，久久不歇。

凌壮志一听“通霄达旦”四字，顿时急出一身冷汗来。

万绿萍显得极为高兴，拿起酒壶来，首先给凌壮志斟满了一杯，这位娇憨天真的小姑娘，尚不知道她这位“表哥”的处境，已极危险了。

凌壮志虽然表面仍极镇静，但心里却已忧急如焚，他不停的暗问自己：假设今夜酒宴直到天明始散，又该怎么办？

最后，他仍决定在今夜击毙阮陵泰，绝不等到天明。

决心一定，立即端起面前的酒杯，一饮而尽。

蓦然身边的万绿萍，愉快的说：“表哥，阮老庄主要来向每桌客人敬酒了，他要在封刀归隐前，再和各路朋友近前见次面。”

凌壮志转首一看，果见“金刀毒燕”阮陵泰和他的一群老朋友，纷纷离座，向着这面几桌席前走来。

又听万绿萍笑着说：“表哥，你看，阮老庄主多慈祥，真是一位和蔼可亲的有德长者。”

凌壮志唯唯喏喏，但他的目光，却一直盯在阮陵泰红光满面的老脸上，他要在金刀毒燕，亲切祥和的神色间，找出阮陵泰伪善的另一面。

金刀毒燕，每至一桌，都要攀谈一番，似乎对每一个人的近况都极关怀，被询问的人，无不肃立恭身，诚形于外，表示出对金刀毒燕的衷心崇敬。

凌壮志看得眉头一皱，心说：阮陵泰如此受人尊敬，难道他确是一个侠肝义胆的忠厚老人？

心念间，金刀毒燕阮陵泰，满面含笑，已和他的一群老友，缓步走了过来。

凌壮志、万绿萍，像同桌的其他客人一样，同时立起身来。

“俊面一郎”阮自芳，急忙由后面赶上来，神色兴奋的肃手向着万绿萍一指恭谨的对阮陵泰说：“爹，这位便是芳儿以前对您谈过的万绿萍姑娘。”

金刀毒燕一听，略感意外的“噢”了一声，一双虎目，立即望着万绿萍上下打量起来，宛如公公看媳妇一般，跟在阮陵泰身后的一群老辈人物，也俱都炯炯打量起来。

万绿萍被看得娇靥绯红，直达耳后，立即羞涩的低下了头，但她的心中，却恨透了“俊面一郎”阮自芳。

阮陵泰看罢，立即祥和的哈哈笑了，转首望着身后的铁钩婆，愉快的说：“老姊姊，你有一位如此丽质若仙的千金，足慰老怀了。”

铁钩婆听得乐不可支，哈哈一笑，故意谦逊的说：“哪里，丑丫头，淘气！”

话一出口，一群老人同时笑了，即使附近几桌上的客人，也都忍不住哈哈大笑。

万绿萍的螭首，垂的更低了。

金刀毒燕阮陵泰，笑罢回头，蓦然发现立在万绿萍身边的凌壮志，仅仅看了一眼，面色顿时大变，不由脱问：“这……这位小侠是？”

问话之间，虎目炯炯，以询问的目光，反覆望着面前的数十客人。

凌壮志正待自我介绍，蓦闻阮自芳抢先回答说：“爹，这位凌相公不谙武功……”

金刀毒燕阮陵泰，未待儿子讲完，虎目一瞪，沉声怒喝：“胡说，这位小侠天生异禀，上上奇材，内功已达英华内蕴的至高境界，分明是天山派‘琼瑶子’的衣钵传人，岂能瞒得过老夫？”

话一出口，厅上所有的客人，无不惊得面色一变，脱口一声轻啊，轰然一声，纷纷立起身来。

凌壮志听得心头猛然一震，手心不由暗暗急出汗来，他确没有想到阮陵泰第一眼便看出他是一个会武功而内力已极深厚的人。

凌陵泰说的“天山派，琼瑶子”，不知是否就是恩师的门派和道名，他认为阮陵泰既然第一眼便看出他的出身师承，必然对他的师父也极为清楚。

但，他仍牢牢记着恩师临死的叮嘱——只要不运功震怒，眼神外露，普天之下，没人能看得出你是一个身怀绝艺的人。

因而尽管金刀毒燕阮陵泰，肃容正色，说得认真，但他仍佯装神色茫然，微蹙秀眉，假装不解的望着金刀毒燕和万绿萍。

万绿萍娇憨天真，毫无城府，她见“金刀毒燕”阮陵泰，神色肃穆暗含惶急，说的煞有介事不由噗嗤笑了。

金刀毒燕，蹙眉抚髯，正在暗思如何处置这位潜入庄内的天山高徒，惊闻万绿萍脱口一声娇笑，不由愣了，一双虎目，炯炯的盯在万绿萍的娇靥上。

万绿萍强自忍笑，纤手一指凌壮志，愉快的说：“他是我的表哥，是个死啃书本的读书虫！”

凌壮志见机不可失，立即一拱手，同时文绉绉的说：“小生凌壮志，参见阮老庄主，恭祝老庄主福寿康泰，万事通吉。”

说罢，恭谨的一揖到地。

金刀毒燕阮陵泰满面迷惑，目光湛湛的望着凌壮志手中的描金摺扇，眼神游移不定，神色一连数变。

这时，那位身穿宽大僧袍，满面慈祥的老和尚，似乎也发现了凌壮志手中的那柄精致而小巧的摺扇，因而也面现惊疑之色。

金刀毒燕一俟凌壮志揖罢直起身来，再度端详了一眼摺扇，不由转首望着铁钩婆，怀疑的问：“老姊妹，这位凌相公可是贵亲戚？”

铁钩婆一直看不出来凌壮志是个会武功的人，即使是，这时也不得不硬着头皮承认下来，因而毫不迟疑的颌首说：“不错，他确是老身远亲中的一位表侄，一直在金陵读书。”

金刀毒燕一听，愈加迷惑了，儿子、铁钩婆，万绿萍，俱都说法一致，再根据对方白衫少年的和态谈吐，倒象是个十足的书生。

只是，这柄精致小巧的描金摺扇，为何握在他的手中呢？于是，霜眉一蹙，转身望着立在身后的慈祥老和尚，含笑问：“晋德大师，你是和‘天山五子’之一的‘琼瑶子’，有过几面之识的人，你看看这位凌相公手中的描金小扇，可是琼瑶子仗以成名的‘寒玉宝扇’？”

说着，举手指了指凌壮志手中的精巧摺扇。

凌壮志一听，略显紧张的心情，顿时平静下来，原来金刀毒燕肯定他武功高绝的原因，竟是为了这柄精致小巧的摺扇，同时，他也证实了酒楼上遇见的那位黄衫少年展伟明，果然是位大有来历的人。

这时，那位满面慈祥的晋德大师，双掌合什，低声宣了声“阿弥陀佛”，即上一步，面向凌壮志慈祥的问：“小施主手中的摺扇，可否借老衲一看？”

凌壮志慌不迭的拱手一揖，急声说：“摺扇在此，请老禅师法眼一观！”

说着，双手将摺扇递过去。

晋德大师一接摺扇，面色立变，慈目不由关切的看了凌壮志一眼。

这时，整个大厅，静的鸦雀无声，静的能听到彼此的心跳，每个客人的

炯炯目光，俱都惊异的盯在晋德大师祥和的脸上。

凌壮志佯装茫然不解的立着，目光也惊异的盯着晋德大师手中的玉扇，配上他那副文静儒雅的神态，任何人看了都会肯定的说他是十足的书呆子。

铁钩婆知道问题出在那位展相公的精致摺扇上，因而，略感不安的心情，也随之平静下来。

万绿萍杏目望着摺扇，神情有些痴呆，她确没想到那位俊美文雅的展相公，竟是一位出师名门，身怀绝技的人。

晋德大师将玉扇在手中略微一看，立即望看金刀毒燕陵泰，肃容颌首说：“不错，这柄摺扇，正是‘琼瑶子’视如生命的‘寒玉宝扇’……”

凌壮志心中一动，立即拱手插言问：“啊，老禅师，你是说，我那位展仁兄，他是‘天山老先生’五个公子之一的琼瑶子吗？”

这句驴唇不对马嘴的问话，令人听来真是啼笑皆非，但想到对方是个死啃书本的“书生”因而也就不足为怪了。

金刀毒燕霜眉一蹙，首先望着铁钩婆，不解的问：“老姊姊，贵亲戚说的是？……”

铁钩婆立即含笑解释说：“这柄摺扇，是今日在宏福镇酒楼上，遇到一位展相公赠给我这位表侄的……”

金刀毒燕虎目一亮，不由插言问：“那位展相公现在何处？”

万绿萍见金刀毒燕神色略显紧张，因而接口说：“去哪里，我们都不知道，不过他曾邀我表哥去他那里去玩……”

金刀毒燕又追问了句：“你们可知他的表哥居住哪里，叫何名字？”

万绿萍明亮的杏目望着凌壮志，似乎不敢肯定的说：“大概是石门……什么……什么黄思汗吧！”

一群老人一听，俱都蹙眉互看，似乎没人知道石门有“黄思汗”这么一个人物。

暮声“雷霆拐”萧子清，有些感慨的说：“现在由这柄玉扇，已证实那位姓展的少年定是‘琼瑶子’的衣钵弟子无疑，只是老朽和铁钩婆这些终年漂泊海内的老江湖，与那位黄衫少年近在咫尺，居然看不出他是一个身怀绝学的人，说来实在惭愧死了！”

经他如此一说，铁钩婆和另外几个劲装老人，俱都忍不住老脸一红。

万绿萍却望着金刀毒燕，笑着说：“这恐怕就是阮老庄主说的内功精深，已达英华内蕴的至高境界了吧。”

雷霆拐一群老人俱都听的微颌皓首，面色一变，彼此惊疑参半的相互看了一眼。

金刀毒燕阮陵泰，似乎根本没听万绿萍说些什么，只见他双眉一蹙，转首望着雷霆拐几人，略显焦急的问：“萧兄等可有人认得石门这位黄思汗？”

雷霆拐等人俱都茫然摇摇头，不知道金刀毒燕阮陵泰为何如此关心那个展姓少年的行踪。

这时一直望着玉扇沉思的晋德大师，似乎悟透了什么，略微点了点头，接着，慈祥的望着凌壮志，肃容说：“小施主，此扇来历不凡，望你善自保管。不可与一般普通玉扇等闲视之，奉劝小施主，还是尽快将此扇归还那位展相公的好。”

说罢，慎重的将扇交还给凌壮志。

凌壮志双手接扇，连声应是，显得诚惶诚恐，立将玉扇谨慎的揣进怀里。

金刀毒燕阮陵泰，似乎不愿再谈这件事，神情故作坦然的，向着凌壮志和万绿萍两人亲切的一笑，继续向别的客人敬酒了，但他老脸上的神色，却再没有初入厅时那么自然了。

全厅的贺客，见金刀毒燕已经继续敬酒，纷纷落座，举杯饮酒，但都低声谈论着玉扇的事，厅内同样的没有方才那么欢畅热闹的气氛了。

蓦然，正在敬酒的金刀毒燕阮陵泰，虎目精光一闪，似乎想起什么，迅即转首望着铁钩婆，异常不解的问：“老姊姊，贵亲戚既然不谙武功，他是怎的越过本庄外围的四丈高墙？”

铁钩婆似乎没料到金刀毒燕阮陵泰有此一问，在情急之下，无暇思索措词，只得依实含笑说：“是萍丫头带他上的。”

此话一出口，周桌附近的客人和金刀毒燕一群老朋友，俱都面色微变，齐向万绿萍惊异的望来，他们似乎有些不太相信这位年仅十七八岁的小姑娘，居然有如此惊人的轻身功夫。

万绿萍根本没想到在众目睽睽之下，当着这么多的武林群豪面前，金刀毒燕会突然追问凌壮志是如何飞身进庄来的。因而，她羞得红飞耳后，娇靥发烧，螭首直垂胸前，恨不得钻进地缝里去。

“俊面一郎”阮自芳，早已妒火高烧，目射凶光，白净的面庞瞬即变得铁青，眉宇间充满了杀气。

金刀毒燕阮陵泰，仅仅根据一把寒玉宝扇，便肯定凌壮志是天山派琼瑶子衣钵弟子，继而，又听说玉扇另有主人，并且曾在宏福镇一现行踪，接着，儿子一直视为仙女般的万绿萍，心上又早已有了了一位文静儒雅，倜傥潇洒的表哥。

几番被事拨弄，老贼心性竟然再难控制，一双眼睛，望着万绿萍和凌壮志，在不知不觉间，目露阴冷寒光，嘴咧狰恶狞笑，他伪装成的祥和神色，完全破坏无遗。

但，他顿时惊觉失态，瞬即换了一副笑脸，仰面哈哈一笑：“萍姑娘家学渊博，出师恒山异人，艺业自是要高人一等了。”

说罢，又是一阵祥和大笑，迈步向下一桌席上敬酒去了。

铁钩婆虽然已看出金刀毒燕父子两人俱都有些不快，自觉这是人之常情，因而也未放在心上。

但，有心的凌壮志，对金刀毒燕脸上极难察见的那丝阴冷狞笑、却看了个清清楚楚，因而，更肯定了师父的话是对的——金刀毒燕阮陵泰，是个虚有其表，心地险诈的巨奸果雄。

同时，他对万绿萍的师承——恒山异人，也格外引起了注意，他想，关于恒山凌霄庵的真实情形，万绿萍也许知道……

厅内渐渐多了猜拳行令和高呼干杯的声音，气氛逐渐热闹起来。

金刀毒燕阮陵泰一一敬完了酒，和晋德大师、铁钩婆、雷霆拐萧子清等人，重新回到首席上，饮酒阔谈起来。

凌壮志一面与万绿萍随着同桌客人饮酒，一面凝神注意金刀毒燕那一桌上谈论些什么……

蓦闻铁钩婆含笑问：“晋德大师，听说‘琼瑶子’少女时代、即已名满天下，武林中不知多少年青英俊的侠客为她艳丽倾倒，但不知她为何突然身入佛门，作了道姑？”

凌壮志心中一动，这才知道“琼瑶子”是位昔年著名的美丽侠女。

又听晋德大师低宣了一声佛号：“女施主有问，老衲本当直说，但谈及别人隐私之事，为出家人所不许，故请女施主恕老衲不敬之罪。”

凌壮志没听到琼瑶子身入佛门的原因，虽然有些失望，但他对晋德大师却愈加尊敬，愈信晋德大师是位有道高僧。

又听雷霆接口问：“大师，听说琼瑶子在‘天山五子’中，年龄最小，武功最高，以轻功扇法最精绝，不知道这话可真？”

晋德大师点了点头，祥和的说：“不错，雷施主说的俱是事实！”

“金刀毒燕”阮陵泰，微蹙霜眉，手抚银髯，面色略显不快，似乎有着满腹心事，这时，也插言问：“大师近十年中，尚去过一次天山，不知可曾见过‘琼瑶子’？”

晋德大师微一颌首，说：“老衲去时，天山五子俱在山上……”

金刀毒燕未待大师说完，再度插言问：“大师可曾注意到琼瑶子那时是否已收了徒弟？”晋德大师略一迟疑，依然祥和的说：“那时琼瑶子收的是个十二三岁的女孩，不过……这已是八九年前的事了，也许近几年才收的这个姓展的少年……”

凝神静听的凌壮志，一听“女孩”两字，心头不由猛的一震，立即侧目看了身边的万绿萍一限，因为，他想到在酒楼观扇时，万绿萍曾根据扇上的香味说那柄玉扇是女人用的……

心念至此，他不由暗问自己，难道那位展仁兄是个女人不成？继而又一想，又觉不大合理，女人怎可以穿男人的衣服呢？……

凌壮志毫无江湖阅历，在他认为，女人是不可以穿男人的衣服的，但他却不知道，有很多武林侠女，为了行动便利而穿着男装。坐在他身边的万绿萍，见他神态发呆，因而不解的柔声问：“凌哥哥，你在想什么？”

凌壮志一定神，立即苦着脸，低声说：“我觉得胃口有些痛？”

万绿萍一听，不由焦急的关切说：“啊，你的酒喝多了，快出去凉凉风吧！”

凌壮志心中一动，觉得这是一个先行离开的极好借口，正待颌首应好，摹闻一个苍劲的声音，朗声说：“诸位请静一静！”

凌壮志转首一看，发话的人竟是雷霆拐萧子清。

只见雷霆拐萧子清，一俟大厅内静下来，继续朗声说：“现在老庄主尚有要事待理，暂时告退，诸位可继续饮酒，远途贺客，或不胜酒力的朋友，随时可由接待人员，引至宾馆休息。”

萧子清把话说完，金刀毒燕阮陵泰，立即含笑起身，向着全厅贺客连连颌首，以示歉意。

全厅贺客，依然纷纷立起，阮陵泰在一片欢呼热烈的掌声中，缓步向大厅的左角门走去。

凌壮志望着金刀毒燕阮陵泰的背影，不由暗自笑了，他认为这真是击毙老贼的天赐良机。

金刀毒燕一走，有不少女贺客也跟着要离去，凌壮志和万绿萍，两人立即挟在一群女客中，走向厅外。

厅外高阶上，早已立着一群引导客人至宾馆的小僮和侍女，这时一见有客，纷纷迎了上来。

侍女迎万绿萍，小僮迎凌壮志，两人一看，立即大悟，知道男女贺客分

别没有宾馆休息。

万绿萍峨眉一蹙，小嘴微嘟，神色顿时显得迟疑，而凌壮志却正合心意，他正苦于无法摆脱万绿萍，因而，急忙含笑说：“啊！萍妹，明日再会，小兄要先走一步了。”

说罢转身，唯恐万绿萍再说什么，即随小僮走下厅阶，径向右侧院门走去。

门外同是一道悬满对对纱灯的画廊，直达来时看到的那片精舍，但画廊上一片冷清，尚无一人前去宾馆休息。

凌壮志自觉机会难得，跟着小僮前进，佯装悠闲的暗察着庄内形势……

蓦然，一阵急速的衣袂破风声，径由身后传来。

凌壮志心中一动，不由暗问：是谁如此匆忙，居然在走廊上施展轻功？他虽然觉得奇怪，但没有回头看看那人是谁。

人影一闪，风声立敛，挡在引路小僮身前的，竟是卧虎庄少庄主俊面一郎阮自芳。

凌壮志佯装一惊，立即拱手问：“啊，少庄主……”

俊面一郎看也不看凌壮志一眼，望着引路小僮，面色一沉，瞪眼怒声说：“狗才糊涂，凌公子是读书人，岂能和那些武林贺客住在一起？”

小僮被骂得面色如上，唯唯应是，躬着身退走了。

凌壮志已看出“俊面一郎”来意不善，不由暗自冷冷一笑，心说：你自己找死，到时可怨不得小爷心狠了。

俊面一郎骂退小僮，立即换了一副笑脸，说：“凌相公请随在下来！”

凌壮志唯唯应是，急步跟在俊面一郎身后。

来至一处长廊出口处，俊面一郎觑目看了一眼左右，急步走下长廊，沿着一条石道，直向正北走去。

这时，天已二更，夜空飘着浮云，月光暗淡，夜风徐吹，除了大厅方向传来的欢笑，其他各处，一片寂静。

凌壮志跟着阮自芳向后，左转右弯，忽北忽东，绕过数座独院，前面已现出一道空花砖墙的月形圆门。

尚未到达圆门，已闻到随风飘来的丝丝花香，凌壮志不觉心神一爽！

进入圆门，竟是一座花开满园的广大花园，一道卵石小径，分别通向园内的假山，荷池和小亭，书房，正北远处，松竹暗影间，尚隐约露出一片精舍阁楼。

凌壮志看罢，不由赞声说：“啊，少庄主，此处静雅，读书观花，实乃小生梦寐以求之的绝佳地方呀！”

俊面一郎一指前面一间精舍，略显得意的说：“这间书房，就是在下读书之处！”

说着，已到了书房门前，伸手推门，立有一阵书香气息扑出来。

凌壮志游目一看，书房内布置得极为高雅，书架上有书，墙壁上有画，植木书桌，笔墨纸砚，靠东面是一张被褥整洁的大胡床。

暗淡的月光透过窗纸，室内情形，隐约可见，但在凌壮志的眼下看来，不啻日当中午的大白天。

俊面一郎嘴角晒着狞笑，傲然问：“你着此处可好？”

凌壮志佯装兴奋的说：“啊，此地太好了，正合小生心意！”

俊面一郎一听，立即狂妄的哈哈笑了，接着不怀善意的说：“正因为你

是萍姑娘的表哥，所以才如此优待你。”

说罢，又是一声得意大笑，目光怨毒的瞟了凌壮志一眼，身形一晃，飞身纵出房外，登上花园矮墙，身形一闪，顿时不见。

凌壮志对俊面一郎的嘴脸，早已看得清清楚楚，恶意已极明显，只是这时，他已无暇去揣测俊面一郎走后将会发生什么事情。

他首先飘至门后，觑目向外一看，园中花影摇动，竹叶沙沙有声，除此，一切是静悄悄的。看罢之后，举步走向门外，他要迅即进入内宅，尽快找到金刀毒燕阮陵泰。

就在他走下台阶的同时，发现园外正有一道人影，直向矮墙奔来。

凌壮志心中一动，断定是“俊面一郎”派来的人，但，籍着矮墙砖孔一看，涂丹般的唇角，立即掠过一丝冷笑，他确没想到，来人竟是宋南霄。

只见宋南霄，鸷行鹤伏，快闪疾避，目光炯炯的不时左右张望，回头察看，似是极怕卧虎庄的人发现。

凌壮志虽然不知宋南霄为何跟踪而至，但，看了他鬼祟的行色，断定他的前来也必然用意不善。

他不敢就此再去内宅，他必先设法除掉宋南霄。

心念已定，佯装神情悠闲，沿着花圃间的卵石小径，负着双手，漫步向前。

这时浮云已散，弯月轻洒光辉，阵阵花香，愈显得园中景色绮丽，但在如此画一般的花园中，却隐伏着重重杀机。

凌壮志漫步前进，籍着游目观花，暗察园中可疑之处，籍着仰首望月，暗觑正北竹影间的那片精舍。

他发觉宋南霄果然已进入花园，正沿着一排花树向他背后，蹑足欺来。

他觑目看了一眼数丈外的假山，发现园中修筑的极为嗟峨，于是心中一动，决心将来南霄引至假山内，出其不意，将其点毙。

同时，他发觉园内虽有不少可疑之处，但并没有潜伏着人，他想，只要解决了宋南霄，即可沿着假山后的修竹，迅即进入内宅。

决心已定，漫步前进，越过荷池上的拱形小桥，直向假山跟前走去，同时，虚目偷看假山后面修竹间的一座精舍独院。精舍独院，绿瓦红墙，其中距假山最近的，是院中那座雕梁画栋，富丽堂皇的弓形阁楼，看来最多八九丈。

阁楼内一片漆黑，没有一丝灯光，似是无人居住，落地高窗上，深垂着竹帘。

但，阁上围绕着的朱漆栏杆，在淡淡的月光下，却隐隐发亮，又似是有人经常揩拭一尘不染。

凌壮志仰首一看夜空，已经二更过半，阁楼上即使有人居住，这时恐怕也早已进入了梦乡。

来至假山下，仰首上看，高约近十丈，孤峰嵯峨，绝壁飞崖，修筑的十分险恶，实不亚于他苦学绝艺五年的九华山。他略微作了一个欣赏姿态，随之迈步走进假山，前进仅一丈，即是一座两面悬崖的夹谷。

就在这时，砰的一声风响，直向假山扑来——

凌壮志心中一动，知道是“卷云刀”宋南霄。

由于情况急转直下，令他无暇择一个较有利较妥当的地方，只得闪身飘入夹谷内。

谷内宽约八尺，高约数丈，两崖向前突出，仅露出一丝月光，因而谷内漆黑。

凌壮志一看，心中暗喜，想不到误闯误撞，竟遇上一个好下手的地方。

蓦然，“卡登”一声哑簧轻响，就发自不远处转角的地方。接着，谷中大石上，寒光一闪，隐隐烁烁……

显然，宋南霄已撤出背后雪亮的单刀。

凌壮志根据哑簧声和刀光，知道宋南霄距离他已经不远了，因而屏息侧立，蓄势以待，右掌运足了功力。

他暗暗警告自己，必须要一击成功，绝对要认穴奇准不能让宋南霄发出一丝声音和惨叫。

由于双方俱都屏息静听，愈显得假山内一片死寂，因而，彼此能听到各自的心跳。

凌壮志根据谷中的暗影，断定宋南霄就立身在转角处，他看出宋南霄如此谨慎，迟迟不敢下手，恐怕也正是怕他发出惨叫。

宋南霄久历江湖，阅历丰富，他当然知道在武林前辈的住宅内持刀杀人，最为江湖禁忌，何况明天尚是金刀毒燕阮陵泰封刀的大好日子？

他更清楚，假设这一刀不能劈中要害而让姓凌的书生叫出声来，即使他有登天的本领，也无法由此地飞回宾馆而不被人发现。

那时，不但费尽心机换来的响万儿“宋大侠”就此一笔勾销，就是这条命也恐怕难保，到时莫说铁钩婆和万绿萍母女决不会放过他，就是金刀毒燕和俊面一郎父子，也不会将他轻饶。

宋南霄曾再三想过，只是心中对万绿萍在酒楼上当众拔剑的怒火，对凌壮志获得万绿萍垂青的妒念难消。

因而，即使亡命毁誉，这时他也要冒险一试了。

凌壮志见宋南霄迟迟不敢进来，心中早已不耐，他的时间宝贵，岂能在此白白耗掉，于是，故意动了一下两脚。

这方法果然有效，迫使得转角处的宋南霄，身形一动，倏然举起刀来。

凌壮志见机不可失，正待飞身扑出，一声“琮”然，低沉的琴音，划空传来，似乎就在附近响起。

他这一惊非同小可，疾坠身形，立刹冲势，贴身倚在大石上，手心中，顿时惊出一丝汗水。

凝神再听，立在转角外的宋南霄，早已纵出假山，潜踪掠足的逃走了。

这时，深沉缓慢的琴声，早已琮琮叮冬的响了起来，音韵中，似乎蕴藏着无限幽怨，郁闷！

凌壮志定了一下心神，悄悄来至转角处，探首一看，不由面色立变，那座弓形阁楼的垂帘后窗，恰好对正这面。

阁内依然漆黑无光，但低深的琴声，却由阁楼的后窗竹帘内飘出来，显然，他和宋南霄的一切举动，俱都落在阁内抚琴人的眼里。

由于他没有飞身扑出而猝然向宋南霄下手，他断定阁内抚琴的那人，尚不致看出他是一个身怀武功的人。

不管如何，这时他必须要硬着头皮走出去，于是，他以佯装游罢假山，根本不知有宋南霄跟踪的神态，负手悠闲的走出去。

他前进中，微蹙秀眉，双目注定阁楼的后窗，又似乎听到琴声而出来察看。

他发现那片修竹边沿的小亭，距离阁楼最近，他想站在小亭上，集中目力，不难看出抚琴的人是谁，同时，必须先制服抚琴的人，才能进入内宅。

越过数方花圃，尚未到达小亭，他的目力已能隐约看见帘内的人影。

他停下身来，随即立在一株花树下，仰首望着阁楼后窗的竹帘，作出知音聆琴的姿态，但，却暗暗将功力集中于两眼上……

竹帘内的那个人，随着他目力的增强，逐渐的透视出来，他第一眼便看出那是一个女人。

一个纤细而娇小的身影，正端坐在一方琴案前，微垂着螭首，静静的移动着纤纤玉手，抚着案上的长琴。

渐渐，已能看清她乌云高挽的秀发上，插着一只含珠金凤，由那一闪一闪的丝丝光华，金凤嘴里嵌着的，似是一串珍珠。

她肩缀玉佩，项挂金环，随着一双玉手的移动，闪闪生辉！

凌壮志无法看清她的容貌，也不知她妙龄几何，更不知她是少妇，抑或是少女？

蓦然，帘中的她，纤指重重的拨了一个音符，接着，缓缓抬起头来，一双寒潭秋水般的眸子，闪着柔和的光辉，直向凌壮志的后面望来。

但，她仅那么文静，高雅的一瞥，随即又垂下头去。

凌壮志看得心弦一震，不由扬了扬秀眉，他虽然没有看清她的容貌，但根据那美好的面庞轮廓，断定她是一位天姿绝美的丽人。

由于心神向往和好奇心的趋使，令他情不由已的向前迎去……

就在他举步向前的同时——

一声惨厉刺耳，直向夜空的惊心惨嚎，划空传来。

这突如其来的一声骇人惨叫，将全副心神关注在阁内丽人身上的凌壮志，只惊得浑身一战，本能的止住脚步。

他急忙循声一看，只见西北精舍高楼间，一点白影，宛如巧燕穿云般，微张着双臂，直飞正中最高的一座楼尖上。

紧接着，身形一闪，直奔正西，身法之快，直疑划空流星，眨眼已经不见。

凌壮志看得暗吃一惊，觉得那人的轻功，确属罕见，看来毫不逊于自己，他既然胆敢穿白衣，当然是自恃别人的轻功，不如他的精绝。

念及至此，不由暗哼一声，心中那股子不服气，令他几乎忍不住尽展轻功，追上前去，看看那人究竟是谁。

他心中虽然不服，但那人在金刀毒燕封刀大典的前夕，高手云集，欢筵通宵，全庄灯光辉煌的晚上，居然胆敢深入内宅杀人，这份胆识、豪气，确令他心折、敬佩。

一阵惊呼暴喝，径由内宅那声惨叫处传来。

紧接着，十数道快速人影，纷纷纵上楼顶房面，俱都目光炯炯，游目四看。

凌壮志顿时惊觉，必然尽快回到书房里去，立在此地太危险了。

心念间，抬头再看，阁楼上的琴声，早已停止，那位抚琴丽人也不见了。

凌壮志不敢久停，沿着卵石小径，急急忙忙，直向书房大步奔去。

这时，内宅方向，哭声，吆喊，乱成一片，但，大厅方向，却仍不时传来隐约可闻的猜掌欢笑和干杯声。

凌壮志急步前进中，顿时想起今夜要击毙金刀毒燕阮陵泰的事，因此，

焦急的看了一眼夜空，已经三更了。

回头再看内宅那片精舍，不由面色微变，只见两道娇小人影正向园中扑来。

他知道，此番见了金刀毒燕阮陵泰，恐怕又要大费一番口舌解说。

心念间，蓦闻身后连声娇叱：“站住，站住！”

凌壮志不便再跑了，立即神色紧张的停下来！

人影一闪，风声立敛，挡在前面的竟是两个年约十八九岁的侍女，一个穿红衣，一个穿青衣，俱都面色苍白，脸上仍有余悸。

凌壮志曾听铁钩婆说过，卧虎庄的小童侍女们，无一不是身怀绝技的人，俱能飞越外围高墙如履平地，看来，这话倒是不虚。

心念未停，身前两个侍女，同时一声娇叱，伸臂将凌壮志的左右手腕扣住，不由分说，拉着就走。

凌壮志立即紧张万状的惶声问：“啊，两位大姐……”

话声未落，风声疯然，三人身侧又多了两个劲装老人。

凌壮志早已看见来人是方才和金刀毒燕同桌饮酒的两个老人，只是他佯装未见，这时一俟两个老人停稳，立即委屈的急声说：“两位老英雄快来搭救小生……”

两个老人见侍女捉住的竟是铁钩婆的亲戚，不由微微一愣，两个人惊异的相互看了一眼，即向侍女一挥手，沉声说：“你们快松开手！”

两个侍女知道老人是庄主的朋友，于是恭声应是，松手退后数步。

身穿灰衣劲装的老人，霜眉一蹙，说道：“相公，不在宾馆休息，为何进入内宅的花园？”

凌壮志立即蹙眉解释说：“小生乃少庄主引道来此房休息，小生因见月光美好，景色宜人，故而在园中赏月……”

灰衣老人一听“少庄主”，似是无暇再听他说下去，因而一挥手，作了一个“阻止”手势，转首望着另一青衣老人说：“杨兄，我看只有带他会见一郎了。”

青衣老人略一沉思说：“依兄弟之见，这位凌相公还是让这两位小姑娘带去的好，铁钩婆的素性，兄弟甚是清楚，如果惹恼了她，咱们今后就别想再过安静日子。”

灰衣劲装老人，似是也知道铁钩婆是个出了名的难惹人物，因而赞许的连声应是。

于是，凌壮志在两个侍女的挟持下，直向西北那片修竹精舍间，急步走去，而两个老人却要展开轻功，先向铁钩婆送信去了。

凌壮志被挟持着，经过花园，进入竹林，急步向内宅走去，前进中，他的灵智再度一动，觉得这又是一个混进内宅的难得机会。

他不由略感焦急的看了一眼夜空，他想，虽然尚余一个多时辰便天明了，但如能谨慎行事，仍不难得手击毙老贼。

心念间，已进入一座精舍华屋大院，幻火通明，耀眼眩目，不少神色惊悸的小童侍女仆妇们，畏缩的立在一起。

这时，已听到宅内深处传来的哭声和惶急紊乱的喧哗声。

凌壮志的双目不禁一亮，只见门内，在团团围住一群人，传出哭声。

蓦闻一个苍劲的语音说：“来了，来了！”

围在院中的人一听，纷纷散开，俱都惊异的向两个侍女挟持的凌壮志望

来。

凌壮志举目一看，晋德大师、雷霆拐、铁钩婆和万绿萍等人俱都围在院中，而发话的那人，正是在花园中向他问话的灰衣老人。

粉面苍白的万绿萍，一见凌壮志，立即颤声急呼：“凌表哥——”急呼声中，飞身扑了过来，玉掌一翻，直向两个侍女的娇靥上搥去。

两个侍女，身手尚称伶俐，脚尖一点，分向左右飘去，俱都掠得花容失色！

万绿萍无心去追两个侍女，情急之下，伸手握住凌壮志，不由急声问：“凌表哥，究竟是怎么回事？”

凌壮志见万绿萍如此关心自己，心中甚是感动，尤其，在众目睽睽之下，竟不顾少女应有的矜持，万绿萍对他的心意，可想而知，于是，一定神，茫然惶声说：“小兄也不知呀！”

蓦闻铁钩婆，小眼一瞪，厉声说：“萍儿站远一些，让他们说清楚！”

万绿萍立即忿忿的退了回去。

凌壮志看了一眼老脸铁青的铁钩婆，又看了一眼神色惋惜的晋德大师和面现惶恐的雷霆拐、宋南霄等人。

最后，他发现“俊面一郎”阮自芳，满脸泪痕，两眼红红，正怨毒的望着。

凌壮志心知有异，再看地上血泊中倒着的那人，不由面色大变，脱口一声惊“啊”，身形一连几幌，险些栽倒地上。

绿影一闪，万绿萍立即惊骇过度的把凌壮志扶住。

只见倒在血泊中的那人？竟是金刀毒燕阮陵泰，他的天灵碎裂，血浆满面，手颈微泛殷红，这正是死在“赤阳掌”下的特殊现象。

凌壮志这一惊非同小可，只觉天旋地转，眼冒金花，豆大的汗珠，簌簌的滚下来，他确没想到，方才那个轻功卓绝的白衣人，居然也会他具有的赤阳掌功。

他瞪着一双惊恐的大眼睛，注定金刀毒燕的尸体，完全呆了。

万绿萍见凌壮志骇成这副样子，芳心一痛，脱口低呼：“凌表哥！”说着，双手轻轻摇撼着凌壮志的臂。

凌壮志一定神，唯恐怕地上死的不是阮陵泰，因而不解的颤声问：“这……这……这不是阮老庄主吗？”

话声甫落，蓦闻晋德大师沉声宣了一声佛号：“阿弥陀佛，快请扶小施主厅上坐，不可将他吓坏了。”

万绿萍一听，立即扶着凌壮志，绕过众人，直向正中过厅上走去。

“俊面一郎”阮自芳，听说击毙老庄主的是个身穿白衫的少年，因而对凌壮志颇为怀疑，但这时见了凌壮志惊吓欲绝的神态，疑虑顿时消除了不少。

他想，一个身怀高绝武功的人，不可能见一具死人尸体，会吓得面色如纸，魂飞天外，尤其，就是伪装，也绝不可能如此逼真。这时，已有数名庄丁，前来收尸了，晋德大师，立即请雷霆拐、铁钩婆等人厅上坐，但他自己却大袖一挥，腾空飞上房顶，直向正西驰去。

凌壮志呆呆的坐在一张漆椅上，宛如吓掉了魂，对走进大厅的众人，视如未觉，因为，他正苦思急想，那个身穿白衫的人究竟是谁。

他不由在心里问着自己，莫非是师父又复活了，他觉得这是不合理，也不可能的事，人死怎能复生？

继而一想，心头猛然一震，心说，莫非是师父以前曾收过另外的徒弟？但，五年来却从没听师父说过！

心念间，蓦闻铁钩婆以满不高兴，而又不便发作的口吻，沉声问：“一郎，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为何引他到你父亲的书房里去，还有那两个侍女怎的能不问个清红皂白便将他捉了来，你们看，如今将他吓成这副样子。”

说知，显得异常心疼的指了指神情茫然，呆坐椅上的凌壮志。

凌壮志这时才知道那座精舍书房是“金刀毒燕”阮陵泰的，因而，愈加证实阮自芳心怀不测。

阮自芳虽然心中有鬼，所幸他尚未来得及向凌壮志下手，自然他有恃无恐，毫不慌张，他举袖拭了一下面颊上的泪水，苦着脸说：“小侄因凌相公是读书人，不宜和那些武林贺客们住在一起，因而才将凌相公引到花园书房里休息……”

一直立在凌壮志身边的万绿萍，未待阮自芳说完，立即不解的问：“听说老庄主生前曾有严命规定，任何人不得进入内宅花园，违者处死，不知可有这条规定？”

立在一角的宋南霄一听，顿时惊得面色一变，想到方才暗中盯梢阮自芳，悄悄潜入后花园，实在是太冒险了。

阮自芳似乎没想到万绿萍居然知道这条规定，因而被问的白面一红，但他略微一顿，立即解释说：“家父早已将那间书房让给在下了，是以在下有权让凌相公去住。”

铁钩婆立即沉声说：“既是这样，贵宅的侍女更不该将少庄主接待的客人，不问清楚便提来了……”

阮自芳虽然对铁钩婆非常不满，但他对万绿萍仍没死心，是以不敢面现不悦，因而痛苦的说：“现在家父惨遭人害，小侄方寸已乱，至于两个无知侍女，生杀与否，任由前辈指示……”

雷霆拐萧子清立即打圆场说：“铁钩婆，现在情形特殊，大家心情慌乱，侍女们冒犯贵亲戚凌相公的事，只有改日再谈了。”

铁钩婆有机会下台，自是不便再加追究，但“卷云刀”宋南霄的削薄嘴角上，却立即掠过一丝诡笑。

他虽然不敢当面揭破凌壮志与万绿萍的关系，去开罪人人俱怕三分的铁钩婆，但有打击凌壮志的机会，他仍不愿放过，因而干咳一声，装出一副和颜悦色的面孔含笑说：“在下奉劝万前辈，大可不必为这些小事生气，其实，这也不能尽怪两个侍女不好，凌相公也有不是之处，少庄主既然将他请至书房休息，就应该早些就寝，擅离居所，游荡内宅，对主人就是不敬。”

说此一顿，狡狴的目光不由阴刁的瞟了一眼凌壮志。

凌壮志听得满腹怒火，但他却不敢说出宋南霄曾经潜入花园的事，那样做必弄巧成拙，露了自己的马脚，因而只能暗暗生气。

阮自芳见有人打击凌壮志，心中自是感到快慰，雷霆拐一群老人家，竟也有三二个人抚髯颌首，表示同意。

铁钩婆只气得老脸铁青，而又不便发作，万绿萍娇躯微抖，恨不得拔剑杀了这个狗才。

宋南霄见凌壮志神色有些不快，万绿萍气的娇靥变色，心中不禁升起一丝报复后的快慰之感，因而继续阴鸷的说：“尤其方才向老庄主暗下毒手的人，据说也是一个身穿白衫的俊美少年，这对凌相公来说，虽是巧合，但也

不无可疑之处，何况阮老庄主生前，尚曾严格规定，擅入花园者处死呢……”

凌壮志早已气得浑身颤抖，但他却时时谨防眼神外露，因而赶紧闭上眼睛，缓缓低下头去，不知之人，尚以为他自知理屈了。

铁钩婆，万绿萍，虽然将宋南霄恨之入骨，但两人已意思到对方胆敢如此放刁，当是自恃知道和凌壮志间的真假关系，是以，两人也怕宋南霄当众揭破，因而，仅望着宋南霄忿忿冷冷一笑。

这时，宋南霄见铁钩婆和万绿萍对他有了顾忌，神色间愈显得得意了，于是眉梢一扬，正待再说几句，一阵轻微悦耳的环佩叮叮声，径由厅后传来。

阮自芳一听，面色立变，倏然由椅上立起来，同时脱口低呼：“我七师叔回来了！”

说话之间，神色紧急，目光紧急，迅即看了一眼铁钩婆等人。

雷霆拐、铁钩婆，以及十数劲装老人，俱都感到有些愕然，他们似乎从没听金刀毒燕阮陵泰说过，他还有师弟或师妹。

但众人看了阮自芳的紧张神色，断定他这位“七师叔”定是一个极厉害的人物，否则，决不会将飞扬拔扈，心高气傲的阮自芳，骇成这个样子。

由于来人是阮自芳的长辈，众人自觉都是客人，为了表示礼貌，因而也纷纷的立起来。

凌壮志被宋南霄激的正满腹怒火，虽然被身边的万绿萍悄悄由椅上拉起来，但他无心去看来人是谁。

由于这厅上的人，俱都摒息静立，因而，那阵悦耳的环佩叮叮声，听得愈来愈真切了，所有人的目光，俱都盯着厅后紧闭的屏门。

呀然一声，正中两扇屏门，应声打开了，厅上所有人的眼睛不由得同时一亮——

凌壮志本能的转首一看，顿时惊呆了。

只见八个手提纱灯的侍女，像众星捧月般，拥着一位国色天香，超脱尘俗的绝美少女，飘然走进厅来。

正中少女，年龄最多二十岁，一身淡紫衣裙，外罩紫缎长襦，高挽如云秀发上，斜插一只含环飞凤，那阵悦耳的环佩叮叮声，正是发自她的身上，看她举步姗姗，分明是一位弱不禁风的千金闺秀，如不是听了阮自芳那声“七师叔”的称呼，任何人不敢说她是一个身怀武功的少女。

这时，雷霆拐和铁钩婆等人，俱都看愣了，他们确设想到，金刀毒燕阮陵泰，还有这么一位丽姿天生，艳丽倾城的小师妹。

但，凌壮志看了紫裳少女这身装束，却立时恍然大悟，他断定紫裳少女就是花园长阁内抚琴的那位丽人了。

同时，他也暗吃一惊，因为他已看出紫裳少女的内功修为，同样的已达到英华内敛的至高境地，他的伪装，随时有被紫裳少女揭破的可能，是以，他格外提高了警惕，必须谨慎应付。

俊面一郎阮自芳，一见紫裳少女，首先恭声低呼了声“七师叔。”

紫裳少女见全厅客人早已立起，立即礼貌的频频轻颌螭首，谦和的微微含笑，秋水般的凤目，逐一扫过每一张神色愕然的陌生面孔。

她的笑，是那么淡雅，高贵，在红艳欲滴樱唇间，皓齿微现，仪态是那么雍容，自然，令人一见，立生亲切之感，再没人去想她是一个极端厉害的人物。

当她柔和目光掠过万绿萍娇憨秀丽的面庞时，目光曾经一顿，她对这位

依立在凌壮志身边的绿衣少女，似是特别注意。

而凌壮志在与紫裳少女的目光接触时，心中却不由暗吃一惊，他不是为她的美丽而心动，而是他感到紫裳少女的眉目间，似是有些熟悉，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面，只是在这一刹那，令他无法即时想起来。

紫裳少女礼貌的看了众人一眼，接着谦和的娇声说：“诸位请坐。”

说罢，随即坐在一张侍女为她备好的漆椅上，当她落座的同时，环佩交鸣，叮叮有声，光华闪烁炫目，八个侍女分别立在她的椅后。

“俊面一郎”阮自芳，一俟铁钩婆、雷霆拐等人坐好，立即面向紫裳少女，恭声流泪说：“七师叔可知家父已经遇害了……”

紫裳少女，黛眉一蹙，黯然而颌首说：“我已知道了，你们可曾查出那人的来历？”

阮自芳流着泪回答说：“据当时目睹的小僮侍女们说，那人是个身穿白衫，年约十八九岁的俊美少年，与家父交手之际，两掌殷红如火，身形快如电掣，仅一个照面，便击中家父的天灵穴。”

紫裳少女的黛眉蹙得更紧了，惊异的轻“噢”一声，凤目去瞟了一眼凌壮志。

凌壮志被看得心头猛然一跳，不知道紫裳少女是否已看出他的底细，尤其令他心骇的是，击毙阮陵泰的那个白衫少年，不但年龄与他相仿，就是武功、身法也毫无二样。

雷霆拐萧子清，随着在旁解释说：“据晋德大师和老朽等人的判断，击毙阮老庄主的白衫少年，就是宏福镇外击毙三个恶道的那人。”

凌壮志见雷拐霆萧子清，将击毙阮陵泰的事，也拉在他的身上，不由暗暗叫屈，心说：“这真是哑子吃黄莲，有苦说不出的事。”

紫裳少女微微颌首，略一沉思说：“我想那白衫少年，最初必是混在贺客中，然后在潜入内宅，乘老庄主不备之际，出其不意，猝然下手。”

说此一頓，凤目突然一亮，似是想起什么问题，立即望着铁钩婆等人，正色问：“诸位可曾注意到，今夜前来的贺客中，有那些人是穿白色长衫？”

雷霆拐等人俱是江湖阅历极丰的人，他们恐怕紫裳少女，也对凌壮志起了怀疑，因而俱都蹙眉抚髯，佯装沉思。

“卷云刀”宋南霄，眉头一扬，嘴晒阴笑，觉得这是与美人搭讪的绝佳机会，也是打击凌壮志的绝佳机会。

于是，干咳一声，轻蔑的瞟了一眼凌壮志，举手一指，得意的含笑说：“今夜一百多位贺客中，仅这位凌相公一人，是身穿白缎长衫的客人。”

凌壮志一听，怒目瞪着宋南霄，恨不得飞起一掌，当场击毙这个无耻之徒，他虽然没有即时立起，但他的俊面上却已充满了杀气，所幸在厅中的人，俱都厌恶的望着宋南霄，因而没人注意他脸上的气色。

万绿萍早已气得粉面苍白，娇躯微抖，决心出了卧虎庄，定要将这狗才劈死剑下，方消心头之恨。

紫裳少女神色依然平静望着宋南霄，仅远山伏影般的黛眉，佯装不解，而含义颇深的漫声说：“恐怕不只他一人吧？方才我在长阁抚琴时，看到后宅花园中，似是也有一位身穿白衫的人影，在假山附近徘徊呢！”

宋南霄一听，“长阁抚琴”，顿时惊觉不好，待等紫裳少女说完，早已惊得面色如土，冷汗油然，这时他已意识道，他的生死，就系在紫裳少女的一念之间了。

因而，一俟紫裳少女说完，立即恭谨的连连惶声说：“是是，姑娘说的是……花园中的情形，在……在下就不清楚了……”

说罢，情不由己的举袖拭了一下额角的汗水。

众人看了这情形，俱都愣了，在场的人，除了凌壮志，似乎没人知道是怎么回事。

俊面一郎阮自芳，看来极怕紫裳少女知道，他曾擅自将凌壮志引进后宅花园书房里住，因而非常讨厌宋南霄提凌壮志的事。

宋南霄心情慌乱，如坐针毡，唯恐紫裳少女再谈他潜入花园的事，因而，急忙立起身来，强自含笑说：“在下方才酒喝多了，诸位请继续谈，在下要先走一步了。”

说罢，略微拱手一抱拳，急步走向厅外，但，当他经过凌壮志和万绿萍面前时，却仍极怨毒的瞪了两人一眼。

雷霆拐等人，万分不解，俱都迷惑的望着宋南霄的背影，匆匆走向院外。

凌壮志觉得像宋南霄这种人，万万留他不得，如不及早除去，将来势必为害武林，因而，也随之立起，向着众人拱手一揖，文静的说：“小生连番受惊，身心俱感疲惫，小生也要告辞先走一步了。”

紫裳少女黛眉一蹙，似是感到有些意外，她没想到凌壮志会如此急切的离去，但她却迅即含笑说：“你们快引凌相公去休息！”

说着，转首看了身后八个侍女一眼，立在左侧的两个娟秀侍女，立即提起两个纱灯应声走了出来。

凌壮志怕有人跟去不便，急忙推辞说：“小生自会去，不必再劳两位大姐了。”

说罢，再度一拱手，转身就待离去。

万绿萍一直念着宋南霄临去时的怨毒目光，因而，有些焦急的说：“表哥，就让她们送你去吧！”

说话之间，杏目盯视着凌壮志的俊面，充满了优郁，关切之色。

凌壮志为免引人起疑，只得不再推辞，他感激的看万绿萍一眼，随在两个侍女身后，直向院门走去。

紫裳少女看了万绿萍对凌壮志的关怀神色，和那声亲切的“表哥”，黛眉间，不觉罩上一层隐忧。

凌壮志跟在两个提着灯侍女身后，心中一直暗暗焦急，他怕失去宋南霄的行踪，但又不便出言催促。

两个侍女似是知道凌壮志住在花园内，绕过几处独院，径自来至一座花园圆门。

进入圆门，即可看到座落花园东南一隅的那座精舍书房。

凌壮志首先停止，又文静有礼的说：“两位大姐请回吧，小生自会到书房休息。”

说罢，微一拱手，不由两个侍女分说，迈步向花圃间走去。

两个侍女见已看到书房，因而也未坚持，齐声道过晚安，转身走了回去。

凌壮志前进数步，觑目暗察了一眼园内，身形一动，快逾飘风，沿着一排枝叶茂盛的落地花树，直向正南掠去——

来至南墙跟前，藉着砖孔向外一看，墙外依然是花圃成方，花树成行，于是腾空飘落墙外，直向宾馆方向驰去。

前进中，转首一看，星目顿时一亮，倏然刹住身势。

只见十数丈外的数株大树阴影下，隐隐显出一个人影，凝目一看，正是卷云刀宋南霄，他正隐身在一株大树后，鬼祟的望着花园墙内。

再看花园墙内，数丈以外的修竹花树间，正是那座精舍书房的后窗。

凌壮志看罢，涂丹般的唇角，立即浮上一丝冷笑，游目看了一眼左右，衣袖一拂，身如风吹柳絮般，毫无声息的直向宋南霄身后飘去。

身形飘进中，发现宋南霄目光盯着墙内花园，不停的摇头幌脑，神情甚是焦急，似是寻着什么。

凌壮志秀眉一蹙，顿时大悟，断定宋南霄必已看见两个提灯侍女已经回去，为何眨眼不见了那位“凌相公”。

飘至大树下，距离宋南霄已不足五尺，而神色焦急的宋南霄，尚依然不知。

凌壮志杀机已起，恨不得将宋南霄立毙掌下，但他却不愿乘人不备暗下毒手，因而轻轻咳嗽了一声。

宋南霄心中有鬼，原就怕人发现，这时间声一惊，倏然转过身来，同时慌的悄声沉喝：“什么人？”

喝问声中，定睛一看，只惊得轻啊一声，一连退后三步。

只见立在他身后的，竟是他正要暗下毒手而后远走高飞的凌壮志。

这时“凌相公”，飞眉如剑，朗目如星，晒着冷笑的朱唇，已紧闭成一个下弯的弧形，俊面上充满了杀气，再看不到那幅文静儒雅，英挺潇洒的俊美神态了。

宋南霄这一惊非同小可，不由再向身后退了两步，豆大的汗珠，顿时滚下来，他举手指着凌壮志，惊恐的颤声问：“你？你……”

凌壮志寒冷的目光，像两柄利剑钉在宋南霄苍白如纸的脸上，微微点了点头，冷冷的低声说：“不错，你设想到吧，你一直认为随意可欺的人，现在居然要来杀你了……”

说话之间，双臂微圈，朗目注定宋南霄，缓步向前逼去。

宋南霄惊得浑身一颤，脱口一声轻“啊”，身不由主向后退去。他完全被凌壮志慑人的气魄吓住了。

凌壮志前进中，冷冷一笑，切齿恨声说：“哼，像你这种武林败类，怎能留你活着害人！”

人字出口，暗凝功力，两掌倏然殷红如火！

宋南霄一见，顿时魂飞天外，脱口一声刺耳惊心的惨叫：“救命啊——”惨叫声中，神情如狂，放开两腿，直向宾馆亡命逃去——凌壮志岂能容他逃走，一声怒哼，疾扑如电，旋身已至宋南霄身前，血红的右掌一挥，猛向对方的天灵劈下。

宋南霄再度发出一声直上夜空的惨嚎，右手本能的去撒单刀。就在血红的石掌，看看击中宋南霄天灵的一刹那，凌壮志心机电转，觉得此时此地决不能施展，“赤阳掌功”否则志会为自己找来麻烦。

心念间，口诀立变，殷红如火的双掌，顿时变的铁青，凌壮志一声低喝，运足功力的右掌，猛击宋南霄的前胸。

蓬的一响，暴起一声悠长嘶哑的凄厉惨嚎，宋南霄的身影，宛如断线的风筝，直向七八丈外的花圃间，横飞过去。

哇的一声，宋南霄的身形尚未落地，已张口喷出一道血箭。这一连串的惊呼惨嚎，响彻夜空，震惊全庄，数十道人影，纷纷由远处宾馆内慌张的奔

出来。

凌壮志看也不看宋南霄一眼，籍着大树修竹掩护，速闪再疾避，宛如脱兔，越过矮墙，直奔书房，身法之快，捷逾脱箭。进入书房，迅即将门关上，飘至前窗，急忙用小指戮开一道月牙小洞，觑目一看，不由浑身一颤。

只见内宅方向的房面上，十数道极速人影，俱都快如流星，直向花园扑来。

当前一人捷逾奔电，宛如一团飘拂紫云，挟着一片闪闪寒星已越过假山荷池了。

凌壮志凝目一看，心头猛然一震，来人正是阮自芳的“七师叔”——那个艳丽绝美的紫裳少女，那片闪闪寒星，正是发自她身上的金环玉佩，凌壮志确没想到紫裳少女的轻功竟是如此的精绝骇人。

紧跟在紫裳少女身后不远的是万绿萍，两人相差最多一丈或八尺。

紫裳少女和万绿萍，两人飞驰中，俱都神色惶慌，目闪惊急，一直注视着这面书房。

凌壮志心中一惊，似有所悟，飘身退至书桌前，急忙坐在椅上。

就在他仓慌坐在椅上的同时，不远处已传来两声慌急娇呼：“凌相公？凌相公？”

“表哥！表哥！”

呼声甫落，风声已至门外，卡喳一声轻响，房门应声劈开了，人影闪处，紫裳少女和万绿萍，相继飞身扑进门来。

凌壮志心情紧张，倏然由椅上立起来，他张口结舌，神情痴呆，仓促之下，似是真的不知如何应付了。

万绿萍见凌壮志安然无事，一颗焦急的心，立时平静了不少，但，惶乱的情绪，仍令她忍不住关切的问：“表哥，你没事吧！”

说话之间，已走至书桌前，明亮的杏目，不停的在凌壮志身上打量，似是要看看可有什么地方受伤。

凌壮志实在无话可说，只得痴呆的点了点头。

紫裳少女见万绿萍如此关怀凌壮志，因而眉宇间的那丝隐忧，显得更浓重了。

就在这时，房门人影一闪，铁钩婆当先冲入，身形未停，立即慌声问：“怎么样了？”

说话之间，小眼睛光闪闪，待等发现凌壮志呆立在桌前，不由吁了口长气，又极有把握的说：“哼，我说呢，他卷云刀宋南霄就是有斗大的胆子，谅他也不敢在卧虎庄内作什么手脚。”

相继冲入的雷霆拐和阮自芳等人，俱都以惊异的目光看了凌壮志一眼，纷纷不解的惶然说：“真怪，惨叫分明是在这一带……”

凌壮志佯装一定神，故意指着相反的方向，慌声说：“不是这边，我听好像是假山那面。”

阮自芳一听，立即飞身纵出门外。

这时花园以南，人影纵横，相互吆喝，似是正在寻着那几声惨叫的来源。

蓦然，一声惊恐喊叫，就在墙外数丈处传来。

“喂！诸位快来，在此地了。”

紫裳少女一听，翠袖微拂，宛如穿帘巧燕，飘然飞出门外，身形未停，直向花园以南射去——

雷霆拐铁钩婆等人，纷纷纵出书房，紧跟紫裳少女身后驰去，仅万绿萍一人依然立在桌前未动。

凌壮志感激的看了万绿萍一眼，故意摇摇头，充满怯意的说：“萍妹，你们江湖上的事，实在太可怕了……”

万绿萍深情含笑的看了他一眼，正待说什么，南墙十数丈外，再度传来一声惊呼：“诸位快来，是卷云刀宋南霄！”万绿萍一听，香腮上挂着那丝含情微笑，顿时消失了，粉面立时沉下来。

凌壮志心中一动，佯装不解的问：“萍妹，那位宋大侠怎么样了！”

万绿萍一定神，急对凌壮志说：“你不要出去，小妹看看就回来。”

说罢，飞身纵出门外。

凌壮志顿时慌了，立即大声嚷着说：“萍妹，愚兄也要去看看！”说话之间，伸手撩起长衫下摆，急急忙忙跑出房来。

万绿萍一见，只得刹住身势，含嗔望着凌壮志，正色道：“那个姓宋的恐怕已经死了……”

凌壮志未待万绿萍说完，立即抢先说：“死了我更不怕了！”说着，连走带跑，直向花园圆门奔去。

万绿萍无奈，只得急步跟在他的身后。

出了花园圆门一看，西南花园小树间，已围了二、三十人，远处尚有数十道人影，如飞驰来，其中有两人高举着熊熊火把。凌壮志前进中，蓦闻一个苍劲的声音，失望的说：“内腑已被震碎，没救了。”

另一个苍老的声音，略显惊悸的说：“看他临死前这付惊恐欲绝的表情，向他下手的人，必是一个武功极高，而面目相当丑恶的人。”

凌壮志一听，不由皱了一下眉头。

两人来至近前，宾馆的武林贺客们大都赶到了，两个庄丁，高举着两支火焰熊熊的大火把，照得地上毫发可见。

近百人围成一个大圆圈，俱都静悄悄的立着，神色慌张，目光惊急的望着倒在地上的宋南霄。但，他们大多数的目光，却不时瞟向雷霆拐和铁钩婆等人身前的紫裳少女。

凌壮志和万绿萍，静静的立在人后，只见场中一个大花圃中，仰卧着宋南霄，张口、瞪眼，白眼珠上翻，状至可怖，前胸衣巾，已完全被震成粉碎。

她在熊熊的火焰照耀下，娇靥凝霜，神情深沉，宛如一尊仪态威严的女神，身上玉佩，闪闪生辉，愈增她的美丽。

面色苍白的阮自芳，蹑足躬身，走至紫裳少女的身侧，恭谨的低声问：“七师叔，可要打开宋大侠的前胸看看？”

紫裳少女没有回答，仅略微点了点头。

阮自芳立即走至宋南霄的尸体前，轻巧谨慎的去翻……

这时，全场一片寂静，俱都摒息瞪大了眼睛，所有人的目光，闪闪烁烁，随着阮自芳的两手移动，除了两支火把燃烧的“噗噗”声，再听不到其他声音。

阮自芳将最内二层碎布分开了，全场不少人的眼睛突然一亮，脱口呼出一声惊啊，但，也有不少人惊呆了。

只见宋南霄苍白毫无血色的前胸上，极明显的印着一个淡青色的纤细掌印。

全场一静之下，立即掀起一阵惊恐不安的骚动，不少年龄较长的人，已

开始私下揣测他们的见解了。

紫裳少女虽然神色未变，但由她秋水般的风目中，可以看出她的震惊。

凌壮志看了那个淡青色的纤细掌印，也不禁呆了，他几乎忍不住伸右掌来比比看，他不相信他的手有那么纤细的美好。

他在紫芝飞崖上，随师习艺五年，每次练掌的目标，均是巨木怪石，他从不知掌力击在人身上所留的痕迹是何现象。

这时，他非常不解，他不知道恩师为何事先不告诉他？……

他仍记得恩师说过，这些功夫，如在江湖上一经施展，必使武林震惊，群魔丧胆。

可是，他第一次施展“赤阳掌功”，便听每个人都道“赤阳神君”是个昔年最厉害的恶魔。

心念间，蓦然感到自己的右手，被一只温暖如绵，柔若无骨的纤细玉手轻轻的握住了。

由于他正在沉思，惊得几乎叫出声来，转首一看，万绿萍正含情脉脉，神色关切的望着他微笑。

他感到非常不解，不知道万绿萍是何心意，因而微蹙秀眉，目光茫然望着那张娇憨秀丽的粉面。

万绿萍被看得娇靥通红，所幸身后无人，大家又都聚精会神的望着场中，因而，将樱唇附在凌壮志的耳畔，悄声说：“表哥，你又吓呆了！”

凌壮志一听，顿时大悟，但他的心，却怦怦跳个不停，尤其那些温馨发香和樱唇间吐出的如兰气息更令他心醉神迷，不能自制。

万绿萍见凌壮志呆呆的望着她，涂丹般的朱唇，挂着痴笑，芳心顿时升上一丝爱意，但她却情不自禁的含笑嗔声说：“傻像！”

说着，纤手轻轻一甩，立即将凌壮志的手甩掉了。

凌壮志俊面一红，顿时惊觉失态，急忙转首望向场中。

这时，阮自芳已将宋南霄的前胸破衣打开，那只淡青色的纤细掌印看得更明显了。

只见紫袋少女，黛眉一蹙，转首望着身后的雷霆拐铁钩婆等人，以不敢肯定的口吻问：“诸位俱是久历江湖的武林长者，看这个淡青色的掌印，可是昔年‘九华侠女’横行天下的霸道掌功‘青罡气’？”

话声甫落，雷霆拐迟疑的尚未开口，人群中已响起一个中气充沛的声音：“姑娘说得不错，这正是女魔头最霸道的‘青罡气’！”

众人闻声纷纷转首，只见发话的人，是个虬髯灰发年约四十余岁的蓝衣劲装的中年人。

那人面皮微黄，目光炯炯，两太阳穴高高突起，眉宇间蕴藏着正气，一望而知是个刚直坦实的人。

雷霆拐萧子清也急忙对紫裳少女低声说：“姑娘说得不错，这个掌印正是那女魔头‘青罡气’的特殊现象。”

立在人群后面的凌壮志，再度呆了，心说：我的恩师分明是个身躯魁梧的昂藏男人，怎会是什么“九华魔女”？

心念间，蓦闻一人嚷着说：“大师来了，大师来了。”

凌壮志定睛一看，只见立在西南面的二、三十人，纷纷让开了。

一道宽大人影，飘然驰来，正是面带忧色，心事重重的晋德大师。

晋德大师停身在众人闪开之处，一见场中宋南霄胸上的淡青掌印，慈祥

的面色、顿时大变、忍不住立即合什宣了声佛号。

于是，他一面惊疑的望着地上的宋南霄，一面急步向紫裳少女和雷霆拐等人身前走去。

紫裳少女一见晋德大师，立即敛衽一福，恭声道：“宫紫云恭请大师法安！”

立在人后的凌壮志，听了这个美丽的名字，同样的感到陌生，在他的童年记忆中，他从来没见过一个姓宫的女孩子，因而，这时他感到紫裳少女眉目间的那些熟悉意念，更迷惑了。

晋德大师略微一收惊慌神色，也急忙还礼，说：“宫姑娘你好！”

说罢，慈目立即惊疑的看了雷霆拐等人，惶声问：“方才可是九华魔女的弟子也来了？”

凌壮志对众人说的魔头，魔女，俱都感到非常刺耳，既然人人都这样说，他自是不能不信，但他却暗暗宣誓，他要以魔头、魔女的绝世武功，杀奸除暴，仗义行侠，他要为现在的恩师复仇，为以往的魔头、魔女雪耻，他要作一番惊天动地，有益人群的大事业。

心念已定，凝神静听，不远处正有一个人，低声说：“……因为她喜怒无常，任性嗜杀，所以人们才将她的美丽绰号‘九华玉女’改为‘九华魔女’了……”

另一个补充说：“听说她是被昔年著名的淫贼‘花玉露’骗去童贞，怀了身孕，生了一个女孩后，即变得理智丧失，动辄杀人……”

一个惋惜的声音说：“像她那样冰雪聪明，美如仙姬的少女，居然会遭到那等悲惨的命运，真是一件令人惋惜的事……”

蓦然一个恍然大悟的声音：“啊，这次击毙‘卷云刀’的人，恐怕就是‘九华魔女’的女儿吧？”

话声甫落，附近的人都低声笑了。

其中一个风趣的声音说：“老兄，她的外甥女今年恐怕也有一百岁了……”

说罢，又是一阵低声哄笑。

凌壮志听至此处，对昔年“九华魔女”的平生，已有了一个概念，断定她和“赤阳神君”，俱是同一时期的厉害人物。

心念间，他的右臂，突然被万绿萍碰了一下。

凌壮志心中一动，转首一看，只见万绿萍的明亮杏目，正望着紫裳少女等人处，口中却悄声说：“喂，他们在找你！”

凌壮志心中一惊，举目一看，只见雷霆拐正举手指着花园书房，晋德大师等人，却一齐向着书房张望。

他断定方才雷霆拐等人向晋德大师谈及宋南霄时，必是正谈到他，因而，他心中非常后悔方才没有注意。

蓦然，晋德大师等人，又转首向人群中望来。

凌壮志暗吃一惊，即将身形略微移动，但紫裳少女宫紫云，都看到了万绿萍。

恰在这时，四个庄丁已来收尸了。

晋德大师神色黯然的看了宋南霄的尸体一眼，似是想起什么，转首望着雷霆拐等人问：“哪一位清楚宋施主的出身和师承？”

身穿灰衣劲装的老人，立即谦恭的说：“据宋大侠对老朽说，他是崆峒

派现任掌门人‘乌鹤仙长’的俗家弟子……”

凌壮志一听，“乌鹤仙长”，面色顿时一变，不由心中暗呼，乌鹤仙长不也是恩师的切齿仇人之一吗？”

断而一想，不由暗哼一声，心想，俗语说：“有其师必有其徒”，看来这话的确不假，由他调教出来的宋南霄看，乌鹤仙长的为人，也可想而知了。

心念间，只见晋德大师听了灰衣老人的话，立即寿眉蹙在一起了，接着，转首望着阮自芳说：“这件不幸的事，发生在贵庄上，就请少庄主明日火速派人通报‘乌鹤仙长’知道，好在各地英雄豪杰俱在此地，宋施主的死因，有目目睹，‘乌鹤仙长’虽然气量狭窄，他也无话好说了。”

凌壮志一听，不由暗自冷冷一笑，乌鹤仙长果然是一心胸狭窄，忌才善妒的恶道，因而，他对师父说的话，愈加深信不疑了。

这时，收尸的庄丁已将宋南霄的尸体抬走，围立的群豪已有三五人散去，凌壮志觉得自己也该走了。

于是，悄悄碰了一下万绿萍，低声说：“我们也走吧！”

万绿萍微颌螭首，两人沿着花圃，并肩向花园圆门走去。

一个是绿衣背剑的娟秀侠女，一个是白影飘飘的俊美“书生”，附近发现的人，无不投以慕羡的一瞥。

但，目光不时瞟向万绿萍的紫裳少年宫紫云，看到两人并肩离去的亲昵形影，她那张绝代容华的娇靥上，却不禁罩上一层难以言喻的神色。

而和万绿萍并肩迈步中的凌壮志，他的脑海里，也正浮现着宫紫云的情形，他对宫紫云眉目间的那丝熟悉的印象，一直念念不忘！

他决心设法查出她的真正来历和身世，他想：也许真的是儿时的童伴。

他预定第一步先向晋德大师探询，因为，他一直认为晋德大师是位德高望重的武林长者，有道的高僧。

一声嘹亮的雄啼传来，凌壮志和万绿萍，两人同时看了一眼高挂东天的明亮晓星，天快亮了，但远处却显得愈加黑暗。

两人进入花园，清新的空气中弥漫着更浓重的花香。

距离书房尚有数丈，万绿萍的脚步不自觉的慢下来，她的心突然感到有些发慌，尤其书房内是那么黑。

因而，她游目看了一眼花园，口不应心的柔声说：“表哥，拂晓前的花园景色是如此的美好，我们就在此地谈谈吧！”

凌壮志也感到两人进房有些不便，因而立即愉快的说：“好呀，这才真正合乎‘晓星当头照，晨风迎面吹，丽影双偎依，玉露润花蕊’的诗情画意呀！”

万绿萍一听，不由羞得红飞耳后，一声娇啐，举起纤纤如春葱似的玉手，就要去拧凌壮志的嘴。

但，就在她举手欲拧的同时，发现晋德大师和紫裳少女等人，已距花园圆门不足五丈了，因而芳心又有些懊恼的说：“他们来了！”

凌壮志早已看到，但他却佯装未见，这时故作吃惊，转首一看，晋德大师等人，已走进园门了。

晋德大师神色忧郁，寿眉微蹙，心情显得极为沉重，紫裳少女黛眉笼愁。心中像是蕴藏着重重心事，那双秋水般的凤目，似无意，实有意的不时望向房前并立的凌壮志和万绿萍。

雷霆拐萧子清，紧跟在大师身后，似是接着前面的问题，继续问：“大

师追问西庄围墙上的庄丁，他们怎么说？”

晋德大师黯然说：“他们俱说曾经发现这边房面上，一点白影在前，捷逾飞矢奔电，一道黑影在后，快如掠地流星，忽西忽东，后来直奔正南，但老衲赶到南庄围墙一问，庄丁们都说根本没有看见。”

众人听了，不由惊异的轻“噢”一声，同声沉默下来，但凌壮志却感到有些疑惑的心中暗问：“今夜向金刀毒燕下手的，莫非是两个人不成？”

这时，众人已至房前，阮自芳抢先进入书房，燃起五支大油灯，室内顿时光明大放，铁钩婆即向万绿萍一挥手，示意两人跟在她的身后。

众人落座后，那个青衣老人，似有所悟的说：“大师，那两人以绝快身法，闪电飞驰，忽西忽东，分明是掩人眼目，故布玄虚，令人疑他已经离去，实则他两人仍在庄中，老朽断定向宋南霄下手的必是那个身穿黑衣的人……”

话未说完，晋德大师再也忍不住哈哈笑了，接着含笑解释说：“后面那人就是身怀绝世轻功‘百丈咫尺’的宫姑娘。”

说着，举手指了指紫裳少女宫紫云。

从人一声惊啊，俱都惊异的望着紫裳少女？

雷霆拐首先一定神，急声问：“姑娘可追上那个白衫少年？”

宫紫云的娇靥一红，微摇螭首，略感羞涩的说：“没有追上，因为我听到惨叫，立即飞出长阁，那个白衫少年已在百丈外了，后来追至仅差数十丈，他已走进了那片广大松林。”

凌壮志决心要追查那个白衫少年究竟是谁，因而情不由己急声问：“他奔的是什么方向？”

紫裳少女宫紫云黛眉一蹙，对凌壮志的关切发问，似是感到有些惊异，因而，闪烁的凤目，望着凌壮志，也忍不住浑身一战。

晋德大师最为震惊，竟忍不住垂首合目，低声宣了一声佛号，焦急的说：“阿弥陀佛，吾佛慈悲，但愿不是那孩子！”

宫紫云凤目中冷电一闪，立即惊异的问：“是谁？”

阮自芳立即抢先恭声说：“想是那位天山‘琼瑶子’的衣钵传人展伟明！”

说罢，即将铁钩婆等人在大厅上对他父亲金刀毒燕说的一番话，及发现凌壮志手持“寒玉宝扇”的事，重新说了一遍。

紫裳少女宫紫云，黛眉一蹙，惊异的轻“噢”一声，随即缓缓的立起来，直向坐着的凌壮志身前走去。

晋德大师、雷霆拐，以及铁钩等人，俱都万分不解，目光一齐望着紫裳少女的背影和神色紧张的万绿萍，以及一脸迷惑的凌壮志。

紫裳少女宫紫云走至凌壮志面前，平静的说：“请把寒玉扇拿出来。”

众人一听，疑虑冰释，坐在凌壮志身边的万绿萍，也将一颗紧张的心，放下来。

凌壮志觉得紫裳少女宫紫云的话，虽然说得平淡，但却含有命令的意味，心中虽然不悦，但又不便反抗，于是，佯装诚惶诚恐的立起身来，连声应是，急忙将玉扇取出来。

岂知，紫裳少女宫紫云，接过宝扇，看也不看，立即嗔声说：“把手伸开！”

声虽不高，但却蕴藏着无比的威严，凌壮志不由自己的将手伸开了。

紫裳少女宫紫云，低头一看，粉面立变，脱口一声娇叱，手中玉扇，快

如奔电，猛向凌壮志的前胸“璇玑穴”点去——

情况骤变，事出突然，晋德大师等人，脱口一声惊啊，轰的一声同时站出来——

事出突然，距离又近，加之凌壮志在心理上受了恩师告诫的限制，略微迟疑，紫裳少女的玉扇已经点到，再想闪躲已来不及了。只觉两眼一黑，周身乏力，翻身栽倒地上。

万绿萍一见，心痛如割，花容惨变，一声厉叱，翻腕撤出背后长剑，寒光一闪，猛刺宫紫云的酥胸。

宫紫云见凌壮志浑然不知闪躲，心中大惑不解，正待伸手去扶凌壮志，万绿萍的剑已经刺到。

于是，就用手中寒玉宝扇，一式“巧打云板”，轻点刺来的剑身，同时，娇躯飘然退后五步。

万绿萍急怒攻心，那肯放松，再度一声厉叱：“还我表哥的命来！”

厉叱声中，进步欺身，耀眼匹练翻滚，一连攻出三剑。紫裳少女宫紫云，似是自觉理屈，一直闪躲封避，并未还手抢攻。

这时室内，一片吆喝喊叫，纷纷闪避纵跃，顿时大乱。晋德大师和铁钩婆俱都急声大叫“住手”，雷霆拐萧子清等人，神情紧张，早已手忙脚乱。

只有“卧虎庄”少庄主“俊面一郎”阮自芳一人，确立一角，嘴晒狞笑，一脸得意之色。

晋德大师见万绿萍神情如狂，不由焦急大声说：“萍姑娘快请住手，令表兄仅是晕厥，没有生命之虑！”

万绿萍那里肯听，玉腕连翻，依然一剑紧跟一剑。

雷霆萧见铁钩婆兀立不动，也焦急的大声说：“老钩婆，别愣着不动，还不住制你的令千金。”

铁钩婆虽对宫紫云极为不满，但凌壮志究竟不是她的真正表侄，这时被萧子清一喊，倒不能不管了。

于是小眼一瞪，脱口一声大喝：“死丫头，你疯啦，你先停下来看看，人死了再和她拼嘛！”

说话之间，乘隙急上一步，手中护手铁钩，一招“拦江截斗”，疾封而出。

当——的一声金铁交鸣声，溅起数点火花，万绿萍手中的长剑，立被铁钩婆的铁钩锁住。

晋德大师一见，急忙宣了声佛号，说：“阿弥陀佛，快将小施主抬上床去！”

立在一角的阮自芳，看到这情形，心中那阵得意狂喜，瞬即变成失望和懊恼，脸上的神色顿时沉下来。

雷霆拐萧子清，见凌壮志面色苍白，眼口微闭，但身上体温正常，心脏跳动依旧，不由暗赞紫裳少女宫紫云的点穴手法极有分寸。

“璇玑”为人身大穴之一，轻则重伤，重可致死，但凌壮志却是晕厥现象，这不能不令雷霆拐等人对宫紫云的武功高低，另加估计。

同时，他也看出宫紫云真正的用意，必是怀疑宋南霄是死在凌壮志的手里，他也偷偷的看了一眼凌壮志的右手掌心。

据武林传说，练成九华魔女“青罡气”的人，掌心有五道显明的青色手纹，分别通向手的五指尖端。

但，雷霆拐低头一看，凌壮志的掌心中，任何纹路也没有，他霜眉一蹙，

愈加洞烛宫紫云的心意，因而望着冷冷注意着行动的万绿萍，含笑宽慰说：“宫姑娘只是试试凌相公是否真的不会武功……”

万绿萍未待雷霆拐说完，冷冷一笑说：“哼，他是我的表哥，他会不会武功，难道我不比她清楚？”

说着，忿忿的看了一眼手持玉扇，凝神沉思的紫裳少女宫紫云，同时举腕将剑收入鞘内。

铁钩婆在江湖上是出了名的难惹人物，只因这时有晋德大师在场，不便发作，但她仍望着宫紫云冷冷的说：“请宫姑娘快将穴道解开吧，小心被制久了会受内伤！”

宫紫云一定神，立即绽笑说：“前辈不必担心，稍待片刻，凌相公自会醒来。”

这声“前辈”喊得铁钩婆心里非常受用，因而点了点头，也未坚持。

雷霆拐为了要证实他的想法，立即接口问：“宫姑娘可是怀疑，宋南霄是凌相公下的手？”

宫紫云微微颌螭首，略感歉然的看了床上的凌壮志一眼，说：“不错，我一直怀疑他是个会武功的人，加之宋南霄被击毙的时间，又发生在凌相公离开大家之后不久，……不过，其中另一个原因，恕我目前尚不能奉告。”

雷霆拐萧子清，对宫紫云的另一原因不愿及时说出来，似乎感到有些不快，因而，有意揭破的说：“可是方才老朽看凌相公的手，他的掌心并没有五道青纹。”

宫紫云高雅的淡淡一笑，说：“青罡气功，如果练到炉火纯青的至高境界，手上的青纹便消失了。”

雷霆拐和几个劲装老人听了，面色一变，同时轻“噢”一声，目光又同时移向床上的凌壮志身上。

万绿萍则认为紫裳少女是诚心和凌壮志为难，因而怒声说：“我表哥才多少岁？就算他会武功，也决不可能将女魔头的青罡气功，练至登峰造极的境地呀！”

一直蹙眉沉思的晋德大师，想是有息事宁人之意，因而插言说：“据老衲看来，宋南霄施主前胸上显现的那个青色纤细掌印，那人的青罡气功，至少有百年以上的火候。”

雷霆拐萧子清等人一听，面色大变，而他们似乎都为这两天一连发生的惊人事件，而感到心骇。

铁钩婆同样的不知凌壮志的真实底细，是以，也想知道一下凌壮志到底会不会武功，因而故意以刁酸的口吻问：“以宫姑娘看，我这个终日啃书本的远亲侄子，可曾学过武功？”

宫紫云秋水般的风目，略一闪动，立即轻摇螭首，却不作正面的回答说：“凡是略谙武功身手的人，遇人狙击要穴，必然竭力闪避，而凌相公却木然不动，由此足证他确是一位读书人。”

万绿萍一直心急如焚，这时见凌壮志的面色，虽然早已恢复红润，但仍未见他睁开眼睛，因而忍不住焦急的沉声问：“你说他片刻即醒，为何至今尚无动静？……”

孤立一角，目光闪烁的阮自芳，觉得机不可失，立即欣然说：“让我为他解开穴道吧！”

说着，越过青衣劲装老人，直向床前走去。

宫紫云看得花容一变，正待出声阻止，蓦见万绿萍柳眉一竖，杏眼圆睁，脱口厉声说：“站这些，哪个要你多管闲事？”

说话之间，倏举玉腕，右手已握住肩后的剑柄。

俊面一郎阮自芳，骄横狂傲，何曾受过如此斥责，顿时气得眼露凶光，面色铁青，愣愣的立在那里不动。

铁钩婆见阮自芳居然胆敢在她的面前想动手脚，哪里还把你铁钩婆放在眼里，不由冷冷一笑，轻蔑的说：“姓阮的小子，你那两手解穴手法，还是搁着吧，你不解，他或许还能醒来，你一拍，嘿嘿……”

“俊面一郎”阮自芳，见铁钩婆当面掀破他的阴毒，不由恼羞成怒，浓眉一轩，暴声喝问：“铁钩婆，你别忘了你现在立在什么地方？”

铁钩婆怒极一笑，不屑的说：“姓阮的小子，你别神气，莫说你小小的卧虎庄，就是皇宫内苑，老娘同样的要去就去，要走就走。”

话刚说完，早已醒来闭目静听的凌壮志，已经缓缓的睁开眼睛，他佯装茫然的看了一眼左右，似是想起什么，惊得慌忙坐起来。

万绿萍一见，立即奔了过去，同时低呼一声“表哥”。

阮自芳见凌壮志果真自动醒来，再看了万绿萍那副关切惊喜的神态，不啻在火上又加了一桶油。

铁钩婆既然和少庄主闹翻了脸，自是不愿再待下去，这时一见凌壮志醒来，立即沉声说：“傻小子，我们走，看看谁敢动你一根汗毛！”

万绿萍怕阮自芳向凌壮志突下毒手，因而蓄势挡在床前。

凌壮志虽然恨透了阮自芳和紫裳少女宫紫云，但他表面仍装出茫然、畏怯和惊惶的神色，这时听铁钩婆说走，正中下怀，赶紧移下床来。

阮自芳见鉴铁钩婆当众夸口，决心要将凌壮志留下来，煞煞铁钩婆的傲气，于是，面向紫裳少女躬身急声说：“七师叔，芳儿定要……”

话一出口，宫紫云立即微剔黛眉，翠袖一拂，怒声说：“闭嘴，还不退下去！”

阮自芳本待再度要求，但看了闭目不语的晋德大师，神情冰冷的雷霆拐等人，自知情势不利，于是，怨毒的看了铁钩婆三人一眼，转身纵出房门，腾身飞身墙外，恍身已经不见。

宫紫云知道无法再留住铁钩婆，于是，手托玉扇，缓步走至凌壮志面前，歉然一笑，说：“方才玩笑了，希望凌相公不要记在心里。”

说着，伸出一双春葱似的纤纤玉手，将玉扇递上。

凌壮志虽然恨极宫紫云，在未睁眼时，他决心要严惩这个美丽少女，但这时面对她绝世风华的娇靥，寒潭秋水般的眸子，心中那丝怨忿，完全被她眉目间那丝熟悉的意念而冲淡了，原本要说几句泄忿话的勇气，也没有了。

于是，只好接过玉扇，急忙拱手，显得无可奈何的说：“啊，些许小事，姑娘何必挂齿，只要下次不开这个玩笑，也就是了。”

晋德大师和雷霆拐萧子清等人，看了他那副文簿儒雅的迂腐神态，俱都忍不住哈哈笑了。

高雅绝美的宫紫云，正在生气的万绿萍，也被他那副既不甘心，又不敢发作的神情逗得“噗嗤”笑了。

只有铁钩婆，仍紧绷着老脸，望着晋德大师等人，气虎虎的说：“诸位再见，我老婆子要先走一步了。”

说罢，转身走出书房，凌壮志和万绿萍紧紧跟在铁钩婆的身后。

晋德大师、宫紫云，以及雷霆拐等人，俱在身后相送。

这时，天光早已大亮，花园中洒满了柔和的朝阳，照得满园露珠点点，愈显得各色鲜花的明艳。

来至花园门前，铁钩婆坚请晋德大师等人止步，在一片珍重后会声后，三人沿着修竹夹道，缓步向宾馆方向走去。

晨风徐徐，仍有浓重的凉意，令人不禁为之精神一振，倦意全消。

凌壮志想到黎明之前紫裳少女宫紫云点他璇玑穴的一刹那，这时想来，心中仍有余悸。

假设宫紫云手下没有分寸，这时他的身体恐怕早已冰冷的挺在床上，如非当时他一迟疑，这时的后果也不堪设想了。

一想到紫裳少女宫紫云，便令他情不自禁的回过头去，再看一眼那张略感熟悉的秀丽面孔。

他看到晋德大师和宫紫云等人，依然立在花园门前尚未回去。

晋德大师目光柔和的望着他们三人，红润的面孔上，展着慈祥的微笑。紫裳少女宫紫云，微蹙着远山伏影般的黛眉，闪辉的目光，望着他和万绿萍并肩前进的背影，含愁的娇靥上，又笼罩着一丝伤感，云裳上的玉佩金环，在朝阳下，闪闪发亮，令人看来又觉得她是那么遥远。

雷霆拐和几个劲装老人，正在相互交谈，想是谈论昨夜击毙“金刀毒燕”的那个白衫少年，是否与击毙宋南霄的那人有关。

再回头，三人已到了宾馆，里面静悄悄的没有一丝声音，知道各路前来的武林贺客，早在天明以前离去。

再经过两座独院，走完一道长廊，出了高大门楼，直达庄墙跟前，三人一路行来，到处一片死寂，再没有昨夜那种欢腾气象了。

凌壮志仰首一看墙上，正有不少庄丁望着美貌如花的万绿萍。

万绿萍羞涩的看了凌壮志一眼，在这等众目睽睽之下，她再也鼓不起昨夜那份勇气了。

四丈多高的墙，在凌壮志来说，仅是点足而过的事，但在此刻，他却要装出一副担心害怕，腿都有点发抖的神态。

铁钩婆没好气的看了凌壮志一眼，她觉得将一个聪明秀丽，貌若天仙的女儿嫁给这么一个书呆子，的确有点可惜。

这时，围墙上又跑过来不少庄丁，看到铁钩婆和万绿萍正在去架一个丰神如玉的俊美书生，俱都交头接耳，窃窃私语。铁钩婆一见，那股子满腹无处发泄的怒火，顿时暴发出来，于是小眼一瞪，仰面一声大喝：“都给我滚开，小心老娘上去剥了你们的皮。”

大喝声中，咬牙切齿，小眼睛睛光如灯，手中铁钩一连向上挥了几挥。

庄丁大都知道铁钩婆难惹，这时一见，顿时大乱，纷纷仓惶走开了。

凌壮志看了铁钩婆那副穷凶恶像，再看了墙上仓惶走开的庄丁，几乎忍不住笑出声来。就在这时，蓦闻铁钩婆低喝一声“起”身形应声，腾空而上——

凌壮志尽量提气，减轻自己的体重，他真怕铁钩婆的轻功不济，纵不上墙去。

铁钩婆和万绿萍，一人架着凌壮志一个臂，腾空登上墙头，身形略微一顿，接着疾泻而下到达地面，铁钩婆一声不吭，当即向前走去。

三人进入阴森的巨大护庄林，凌壮志不得不佯装不解的向万绿萍问上几

句。

最后，他佯装惊悸的说：“小生这次险些丢了生命，真算是大开眼界了，看来你们武林中的事，还是少见识一些的好。”

说话之间，已到了宽大官道上，铁钩婆立即停身起步，回身望着凌壮志问：“现在我们要去莫干山我结拜大妹子‘铁棒槌’那里去为她祝寿，你小子是否还要去见试见试。”

凌壮志一直怀疑击毙“金刀毒燕”的阮陵泰的白衫少年，就是天山“琼瑶子”的衣钵弟子展伟明所为，因而，他急于要赶去石门。

同时，那柄“琼瑶子”仗以成名的“寒玉宝扇”也必须尽快交还展伟明，否则将不知给他带来多少麻烦。

于是，急忙拱手说：“啊，老妈妈，小生必须前去石门，那莫干山，小生万万不能前去。”

铁钩婆虽然有几分喜欢凌壮志，但，却有点讨厌他那股书呆子气，觉得带着他，也的确有些不便。

于是，举手一指正西，正待说话，万绿萍已幽幽地说了。

“表哥，几百里地在我们说，并不是太远的路程，你先随我们去莫干山，让娘留在那里，小妹再陪你去石门找展伟明。”

凌壮志为了尔后行动不受牵制，目的就是要尽快摆脱铁钩婆母女，哪里还肯跟她们去莫干山？

于是，急忙摇头，惶声说：“遥遥数百里，往返需数月，怎么能说不是远路程？”

铁钩婆是个性子急的人，既然凌壮志不愿前去，何必强他所难，因而一挥手，立即不耐烦的说：“好了，由此奔正西，经九华，越马鞍山，便到了皖南交界石门了。”

凌壮志一听，宛如得到大赦，急忙拱手，朗声说：“妈妈珍重，萍妹珍重，小生就此告辞了。”

说着，深深一揖到地，转身向西走去。

万绿萍见凌壮志说去就去，对自己竟无一丝留恋，芳心一酸，几乎掉下泪来，她情不自禁的望着铁钩婆，含泪低呼：“娘！他……”

铁钩婆心疼爱女，似是想起什么，觉得不能就这样轻易让这个书呆子离去，于是，小眼一瞪，沉声低喝：“小子回来。”

凌壮志刚刚走了没几步，蓦闻喝声，心知要糟，知道是为了万绿萍的事，于是赶紧走回来，再度拱手一揖问：“啊，老妈妈，将小生唤回可是还有什么叮嘱之事？”

说话之间，觑目瞟了一眼，柳眉深锁，幽怨含愁的万绿萍。

铁钩婆“嗯”了一声，急绷着老脸，冷冷的问：“怎么，你就这样说走就走了吗？”

凌壮志被问得一愣，他心中虽然明白铁钩婆问话的意思，但他却久久不知如何回答。

铁钩婆误认凌壮志诚心不理，心中不禁有气。不由大声问：“你别跟我装糊涂，我的萍儿该怎么办？你说！”

说着，举手指了指微垂螭首，珠泪簌然的万绿萍。

凌壮志确没想到这次前去，“卧虎庄”竟会招来这么一个大麻烦。

他并不是一个寡情绝义的人，只是他目前重任在身，只限于师诫，不容

他和任何人在一起久缠，尤其是女人。

他看了一眼楚楚可怜的万绿萍，想到她昨夜毅然抱自己飞越高墙，心中着实不安，因而望着铁钩婆，讷讷的低声问：“你们说我该怎么办？”

如此一问，铁钩婆也被问住了，愣愣的瞪着一双小眼，嘴角不停的牵动，乍然一问，她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

万绿萍见凌壮志对她的一片痴情，根本不懂，因而芳心一阵难过，再也忍不住掩面哭了。

铁钩婆一直梦想着将女儿嫁给一个英挺潇洒，武功高绝的俊美人物，没想到女儿偏偏喜欢这个书呆子。

这时见爱女伤心的哭了，一股怒火倏然而起，举手指着凌壮志的前额，瞪着小眼怒声说：“姓凌的小子，你可别不知足，我的萍儿长得虽不像仙女，可也不逊于当年的西施，你穷酸能娶我的萍儿做媳妇，算你前世修来的清福，告诉你，今天你不说个明白，道个清楚，我就一钩劈死你，也免得我的萍儿日夜相思……”

掩面含泣的万绿萍，见老娘越说越不像话，所幸道上寂静无人，要被别人听去，岂不羞死了。

因而，未待铁钩婆说完全，气得小靴一跺，不由羞急的说：“娘，不要说了……”

铁钩婆小眼一瞪，怒声说：“为什么？老娘偏要说，这小子简直不知好歹！”

凌壮志被骂得啼笑皆非，只得连连点头，声声应是，不由低声下气的问：“依老妈妈之见，小生该怎样才可走呢？”

铁钩婆毫不迟疑的一指青天，大声说：“跪在地上向天发誓。”

凌壮志一听，几乎忍不住脱口笑出声来。

万绿萍放下一双掩面玉手，也聚精会神的望着凌壮志，她虽然觉得发誓并不可靠，但至少也可让凌壮志表明一下对她的爱心。

凌壮志强自忍笑，苦着脸问：“发什么誓呢？”

铁钩婆瞪眼大声说：“要向玉皇大帝保证对我的萍儿永不变心！”

凌壮志知道今天要不设法安住铁钩婆母女两人的心，不但目前摆脱她们甚难，就是将来也会纠缠不休。

心念及此，灵智一动，顿时想起恩师赠给的那颗“丽彩夜光珠”，于是哈哈一笑，探手怀中，取出一个色呈碧绿，大如核桃的宝珠来。

接着，拱手一揖，含笑朗声说：“啊，老妈妈，小生对萍妹之心，天神共鉴，何必定要发誓，小生这里有家传至宝‘涵碧珠’一颗，功可祛毒驱邪，谨赠萍妹，尚望妈妈代为收下。”

说着，顺手将珠捧上。

铁钩婆接过来一看，和万绿萍两人同时喜呆了。

宝珠入手，份量极重，在逐渐升高的朝阳下，毫光四射，耀眼生花，知是价值连城的珍品，两人不由相对笑了。

铁钩婆以为这就是凌壮志对爱女的文定彩聘，因而笑向万绿萍说：“死丫头，这总该放心了吧？”

说着，笑嘻嘻的将“涵碧珠”塞进万绿萍的手里。

万绿萍接珠在手，粉面通红，喜在心间，大而明亮的杏目，深情的望着俊面含笑的凌壮志，羞涩的说：“凌哥哥，希望你在石门等我……”

凌壮志听她的称呼，愈来愈亲热了，知道这个旋涡越旋越深，最后终难拔足，于是，他不敢肯定的回答说：“如无要事，定在石门等你！”

铁钩婆见爱女那副羞答答的样子，老怀看了也极为高兴，于是，哈哈一笑，愉快的笑着说：“死丫头，别罗嗦啦，他小子半天走不了十里，等我们祝寿回来，他还没过马鞍山呢！”

凌壮志一听，不由暗自笑了，他确没想到铁钩婆对他竟无一丝疑虑，亏她还是一个老江湖呢！

万绿萍仍不放心，再度羞涩的叮嘱说：“凌哥哥，你一定要等我。”

说着，一面望着凌壮志，一面转身随铁钩婆向东走去。

凌壮志待办之事极多，他在石门最多待上一日，但为了安慰万绿萍的心，也只得连连颌首，说声珍重，也转身向西大步走去。

这时红日已经极高，官道上依然没有一个人影，凌壮志断定这条大道，可能是卧虎庄所有。

他离开了铁钩婆和万绿萍，心中感到非常轻松，但他的脑海里，仍浮现着万绿萍娇美秀丽的影子。

每当他想和万绿萍亲近的时候，他便想起师父的告诫——世间最可怕的人是女人，尤其是美丽的女人。

最初，他无法体会出师父这句话的涵意，现在经过宫紫云的猝然下手，令他对美丽的女人，更加提高了警惕。

因为，宫紫云就是一个丽姿天生的绝美少女。

念及至此，他再也忍不住伸出手来，仔细的看看掌心，但是掌心中任何青色纹路都没有，而他却确实实的具有青罡气的功力。

想到晋德大师说的话，他不禁感到有些迷惑，暗忖：莫非自己的武功的确已达炉火纯青的至高境地？

晋德大师曾在酒楼上说过他的“赤阳掌功”已有百年以上的根基，那时他听了，还暗觉好笑，如今，他有些相信了。

因为，他已知道晋德大师是一位颇受武林英豪尊敬的有道高僧，以晋德大师的声望地位，决不会危言耸听，诳语感人。

现在，根据两天来的见闻和判断，他证实他的恩师即不是昔年最厉害的魔头“赤阳神君”，也不是任性嗜杀的“九华魔女”，他的恩师只是一个获得绝世武功的人。

至于他恩师究竟是准，他的一生坎坷遭遇究竟如何，只有找到师父的女儿娟娟，再去恒山“凌霄庵”探询了。

但是，到哪里去找那位娟娟姑娘呢……

每当他想到这个问题，他便忧心如焚，心绪紊乱，感到坐立不安，不知应该如何着手去办！

一阵凉风吹来，眼前光线同时一暗——凌壮志一定神，发现已到了十数里外的那座广大茂林前。他这一惊，非同小可，立即停身止步，机警的看了一眼道路两旁，发现道上田间依然寂静无人，那颗紧张的心，才静下来。因为，在他沉思前进中，脚下已展开了“流云步”，这种轻功，看似慢，实则快，施展开来，身形如行云流水，柳絮飘风。回头一看，面色立变，只见身后十数里外的卧虎庄前，尘烟弥空，黑影点点，宛如狂风般卷来。

这时，才听到隐约传来的马嘶，和闷雷似的蹄声。

凌壮志断定是卧虎庄的马队，只是不知他们要去哪里，也许是分途到各

地奔丧，报告“金刀毒燕”已死的消息。

为了避免卧虎庄的人起疑，他不敢再施展轻功，只得大步进林内。

茂林俱是高约数丈的大白杨，枝长叶大，繁盛蔽空，仅道路的中央上空露出一线蓝天。

白杨树林极深，走了数百丈，依然未看到尽头。

这时，闷雷似的蹄声渐渐近了，马嘶此起彼落。

再前进百丈，已能看到林的前沿，但身后的马队已相距不足一里了。

转瞬之间，马队已至身后，蹄声急如骤雨，马嘶刺耳惊心，震的树上杨叶自响，地面微微颤动！

凌壮志本能的回头一看，健马竟有二十匹之多，俱是劲装佩刀的威猛壮汉。

当前一匹高大青马上，正是身穿锦缎劲装，肋挂毒燕镖囊，腰悬厚背金刀的“俊面一郎”阮自芳。

阮自芳嘴晒狞笑，白面罩煞，目光怨毒的望着凌壮志，他对没看到万绿萍和铁钩婆，似乎颇感意外。

凌壮志一见阮自芳的那副狰狞神色，即已看出他的来意不善，因而顿时升起一丝杀机。

因为，他觉得像阮自芳这样的人，同样的不能让他活在世上。

心念间，他依然作着躲马之状，急步走向路边……

就在他刚刚走至路边的同时，阮自芳一马当先，势如猛虎，挟着如雨蹄声，带着呼呼劲风，直向凌壮志身后疯狂冲来。

凌壮志暗哼一声，身形略微闪动，那匹高大青马，擦身冲过，惊险万分。

阮自芳心中一惊，不由大喝一声，手中马鞭，反劈挥出，猛抽凌壮志的面门。

凌壮志顿时大怒，杀机倏起，仰面一闪，马鞭擦肩飞过，接着一声大喝，左掌反臂挥出，猛击阮自芳的马屁股。

蓬然一声大响，青马痛极长嘶，前蹄仰天，人形而立，旋身窜向林内。

阮自芳一心想抽凌壮志一鞭泄忿，根本没想到青马会突然立起，如此一起一落，那里还坐得住，一声惊叫，翻身栽下马来。

就在这人翻马仰的同时，后面二十余匹健马同时奔到，当前四马，收势不及，直向地上的阮自芳和凌壮志冲来。

凌壮志一声冷笑，身形旋飞腾起，一跃数丈，几达林顶。

阮自芳跌得头昏脑胀，吓得魂飞天外，一声刺耳嚎叫，疾施“懒驴打滚”连滚快爬，险些被踏死马下。

其余马上壮汉，纷纷急刹坐马，惊呼喊叫，马嘶蹄乱，浓尘弥漫林间，顿时乱成一片。

俊面一郎阮自芳滚至路边，翻身跃起，面色苍白的已无一丝血色，一身尘土狼狈至极。

他平素狂傲，恃技凌人，何曾栽过这种跟头，这时一定惊魂，羞怒交集，只气得浑身嗦嗦只抖。

他望着飘然落回原地的凌壮志，目光充满了怨毒，咬牙切齿，缓步向前逼去，同时恨声说：“果然不出我七师叔所料，你小子确是一个伪装的书生。”凌壮志微轩剑眉，星目闪烁，他既已施展了武功，自是已动了杀机，于是，冷冷一笑，微一颌首，说：“不错，在下倒很佩服你七师叔的眼力，可惜……”

说着，游目看了一眼跃下马背，正在纷纷撒出兵器的壮汉。阮自芳立即不耐的怒声问：“可惜什么？”

凌壮志轻蔑的一笑，说：“可惜她当时没将在下点毙！”阮自芳瞪眼一声厉喝：“现在杀你，也不太迟！”

迟字刚出口，纵身前扑，倏举右掌，狠劈凌壮志的面门。凌壮志哈哈一笑，说：“已经太迟了。”

了字出口，急上一步，右臂架横封出。

蓬的一响，闷哼一声，阮自芳攒眉苦脸，身形踉跄后退，额角上的冷汗，顿时渗出来。

阮自芳左手一摸，发觉右腕已断，心中顿时一慌，再也拿椿不住，一屁股坐在地上。

横刀立在四周的壮汉，平素俱是作威作福的恶奴，这时见少庄主被白衫少年震断了手腕，俱都惊呆了。

就在这时，一声烈马长嘶，划空传来。

凌壮志一听，面色大变，知道又有卧虎庄的马队赶来，也许是紫裳少女宫紫云和晋德大师等人。

所有横刀发呆的壮汉，俱都精神一振，同时暴起一声震撼林野的欢叫！

蓦然跌坐地上的阮自芳，震耳一大喝：“还不快将这小子乱刀分尸！”

喝声甫落，暴起一声呐喊杀声，所有壮汉，齐向凌壮志疯狂扑来。

凌壮志心急如焚，顿时大怒，想到恩师的告诫，杀机登时迷了心智，一声大喝，身形电旋，无数白影，飞驰在二十余个大汉之间。所有壮汉顿时大骇，手中单刀望着飞旋无数白影，乱劈乱砍——

刹那间，刀光血雨，臂断头飞，惨叫刺耳惊心。

这时，那阵马嘶蹄奔声，愈来愈近了，似是已到林外。凌壮志急怒攻心，神情已近疯狂，为了及早脱离现场，俯身拣起一柄单刀，寒光一闪，最后两人也倒下了。

他停身游目一看，只见俊面一郎阮自芳，身形如箭，抱头鼠窜，迎着冲进来的马队，疯狂驰去——

凌壮志岂肯让他逃走，大喝一声：“拿命来！”

来字出口，劝集右臂，手中单刀，猛向狂逃的阮自芳掷去。一道寒光，势如奔电，挟着尖锐啸声，一闪已至阮自芳背后。一声凄厉惊心的刺耳惨叫，阮自芳两手抱胸，踉跄栽倒，顿时气绝。

凌壮志哪里还敢停留，展开绝世轻功“陆地飞行”身形宛如一缕白烟，藉着林木掩护，直向西南飞去。

一阵飞驰，足有五里，前面已是林沿，身后也听不到蹄声马嘶。凌壮志停下身来，首先镇定一下心神，他断定方才赶来的马队，如果是紫裳少女宫紫云，她必继续向西紧追。

念及至此，他不敢再走那条大道，只得越野前进。

由于连日未得好睡，酉未时分，便在一个小镇上的小客店里住下来。

他怕遇见昨夜去卧虎庄的武林贺客，因而匆匆晚饭，立即和衣倒在床上。

他要想的事太多了，千头万绪，无法理起，于是，索性盘膝打坐，心里一静，不觉沉沉睡去。

一觉睡来，月光满窗，室内景物清晰可见，睡意全消。他想既然已无睡意，何不星夜赶路。

心念已定，飘身下床，取出一块碎银放在桌上，悄悄开门，轻步走出房外。一轮明月，高挂中天，光华轻洒似水，正是三更时分。游目一看各房前窗，俱都黑暗无光，脚尖一点，腾空飞上房面，展开轻功，直向正西驰去。

暮春天气，深夜寒意仍浓，田野愈显得肃索寂静。

蓦然——

西北荒野间，一缕白影，由东向西，一闪而逝——

凌壮志心中一惊，暗呼“好快”，断而一想，不由惊的脱口低呼：“啊，一定是他！”

低呼声中，功布全身展开“陆地飞行术”疾如掠地流星般，直向西北追去。

凌壮志认为那道一闪而逝的白影，极可能就是击毙“金刀毒燕”的白衫少年，他决心追过去看看。

一阵疾追，已能看到那道快如白烟的身形，正掠过一片荒野向前正西飞驰。

凌壮志追了一程，心中不禁暗暗惊骇，因为，以他全力施为快如电掣的身形，竟追不及前面那道白影。

他觉得前面那人的轻功，也许比自己尚高出一筹，果真如此，他的武功当然也不会低劣平庸，万一动上手，倒要格外小心。由于争强好胜心的驱使，他的脚下，已施展到最高度，只觉景物飞旋，大地倒逝，两耳风声呼呼。

再驰一阵，距那道快速白影，果然近了，距离最多数十丈，同时，已能看清那人白衫飘拂，身材似乎比他矮小。

他想，再追一阵便可追上了，想到得意处，不觉笑了，脚下继续不断的加劲……

蓦然——

前面那道白影，似是发觉后面有人跟踪，倏然转过头来，两道目光，宛如两柄利剑望来。

凌壮志心中一惊，暗呼不好，闪电隐在一株大树之后，探首一看，那道白影又在百丈以外了。

但，就在那人回头一瞥之间，他已看清那人无须，果是一个少年，因而，他愈加相信那人就是击毙“金刀毒燕”阮陵泰的白衫少年，同时他也证实白衫少年并不是展伟明的化身。

这时，他心中有一种受愚弄被侮辱的感觉，不禁心头火起，决心尽快追上去，向那白衫少年质问，但他却不知，他已犯了武林最大的忌讳。

在皎洁的月光下，清冷的旷野间，两道白影，前后追驰，痴如流星赶月，快愈掠地惊鸿，直向远处一片黑压压的大镇店驰去。

凌壮志一见，心中大感焦急，由于前面白衫少年发现了身后有人，也在尽力施为，因而，凌壮志始终与那白衫少年相距着百丈以上的距离。

眨眼之间，已到镇前，那白衫少年，对镇上的地势，似是极为熟悉，腾空飞上一座房面，白影一闪，顿时不见。

凌壮志阅历浅薄，毫无江湖经验，身形不停，速度反而加快，来至那座瓦房，一长身影，腾空而上。

游目一看，镇上房屋栉比，不下千间，那里还有那白衫少年的影子？

镇店相当大，仅有远处两户豪富之家的高楼上，尚有一两只窗上亮着灯光。

凌壮志断定那白衫少年决不是贫苦人家的子弟，因而，他仔细估计那两处豪富人家，俱都在百十丈外。

细看两家房舍，朱楼画栋，红砖琉瓦，建筑的极为富丽。

东边一家气势略小，西边一家，占地较为广大，修竹掩映中，露出一角飞阁，另具一种清幽脱俗气象。

凌壮志决心去探西边那一家。

心念既定，即展轻功，以极灵巧的飘掠动作，在房上纵跃前进。

渐渐，发现靠进这面的修竹飞阁，竟是一座不算太大的花园。

园内，修竹矮松，花木葱郁，中间别致的建有几方畸形怪石，上面绿苔斑驳，爬满藤萝。

凌壮志愈前进愈提高警觉，因为，这家的少主人即有如此惊人的武功，这家的老主人定然也不是庸手。

来至近前一看，是一道雪白的孔砖花墙，墙内植有一排阔叶芭蕉，正好掩护他进入园内。

他机警的看了一眼园内，立即沿着一道曲径，摒息向内走去。

前进中，发现园内奇花烂漫，清香四溢，凉风徐吹，月华似水，如能在此时观花赏月，该是多么雅致……

蓦然——

一声银铃似的清脆撒娇的声音，就在那几方怪石之后响起！

“师父，苓儿真是笨死了，这招‘万花献佛’，练了几遍，还悟不透其中的精奥之处。”

凌壮志心头一震，面色立变，他虽没有江湖阅历，但却知道窥人练武，罪不可赦，为武林最禁忌的事。

一声祥和的呵呵低笑，接着是亲切的夸赞声音：“苓儿，你练两遍已经有了如此成就，应该心满意足了！”

另一个娇滴滴的声音说：“道爷，我家小姐就是什么事都知足，今天我我家老爷子请英俊潇洒，仪表非凡的玉山薛公子来吃酒，目的是给小姐……”

语未说完，一声娇羞怒叱：“死丫头贫嘴，看我割掉你的舌头！”依然是那个祥和的声音呵呵笑着说：“苓儿，饶了春丫头吧，她那张油嘴，气能把你气死，笑能把你笑活。”

凌壮志听得心中一动，本待悄悄退出园去，但这时他被“玉山薛公子”五个字给吸住了。

他认为那位薛公子，可能就是方才那个白衫少年。

念及至此，屏息向着几块畸形怪石绕走过去，由于怪石的那面有人谈话，他的前进愈加小心。

来至石后，屏息立在一蓬垂藤下，恰好掩蔽住他的身体，缓缓探头，极谨慎的向石前望去……

前面是一块细草如茵，方园约有六丈的平地，草地的对面，即是小径花圃。

首先，他看到一个年约十六七岁，身穿花衣，梳着两条长辫子的侍女。花衣侍女，眉清目秀，容貌不俗，虽无十分姿色，却也有动人之处，这时，她雪白的脸上，正挂着顽皮的微笑。

凌壮志知道，花衣侍女定是方才挨骂的春丫头。

再往内看，是个秀发披肩，一身红衣，手抱长剑的少女。

红衣少女，瓜子脸蛋，肤如凝脂，年龄约有十七八岁，一双剪水双瞳，明若秋波，两道修长秀眉微向上飞，似嗔似喜的面庞上，充满了傲气。

这时，她正抱剑领诀，双目凝视，作着练剑的起始姿势。

凌壮志知道，她就是自称苓儿的那个少女。

探首再向内看，不由惊得浑身一战，面色大变。

只见一个头挽蓬松道髻，满面油泥，身穿一袭破道袍的跛足老道，正瞪着两眼望着他笑！

凌壮志这一惊非同小可，几乎脱口叫出声来，他作梦都没有想到在这等富贵人家的花园里，会碰上这位黑白两道闻名丧胆的“跛足道人”，尤令他吃惊心惊的是，跛足道人早已发现他在石后偷窥。

他虽然江湖阅历极少，但武林中最厉害，最怪诞，最著名的一些人物，他却曾听恩师谈过。

譬如，四恶魔，四大怪，四女侠，四俊杰等，而跛足道人，就是四大怪中的一个。

跛足道人，年近古稀，没人知道他的道号姓氏，也没人知道他的出身来历。

他一生游戏风尘，从不注意修饰，有人说他侠肝义胆，也有人骂他是个屠夫，死在他手中的黑白两道高手，据说无计其数。

凌壮志知道，今夜要想全身而退，似是已不可能了。

跛足道人见凌壮志已经被他发现，而仍迟疑不肯出来，不由动了肝火，震耳一声大喝：“混蛋小子，还不滚出来吗？”

喝声如洪钟大鸣震人耳鼓，令人听来头晕目眩。

这突如其来的震耳大喝，把红衣少女和那个春丫头，同时吓了一跳，俱都随着跛足道人的凌厉目光，惊异的向着怪石望去。

凌壮志曾听师父说过，对付恶毒的人，要厉害，碰到怪诞的人，要随和，遇到德高望重的长者要必恭必敬。

这时听了跛足道人的震耳大喝，强自镇定一下心神，故作悠闭的步子，硬着头皮走了出去。

红衣少女和春丫头，见怪石后面真走出一个丰神如玉，英挺潇洒，俊面绽笑的白衫少年来，不由惊得轻“啊”一声，齐向身后退了半步。

跛足道人一生闯荡江湖，见到他的人，无不面色大变，诚惶诚恐，这时见凌壮志走出来，神情自若，居然还敢脸上挂笑，不由面色一沉，恐声喝问：“哪里来的混蛋小子，吃了什么熊心豹胆，敢来园内偷看，真是不知死活，不懂规矩，胆大包天，任性胡为，想是活的不耐烦了。”

凌壮志本来心中有些慌乱，这时听了跛足道人骂的一大套，竟忍不住真的笑了，于是，停身站好，拱手含笑说：“晚辈凌壮志，给跛足前辈请安。”

说着，即不算恭敬，也不算的失礼沉沉一揖。

跛足道人一听，油脸愈加难看，怒声一声说：“人人见了我，都呼我一声‘老前辈’，你小子偏偏给我加上‘跛足’两个字的帽子……”

说着一顿，两道锐利的目光，刻意仔细的看了凌壮志一会，依然哼了一声，继续沉声问：“我且问你，你怎的知道我是跛足道人？”凌壮志尚未回答，那个春丫头先忍不住掩口笑了。

跛足道人先瞪了一眼春丫头，也忍不住看了一眼自己的跛脚，接着冷冷的问：“你小子可是看了我这记号？”

说着，动了动那只跛脚。

凌壮志急忙解释说：“不是，晚辈常听先师谈起前辈……”跛足道人一听，眉头一皱说：“你小子口称‘先师’，敢莫是你师父已经死了？”

凌壮志立即神色暗然，低声应是。

跛足道人面色略为缓和了些，继续说：“既然你师父已经仙逝，想必是我老道的故人……”

凌壮志星目一亮，似乎想起什么，未待跛足道人讲完，立即连连颌首，恍然大悟的急声说：“前辈说的不错，先师确实对晚辈说过，他老人家与前辈不但有数面之缘，昔年且在旅途豪饮过……”跛足道人一听。“轻噢”一声，脸上立现笑容，不由愉快的问：“小子，你那师父是谁？”

凌壮志一听，愣了，顿时被问的张口结舌，最后，只得摇摇头，苦笑着说：“晚辈自己也不知道。”

红衣少女和春丫头，不由相互看了一眼，对凌壮志不知道自己的师父是谁，似乎觉得有些好笑。

跛足道人早已沉下脸来，双目冷电闪烁，气虎虎的说：“好小子，你胆敢戏弄我？”

凌壮志慌的急忙分辩说：“前辈请听晚辈解释。”

跛足道人那里肯听，铁青着脸，转首望着红衣少女，沉声说：“苓儿，你去劈他几剑！”

说着，忿忿的举手指着神情慌张的凌壮志。

红衣少女似羞似笑的看了一眼凌壮志，向着跛足道人，抱剑恭身，低声应是，即向凌壮志走来。

凌壮志想到恩师的严厉告诫，顿时急出一身冷汗，不由摇动双手，连声惶急的嚷着说：“前辈不要误会，前辈不要误会。”跛足道人冷哼一声，不屑的说：“哼，你小子不说，我也会知道你师父是谁！”

凌壮志听得心中一动，觉得这是一个获得恩师来历的最佳机会，跛足道人见多识广，也许在过招之际，能由武功的路数上，揣测出恩师是谁。

为人子弟，而不知恩师是谁，是一件可笑可耻的事，如能因施展武功而得知师父是谁，即使背一次恩师的告诫，也是情有可原，迫不得已的事。

尤其，处在今夜这种情势之下，确无法自圆其说，伪称不会武功……

心念未毕，红衣少女已走至前面一丈之处，抱剑为礼，娇声含笑说：“秦香苓，奉命向凌小侠讨领几招绝学，请凌小侠亮亮兵器吧！”

凌壮志虽然学的也是剑术，但他在九华山紫芝崖时，多是以枝代剑。

这时，如以树枝与红衣少女过招，对方必然不肯，对跛足道人来说，不啻火上加油，必将事情弄得更糟。

因而，想起怀中“寒玉宝扇”来，于是拱手为礼，含笑谦和的说：“在下没有随身的兵器，就用这把折扇陪姑娘走两招吧！”说话之间，探手怀中，即将那柄隐隐闪辉的玉扇取出来。寒玉宝扇一出手，跛足道人浑身一战，面色大变，不由惶急大声问：“什么？……你……你说你……你的师父已死……”这突如其来的问话，凌壮志和秦香苓都愣了。

跛足道人浑身微抖，目中已经有了泪光，再度大声问：“我……我那五妹正在坐关，可是走火入魔了？”

凌壮志一听，恍然大悟，不由笑着说：“前辈误会了，这把寒玉宝扇，乃是一位展世兄，请晚辈代他暂时保管几日……”

“拿来——”

我看两个字尚未出口，身形如烟，已扑至凌壮志的面前，同时，右手疾出，闪电抓向凌壮志手中的宝扇。

这突如其来的变化，秦香苓和春丫头，都惊呆了。

凌壮志没想到跛足道人会突然抢他手中的宝扇，不由大吃一惊，情急之下，身形如电一旋，就在跛足道人五指已触及宝扇的同时，闪开了。

跛足道人惊得面色一变，双目如电，不由脱口厉声问：“小子，你是老魔鬼‘东海仙翁’的什么人？”

凌壮志心情紧张，被问得不禁一楞，赶紧茫然摇摇头道：“晚辈根本与‘东海仙翁’无关！”

跛足道人气得浑身直抖，再度厉声问：“那你为何会老魔报的‘追魂幻踪步’？”

凌壮志急忙解释说：“这是先师亲授晚辈的……”

跛足道人怒哼一声，恨恨的说：“哼，你就是玉皇大帝的徒弟，今夜我也要宰了你。”

说着，急步向红衣少女秦香苓身前走去。

凌壮志知道跛足道人要去拿剑，因而惊语慌声说：“前辈请不要误会……”

跛足道人怒哼一声，忿忿的说：“哼，我早就误会了！”说着，已由秦香苓手中接过剑来，转身望着凌壮志，气虎虎的说：“小子，快些动手吧！”

凌壮志深知跛足道人剑术精绝，在武林中鲜逢敌手，因而慌急的说：“前辈请听晚辈……”

跛足道人双目一瞪，大喝一声：“嚙苏！”

大喝声中，飞身前扑，手中长剑，一招“急雷暴雨”，幻起一道翻滚匹练，挟着丝丝剑啸，直向凌壮志下盘扫到。

凌壮志没想到跛足道人性情如此暴躁，一声大喝，耀眼剑光已到，知道用口已经无用了。

于是，身形一旋，横飘五步，同时朗声说：“晚辈放肆了！”

说话之间，力透扇身，宝扇光芒暴涨，接着盘旋刺出，巧妙滑过削来的剑身，已到了跛足道人的手腕。

跛足道人大吃一惊，轻“咦”一声，倏然暴退——

凌壮志急忙收剑式，茫然望着跛足道人，不知他为何一招即退。

跛足道人，震惊的瞪着凌壮志久久不语，他似是在回想着凌壮志施展的那招剑式，是否是昔年剑魔的那招“春放太虚”。

秦香苓和春丫头早已退到数丈以外，两人只觉光华连闪，眼花缭乱，还未看清招式，跛足道人和凌壮志已经分开了。

突然——

跛足道人，再度一声暴喝：“你再接我一招‘坠白飘红’——”

暴喝声中，身形斜飞而起，长剑振腕一挥，立变千朵银花，临空飞洒而下，凌壮志立身周围三丈之地，尽在笼罩范围之内。

凌壮志一直凝神静立，蓄势准备，丝毫不敢大意，他知道跛足道人的下一招，必是威势最凌厉无匹的一剑。

凌壮志扇举胸前，聚精会神的仰面而立，双目注定漫天银星一点，大喝一声，闪电点出——

跛足道人一见，心中大骇，急收剑势，疾泄而下，飘然落在草地上。他震悸的望着凌壮志，楞楞的立了很久，才惊疑的沉声问：“小子说实话，你到底是谁的徒弟？”

凌壮志苦笑一下，摇摇头，真诚的说：“晚辈的确不知！”

跛足道人，感慨的摇摇头，似是自我解嘲的说：“看你的步法，是老魔鬼‘迫魂幻踪’，而你施展的剑术，又是魔剑‘乌衣狂生’的‘春放太虚’和‘剑擎天’！”

凌壮志皱了皱眉头，对他自己一身兼具昔年四个魔头的绝世武功一事，既不忧，也不喜，因为他无法确定这是祸，抑或是福。

跛足道人望着毫无表情的凌壮志继续问：“小子，你还会什么武功？”

凌壮志见问，只得将左手举至胸前，暗凝“赤阳掌功”，右手立变殷红如火。

跛足道人看了一眼，面色再变。

凌壮志口诀一变，再运“青罡气功”，那血一般红的左手，又逐渐变得青气蒙蒙……

跛足道人看了，像泄了气的皮球，感慨的摇摇头，剑尖触地，缓缓的坐了下去，同时，茫然自语似的说：“这真是不可思议的事。”

说罢坐好，望着凌壮志，随意指了指面前的草地，懒散散地说：“你坐下，我有话问你！”

凌壮志虽觉有些失望，但他想，也许能在跛足道人口里探出一些恩师的来历，于是，依言坐在草地上。

跛足道人又望着神情呆滞，一脸惊悸的秦香苓，似是有气无力的说：“苓儿，你俩也过来。”

秦香苓一定神，低声应是，略感羞涩的款步走了过来，春丫头则闪动着一双大眼睛跟在秦香苓身后。

跛足道人一俟秦香苓来至近前，立即随意拍了拍身旁的草地，示意坐下。

凌壮志看得剑眉一皱，觉得跛足道人像是变了另外一个人，再没有方才那股子爽朗不拘的豪放劲，也许是被这一连串无法令人置信的事而迷惑了。

秦香苓也变了，她原来是一个活泼天真的顽皮少女，这时竟也显得有些羞涩忐忑，妮妮不安起来。

她似嗅似笑的娇靥上，微泛红霞，目光柔和的看了一眼坐在对面的凌壮志，文静的盘膝坐在师父的身旁。

只有春丫头，依然神色自若，悄生生的立在一侧，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不时在凌壮志周身闪动，并暗察小姐的突变神情。她知道小姐必是被这位凌小侠既儒雅，又潇洒，即文静，又英俊的超群风采所迷住了，同时也为他那一身盖世武功所慑服。她知道，像凌小侠这等武功高绝的俊品人物，才是小姐梦想中的心上人的典型，难怪她不满意那位薛公子。

但，今年聘礼已定，决定秋后迎娶，小姐已是薛家的媳妇了。凌壮志这时也不禁看呆了，他不相信世界竟有这么多美丽少女。

他觉得秦香苓的美艳清丽，与高雅绝色的宫紫云，娟秀可人的万绿萍相比，别具一种醉人风韵。

这时，明月西斜，夜空深远，徐徐凉风吹送着丝丝如兰似麝的幽香。

凌壮志面对两人，心绪紊乱，对那些飘来的幽香，不知是园中鲜花芬芳，抑或是发自秦香苓身上。

蓦地，“噗嗤”一声娇笑！

凌壮志一听，心知不妙，定睛一看，春丫头正掩口望着他笑，再看跛足道人，也正无可奈何的望着他，缓缓摇头。

但，秦香苓的剪水双瞳，却深情柔和的望着他，似喜似嗔……蓦闻春丫头向他笑着说：“道爷问你话哪！”

凌壮志知道已经失态，顿时俊面通红，心中一急，赶紧颌首回答说：“是的，是的，前辈说的不错！”

秦香苓一听，再也忍不住笑了，急忙举袖掩住樱口。春丫头更是放肆，早笑得娇躯颤抖了。

跛足道人一丝没笑，继续摇了摇头，他看了看身边快乐的爱徒一眼，在他的眉宇间，似乎突然罩上一层隐忧。

凌壮志急的无地自容，立即低下了头，恨不得钻进地缝里去。跛足道人回头瞪了春丫头一眼，又望着凌壮志、神色疑重的问：“我想令师不愿将他的出身姓氏告诉你，必有他不得已的苦衷，现在请你将令师的年龄、像貌、衣着及特征——说出来，我也许能在故人中揣测出他是谁。”

凌壮志苦笑一下，缓慢的摇摇头，星目望着遥远天际的无数小星，似在回忆着师父的笑貌，回答说：“我那恩师，一头披散蓬发，脸上毫毛已掩没了口鼻，仅能看到一双威凌的眼睛，根据他粗而灰的蓬发，年龄可能不足五十岁……”

跛足道人一皱眉头，不以为然的说：“灰发不足以代表一个受尽折磨人的年龄，我熟悉的友人中，有不少人的头发已变灰白，你再说说你师父的衣着。”

凌壮志黯然说：“恩师一年四季都穿着一身灰白分不清的破长衫，烂短裤……”

跛足道人心中一动，立即插言问：“令师恐怕是丐帮失踪多年的‘丹眼神杖’简尚义长老吧，他可有什么讨饭袋，打狗棒之类的东西？”

凌壮志摇摇头，说：“没有，据晚辈所知，恩师衣衫虽破，但都是上等丝绸和极好的细绢绫布，衣服破烂乃是年积日久所致。”

跛足道人，似乎是想起一人，于是急声问说：“令师的右腕上可有一圈朱砂印？”

凌壮志尚未回答，盘坐静听的秦香苓，立即在旁插言问：“师父说的可是四俊杰失踪三人之一的‘朱腕银笔’叶大侠？”

跛足道人颌首道：“不错，正是叶大侠！”

凌壮志立即解释说：“晚辈恩师是位由肘膝以下没有手足的残废人！”

跛足道人惊“噢”一声，面色立变，不由脱口说：“那一定是被人下的毒手！”

凌壮志心中一动，他想说出卧虎庄的“金刀毒燕”，崆峒派的“乌鹤仙长”女淫贼“金艳娘”，以及太平镇的“铁弓玉环”晋宇田等人，均是恩师恨之入骨的仇家，继而一想，殊觉不妥，因而，没敢说出来。

跛足道人见凌壮志沉思，又追问了句：“令师可是也这样说？”凌壮志摇头说：“先师从不谈他过去的一切。”

跛足道人越问越糊涂，心中有些不耐，不由急切的问：“你在什么地方学艺？”

凌壮志不敢实说，但又不愿说谎，因而，歉然恭声说：“请老前辈原谅，

晚辈学艺之所，即是先师灵骨埋葬之地，恕晚辈目前尚不能奉告！”

跛足道人本想再问凌壮志拜师学艺的经过，这时一听，知道问凌壮志也不会说，但他却感慨的说：“照你所说，你将终生不知你师父为何人！”

凌壮志立即解释说：“不，晚辈仍有一线希望！”

跛足道人以不想再问的口吻问：“什么希望？”

凌壮志说：“恩师先逝之时，曾对晚辈说，他还有一个女儿，算来今年已经二十岁了，只要找到她，就可知道恩师是谁了。”秦香苓立即关切的问：“她叫什么名字？”

凌壮志说：“叫娟娟！”

跛足道人双目一亮，不由急声问：“她姓什么？只要知道她姓什么，我也许能在故人中揣测出令师是谁。”

凌壮志摇摇头说：“恩师没有说。”

跛足道人有些失望的问：“她现在什么地方？”

凌壮志苦笑一笑，也有些不好意思的说：“恩师也不知道。”跛足道人不由轻哼一声说：“哼，像你那样盲人瞎马，想在茫茫人海，芸芸众生中去找你恩师的爱女，不啻大海捞针。”凌壮志又解释说：“不过恩师对晚辈说了个记号。”跛足道人似乎不得不再问一句似的问：“什么记号？”凌壮志知道那个记号关系重大，恩师被困紫芝飞崖，就是那个记号招来的祸事，如之那个记号是在娟娟的酥胸上，说出来秦香苓或许疑他有意轻薄。

跛足道人见凌壮志迟迟不说，不由冷冷的问：“又是不便奉告？”

凌壮志俊面一红，只得抱歉的连连颌首应是。

跛足道人真有些要光火了，问了半日，毫无一丝眉目，而且越问越糊涂，因而，气得只摇头。

就在这时，花园角门处急奔来一道人影。

凌壮志凝目一看，竟是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僮。

小僮奔至近前，向着跛足道人躬身旋礼，恭声说：“老爷子有请道爷！”

跛足道人轻“噢”一声，似乎感到有些意外，因而，仰首看了一眼西沉的月亮，已是四更过半了。

凌壮志和秦香苓，春丫头三人也同时仰首看了一眼夜空，凌壮志发觉该走了。

跛足道人先挥手遣走小僮，略一沉思对凌壮志，说：“你在此稍待，我去去就来。”

说罢，挺身立起，转身就待驰去。

凌壮志心中一动，也急忙立起来，急声说：“请前辈不要对任何人谈及晚辈的事。”

正待转身离去的跛足道人，双眉一蹙，不解的问：“为什么？”凌壮志一迟疑，面带愧色的说：“因为恩师先逝之前，曾严格的告诫晚辈，再未找到娟娟师妹之前，在任何人面前不得施展武功，除非晚辈尽杀所有在场的人。”

跛足道人惊“噢”一声，面色立变，不由疑惑的问：“那你今晚为何不杀我老道和苓儿她们两人？”

说着，看了一眼早已立起，粉面苍白的秦香苓。

凌壮志毫不迟疑的说：“因为前辈是一位侠肝义胆，清誉远播的武林前辈，且是先师的故人。”

跛足道人欣慰的一笑，说：“我老道一生不爱戴高帽子，你小子这一顶我老道破例接受了。”

说着，油脸转趋肃穆，郑重说：“令师的告诫，旨在怕你惹祸招非，因为四大恶魔罪恶滔天，怨仇满天下，人人愤之入骨，如你任意施展四魔武功，必会惹起全武林人的合力攻击，那时江湖虽大，却无你立足之地，令师有鉴于此，是以才有那句严厉而残酷的告诫约束你，令你不敢任性嗜杀，特技凌人。”

凌壮志听得恍然大悟，顿开蔽智，连声恭谨的应是。

跛足道人继续郑重的说：“我老道认为，现在即然你已体会出令师用心之苦，就应该适时适地，见机而行，切不可墨守成规，妄造无边杀孽！”

凌壮志听到“妄造”无边杀孽，顿时渗出一身冷汗，想起卧虎庄二十几名恶汉，尽死林中，心中极感惶愧不安。

虽然，那些庄汉均是相互误杀致死，自己并没出手，但那场惨剧，却是自己一手造成的……

跛足道人误以为凌壮志幸未作错事情而感惶恐，于是，继续说：“譬如今夜，你一时糊涂，杀了我老道和苓儿春丫头，我老道敢断言，今生今世，直到你死，你都会寝不安枕，因为你是一个有良知的少年人。”

凌壮志愈想愈怨自己悟性太高，事先没体会出师父用心之苦，今夜如非跛足道人及时点破，将来定是一个万世罪人。

又听跛足道人继续说：“好吧，今夜之事，我老道和苓儿三人，保证不向别人谈及，希望你善自运用你具备的一身盖世武功。”

说罢，大袖一挥，身形宛如巨鹤，直向园外那片朱楼画阁间飞去，飘忽间，已消失不见。

凌壮志本待即时告辞，如今也不便说走了。

春丫头似乎孤立乏味，因而愉快的说：“小婢去取壶香茶端盘点心来。”

说罢，飘然转身，也如飞走了。

春丫头走后，草地上只剩下凌壮志和秦香苓了。

一个是艳丽如仙的少女，一个英挺俊拔的少年，在万花环绕，月光似水下，一双红如火白似雪的相立人影，极为醒目。

两人相对静立，俱都默默无言，似乎都不知先说什么才好。

秦香苓微垂螭首，闪动着一双秋波，不时斜睨着面前的凌壮志，只觉芳心卜卜只跳，玉颊微微发烧……

她暗自埋怨春丫头不该匆匆离开，但她又怕春丫头会很快的回来，她的心矛盾极了。

凌壮志面对艳丽如火的秦香苓，不时觑目偷窥她那似嗔似喜的羞涩娇态，这时，他早忘了来此的目的，也早忘了那个武功奇高的白衫少年。

他和娇憨秀丽的万绿萍在一起时，虽曾并肩齐步，但也却从未动过绮念遐思。

至于高雅绝美的宫紫云，虽也曾为她的天姿丽色所惑，但内心深处，对她仍蕴藏着一丝忿怒。

唯独面对这位秀发披肩，睛若秋波的秦香苓，令他禁不住神志恍惚，意乱情迷。

尤其，他那故盼多情，欲语先笑的妩媚娇态，更令他不能自己。

一阵沉默，暮闻微垂螭首的秦香苓，怯怯的，幽幽的，低声问：“凌小

侠，堂上尚有何人？”

凌壮志一定心神，急忙含笑说：“父母先后谢世，仅在下和老仆两人。”

秦香苓一听，玉颊再度泛起两片红云，她似是以沉默来抑制她心中的激动和欣喜，久久，又问：“凌小侠仙乡何处。”

凌壮志谨慎的回答说：“金陵。”

秦香苓略微抬起头来，闪烁的眸子，含情的望着凌壮志，赞声说：“那是个许多人想去的地方！”

凌壮志心中一喜，想问：“你喜欢去吗？”

继而一想，深觉不妥，因而改口说：“那里的名胜很多。”

秦香苓那双明亮迷人的眸子，在凌壮志的俊面上，闪动了一会，赞叹的说：“你一点也看不出是会武功的人，倒极像是一个读书的公子。”

凌壮志被秦香苓看得玉面发红，因而讪讪的说：“这也是先师认为我在不必要时，可以不暴露武功的原因。”

秦香苓立即惊悸的正色说：“嗯，像你这样一身兼具四个厉害人物绝世武功的人，不严格的约束你，也真了不得！”

凌壮志一听，立即不置可否的笑了。

突然秦香苓的双目一亮，娇靥一红，立即羞涩的含笑地问：“假设今夜，你必须遵守令师的告诫：你会一掌将小妹击毙吗？”

说着，那双具有撩人情愫的大眼睛，一瞬不瞬的盯在凌壮志的俊面上，迫切要听他的回答。

凌壮志是不能说会，因而毫不迟疑的摇摇头，笑着说：“当然不会！”

秦香苓见凌壮志答的爽快，因而情不自禁的“噗嗤”笑了，笑的是那么妩媚，那么甜。

凌壮志不知道她为何笑，但看了她醉人心神的娇态，知道她必极高兴，他游目看了一眼花园，有意岔开话题说：“这座花园虽然不大，看来极为幽雅！”

秦香苓依然绽着愉快微笑说：“园小简陋，没植什么名花异草。”

凌壮志一指那几座畸形怪石，赞声说：“我觉得这几怪石，倒极别致。”

秦香苓神秘的一笑说：“让小妹带你去看看。”

说着，不由分说，当先向第二与第三座怪石之间走去。

凌壮志看了秦香苓的笑，知道这几座怪石内，必有蹊跷，因而好奇心动，举步跟在秦香苓身后。

这时，他才发觉那些似兰似麝的淡雅幽香是发自秦香苓的披肩秀发上。

来至两座怪石之间，秦香苓回眸一笑，玉手拨开深垂的藤萝，闪身走了过去，凌壮志报以微笑，也紧跟而入。

石内宽仅三尺，深入约一丈，即有一方编有五个藤门的圆形空地，地上细草如茵。

再前进，曲道如纲，一连有几处相同的五门圆形空地。凌壮志好奇心动，他看出这几座怪石内，暗含着某种阵势，只是一时尚看它不出。

正在细心观察，秦香苓已停步转身，仰面望着他，深情含笑问：“你可看出这里面有何不同之处？”

凌壮志略谙奇术，游目一看，说：“看形势，极似五行阵势。”秦香苓顽皮的掩口一笑，玉手一指凌壮志的身后，笑着问：“你看那是什么门？”

凌壮志一回头，身畔立起风声，心中一惊暗呼不妙，回头一看，秦香苓

果然不见了。

他断定秦香苓由“水门”挺走，因而向“金门”截去。进入金门，顿时愕了，门内依然是一方编有五个藤门圆形空地，他进入的金门，却是这面的“土门”。

凌壮志略一细看，原来是座“正反连锁五行阵法”……一阵银铃似的格格娇笑，就在左方的“水门”内响起！凌壮志心中一动，摒息提气，猛向正面的“土门”扑去——果然，秦香苓正悄悄的立在那边。

秦香苓见凌壮志突然扑来，不禁大吃一惊，转身向“火门”内飞奔！

凌壮志童心未泯，争胜心尤盛，天真的一笑，折身奔回原阵，闪电扑进水门——迎面红影一闪，一声清脆娇呼，秦香苓迎面扑至！

凌壮志大吃一惊，再想闪躲已来不及了。

于是，大喝一声，右掌遥空劈出，身形一顿，疾向身后退去。就在他身形一顿的同时，收势不及的秦香苓，一声嚶哼，整个温馨的娇躯，已扑进他的怀内，蓬的一声大响，接着一声闷哼，凌壮志的后背，又撞在另一个飞身扑进阵来的人身上。

一阵惊呼暴喝，凌壮志和秦香苓同时分开了。

凌壮志定睛一看，心头猛然一震，面色大变——

只见一个面如傅粉，唇若涂丹，剑眉如飞，朗目闪烁的白衫少年，正满面怒容的立在身后藤门前。

## 四

凌壮志恍然大悟，顿时想起来此的目的，他断定满面怒容立在门前的白衫少年，就是追踪来此的那个白衫少年。继而一看，又不近似，因为，一个时辰前追进镇来的那个白衫少年，身材瘦削，略显矮小，头束白色儒巾，脸型方圆。而面前的这个白衫少年，则脸胖肩阔，头戴公子帽，身材高壮，衣绣金花。

心念未毕，蓦见对面白衫少年，充满杀气的粉面脸上轻蔑的一笑，冷冷的说：“想不到太平镇首富秦天举的女儿竟是个水性杨花……”

凌壮志一听“太平镇”，面色大变，顿时想起恩师的切齿仇人“铁弓玉环”晋宇田，不由粉面苍白，又羞又急的秦香苓，同时厉声问：“你说什么？”

胖脸白衫少年，突然剑眉如飞，瞪眼大声说：“我说我薛鹏辉，不甘戴你们给的这顶绿头巾。”

秦香苓气得娇身乱颤，一声厉叱：“你敢胡说。”

厉叱声中，飞身前扑，玉掌一挥，猛向薛鹏辉打去——

叭——的一声清响，秦香苓的玉掌着实打在薛鹏辉的左颊上。

薛鹏辉静静的站着，动都没动，任由双目冒金星，略现肥胖的左颊上，立即现出五个纤细的红肿指印。

秦香苓呆了，晶莹含泪的眸子，惊异的望着左颊泛红的薛鹏辉，她似乎没有想到他会不闪不动。

凌壮志也呆了，愣愣的立在那儿，他闹不清这是怎么回事，把方才想起“铁弓玉环”的事，也给闹忘了。

薛鹏辉一定神，望着秦香苓冷冷一笑，又怨毒的看了凌壮志一眼，转身奔进藤门，如飞驰出石阵。

凌壮志秀眉一整，望着尚在发呆的秦香苓，茫然不解问：“这……这是怎么回事？”

话声甫落，右侧藤门内，立即响起春丫头的优郁声音：“他是玉山的薛公子，今天午间才和我家小姐彩定。”说话之间，春丫头已神色黯然的缓步走出来。

秦香苓一听，不禁双手掩面，委屈的哭了。

凌壮志呆呆望着秦香苓，只觉头晕目眩，心绪紊乱，他无法体会出这时的心情，是惶愧，抑或是懊恼。

但今他却清楚的知道，在无心间，已作错了一件大事。他觉得魁伟白胖的薛鹏辉，气宇不凡，仪表出众，配上艳丽秀美的秦香苓，正是天成的一对佳偶。

如今，这段美好良缘，极可能被他破坏了，就此劳燕分飞。心念至此，愈觉愧疚，深感无颜再见破足道人，于是，衣袖一拂，身形腾空而起，一跃数丈——

春丫头一见，面色大变，脱口一声惊啊！

掩面低哭的秦香苓，闻声倏然抬头，一见腾空的凌壮志，不由哭声急叫：“凌……不……”

但，身在空中的凌壮志，白影一闪，顿时不见。秦香苓见凌壮志一声不响的走了，芳心愈加难过，仰面望着夜空，伤心的泪下如雨。

凌壮志飞出花园，尽展轻功，身形急如奔电，疯狂的飞驰在栉比的房面

上，但他的耳鼓内，仍荡着秦香菱那声痛心哭嚎。这时，明月西沉，大地朦胧黯淡，远处景物、村落，已看不清楚了。

凌壮志出得镇来，一味疯狂飞驰，但并不能减轻他内心的痛苦，他恨不得仰天长啸，或者是望空大吼！

就在他心念及长啸大吼的同时，一声凄厉惊心的悠长惨叫，划空传来。

凌壮志心中一惊，循声一看，只见面前数百丈处，横卧一座黑压压的大树林。

蓦然——

一点白影，疾射林端上空，快如流星般，直向正北，踏枝飞去。

凌壮志一见，心中的郁闷苦恼，顿时变成满腹怒焰，他恨不得插翅飞到前面看看那个白衫少年，究竟是何等人物。但，他知道，两人的轻功，俱在伯仲之间，现在相距数百丈，绝对追不上了。

数百丈距离，眨眼已到林内，凌壮志身形未停，直入林内。林木稀疏，枝叶不密，林内形势清晰可见。

凌壮志游目一看，只见荒草乱石，落叶盈尺，原是一片疏落荒林。

他略微判断一下方位，直向那点白影飞上林空处纵去。前进二三十丈，迎面飘来一丝血腥。

凌壮志心中一惊，立即停身止步，他断定被那个白衫少年击毙的人，距此已经不远了。

于是，腾空跃起，旋空游目一看，只见前面十丈外的一方无树草地上，赫然倒着一个人影。

身在空中，衣袍一拂，直向倒地那人射去。

来至近前一看，那人一身青衣，天灵已被击碎，浑身红痕斑驳，血浆已染红了附近荒草，果是被“赤阳掌”击毙。因而，他愈加肯定方才看到的那点白影，就是击毙卧虎庄老庄主“金刀毒燕”阮陵泰的那个白衫少年。

他再俯首细看那人，张口瞪眼，死状可怖，两手变曲如钩，根据脸上的皱纹和斑白的两鬓，年龄至少已在五十岁以上。

这时，他断定地上血泊中的青衣老人与卧虎庄“金刀毒燕”阮陵泰，同是那白衫少年的切齿仇人。

心念间，发现青衣老人身下，压着一个形似镖囊的锦袋。

凌壮志心中一动，俯身下去，伸手将锦袋拉出来。

就在他将锦袋拿在手的同时，一阵快速的衣袂破风声，径由林外传来。

凌壮志心中一静，凝神一听，来人似乎不止一人，根据飞行的速度，断定来人俱都不是一般庸手。

于是，急忙放下手中锦袋，游目一看，直向七八丈外的一片乱石中纵去。

凌壮志凝目一击，惊得浑身一战，面色大变，他作梦都没想到，来人竟是德高望重的晋德大师，和绝美高雅的宫紫云。

宫紫云身背宝剑，已换了一身紧衣长裙，缀在身上的金环玉佩，悉数卸掉了，愈显得雍容，高雅，清丽。

他断定晋德大师和宫紫云，在此突然出现，必是听到那声惨叫和看到掠空驰去的那点白影赶来至此，而他们不在卧虎庄，也必是前来追他无疑。

心念间，蓦见晋德大师举手一指青衣老人的尸体，急声说：“在那里了。”

宫紫云一听，那双寒潭秋水般的眸子，显得更明亮了。

晋德大师和宫紫云，两人到达那片草地上，急步向青衣老人的尸体走去。

走至近前，晋德大师首先宣了声佛号，黯然说：“果真是击毙阮老庄主的那个少年所为。”

说着，慈目悲怜的看了一眼地上血泊中的尸体，望着正在审视青衣老人的宫紫云，继续问：“宫姑娘可认识此人？”

宫紫云微蹙黛眉，略一迟疑说：“这人数月前，似是曾去过卧虎庄。”

晋德大师一蹙寿眉，惊异的“噢”了一声，宫紫云已俯身将尸体上的锦袋解下来，打开一看，花容色变，不由脱口急声说：“被杀之人是晋宇田！”

隐身石后的凌壮志一听，心头猛然一震，几乎忍不住叫出声来，他感到非常奇怪，为何恩师的切齿仇家，也正是那个白衫少年必杀的对象？

最令他费解的是那位少年也穿白衫，轻功身法虽不同，但决不逊于他的“陆地飞行”，而对方居然也习的是“赤阳掌功！”这时，他断定那个武功奇高的白衫少年，必是与恩师有关连的人，不然，诸般事情那有这么凑巧？

继而一想，心头怒火渐起，他觉得自己步步落后，而对方却处处抢先，恶人虽然已死，但他自己却愧对恩师。

心念间，只见晋德大师已将玉环仔细地看了一遍，又望着宫紫云说：“不错，看来这人是晋宇田已经无疑了。”宫紫云微蹙黛眉，娇靥笼愁，凤目注视着手中一个小玉环，疑惑的说：“传说晋宇田的玉环，专破金钟罩、铁布衫等横练功夫，玉环虽小，坚可碎石，我总有些不信。”

信字出口，皓腕已扬，一道暗光，挟着慑人刺耳的尖锐啸声，直向凌壮志隐身的大石闪电射去。

凌壮志顿时大怒，原本对宫紫云有些不快的恨意，这时立刻变成一股怒火，但，当他想到有晋德大师在场时，只得忍下了。铮然一声，火花四溅，青烟激旋缓飘，碎石破石飞射，无数小石，纷纷落在凌壮志的身上。

这时，乱石草中的小虫，俱被那声铮然巨响，惊得无声无息了。

蓦然，凌壮志心中一动，他断定宫紫云必会前来拣拾那个玉环，如不避开，势必被他发现，自己虽然不惧，但总觉无法自圆其说。

恰在这时，乱石中的唧唧虫声又响了，同时，不远处传来一阵逐渐远去的快速衣袂破风声。

凌壮志心中一动，探首一看，只见晋德大师和宫紫云，两人已展开轻功，纵跃如飞，似是向太平镇驰去。于是一长身形，腾空纵上大石，低头一看，面色立变。

只见大石上，斑纹炸裂，碎石片片，那双晶莹玉环，尽没石中。

凌壮志看罢，他几乎不敢相信，那样一位高雅绝美的少女，居然有如此深厚的腕力，因此，他再度肯定，宫紫云的功力，并不逊他多少。

他愣愣的立在大石上，觉得宫紫云不但武功高，生得美，智力也高得惊人，今后再遇上她，倒真的要多加小心。

由于宫紫云和晋德大师匆匆离去，他想宫紫云也许不知他隐身在石后，投掷这只玉环，旨在试试玉环的锋利。

心念至此，又觉得宫紫云并不像他想像的那样可恨了。

抬头再看，宫紫云和晋德大师，早已走得无影无踪。

凌壮志看了一眼倒身血泊中的“铁弓玉环”晋宇田，他决心追上那个白衫少年，向他问个清楚，他是向谁学的赤阳掌功，谁是他的师父。

心念已定，腾空飞上林端，田野愈形黑暗，那轮皓洁明月，早已沉隐在乌黑的浓云间。

凌壮志一阵飞驰，天光已经大亮，武林中无人不知的黄山，已遥遥在望。遥见山势雄伟蜿蜒，峰峦起伏，一片浓荫苍郁，悠悠白云，弥漫如海，天都、莲花二峰，直插云上。

凌壮志知道，黄山虽小，但对武林关系至大，如黄山论剑，天都争雄，武林历届大劫，多起自黄山，息于黄山。

因而，他决定今夜趁月光皎好，横越这座武林事迹最多的名山，以便凭吊武林前辈人物争雄沥血的遗迹。

心念已定，大步向数里外的一座小镇走去。

来至小镇，就在街口一家小店内选了一个清静房间。

梳洗沐浴，身轻气爽，几天来的倦意全消，但他心灵上的情感负荷，却愈来愈沉重了。

由于心情沉重，饭后倒头便睡。

但，三个丽质天生的少女倩影，却一直萦绕脑际，深印心头、令他无法入梦……

尤其想到怪石阵的一幕，更令他心绪难宁，这是他下山后，令他最不安的一件事。

他不知道秀发披肩，一身红装，妩媚艳丽的秦香菱这时怎么样了，想到她那声哀怨戚叫，也许仍在香闺中痛哭。

不知过了多久，他终于恍恍惚惚的睡着了。

一觉醒来，日已偏西，直到暮色苍茫，万家灯火的时候，凌壮志才迈着轻快的步子走出镇来。

官道行人绝迹，商旅多已宿店，遥远的西方天际，仍残留着一抹淡红晚霞，大地似是也在沉沉欲睡。

只有凌壮志，大步前进，直向遥远的黄山走去。

大地，渐渐暗下来，但，黑暗也渐渐被东方逐渐升起的明月驱走。

凌壮志见四野无人，尽展轻功，身形快如流星，直向黄山东麓驰去。

飞驰中，他仍没忘了游目四顾，希望今后能再遇上那个白衫少年，就是对方跑上青天，他也要追到玉皇殿。

群峰罗列，气势雄伟的黄山，在他的面前逐渐扩大，光华皎洁的明月，在他的身后逐渐升高。

二更过去了，凌壮志也到了黄山脚下。

山林矮松幌动，怪石狰狞，荒草随风飘拂。

凌壮志略微一看，直向山中驰去。

矮峰横岭，多是苍松翠竹，绝壁峭岩，生满虬萝野藤，半山以上云雾弥漫，俱是参天古木。

再过一阵，已达云上，双目顿时一亮。

只见皓月当空，夜幕如洗，远近群峰如林，松涛如咽如诉，莲花天都二峰高耸夜空，直接霄汉，宛如鹤立鸡群。

凌壮志游目一看，发现远处三五座突出云上的峰巅，浓荫暗绿中。隐约现出一角琉璃殿影，在浩浩的月光下，闪闪生辉。

仰首一看，三更已经过半，他决心今天宿在山上的观院内。同时向那里的道长或禅师，探询一些历代武林前人在黄山发生的惊人故事。

蓦然——

遥见高耸霄汉的天都峰前，一点白影突然射出如绵云海，上升之快，宛

如一道垂直白线，直向天都峰的绝巅升起。

凌壮志大吃一惊，不由脱口低呼：“啊，又是他！”

低呼声中，意念身动，沿着一道蜿蜒直达天都峰前的绝壁崖端展开飞行术，电掣驰去，他断定那点白影，就是他正要追踪的白衫少年。

据说，黄山天都峰，耸拔嵯峨，高达万仞，昼间风和日暖，奇花娇红媚绿，夜间幽寂萦萦，奇禽异鸟争鸣，峰巅丽景，直疑仙境，多息隐着一些厌绝尘寰的世外高人。

但，那白衫少年，宛如穿云巧燕，毫无顾忌，直升峰巅，莫非他就居在天都峰上，抑或自恃武功高绝，根本没将峰上的仇家放在心上？

心念间，已达天都峰前，身形未停，暗凝真气，双袖猛然一挥，扑张两臂，直向峰巅飞升而上。

凌壮志的身影，迅捷逾电，远远看来，宛如一只巨大的白鹤，凌空上升。

他深知这次登峰极为危险，万一不慎，被峰上息隐的高人或恶人发现，疑为歹徒，必有生命之虑。

因而，他升至距峰顶尚有数十丈处，即以灵巧攀越功夫，谨慎上升，身法捷如喜鹊登枝，轻如捕鼠狸猫，眨眼已达峰上。

峰上青葱苍翠，多是千年云松，地上彩石片片，小草似纓，各色奇花，俱是人间珍品。

但，凌壮志心存警惕，格外谨慎，这是，他已无心去领略峰上这月夜仙境般的美景！

他首先立在一株粗大云松后，目光望着深处，耳中凝神静听，除了如咽的松涛，潺潺的流水和轻巧悦耳，似虫似鸟的叫声，再听不到其他声音。

虽然如此，凌壮志仍不敢大意，迎着徐徐夜风，闻着丝丝花香，藉着如咽松涛，直向深处屏息飘去。

前进数十丈，蓦见前面一簇修竹间，现出一角屋影。

凌壮志心中一惊，立即停住身形，他断定那屋子的主人，决不是平凡人。

他不敢再向屋边那簇修竹接近，只得向屋的正面屏息绕去，始终保持着十一二丈的距离。

随着他的绕道，他逐渐发现那是两座三间石墙木顶茅屋。

一座门向东，一座门向南，屋前青石铺地，正面无竹处，孤形植着一排各色的花树，高度仅及人腹。

他发现两座石屋内，寂静无声，一片漆黑，但俱都大开着房门。

凌壮志的好奇心动，决心进屋内看个究竟，但他仍藉着千年云松，掩护着身影，屏息前进……

蓦然，向东的屋门内，缓缓现出一道白影。

凌壮志这一惊非同小可，急忙隐在一株大云松后，手心中顿时渗出一丝汗水，心中不停暗呼：“好险，万幸没有冒险进入。”

他悄悄凝目一看，只见那道白影，竟是一个秀发直垂腰际，身穿白绢长襦长裙的素装少女。

素装少女，年约二十岁，生得雪面粉腮，淡扫峨眉，略显苍白的娇靥上，没有一丝脂胭气。

她微蹙着峨眉，罩满了忧愁，那双生着长长睫毛的凤目，幽怨的望着如洗碧空中的皎月，似是怀着满腹心事，漫步向花树走去。

凌壮志不禁看呆了，像如此文静、圣洁、冰清玉洁的娟丽少女，在如此

绝峰之巅的仙境中，怎不疑她是广寒宫中的嫦娥下凡呢？

看她那副含怨笼愁，似西子大病初愈的神情，真所谓：“娴静似娇花照水，行动如弱柳扶风”了。

这时，那看来弱不禁风的素衣少女，已缓步走到那排弧形花树前，停身止步，樱唇微启，似是暗然一叹，缓缓垂下头去。

那蓬发亮的长长秀发，立时将她那寒玉般的娇靥遮住了。

她伸出纤长细润的凝脂玉手，漫不经心的抚弄着一朵鲜艳醒目的大花，不知她的芳心中蕴藏着什么难解的心事。

凌壮志一定神，顿时警觉到他已犯了武林大忌，夜半更深，隐身树后，偷窥如花少女，一经发觉，虽有百口难辩轻薄之嫌。

心念至此，顿感忐忑不安，他决心再看一眼就走，因为花树前的素装少女，不但长的令人一见神迷，而那副楚楚哀怨的娟秀面庞，更是令人一见生怜。

尤其，像这等如百花乍放，似出水白莲的冰清圣洁的少女，他认为在凡尘人间是绝难一见的。

凌壮志痴痴的望着垂首抚花的素装少女，根本没有一丝要走的意思，想是早忘了他方才的决定。

当然，更想不起他来此的目的，和那个白衫少年了。

就在凌壮志忘却立身何处之际，一道人影，缓缓由向南的石屋内走出来。

凌壮志骤然一惊，素衣少女尚浑然不觉。

只见北屋缓步走出来的人影，竟是一个看来年仅三十余岁，一身黛绿衣裙的中年美妇。

中年美妇，雍容脱俗，神色略显憔悴，这时，凤目注定花树前的素装少女，缓步走来，同时，慈爱关切的低声问：“孩子，你回来啦！”

素装少女一定神，急忙抬起头来，举手理了一下长发，望着中年美妇，亲切的含笑说：“妈，我回来快半个时辰了，因为您运功打坐，没敢打扰您！”

中年美妇慈详的微一颌首，因为她的粉面上，不由掠过一丝诧异神色，她看得出素装少女说话之时，虽然娇靥绽笑，但她的峨眉间，却透着一丝忧郁。

于是，她走至素装少女的身前，伸出纤细的右手，慈爱的抚摸着少女的肩头，关切的问：“一切顺利吗？”

说着，那双闪烁的凤目，一直柔和的望着素装少女略显苍白的秀丽面庞，似是要看透她忧愁的原因。

素装少女立即点了点头，似乎怕妈妈看出她有心事似的趁势微垂螭首，同时，回答说：“一切很顺利！”

中年美妇人，黛眉一蹙，立即不解的问：“那你该高兴呀，为何还闷闷不乐？”

素装少女缓缓抬起头来，望着中年美妇，强自分辨说：“没有不高兴嘛，妈！”

中年美妇，佯装生气，但仍绽着亲爱的笑意嗔声说：“不说实话，妈可要生气了。”

说着，面色一变，又含笑追问了句：“告诉妈妈，碰见了什么不如意的事？”

素装少女又垂下头去，怯怯的说：“有人跟踪我！”

隐身树后的凌壮志，顿时吓了一跳，惊的急忙再向树后移了少许，他确没想到，素装少女早已发现他立身树后了。

心念未毕，蓦闻中年妇人惊异的问：“那人已追进山来？”

素衣少女立即回答说：“没有，妈，是在中途！”

凌壮志一听，那颗紧张的心，顿时放下来，因为听了少女和美妇的谈话，他已知道半个时辰前登上峰来的那点白影，就是说话的素衣少女。

由于行踪未被发现，凌壮志又悄悄举目看去……

只见中年美妇人，憔悴的面庞上，充满了迷惑，凤目一直望着再度垂目抚花的素装少女，久久才不解的问：“你曾和那人交手，输招了？”

素装少女，抚着花，仅摇了摇头。

中年美妇人似乎有些不快，不由沉声说：“那你又是为什么？”

素装少女依然低着头说：“那人轻功极佳，如不是到了太平镇，就无法摆脱他！”

凌壮志一听，浑身不禁一战，惊的几乎叫出声来，这个素装少女怎的就是他前夜追入太平镇的那个白衫少年？”

这时，他心绪紊乱，无心冷静的去判断，素装少女是否就是击毙阮陵泰和晋宇田的那个白衫少年。

心念未毕，蓦见中年美妇，冷冷的问：“那人是男人还是女人？是老公公还是老婆婆？”

凌壮志已知素装少女说的“跟踪人”就是他，因而特别注意听素装少女说些什么。

只见素装少女依然垂着头，低志说：“是个身穿白缎银花公子衫，头束淡黄儒巾，年约十七八岁的文静少年……”

凌壮志一听，不由大吃一惊，面色立变，他确没想到素装少女的目力，竟是如此的精锐厉害，看来她的功力至少要高他三五倍。

心念未毕，蓦见中年美妇人黛眉一竖，突然厉声问：“那你为何不毙了他？”

凌壮志一听，顿时大怒，几乎忍不住飞身过去，挥掌毙了那中年美妇人，他确没想到，看她容貌不俗，竟是一个十足的蛇蝎女人。

心念间，素装少女抬起头来，寒玉似的娇靥上，愈显得苍白如纸，她微蹙着峨眉，顺服的宽慰说：“妈，您何苦生这么大的气，下次遇到他，再杀他也不迟嘛！”

凌壮志一听暗自冷冷一笑，心说：“说得那么简单！”

中华美妇似乎仍不满意，依然怒声说：“既然如此，何不第一次就毙了他呢！”

素装少女委屈的解释说：“妈，因为他已进入那家姓秦大户的后花园内了！”

凌壮志心中一惊，顿时大悟，难怪素装少女将他看了个清楚，原来她会跟踪在他的身后，而他竟一些不知。

中年美妇人，凤目寒光一闪，似有所悟的冷冷一笑，愤愤的说：“哼，我看你，八成是对他……”

素装少女一听，寒玉似的娇靥上，立即飞上两片红霞，因而，未待中年美妇说完，立即羞急的分辩说：“妈，您？……”

中年美妇人，深沉着脸，忿忿的怒声说：“你不要解释，我不相信警卫

森严的卧虎庄你敢去，太平镇富户人家的花园你不敢进。”

凌壮志一听“卧虎庄”心中猛然一震，素装少女果然就是击毙阮陵泰和晋宇田的那个白衫少年。这时见她，秀发蓬散，衣裙自然，断定她是刚刚换上的女装。

心念未毕，即听素装少女委屈的解释说：“因为花园内尚有跛足师伯和他的徒弟。”

中年美妇，凤目中寒光一闪，冷冷一笑，恨恨的说：“那就和你跛足师伯协力将他杀了。”

凌壮志一听，肺都要气炸了，他决心要不顾一切的纵身飞扑过去，痛惩那个中年美妇人。

就在他心念方动，身形尚未纵出的同时——

蓦然——

一声凄厉刺耳的长啸，经由峰下，划空传来，啸声震耳，群峰回应。

素装少女一听，双目冷电一闪，急声说：“妈，‘花花太岁’来了！”

中年美妇，面上立即罩上一层杀气，恨声说：“快去取‘鸳鸯剑’来。”

素装少女轻喏一声，飞身扑进西屋。

中年美妇人，粉面铁青，怨毒的看了一眼啸声传来的方向，接着，又望着西屋，低沉的急声说：“不要换男衫了！”

话声甫落，白影一闪，素装少女已落在中年美妇人的身旁，她的手中正提着一柄长约三尺的鸳鸯剑。

中年美妇立即焦急的问：“你约他在什么地方相会？”

素装少女，一面匆匆将剑系在背上，一面急促的回答说：“云海平崖上！”

中年美妇显得迫不及待的说：“快走，我们要先他到达那里。”

里字方自出口，又有数声惊人长啸，分由不同方向传来，有近有远，高低不一，正显示着来人不止一个。

中年美妇人一听，急刹刚刚纵起身势，急忙转身，望着素装少女急声问：“你约了多少人？”

素装少女立即回答说：“就‘花花太岁’一人！”

中年美妇人，双目射电，紧咬樱唇，略一沉思、毅然恨声说：“走！不管他们来了多少个，悉数杀绝，一个不赦！”

说罢，即和素装少女直向正北驰去。

隐身树后的凌壮志，听了这些来自不同方向的怪诞长啸，也不禁暗自心惊，根据啸声的高亢雄厚，断定来人决非江湖上一般浪得虚名的高手。

这时，他既气中年美妇的狠毒狂傲，又担心素装少女的生命安危，同时，他也要前去看看，究竟来了些什么厉害人物。

心念已定，即展轻功，身形疾如流矢，直向中年美妇和素装少女驰去的方向如飞追去。

啸声更近了，声震山峰，群峰回应，余音历久不绝。

凌壮志断定“云中崖”必是在峰腰云海之中，为了怕失掉中年美妇和素装少女的形踪，身形逐渐加快。

蓦见前面的中年美妇和素装少女，身形一闪，顿时不见了。

凌壮志心中一急，身形闪电射起，来至近处一看，竟是天都峰的峰崖，低头俯视，一黑一白，两点身影，已降至数十丈下了。

于是，他机警的看了一眼身后，双袖一挥，飘然而下——

只见脚下云海，浓密如绵，缓缓滚动，云下景物，无法看得清楚。  
再看中年美妇和素装少女，两人身形疾如殒星，直坠云海之内，眨眼之间，踪影不见。

凌壮志不敢怠慢，急坠身形，疾泻而下——

身形一入云海，立有一阵凉气袭来，无数潮湿微小的水粒，直扑手面。

凌壮志低头凝目下看，只见云雾弥漫中，十数丈以下，似是一片生满绿苔的崎岖石地。

到达石地，绿苔奇滑如油，轻功不精湛的人，绝难立足其上。

凌壮志略一察看左右形势，即向中年美妇和素装少女追去。

啸声此起彼落，就在附近几个云中峰头上，高吭震耳，似在彼此互应，气氛异常紧张，充满了恐怖杀气。

再看中年美妇和素装少女，已腾空跃起，正向一道不太高的峭壁上升去。

来至峭壁近前，仰首一看，峭壁高约二十丈，壁上爬满藤萝，由于终年笼罩云雾。藤萝枝叶，宛如大雨冲洗，鲜亮翠绿。

凌壮志一俟中年美妇和素装少女升至崖端，立即腾空而上。

到达崖上，立即闪身隐在一方大石后，悄悄探首游目一看，竟是一片方圆近十丈的褐色平台。

台上光滑如镜，白气蒙蒙，分不出是云是雾，光滑的石面上，积着似有似无的清水，极似刚刚下过一阵小雨。

台的四周边崖，有花树，有怪石，细竹斜松，在皓洁的月光下直疑是天上的虚幻境，但瞬间之后，这块美好的佳地境，就要变成了杀人的屠场。

这时，啸声已经停止，无数道衣袂破风声，纷纷向着崖前驰来。

再看中年美妇和素装少女，正在气怒紧张的低声计议着……

凌壮志祛虑凝神，运动一听，只听中年美妇，切齿恨声说：“稍时他们上来就杀，根本不需对他们答话。”

说话之间，她那双威凌凤目中，寒光闪闪，充满了怨毒。

凌壮志着了中年美妇的神态表情，心中一动，顿时想起昔年的“九华魔女”，他断定中年美妇如此凶狠，定是遭遇过什么惨烈刺激。

心念间，只见素装少女，疑惑的低声说：“妈，看情形，前来的恐怕不止‘花花太岁’一人！”

中年美妇，黛眉一竖，粉面铁青，低沉有力的说：“物以类聚，一丘之貉，和花花太岁混在一起的，俱是十恶不赦之徒。”

立身石后的凌壮志，听得秀眉一蹙，微微摇头，他觉得中年美妇的话，太肯定，太偏激了。

他没听恩师谈过花花太岁是何许人物，当然，花花太岁便不会是思师的仇人。

至于素装少女，为何身着男装，连毙金刀毒燕和铁弓玉环两人，今夜他决心将这件事弄个清楚，尤其，素装少女何以也具有“赤阳掌”的功夫。

这时，一阵极速的衣袂破风声，正向崖上升来。

蓦见中年美妇，凤目中冷电一闪，立即沉声说：“把鸳鸯剑给我！”

说着，伸手握住素装少女肩后的双股剑柄的外面剑把，拇指一按，哑簧轻响，嗡然一声龙吟，青蒙光华暴涨。

凌壮志看得暗吃一惊，知道素装少女肩背后的那柄嵌着珠玉的鸳鸯剑，定是一双锋利无比的宝刃。

果然，刺目电光一闪，素装少女的手巾，也握了一柄耀眼生花的银虹长剑。

双剑交辉，月华失色，整个光滑如镜的平台上，立时明如白昼，蒙蒙云雾，顿时幻成片片彩霞。

蓦然——

一阵衣袖风响，黑影一闪，竟由对面崖下如飞跃上一人。

紧接，人影再闪，风声疯然，又如箭飞上两人。

凌壮志凝目一看，只见当先纵上崖来的那人，竟是一个身材高大，一袭黑僧衣，头戴月牙金头箍的披发头陀。

黑衣披发头陀，手横一柄雪亮厚背大砍刀，生得豹头环眼背虎熊腰，身躯宛如半截黑塔，一脸的凶横煞气。

紧跟在他身后上来的两人，一人是身材骨瘦，一身灰褂长裤，尖嘴猴腮，手持缅甸刀，另一个是惨白脸秃眉小眼睛，手握吴钩剑。

三人登上崖来，俱都目光如灯，发现场中早已立着一个中年美妇和一个长发深垂的素装少女，似乎微微一愣，神色略微愕然。

继而，三人一定神，相互看了一眼，俱都嘴晒狞笑，大步向着场中走来。

凌壮志看得秀眉一蹙，觉得三人似乎都不符合“花花太岁”的绰号，因而，断定三人都不是花花太岁本人。

蓦见中年美妇人，凤目威凌的望着披发头陀三人，怒声问：“铁头陀，你们‘盘山五恶’已经死了两个，你们三个还不尽速消声匿迹，今夜来此，可是为那‘花花太岁’贾自兴前来替死？”

披发横刀铁头陀见问，立即停身止步，朗声一笑说：“我道是什么三头六臂的厉害人物，胆敢向我家大会首‘花花太岁’贾大爷择地挑战，原来是你这昔年风流韵事满天下的杨花‘黛凤’张云霞……”

话未说完，竟兀自仰天哈哈狂笑起来！

中年美妇顿时大怒，黛眉一竖，脱口一声厉叱：“恶贼闭嘴——”

厉叱声中，飞身前扑，手中鸳鸯剑，猛向铁头陀刺去——

## 五

铁头陀一见，倏敛狂笑，轻蔑的朗声说：“泼妇，今夜来了一十二位大头领，你是死在眼前，尚且知……”

话未说完，中年美妇的青鸾剑，挟着丝丝剑啸，已然刺到。“铁头陀”似是深知青鸾剑的厉害，一声怒哼，戒刀虚空急挥，庞大身躯，趁势暴退三丈。

中年美妇黛眉一剔，厉声怒叱：“恶贼想逃命吗？”怒叱声中，青芒暴涨，匹练翻再向铁头陀追去。

凌壮志看得暗暗心惊，他觉得中年美妇的剑势，就像她怨毒的个性，凶、狠、泼、辣，剑浪翻涌。

他听了“铁头陀”对中年美妇的称呼，觉得这个身穿墨绿衣裙的“黛凤”张云霞，昔年在江湖上，似是一个风头极健的侠女。但是，去世的恩师，却从没谈起江湖上有这么一个绰号‘黛凤’的美丽女人，由此足证这个中年美妇也许与恩师无关。至于素装少女，伪装白衫少年，连毙“金刀毒燕”阮陵泰，和铁弓玉环晋宇田的事，也许是巧合，偶然……

心念未毕，场中突然暴起两声大喝！

凌壮志定眼一看，顿时大怒，只见手持缅刀和吴钩剑的两人，各挥兵刃，飞身前扑，和急舞戒刀，步步后退的铁头陀，三人联合围攻中年美妇一人。

但是，他看到横剑卓立场中的素装少女，微蹙峨眉，娇靥凝霜，毫无一丝向前出手的意思，他那股由义忿升起的怒火，顿时全消了。

就在这时——

风声飒然，人影闪动，崖下一连又飞上数人！

凌壮志尚未看清来人面目，蓦闻一声哈哈大笑：“哈哈，太好了，这里还给我‘盘龙棍’留着一个漂亮的！”

说话之间，一道快速人影，直向场中的素装少女，如飞扑来。

凌壮志觉得这人口齿过份轻薄，刚刚消下去的怒火，再度升起来。

凝目一看，只见飞身扑向素装少女的快速灰影，竟是一个面黄肌瘦，鹰鼻鹤眼，手持一根盘龙棍的中年瘦汉。

瘦汉的身后，尚飞身跟着两个虎头燕额浓眉铃眼的大凶僧，一持铁禅杖，一持方便铲，俱是长而且沉重的兵刃。

中年瘦汉，来至场中，再度一声奸笑，手中盘龙棍，一招“横扫千军”，呼的一声，猛向一直冷冷望着他的素装少女扫去。

素装少女似是毫未动忍，仅那双淡雅蛾眉，略微一剔，娇躯闪电一旋，盘龙棍擦衣扫过——

紧接着，凤目冷电一闪，寒玉娇靥带煞，脱口一声厉叱，手中白鸾剑，驰如电掣，一闪已至“盘龙棍”的胸前。

“盘龙棍”大吃一惊，只吓得魂飞天外，一声惨叫，仰面后倒，脚跟一蹬，身形擦地后射。

白影一闪，寒芒暴涨，剑光闪电下泻——

一声凄厉惨叫，血光飞射近丈，盘龙棍腹胸立时被剑光划开，就地一滚，五脏齐出，登时气绝。

身后紧跟扑至的两个凶僧，吓得怪噪一声，飞身暴退三丈，顿时呆了。

蓦闻东崖上激战中的中年美妇，突然一声厉叱：“花花太岁，你这恶贼

迟迟才来，还不过来受死吗？

凌壮志闻声一看，只见中年美妇那边，除铁头陀“盘山三恶”三人外，不知何时又加入一个立眉塌鼻的老者，和一个獐头鼠脑的老道。

老者用燕翎刀，老道使用铁拂尘，功力似乎在铁头陀三人之上。

中年美妇，虽然剑法精奇，但围攻的五人，却一味游斗，是以中年美妇，连攻数剑，依然不能突出重围。

立身五丈外尚有一男一女，和一个矮胖青年。

正中一人，虬髯横生，面如锅底，浓眉虎目，血口狮鼻，一身花缎劲装，腰束大红英雄锦，头上那顶英雄帽上，尚缀着几个颤颤巍巍的红绒珠，一看即知就是“花花太岁”。

在“花花太岁”的身侧，尚立着一个浓妆艳抹，红衣裙，徐娘半老，手握鸾凤刀的风骚女人。

风骚女人的身后，是一个年约二十余岁，手持练子锤的矮胖青年。

花花太岁，身体魁梧，生像威猛慑人，手持一柄瓦面精钢鞭，惊恐的望着倒在血泊中的盘龙棍，他似乎没想到素装少女的剑法竟是如此厉害惊人。

凌壮志极快的扫了几人一眼，他觉得中年美妇说的不错，和花花太岁聚在一起的，大都是十恶不赦之徒，根据在场几人的相貌判断，一望而知俱非善类。

蓦闻素装少女，怒声娇叱：“花花太岁，你们想以多为胜吗？哼，我叫你们尽死在崖上。”

娇叱声中，飞身向花花太岁扑去。

数声暴喝，人影闪动，呆立三丈以外的两个凶僧，各挥兵刃，同时向素装少女迎击。

持铲的，一招“横扫五岳”，拦腰扫到，用杖的，一式“泰山压顶”，当头砸下，声势威猛异常。

素装少女冷冷一笑，飘身一闪，立即脱出铲光杖影之外。——

就在她飘然闪身的同时，一声娇叱，一声大喝，风骚女人和矮胖青年，两人同时飞身扑至。

风骚女人，飞舞鸾凤刀，幻起一片如山刀影，直向素装少女罩来。

素装少女，立顿身形，一声怒叱，白鸯剑急挑击来的练子锤。

她的剑尖一挑，矮胖青年立即将练子锤，抖腕收回，手法极为熟练。

同时，素装少女身后的两个凶僧，同时怪噪一声，各挥铲仗，再度飞身扑至。

素装少女的剑法，似是较中年美妇尤为精湛，身法也较轻快，虽有四人围攻，但她仍能不时突出重围，向花花太岁扑去。

花花太岁见四人困不住素装少女，只得大喝一声，飞身扑上，手中精钢鞭，猛砸素装少女的白鸯剑。

两组十二人，顿时激烈的打成两圈，刹那间，人影纵横，暴喝连声，刀光剑影，呼呼风生，声势十分惊险。

凌壮志觉得奇怪，他不知道中年美妇和素装少女，为何不施展“赤阳掌功”？照此打法，对方一味避实就虚，不知何时才能分出胜负。

蓦闻打斗中的花花太岁，狂傲的哈哈一笑，朗声说：“哈哈贱婢泼妇，贾大爷今夜定要你们两人，内力枯竭，真气耗尽，疲备虚脱而死！”

说罢，又是一阵得意的哈哈狂笑。

凌壮志一听，顿时大怒，飘身而出，震耳一声大喝：“住手——”

这声舌绽春雷的大喝，场中激斗中的十二人，俱都震得脱口一声惊呼，纷纷暴退两丈。

“花花太岁”和中年美妇等人，同时大吃一惊，知道崖上来了高人，于是定神一看，俱都惊呆了。

只见西崖乱石间，正缓步走出一个剑眉朗目，玉面朱唇，手摇描金折扇的白衫少年来。

素装少女凤目突然一亮，娇靥立时升上两片红晕，小嘴一笑，飞身纵至中年美妇身边，立即惊急的低声说：“妈，中途跟踪我的就是他！”

中年美妇没有及时回答，她那双明亮的凤目，一直盯着凌壮志手中的那柄招扇，神色显得极为迷惑。

凌壮志缓步前进中，剑眉微剔，嘴晒冷笑，以斥责的口吻沉声问：“你们是哪里来的一些不守武林规矩，不讲江湖道义，群殴围斗，以多为胜的无耻败类，居然敢在如此仙境般的地方持械殴斗，挥剑杀人，真是罪该万死。”

说罢，手中折扇，刷声合好，随即停身止步，星目威凌的一扫花花太岁等人，继续沉声说：“在下姑念尔等无知，格外宽容，特准尔等举掌自毙，以保个整体尸首。”

花花太岁久历江湖，生像虽然浑猛，但心思却不俗笨，他第一眼便看出凌壮志是个来历不凡，身怀绝技的少年。

同时，他也看出凌壮志手中的描金招扇，极似天山派“琼瑶子”的那柄寒玉宝扇，因而浓眉一蹙，沉声反问：“听你的口气，如此狂大，敢莫是天山派的门下？”

这句话，也正是中年美妇心里要问的话。

凌壮志佯装不知，仰天哈哈一声大笑，轻蔑的说：“什么天山派，地山派，在下一概不知！”

铁头陀一听，勃然大怒，久战中年美妇的那股子闷气，顿时暴发出本，于是环眼一瞪，震耳一声大喝：“狂妄的小辈，诚心前来找碴，佛爷就先宰了你！”

大喝声中，飞身前扑，手中雪亮的大戒刀，挟着一阵寒风，向凌壮志的天灵盖，猛力劈下——

凌壮志现身的原因，就是要痛惩这些凶恶的狂徒，同时他也要刹刹那中年美妇的狂妄傲气，这时见铁头陀当先扑来，冷冷一笑，沉声说：“你先来，你就先死……”

话未说完，戒刀已至头上，身形一闪，横飘三尺，戒刀擦肩劈下，声势惊险至极。

“铁头陀”一刀劈空，神情暴怒如狂，大喝一声，低头躬身，那颗铁头猛向凌壮志的前胸撞去——

由于铁头陀身躯高大，猛一躬身，他的铁头已到了凌壮志的前胸。

素装少女一见，惊得花容失色，脱口一声娇呼！

事出突然，距离又近，中年美妇也认为凌壮志必被铁头陀撞死当场。

大喝声中，白影电旋，身形一侧，恰恰闪开撞来的铁头。

紧接着，右手摺扇，一招“倒打金钟”，运足十成“青罡气”功，猛向铁头陀头顶上击去。

素装少女一见，知道凌壮志的玉扇必被震碎，急得情不由己的脱口娇呼：

“不要……”

花花太岁等人，却得意的裂嘴笑了……

但，青蒙光华一闪，叭的脆响一声，血光四贱，盖骨横飞——

铁头陀，猛然挺胸，撒手丢刀，张口喷出一道箭血，踉跄前冲数步，通的一声栽倒地上，登时气绝。

花花太岁等人，顿时惊得面色如土，张口结舌，只觉得天旋地转……

中年美妇和素装少女，俱都芳心暗惊，粉面色变，他们根据凌壮志的轻功，断定他的功力自是不凡，但却没想到不凡的如此惊人。

蓦然暴起两声厉喝！

厉喝声中，人影闪动，持缅甸刀和吴钩剑的二恶，神情如狂，面目狰狞，齐向凌壮志扑来。

凌壮志剑眉如飞俊面铁青，冷冷一笑，沉声说：“你们是结义的弟兄，最好是死在一起！”

说话之间，二恶的刀剑已经刺到。

于是，身形急旋，侧身一飘，二恶的刀剑同时刺空。

“盘山三恶”，以死相拼，因而奋不顾身，这时，再度一声厉喝，双双各挺刀剑，齐向飘身闪至两人之间的凌壮志，猛刺过去。这种疯狂，拼命，奋不顾身，同归于尽的打法，的确将花花太岁等人吓呆了，中年美妇和素装少女也不禁惊得娇靥色变。凌壮志朗声哈哈一笑，身形如电一旋，恰在刀锋将至的刹那间，滑开了。

寒光一暗，暴起两声凄厉惨叫，二恶的刀剑，分别刺进对方的胸腹之内。

两人双手握着刀柄，相对切齿瞪眼，张口喷出一道鲜血，双双栽倒地上。

蓦然一声惊怒娇呼：“花花太岁，不留下命来想跑吗？”凌壮志一惊，转首一看，只见中年美妇，飞身持剑，正向亡命狂奔的花花太岁追去——

其余四人——老头、老道、风骚女人，矮胖小子，俱都愣了，他们做梦都没想到他们的大会首，一声不吭的跑了。

素装少女一见，一声清叱，身形如烟，紧跟中年美妇身后追去。云雾中，蓦然传来中年美妇的阻止声：“你不要过来，看住那个白衫少年……”

话未说完，人影一闪，顿时不见。

素装少女一听，身形一旋，持剑飞回。

愣在场中的老道四人，一定心神，一声吆喝，分向东南两崖，亡命奔去。

老道、老头，奔东边，风骚女人和矮胖小子奔南崖。

素装少女一见，顿时大急，不由望看凌壮志，娇声急呼：“喂，喂，不要放走他们！”喂喂两声，没名没姓，乍然听来，无比亲切。

大喝声中，飞身向老道、老头身前截去。

老道、老头，俱是狡猾的老江湖，两人一递眼神，一声噪叫，各挥兵刃，猛向凌壮志反扑攻来。

凌壮志冷冷一笑，身形一旋，正待还击，老道、老头倏然转身，分向西崖，疯狂驰去——

一声娇叱传来，奔向北崖的老头，恰被赶来的素装少女截住。凌壮志顿时大怒，怒哼一声，腾空而起，直向老道身前落去——

老道闻声知惊，断定今夜不拼命决难逃走了，于是急刹冲势，手中铁佛尘，猛向身前的凌壮志扫去，同时，三角眼一瞪，大喝一声：“道爷和你拼了！”

凌壮志怒哼一声，身形一旋，已至老道身侧，手中摺扇闪电点出，直击老道手中铁拂尘的长柄。

金华过处，暴起一声惶恐惊叫，老道手中的铁拂尘。挟着一道灰影，直向数丈以外飞去。

紧接着，摺扇刷声涨开，一片金光，扇影一闪，一颗瘦削人头，带起一道如注鲜血，直飞半空。

凌壮志心中一惊，飘身后退三丈，低头细看扇面，薄如绵纸蝉翼，想不到竟然如此锋利惊人。

蓦然一声惊惨叫声，响自不远。

凌壮志抬头一看，素装少女的白鸯剑，已刺进那个獐头鼠脑的老头前胸。

素装少女，停身横剑，急急游目四看，那里还有风骚女人和矮胖小子的踪影？

凌壮志心中一惊，顿时想起，折身向南崖追去。

蓦闻素装少女，急声娇呼：“喂，喂，不要追了，饶他们去吧！”凌壮志一听，心中笑了，断定素装少女不让他追去的原因，必是怕他也趁机跑了，转首一看，素装少女已翻腕收剑，急步走来。

他为了要探出素装少女何以要扮男装，用赤阳掌一连击毙金刀毒燕阮陵泰和铁弓玉环晋宇田的原因，也急忙含笑迎了过去。

素装少女轻绽微笑，寒玉般的娇靥上，略显红晕，凤目柔和的望着凌壮志，来至近前，首先感激的说：“多谢小侠援手！”

说着，衿衽福了一福。

凌壮志知道素装少女是说客气话，急忙还礼说：“那里那里，姑娘太谦逊了。”

素装少女的明亮凤目，在凌壮志的俊面上一闪，举手一指天都峰顶，含笑说：“茅舍就在峰上，可否请至舍下小坐？”

这句话正中凌壮志的心意，但他却不得不略作谦逊，于是谦和的说：“怎好前去打扰！”

素装少女见凌壮志愿意前去，不由嫣然一笑，说：“此地云雾弥漫，山路极滑，我在前面带路，请你小心了。”

凌壮志含笑应是，紧随素装少女身后纵下云中崖，直向天都峰驰去。

这时，明月西沉，云中光线暗淡，素装少女似是为凌壮志的路径不熟，而未便尽展轻功。

两人登上天都峰，月光仍朦朦胧胧的由西天平射过来，峰上景致，另有一番奇幻现象，云松翠竹间，似是罩着一层薄雾。

凌壮志飞驰中，心中一直想着如何探询素装少女和中年美妇的身世经历，她们和金刀毒燕，铁弓玉环间，究竟有什么仇恨。

心念间，蓦闻飞驰在身边的素装少女，娇声说：“那就是我和母亲住的茅舍了。”

凌壮志一定神，只见二三十丈外的松竹间，薄雾弥漫中，隐约现出两座屋影，看来是那么飘渺，遥远，因而赞声说：“啊，住在那种地方，心境真可比拟神仙。”

素装少女一听，像银铃般的格格笑了。

说话之间，已到了凌壮志刚才隐身之处，两人身形顿时慢下来。

凌壮志定眼一看，面色大变，院边那排各种颜色的绮丽盛放大花，就在

这半个时辰之间，俱都花瓣卷缩，就像一朵成熟的佛手。

由于心中好奇和骤然感到意外，飘身越过花树后，倏然停身院中，举手指着花树，惊异的急声问：“真怪，方才这些花，还个个大开，怎的这一会时间，便都萎缩了呢？”

素装少女听得芳心一惊，花容立变，不由惊“咦”一声，不解的问：“咦，真怪，你怎的知道？”

凌壮志被问得一愣，心知失言，为了表示坦诚，只得歉然含笑说：“方才我在那株云松后，曾看到过这些大花都在盛放着……”

素装少女玉寒的粉面上，显得愈加苍白，黛眉一蹙，心中早已清楚，立即郑重的警告说：“稍时我妈回来，你绝不可说你曾经登上峰来。”

说此一顿，苍白的香腮上，忽又一红，接着不解的问：“真怪，你跟在我身后，我怎的一直不知？”

凌壮志风趣的一笑，说：“就同你在太平镇跟踪我一样，我也一些不知！”

素装少女的脸更红了，不由嗔声说：“你既然一些不知，怎知我在你身后盯梢？”

凌壮志愉快的一笑，说：“方才你自己不说，我怎么会知道？”

素装少女一听，顿时大悟，想到方才立在此地的幽怨神态，必然尽被他看进眼里，心念至此，顿时红飞耳后，不由凤目瞪他一眼，嗔声说：“看你文质彬彬像个十足的书生，谁知你这么坏！”

说罢，转身向前走去。

凌壮志兀自笑笑，紧紧跟在她的身后，他觉得两人虽是初次见面，倒有些像是多年的朋友，这也许是她久居深山，身为武林儿女的缘故。

素装少女至中年美妇的房门前，停身止步，望着门内略一迟疑，似是想起有什么不便之处，于是，转首望着凌壮志说：“请到西屋里坐吧！”

说罢，首先向西边的房门前走去。

凌壮志知道，西屋是素装少女的香闺，因而在心理上特别提高了警惕。

进入房门，素装少女一长身形，点足跃直数尺，纤手在房梁间一挥，室内顿时毫光大放。

凌壮志秀眉一蹙，抬头一看，只见正中房梁上，深深嵌着一颗大如鹅卵的雪白宝石，毫光四射，满室生辉。

蓦然素装少女，谦和的说：“请坐吧！”

说罢，径自走进左间暗室间。

凌壮志颌首应是，发现室内宽仅一丈，正中一桌两椅，左右各有一间暗室，俱都有着一面玉白色的落地布帘，除此再没有，什么了。

这时，素装少女已由左间暗室内，端出两杯茶来，背后的长剑已经卸下，她将茶放至凌壮志面前，同时笑着说：“荒山僻野，无以食客，就请饮杯松子茶吧！”

凌壮志立即起身，含笑说：“黄山松烟，名满天下，我想天都峰的松子茶，定也是清心怡神的佳品。”

素装少女，淡雅一笑，随即坐在主位上，略显歉然的说：“交识这久了，尚未请问小侠你贵姓！”

问及姓名，凌壮志心中一动立即略一拱手，说：“在下姓凌，名壮志，世居金陵，父母早年去世，家中仅余在下和老仆两人了……”

话未说完，“噗嗤”一声，素装少女急忙掩口笑了。

凌壮志秀眉一蹙，立即不解的问：“姑娘为何发笑？”

素装少女强忍笑意，说：“看你这副神情，的确像个十足的书生。”

凌壮志知她说的不是真心话，接着拱手问：“敢问姑娘贵姓？”

素装少女仅简单的回答说：“我姓叶！”

凌壮志见素装少女无意再说下去，自是不便再问，只得另找话题，于是，看了一眼室内，故意赞声说：“叶姑娘住在如此仙境般的境地中，朝看日出云海，夜听松涛流泉，虽终生不下天都，也不至再想那烟火人间了。”

说话间，发现素装少女黛眉微蹙，立即改口问：“不知叶姑娘，和张前辈在此隐居多久了？”

素装少女仍然微蹙黛眉说：“自我有记忆以来，就住在此处。”

凌壮志佯装一惊，立即趁机问：“照姑娘说来，张前辈在此岂不已隐居十多年了吗？”

素装少女娇笑一声，不由脱口说：“我今年都二十岁了，你说我妈在此住了多久……”

话一出口，似是发觉不该将自己的芳龄让一个陌生少年知道，因而玉颊顿时飞上两片红霞。

凌壮志对“二十岁”的少女，特别敏感，因为他恩师的女儿娟娟，今年也正是二十岁了，正以他情不自觉的看了素装少女两眼。

素装少女终年隐居深山，有时三五年不下一次天都峰，这次在太平镇看到凌壮志，直疑是天上金童，因而，在她平静的心湖中，投下一块掀起涟漪的彩石，同时，在她的素白生命上，也涂上一片美丽光彩。

这时见凌壮志着意的看了她两眼，第一次感到心跳的厉害，因而，缓缓垂下头去。

凌壮志骤然惊觉失态，急忙转变话题说：“张前辈能在天都峰一住二十年，她的武功不但高绝，昔年也必是位名满天下的侠女。”

素装少女立即抬起头来，傲然问：“昔年双剑无敌‘黛凤’张云霞，你可曾听说过？”

凌壮志不便说不知，但自己又确不知，因而不自觉一阵迟疑。

素装少女何等聪明，早已看出凌壮志必是不知，不由感叹的说：“像我妈这样曾经轰动武林，震惊江湖的人物，你都不知，你也实在太孤陋寡闻了。”

凌壮志一听，心里很不高兴，他觉得随师学艺五年，就从没听恩师谈过什么“黛凤”，如果确象素装少女说的那么轰动，难道恩师也不知？

心念间，蓦然素装少女不解的说：“难道令师没对你谈过这件昔年轰动江湖上的大事？”

凌壮志只得摇摇头，但他却趁机问：“令尊大人是谁？”在下也许听恩师讲过！”

素装少女立即说：“叶天良！”

凌壮志一听，依旧神色茫然。

素装少女显然有些生气了，不由沉声说：“四大俊杰的名字你都不知，还跑什么江湖，闯什么万几……”

凌壮志一听四大俊杰，灵智一亮，心中恍然大悟，顿时想起跛足道人说的话来，不由脱口说：“想起来了，令尊大人可是‘朱腕银笑’叶大侠？”

素装少女笑了，立即愉快的点了点头。

凌壮志秀眉一蹙，随之不解的低声问：“听说叶大侠在江湖上已经失踪

多年了，不知这话当真？”

素装少女脸上的笑容，顿时消失了，这次她暗然的点了点头。

凌壮志已概略的知道了中年美妇和素装少女的身世，同时，也发觉她们和恩师是毫无关连的人，因而，不免感到有些失望。

但，他同情素装少女的遭遇，因而，关切的问了句：“这些年来，叶姑娘可探出一些令尊大人的行踪信息？”

素装少女暗然说：“据我妈说，父亲恐怕已经遇害了，失踪十九年，不可能再活在世上。”

凌壮志心头一震，“失踪十九年”，这个数字和恩师困居九华紫芝崖，竟是同一个年代。

心念至此，他的心又摇动了。

对方素装少女，今年恰巧芳华双十，她的父亲失踪，正巧又是一十九年，若非恩师叮嘱的清楚，今夜他势必认定素装少女就是恩师唯一的女儿娟娟了。

恩师说，他的妻子因难产死在一座荒林里，他仅仅满一周岁的女儿，是在与仇人激战时遗失在荒野乱石间……

心念未毕，蓦然传来一阵极速的衣袂破风声。

蓦然素装少女急声说：“啊，我妈回来了。”

说着，即由椅上立起来，同时望着凌壮志，再度正色说：“我妈问你时，切记不要说曾经来过峰上。”

凌壮志见她说的郑重，因而也谨慎的连连应是，同时，随在少女身后，直向房门迎去。

那阵衣袂破风声，愈来愈近了。

蓦然一道宽大人影，扑张两臂，宛如一只巨大蝙蝠，经由正东崖边，凌空飞上峰顶，直向这面奔来。

素装少女轻“咦”一声，立即停身止步，接着悄声说：“不是我妈妈！”

凌壮志运动双目，凝神一看，顿时神色大变，惊得闪身躲在素装少女身后，焦急的低声说：“糟，我不能见他，叶姑娘，快让我躲个地方！”

素装少女尚未看清来人是谁，见他如此情急，只得悄声说：“你先在内室躲一躲。”

凌壮志一心想躲一躲，眼前就是刀山油锅也在所不计了，于是，折身奔进左室门帘内。

一人内室，光线顿是一暗，立有一丝奇异清香扑面袭来。

凌壮志心中一惊，游目急看，只见室内一床、一桌、一凳。

床上被褥整洁，折叠有序，桌上横置一面铜镜，凳上铺着一方丝絮，除此，再没有什么了。

凌壮志看罢，知道闯错了门，心中暗呼糟糕，这准是叶姑娘的香闺。

打量间，蓦然素装少女一声欢呼：“跛足师伯，您好久没来了。”接着是跛足道人的哈哈笑声问：“丫头，你妈妈呢？”

素装少女已迎出房门，同时说：“我妈去追花花太岁去了。”

跛足道人惊异的“噢”了一声，沉声问：“那狗贼居然胆敢打到天都峰上来？”

素装少女立即解释说：“不，是我妈约他来的。”

跛足道人立即以惊异的口吻问：“怎么，你妈不是发过誓，你失踪的爹

爹不重现江湖，她终生不出黄山吗？”

素装少女含笑解释说：“不，是我前去的！”

跛足道人颇感惊异的笑着问：“怎么？你一人居然也敢下山？”

素装少女有些不服气，同时也有些得意的说：“哼，那有何不敢，我不但去了卧虎庄，还去了太平镇。”

院中一阵沉默，想是跛足道人被这件事震住了。

果然，跛足道人忽然压低声音问：“丫头，‘金刀毒燕’阮陵泰和‘铁弓玉环’晋宇田可是你毙的？”

素装少女没有说话，想是点了点头。

又听跛足道人以警告的口吻，说：“我先告诉你，现在‘金刀毒燕’阮陵泰的小师妹宫紫云，正四处寻找击毙她师兄的那个白衫少年，不是师伯长他人的志气，那个宫丫头武学渊博，师伯和你妈都不是她的对手。

素装少女不解的问：“师伯，您怎的知道这消息？”

跛足道人慎重的说：“我在太平镇外，恰好遇到宫紫云和晋德大师，我才知遇金刀毒燕和铁弓玉环已被人用赤阳掌击毙了。”

说此一頓，接着压低声音说：“最初我曾想到你，后来我断定是那个姓凌的小子。”

素装少女立即吃惊的问：“什么？一个姓凌的小子？”

跛足道人精神一振，不由急声问：“怎么？你见过那小子？”

素装少女立即分辨说：“不，不，我怎会见到过他？是我觉得奇怪，莫非那个姓凌的少年也会‘赤阳掌功’……”

跛足道人立即轻哼一声感慨的沉声说：“哼，何止赤阳掌功，昔年四邪魔的武功，他都具备了，以我看，你击毙金刀毒燕的事，最后八成会算在他身上。”

素装少女略一沉思，问：“师伯找妈妈，可是为了姓凌的少年，曾具有我爹习有的赤阳掌功？”

跛足道人说：“这只是其中原因之一，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要尽快追上姓凌的那小子。”

凌壮志听得心头一震，情不由己的向窗前走了两步，愈加凝神静听了。

暮闻素装少女惊异的问：“为什么，师伯？”

跛足道人轻哼一声说：“他不但把我的徒儿秦香苓拐跑了，连小丫头唤春也带走了。”

凌壮志一听，顿时大怒，他几乎忍不住冲出去向跛足道人理论，继而一想，最初没出去，这时更不好现身了。

又听素装少女，以不信的口吻，代他分辨说：“不可能吧……”

跛足道立即沉声说：“你怎么知道不可能？”

素装少女急忙解释说：“那姓凌的少年有多大本领，一人岂有要挟两个活人？”

跛足道人突然一叹，说：“凌壮志的确是个好孩子，知道他不会，不过我必须追上他告诉他这其中的厉害……好吧，我要走了，我不等你妈了。”

话声甫落，接着响起一阵逐渐远去的衣袂破风声。

凌壮志听了跛足道人最后的那句话，心中的怒火顿时全消，原来他猜不透秦香苓和春丫头如何离家出走……

心念未毕，外室已传来素装少女的呼声：“喂，出来吧，我师伯走了。”

凌壮志一定神，急步走了出去。

素装少女见凌壮志由自己的卧室里走出来，粉面不由浮上两片红云，于是，佯装生气的问：“我师伯前来追你了，你可听到？”

凌壮志苦苦一笑，说：“这真是作梦也没想到的事。”

素装少女似是不太关心那些事，她黛眉一蹙，正色问：“听师伯说，你也练有‘赤阳神君’的赤阳掌功？”

凌壮志由于不知恩师是谁，每一谈起武功，他的心情便立时沉下来，因而，他仅深深的点了点头。

素装少女继续关切的问：“你是否愿意告诉我你学艺的经过，和令师是谁？”

凌壮志秀眉一蹙，略一迟疑说：“叶姑娘，现在我坦诚的对你说，我一直在暗中跟踪你，也正是要知道你何以也习有赤阳掌功，你的令师是哪一位。”

素装少女为了要探出凌壮志的师承来历，因而，毫不迟疑的说：“我的掌功、剑法，均由我母亲传授，我没有拜别人为师！”

凌壮志秀眉一蹙，不解的问：“张前辈何以会赤阳掌功？”

素装少女微摇螭首，淡淡的说：“我妈不会赤阳掌功，她是由我失踪父亲的一本秘笈上，将口诀默记下来的……”

凌壮志心中一动，不由急声问：“那本秘笈，可是一本色分红、橙、黄、白四种丝绢制成的金皮薄书？”

素装少女默然摇摇头说：“我没见过那本秘笈，因为它被我失踪多年父亲带走了。”

凌壮志听得心头猛然一震，神情顿显紧张，不由惶急的问：“你杀金刀毒燕阮陵泰和铁弓玉环晋宇田，可是为令尊大人报仇？”

素装少女见凌壮志神情有异，愈加动了一探凌壮志师承来历的决心，同时，她也坦诚的点点头说：“是的，两人都是我父亲昔年仇人。”

凌壮志神情愈显激动，继续急声问：“叶姑娘可知道令尊大人生前还有哪些仇人？”

素装少女一听“生前”两字，粉面立变，不由戚声惊呼：“什么？你……你你是说我父亲已经死了？”

凌壮志知道由于自己的联想，而直觉失言，因而连忙改口说：“不，不，我是说失踪前。”

但，素装少女的心情，再也平静不下去了，她强自抑制心中的不安说：“还有哪些家，我妈知道……不过……好似还有一个什么‘乌鹤仙长’……”

凌壮志一听，身形猛然一个踉跄，宛如骤遭雷击般，额角上的冷汗顿时渗出来，他已无法抑制内心的激动，举手指着素装少女，颤抖着问：“你……你你的乳名是……”

素装少女心情恍惚，似是有大难临头的预感，她不由自觉地喃喃说：“小娟……”

凌壮志一听，脑际“轰”然一声，只觉天旋地转，瞪大的眼睛里射出的目光停留在素装少女的苍白粉面上，他完全惊呆了。

## 六

素装少女叶小娟，看到凌壮志过度激动的神情，芳心一惊，不由急声问：“凌小侠，你？……”

说话之间，趋步先至凌壮志的面前，凤目关切的望着他渗满汗水的俊面。凌壮志神情恍惚，似是没听到叶小娟的关切的话，他的脑际，反复盘旋着一连串的问题……

双十年华的女……

失踪了十九年的父亲

一本载有赤阳掌功的秘笈……

她的乳名小娟……

他心中不停的问着自己：这一切又都是巧合吗？

他心绪紊乱，神情激动，他真想眼前的叶小娟，就是恩师的唯一爱女娟娟。

他想，如果叶小娟就是娟娟姐的话，那么一切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他老人家就是失踪一十九年“朱腕银笔”叶天良。蓦然，他的双目一亮，一个意念闪电掠过他的心头，他的双目像两柄利刃般，盯视在叶小娟微微凸现的酥胸上。叶小娟芳心狂跳，粉面绯红，身形本能的退后半步，不由羞急的问：“你？……”

话未说完，白影一闪，凌壮志出手如电，戟指点了她的“黑憩穴”。

他听到中年美妇张云霞：焦急而忿然的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个穿白衫的小子呢？”

叶小娟只是嚤嚤泣啜，委曲的似是无法答话了。

又听中年美妇张云霞，恨声说：“看他文质彬彬，像个知书达礼的人，想不到竟是一个虚有其表的狂徒，我再迟回一步，那还了得……”

凌壮志听了，不停的暗自摇头，他不能怪中年美妇如此说法，任何人看了那情形都会如此想。

蓦然叶小娟委屈的低声哭着说：“看他忽然神情激动，面色大变，他这样做，也许有什么隐衷……”

中年美妇张云霞，突然一声厉叱：“闭嘴，事到如今，你还为他辩护，难道被他作贱后，你才相信他是一个衣冠禽兽吗？”

凌壮志一听，顿时大怒，几乎忍不住飞身扑回去，同她们说个清楚。

继而一想，在此情况下，虽有百口也难说得明白，因而，心中那股怒火，只得强制忍下去了。

蓦然，一声微泛怒意的沉哼响自身后。

凌壮志一惊非同小可，脱口一声大喝，转身取扇，闪电点出，直向身后一丈处的一道修长人影刺去。

同时凝目细看，发现那人竟是一个面貌慈祥，鹤发童颜，身穿紫色道袍的老年道人，因而，刺出的剑势，不觉一慢。

紫袍道人见凌壮志以扇当剑，身法快如奔电，不由面色立变，尤其出手剑势，正是他昔年败在“鸟衣狂生”剑下的“仙人指路”，因而愈加暗暗心骇。

于是，趁对方剑势一缓之际，大袖一拂，飘然闪开了，同时，惊异的大声问：“你是剑魔的什么人？”

话声未落，十数丈外已传来中年美妇的忿怒喝声：“贯一道长，不要放走了那小畜牲。”

凌壮志知道中年美妇和叶小娟追来了，心中一急，再度大喝一声：“什么剑魔剑圣，再不闪开，可不要怨在下无礼了。”

大喝声中，疾演“佛入地狱”，幻起一片金华毫光，猛向贯一道长击去。

贯一道长，深知这招剑法厉害，如出手还击，势必被对方少年刺中，如飘身闪开，少年即趁机逸去，因而显得进退两难。

凌壮志无心恋战，旨在逼退贯一道长，这时见对方出手迟疑，于是身形一旋，横飘五丈，直向正西电掣驰去——

飞驰中，蓦闻身后传来中年美妇的埋怨声：“道长为何放他逃走了？”

一声低沉叹息，贯一道长黯然说：“莫说贫道一人，即使合我们三人之力，恐怕也难将他困在天都峰上。”

凌壮志得了一次教训，再不敢停下身来听他们说些什么，来至峰崖，疾驰而下，眨眼已入峰腰云海，片刻已达峰下。

峰下依然黑暗如夜，谷中尚无一丝曙光，他虽知中年美妇、叶小娟，和贯一道长并没有追来，但他身形依然丝毫未停，直奔山外。

来至黄山西麓，天光已经大亮，山下田野，远处村庄，俱已沐上一片金黄色的柔和朝阳。

黄山以西，人烟稠密，每八七里即有一片村庄，因而，官道上行人络绎不绝。

凌壮志沿着西进官道，随着商买行人，大步向西走去，想到昨夜察证叶小娟的事，心中立时感到极度不安。

这时细细想来，他仍认为叶小娟就是恩师的爱女娟娟，他不相信世间会有如此多巧合的事情。

但，叶小娟的酥胸上，洁白似玉，根本没有恩师说的暗记，这又令他不能不推翻他的肯定，而向事实屈服。

他断定中年美妇决不会就此甘休，他势必带着小娟到处追踪，今后尚不知有多少麻烦事。

想到秦香苓，心中愈加烦恼了，她为何要离家出走呢？江湖风险，谲变万千，陷入旋涡，不知何时会把她卷进去。

心念及此，又想起恩师不许自己轻易施展武功的告诫，当时乍然听来，那该是多么残酷，但细心想来，恩师所以如此，正是为了自己免被拖进这个险恶的旋涡中。

如今，再想从头作起已不可能了……

落日的余晕由西边天洒下来，把整个马鞍山的峰岭山影，幻成一片杏黄色，继而变成姹红，最后，终于隐没在苍茫暮色中。

凌壮志风尘仆仆，一连数日，日夕住宿，朝起赶路，而这时，他正乘着暮色徐风，健步如飞，直向马鞍山的东麓驰去。

他知道越过马鞍山，便是赣皖边界了，他决心星夜赶路，尽展轻功，一夜飞驰，明天拂晓即可赶达石门了。

大地逐渐暗下来，夜空深邃，繁星千万，马鞍山西座突起的高峰，愈显得巍峨，遥远。

凌壮志展开陆地飞行术，宛如划地流星，直向马鞍山的两峰之间驰去。

他飞驰在崎岖的山路上，心里想着见到展伟明后应该如何应付的情形。

登上一道横岭，眼前突然一亮，岭下一片广大翠谷中，灯火万点，光亮烛天，在浓郁的茂林中，隐约现出一座庄院。

凌壮志心中一惊，立时刹住身形，他没想到马鞍山中，尚有人建起如此大的一座庄院。

凝目细看，屋脊巍峨，形如宫殿，房屋约有数百间，俱是雕栋琉瓦，朱漆红砖，一看即知决非等闲人物所住的庄院。

一阵夜风，送来丝丝隐约可闻的笙弦竹音和曼妙歌声。

凌壮志心中一动，不由仰首看了一眼夜空，已是二更时分了。

这般时候，庄院内尚灯火如昼，笙歌欢乐，即使不是绿林大盗，也必是江湖黑道的魁首。他已有了几次经验教训，再不敢招惹事端，为了不致引起庄院中人的注意，他决心绕道前进。

心念已定，折身向南峰角下驰去——

南峰角下，山势崎岖，俱是虬生怪林，林内无路可循，如无“登枝渡乐”的轻身功夫，休想通过这片怪林。

凌壮志腾空飞上林顶，踏枝向西驰去。

飞驰中，游目一看，心头猛然一震，只见西南峰角下，蓦然现出两点黑影，身法之快，捷逾飘风，正向这面踏枝飞来。凌壮志断定来人必是谷中庄院中的高手，为了免被来人发现，身形一坠，立时隐入一株枝叶茂盛的大树内。

再看那两点黑影，踏树掠叶。并肩飞驰，身法之快，疾如惊电。眨眼之间，两点黑影，已显出两个娇小身形，两人背后各插一柄长剑，两条点点丝穗，迎风飘展，发出噗噗的响声。凌壮志凝目细看，不禁微微一愣。

只见踏枝飞来的两个娇小身影，竟是两个身着丽服，颇具姿色，头梳丫环髻的年青侍女。

凌壮志着得心中暗骇不止，那座院中的侍女即有如此惊人的轻身功夫，那座庄院的主人，武功之高也可想而知了。心念未毕，两个丽服侍女，已飞近不足十丈了。

左边侍女穿水红，漫长脸，年约十八九岁，修眉细目，樱桃小口。

右边侍女穿淡绿，苹果脸，年约十七八岁，樱口，挺鼻，大眼睛。两人并肩飞驰，俱都粉面绽笑，显示出她们内心的愉快。蓦闻左边的侍女，笑着说：“绿妹妹，娘娘这些年不出庄院，看来真的要修仙了。”

右边穿淡绿的侍女，小嘴一撇，轻蔑的说：“有了铁金刚，何必再去找铜罗汉……”

一阵香风袭来，两个侍女，就在不远处的树上，闪电般飞上。

凌壮志听得异常不解，他虽然听出“娘娘”必是指的庄院主人，但“铁金刚，铜罗汉”是何意思，他就不得而知了。

心念间，挺身登上林端，转首再看，只见两个丽服侍女，正向着谷中那座堂皇庄院如飞驰去。

凌壮志唯恐再遇到庄上的人，仅仅看了一眼，展开轻功，直奔正西。

马鞍山虽然范围不广，但山势却极险恶，两座鞍峰尤为峻拔，四周崎岭拱围，绝涧深渊横阻，一般高手横越，至少也需半夜时间。

凌壮志展开轻功，直奔山外，时而如星丸弹射，时而如划空流矢，二更过半，即已驰出山区。

夜，安静的像一泓止水，仅有徐徐的夜风，吹来旷野唧唧的虫声，和山

桑枯林内的泉鸣。

凌壮志认准方向，沿着寂静官道，直向石门驰去。

石门是座重镇，街道宽大，青石铺地，两街商店林立，日间行人接踵，入夜灯火辉煌，真所谓酒楼客常满，茶肆座不虚。

凌壮志一夜驰来，披星戴月，冒风迎霜，天光刚刚拂晓，他便到了这座繁华的大镇上。

此刻时光尚早，生意多未开张，但，每家酒楼客栈，却早已活跃起来。

店伙们为客人送餐备马，商旅们准备开始今天的行程，凌壮志一进街口，便听到各店房传出的叮当勺响和阵阵饭香。

一夜飞驰，腹中也有些饿了，他决心在店中休息半日，中午时分再去黄思汉府拜访展伟时。

于是，选了一家较大的客栈走了进去。

酒保店伙，茶僮跑堂，这些人每日阅人无数，两眼最是明亮，这时见绝早走进一个风度翩翩的文静少年，知道是位来历不凡的人物，立即笑脸跑过两个店伙来，恭谨哈腰，齐声招呼：“爷，您早，请后店上房坐。”

凌壮志颌首跟在两个店伙身后，发现店中各房内，人影幌动，房内仍燃着灯光准备行囊，这时他才发觉自己来的太早了。

来至一间灯火辉煌的上房门前，一个店伙在内，似是刚刚整理就绪，引导的店伙，立即肃客请进，同时恭声问：“爷，您看看，可满意？”

凌壮志仅准备休息半日，高声叱呼：“早饭，脸水，快点准备——”

前院立即传来愉快的回应：“马上到——？”

凌壮志进门一看，上房两明一暗，十分整洁，漆椅亮桌，高几花盆，布置得尚称不俗。

一个店伙已随后送来一壶好茶。

凌壮志盥漱已毕，弹去身上风尘，立向尚未离去的一个店伙问：“贵镇可有一位黄思汉先生？”

店伙听得一皱眉头，略一沉思，摇摇头，笑着说：“回禀爷，敝镇没有这么位黄思汉先生！”

凌壮志觉得奇怪，他记得清清楚楚，展伟明也说得明明白白，怎能会没有呢？

店伙见凌壮志神色疑惑，立即又殷勤的问：“爷问的不知是武林侠士，还是本地的乡绅？”

凌壮志也不知展伟明的表兄是何许人物，只得以询问的口吻问：“武林侠士有哪些人，本乡富绅有哪些人？”

店伙立即扳着手指头，说：“在武林中有名气的侠士，有南街的‘金面鹏鸟’黄飞星大爷，西街的有赵家主母‘飘萍女’黄飞燕，本地富绅有东街巨商黄有道黄三爷，北街有百万富翁黄慕三黄老员外，不知爷认识哪一家？”

凌壮志见店伙如数家珍般的数了几家，竟没有一个是展伟明的表兄黄思汉，因而断定黄思汉必是一般普通人物，因而不解的问：“贵镇上除这四家著名大户，可还有其他黄姓人家？”

店伙面上一红，讪讪的一躬身，含笑说：“再有就是小的一家姓黄了。”

凌壮志心中一动，不由接口道：“小二哥的大名是？……”

店伙立即恭声含笑说：“小名黄生财！”

凌壮志一听，不由笑了，接着风趣的说：“原来你是东街巨商黄有道的

长兄啊！”

店伙一听，顿时愣了。

凌壮志立即含笑解释说：“你名生财，他名有道，‘生财有道’，正是经商致富的准则，照名字来判断，你们俩应该是一奶同胞……”

话未说完，店伙也忍不住哈哈笑了，接着恭声说：“爷真是一个风趣人，果真如爷说的那样好，小的也不会在此早起晚睡，笑脸迎人去。”

饭后，他盘膝坐在床上，闭目行功休息，他决定正午前后，亲自访问黄思汉的住处。

因为，根据展伟明的衣着谈吐判断，黄思汉也决不是籍籍无名的人物。

运功完毕，精神焕发，一夜奔驰的倦意全消了。

看看天色，辰时已过，店前已传来街上熙攘的人声。

于是，重新整理一下儒巾长衫，摸摸怀中的宝扇，举步向房门走去。

来至房门一看，惊得浑身一战，飞身退回来。

只见一个满面堆笑的店伙，正领着手提铁钩，满面风尘的铁钩婆和娟秀娇憨，绿衣背剑的万绿萍，由前店走进来。

凌壮志惊得不由心中暗呼，她们赶来的好快呀？难道她们没去莫干山祝寿？

心念间，急步走至门后，觑目一看，再度吃了一惊，只见铁钩婆面色深沉心情似是极不舒畅，老脸上的皱纹，显得更深更多了。再看万绿萍，黛眉深锁，娇靥笼愁，神色充满了忧郁，左右丰腴的玉颊，已经消瘦了不少。

凌壮志看得心中一阵难过，立时升起无限的爱怜和关怀，他几乎忍不住冲出房门，急步向前迎去。

但，理智告诉他，这时是绝对的不可以，否则，再想摆脱她们母女俩人，真是势比登天了。

只是他非常不解，他不知道铁钩婆和万绿萍遇到了什么棘手的事情，由于与万绿萍分别尚不足十日，竟变得如此憔悴寡欢。心念间，蓦见店伙领着铁钩婆和万绿萍，直向这排上房走来。凌壮志心中一惊，急忙退进内室，不由黯然一叹，断定她们母女已经知道他住在店内，心想，稍时见面，只有见机行事了。心念未毕，忽听店伙恭声说：“仅左厢这一间上房了，请老奶奶看看是否满意？”

蓦闻铁钩婆沉声说：“我们在此住不几天，随便一间上房即可。”

凌壮志一听，一颗焦急的心，立时放下来。

接着，隔壁上房内响起一阵脚步声。

又听铁钩婆“嗯”了一声，同意的说：“嗯，就这一间吧！”店伙愉快的恭声应是，立即叱喝备茶。

蓦闻万绿萍关切的问：“请问这两天可曾有位身穿白缎银花公子衫，束淡黄儒巾，手拿折扇的少年住在贵店里？”凌壮志一听，顿时惊出一身冷汗，心知要糟，如果经店伙说出来，再不出去便不行了。

蓦闻店伙谦然说：“回禀姑娘，这半个月来，小店尚未住过这么一位少年客人。”

凌壮志一听，暗呼好险，所幸今晨入店时天光尚未大亮，想是这个店伙未曾看到，如果问到黄生财，一切全糟了。又听铁钩婆以无可奈何的声调，安慰万绿萍说：“丫头，他不会比我们先到，你听我的话没错，老娘什么时候骗过你，就是那小子会武功，今天也到不了。”

说此一顿，似又对店伙说：“你快去给我们送早饭来，我们还有急事等着办。”

店伙恭声应是，立即响起一阵逐渐远去的脚步声。

又听万绿萍幽怨的说：“妈，你觉得追赶我们的那几个侍女说的话可靠吗？”

铁钩婆略微一顿说：“这是极可能的事，据说宫紫云武功高不可测，她出手点了凌壮志的‘璇玑’大穴，居然能毫不损伤自己苏醒过来，仅这一招，就决非武林一流高手能办到的事。”

暮闻万绿萍忿忿的说：“既然已测出凌哥哥是个会武功的人，那时她为何不当众揭破？”

凌壮志听得心头一震，他不知万绿萍说的那人是谁？莫非是宫紫云？她是怎样测出来的呢？

又听铁钩婆说：“这就是宫紫云的聪明处，她觉得凌壮志宁愿冒着生命的危险而不闪躲，这其中必有不可告人的巨大苦衷，同是，她也可藉凌壮志苏醒的快慢，而断定他的武功程度，她发觉凌壮志仅一晕厥，立即恢复清醒，愈加不敢说破凌壮志是个会武功的人，否则，凌壮志为了守密灭口，也许连她自己也逃不脱他的‘青罡气功’，这件事恐怕仅晋德大师看出一些端倪，‘雷霆拐’萧子清那伙人，到现在恐怕还蒙在鼓里！”

又听万绿萍不解的问：“假设凌哥哥根本不会武功呢？”

铁钩婆毫不迟疑的说：“那他永远也不会自己醒来。”

凌壮志听得不不住的暗自摇头，他觉得宫紫云的确是一个机智惊人的厉害少女。

又听万绿萍焦急的关切问：“娘，您再判断一下，宫紫云既然肯定卧虎庄少庄主‘俊面一郎’阮自芳和二十几名庄汉是凌哥哥杀的，她追上凌哥哥会不会杀了凌哥哥为阮陵泰和宋南霄报仇？”

铁钩婆毫不迟疑，而且以极愉快的声调说：“你放心丫头，我再向你说一遍，有晋德大师和她在一起，她决不会杀了你的凌哥哥的就是。哼。如果她宫紫云敢动你凌哥哥的一根汗毛，老娘立即将他的卧虎庄踏为平地。”

但凌壮志听得出，铁钩婆如此说，只是为了安慰万绿萍而已。

万绿萍轻哼一声，不以为然的说：“哼，等她真伤了凌哥哥，您就是将卧虎庄烧光杀光，又有什么用？……娘，我们还是赶快找到凌哥哥告诉他，要他特别提高警惕，我最怕他仍文绉绉的装腔作势，硬充书生，给宫紫云有机可乘……”

铁钩婆似是故意安慰爱女似的，笑着说：“你放心，凌壮志那小子也不是省油的灯，他怎会吃宫紫云那丫头的亏，他杀了卧虎庄的人，心里有数，一见宫紫云不跑也得暗暗小心！”

万绿萍倔强的说：“不，我们还是要先找到凌哥哥，我才放心。”

铁钩婆无可奈何的连声说：“好，好，我们吃了饭就去找，如不是为了找你凌哥哥，我们半路里赶回来为的是什么？”

凌壮志一听，知道她们饭后必定去找黄思汉，他觉得必须先她们而找到黄家才好。

想到万绿萍为自己的安危焦急，憔悴，而自己却处处设法躲避她，心中不禁升起无限愧意，但是，目前实在不宜和她们处在一起。……

心念间，暮闻铁钩婆感叹的笑着说：“那小子也真有一套，装什么像什

么，看他摇头幌脑，吟词赋诗的那副迂腐像，连我这个老江湖也被骗过了。”

又听万绿萍不服气的分辨说：“娘，凌哥哥生像文静，举止儒雅，加上他又是出身书香世家，能诗能画，所以充文象文，充武是武……”

铁钩婆佯装生气的沉声说：“别尽帮着那小子讲话罢？你还不是也被骗得晕头晕脑，心醉神迷，抱着他跳墙……”

话未说完，立即传来万绿萍的娇嗔声音：“娘，您怎老是爱提这件事？真是的，像您老人家这等阅历丰富的老江湖还被他骗了，萍儿年纪这么小……”

蓦然铁钩婆故意沉声说：“哼，还小？十七八的大姑娘了……”

话未说完，室外传来一阵杂乱的脚步声。

万绿萍没有再接口说什么，想是店伙们将饭菜送来了。

果然由隔壁传来一阵摆碗置筷的声音……

凌壮志虽然知道该走了，但他仍希望再听一会铁钩婆和万绿萍说些什么。

蓦然铁钩婆大刺刺的问：“喂，你们这个镇上，可有一个叫黄思汉的人？他住在哪道街上？”

仍是方才那个店伙的声音，他谦然笑着说：“回禀老奶奶，找人问姓，我们这里的一位黄生财他最清楚，小的马上请他来，您可向他打听。”

凌壮志一听“黄生财”，不由大吃一惊，知道招呼自己的那个店伙一来，再想走也走不成了，他势必会说隔壁一位客人也正在打听一个叫黄思汉的人。

心念已定，悄悄走出房门，沿着西厢房下，急步向前店走去。

匆匆付了店资，急步走出店门，街上行人熙攘，川流不息，两街商店陈设的琳琅满目，鼎沸的人声中，夹杂着小贩叫卖声，乱成一片。

凌壮志看了这等情势，真不知该先去哪道街，向什么人去问。

为了早些离开店前，信步向西街走去。

他问过白发苍苍的老公公，也问过手持拐杖的老婆婆，问过中年壮汉，也问过垂髫儿童，但没有一人知道有个黄思汉。

这时，他开始有些怀疑了，但他又觉得展伟明没有骗他来石门的必要，可是为什么整个石门镇没有黄思汉这个人呢？

前进中，发现街道北面有座大宅院，黑漆大门，雪白粉墙，大门高阶五级，左右各有一尊青石大狮子，粉墙前面各植六株茂盛槐树，堂皇的楼下，随意坐着四个衣着整洁的家丁，俨然像个官宦府邸。

凌壮志好奇心动，即向身旁一位老者询问，才知道是死了近三年的皖赣边区总镖头赵永荣的府第。

问过之后，也未在意，继续向西街走去。

不觉间已距镇西街口不远了。

凌壮志秀眉一蹙，觉得既然一时找不到展伟明，加之又不便与铁钩婆母女见面，不如暂时先离开石门几天。

刚至镇口，蓦然身后有人大声高呼：“请问哪位是凌相公？”

凌壮志心中一惊，停身回头，只见两个衣着整洁，家丁装束的中年人，正由一家小店内，神色惊喜的跑过来。

两个家丁装束的人，来至近前，同时施礼，恭声问：“请问客下可是金陵来的凌相公？”

凌壮志略一定神，心中似有所悟，立即文静的一拱手，和气的说：“小生正是凌壮志。”

两个家丁装束的人一听，俱都大喜，连声愉快的说：“不错，不错，就是凌壮志凌相公，小的们在此街口每日早晨到天黑，已经等了您七八天了。”

说此一顿，其中一个家丁似是发觉有什么不对，立即不解的恭声问：“请问凌相公是由哪街口走进镇来？”

凌壮志依然文绉绉的说：“小生是由东边街口走进镇来。”

两个家丁不解的互看一眼，另一个疑惑的对另一个说：“赵兴和赵旺两人八成都睡着了。”

凌壮志知道黄思汉在四个街口俱都派有专人守候，只是自己来的太早了？守候的人尚未派出来，于是，有意岔开话题，和声的问：“两位管家是黄思汉先生派在此等候小生的吗？”

两个家丁略微一愣，接着似有所悟的连声含笑恭声说：“是的，是的，是黄思汉先生，请相公随小的们来吧！”

说罢，一个在前引路，一人跟在凌壮志身后，再向镇内走去。

凌壮志见两人言词含糊，心中不禁起疑，因而不解的问：“展相公现在可在府上？”

身前引路的家丁，立即回过头来，抢先回答说：“在在，展相公在府上。”

凌壮志看了这等情形，心中愈加不解，看情势，黄思汉在本地决不是个默默无闻的人物，但这镇上的人，竟没有一个知道他的姓名住址。

念及至此，心中疑虑愈增，他发觉这其中也许另有缘故，因而暗自提高了警觉，否则，为何要故弄玄虚？

他一面想着见到展伟明和黄思汉后应该如何谨慎应付，一面却细心注意着街上来往行人，他怕遇到铁钩婆和万绿萍。

不觉间，已到了那座堂皇的赵家门前，引导的家丁，竟直向门前走去。

凌壮志秀眉一蹙，正待问什么，蓦闻跟在身后的家丁，恭声说：“凌相公，我们到了。”

说话之间，三人已走至门前，原先坐在阶上的四个家丁，早已恭谨的站起来，分别肃立两边。

既然到了赵家门前，凌壮志只得随着引导的家丁走进大门，他想，稍时见了展伟明，他自会解释个清楚。

绕过巨大迎壁，即是宽广庭院，正中一座高达十阶的大客厅，气势雄伟至极。

凌壮志登上高阶，只见厅内布置得极为富丽，檀木嵌玉方桌，高背紫漆太师的大椅，地上铺着绮丽的挟花大绒毯。

看罢，不由暗自称叹，想不到一个总镖头，居然有一座如此堂皇的宅院，想到赵永荣当年任总镖头的时候，广交天下英雄，深结黑白两道的豪杰，这座大厅想必也炫赫过一时。如今，人死声势去，若大的一座大厅，也显得空旷凄清，冷落无用了。

进入大厅，身前引导的家丁，侧身肃容，伸手一指太师大椅，恭声说：“相公请上坐。”

凌壮志见进入客厅尚未见展伟明和黄思汉迎出来，心中略感不悦，正待颌首就座，蓦见锦屏后面闪身走出一个俏丽的侍女来。俏丽侍女，面含微笑，一见凌壮志，急上两步，轻快的恭谨一福，娇声说：“夫人不便出迎，特命

小婢请相公后宅花厅上坐。”说罢，一双精灵眸子，仔细的看了凌壮志一眼，低头微笑，转身向屏后走去，神色间似是蕴藏着无限神秘和新奇。

凌壮志知道侍女说的夫人，即是店伙黄生财说过的“飘萍女”黄飞燕，他举步跟在侍女身后，心中所有预感，似是又有一件恼人的麻烦事临头了。

绕过屏风，即是一座内院朱漆门楼，两个小僮分立左右，一见侍女和凌壮志走来，急忙将屏风打开了。

门内是一天庭，左右东西厢房，院中青砖铺地，正中即是花厅，一群侍女，俱都悄悄的立在厅前，每个侍女的粉面上，都挂着一丝神秘微笑！

这时，蓦见俏丽侍女领进一个丰神俊美，秀拔超群的白衫公子来，所有侍女的双目蓦然一亮，同时面现惊喜。

俏丽侍女一进门，即向她们兴奋的暗暗挥了一个手势，所有侍女俱都愉快的一笑，互看一眼，轻巧的转身走了。

有的奔进花厅，有的进入角门，有的如飞奔进内宅……

凌壮志愈看愈糊涂，愈加弄不清这是怎么一回事。

花厅内陈设精美，雅静别致，令人感到无比舒适。

俏丽侍女，愉快的一笑，娇声说：“相公请上坐，小婢去请夫人来。”

话声未落，翠屏后立即响起一阵清脆爽直的娇美声音：“不用请啦，再让贵宾久等，可真要发脾气了。”

刚刚坐在椅上的凌壮志一听，知道是“飘萍女”黄飞燕来了。于是急忙由椅上立起来。

一阵香风袭来，顿时满厅生香，翠屏后，盈然走出一个秀发如云，淡紫衣裙的妩媚少妇来。

凌壮志一看，不禁呆了，他真不敢相信面前的妩媚少妇，就是赵永荣的遗孀“飘萍女”黄飞燕，在他的想象中，黄飞燕应该是个年近四十岁的中年妇人了。

只见“飘萍女”黄飞燕柳眉入鬓，明眸皓齿，看年龄最多二八九岁，挺直的琼鼻，薄而适中的樱口，凝脂般的粉面上，娇艳如花，那双亮星似的眸子，显得特别有神，令人一望而知她是个性情爽直明朗的妇人。

飘萍女黄飞燕望着凌壮志，大方的一笑，略带歉意的口吻说：“凌相公，让你久等啦！”

凌壮志一定神，立即拱手一揖，同时文绉绉地说：“小生凌壮志，参见赵夫人。”

说着，恭谨的深深一揖。

黄飞燕自然的福了一福，爽快的说：“读书人自是不同，文质彬彬，难怪受人欢喜，快请坐下吧！”

凌壮志一听，有点摸不着头绪，由于黄飞燕是前辈人物的妻子，他在心理上仍感到有些拘束，因而急忙谦逊说：“夫人面前，小生怎敢上坐。”

黄飞燕愉快的一笑，说：“你是我们久已期待的贵宾，理应上坐，请你千万别客气。”

说着，当先坐在主位上，凌壮志只得坐在客位上。

这时，侍女们有的送香茶，有的送果点，但，每个侍女明亮的眸子，却不时悄悄的扫过凌壮志的俊面上，这令凌壮志感到非常不安。

黄飞燕请凌壮志饮了口茶，含笑亲切的问：“凌相公是什么时候到的呀？”

凌壮志不敢说今晨绝早，于是，拱手回答说：“近午时分才到？”黄飞燕见凌壮志每次答话必先拱手，立即笑着说：“凌相公请随意谈，不要太拘礼了！”

凌壮志颌首应是，由于仍没见展伟明出来，因而不解的问：“请问大人，展世兄可在府上？”

黄飞燕似有所悟的说：“噢，我那位表弟，昨日才去乐平县，最慢明后天就赶回来了，七八大来，他一直待在家里等你。”凌壮志立即歉然的解释说：“由于路途遥远，有时车马不便，故而迟到了一二天。”

说着，心中一动，忽然想起黄思汉，因而不解的问：“还有一位黄思汉先生，是否也在夫人府上？”

“飘萍女”黄飞燕一听，不由“噗嗤”笑了，接着解释说：“我那位表弟顽皮淘气，小时候她在我未出阁前，就呼我‘黄思汉’，现在我孀居多年，再这样称呼我，实在不太雅观。”

说着，爽朗的粉面上，也不禁升上两片红霞。

凌壮志觉得这话有些不太切体，因而不禁皱了一下眉头。黄飞燕似是已看出凌壮志的心意，连忙岔开话题，说：“凌相公旅途劳顿，正好在寒舍多盘桓些时日。”

凌壮志立即谢绝说：“小生来此，乃专程奉还展世兄的摺扇……”

黄飞燕一听，神色略微一变，不由惊异的插言问：“你是说我那淘气的表弟，将他那摺扇请你保管？”

凌壮志不便说保管，因而解释说：“展世兄让小生把玩了几天。”

飘萍女黄飞燕入鬓柳眉一蹙，那双明亮的眸子，仔细的看了凌壮志一眼，久久才迷惑的说：“这就不对了，我那淘气的顽皮表弟，每逢发现有极厉害的顶尖高手，暗中觊觎他的寒玉摺扇时，他才设法将宝扇暂时交给一个武功绝高的人代他保管一二日，之后，再设法取回来，否则，他绝不会将师门至宝，他师父仗以成名的兵刃，轻易交人把玩几日。”

凌壮志一听，暗吃一惊，心头不停的怦怦直跳，想不到展伟明已看出他是一个会武功的人。

那天酒楼上那么多武林豪客，难免没有觊觎他手中宝扇的人物，是以他才将宝扇让自己把玩几天，实则是替他保管玉扇，担当灾难。

心念至此，不禁升起一股被愚弄的怒火，同时，他也明白了展伟明何以避不见面的原因，由于飘萍女黄飞燕是前辈人物，他自是不便当时发作。

于是，佯装诚惶诚恐的站起来，急忙由怀中取出宝扇，惶声说：“小生入手即知展世兄这柄玉扇是件至宝，因而，不敢轻易把玩，是以一俟洪福镇事毕，便匆匆赶来了，现在就请夫人代展世兄收下吧！”

说着，双手捧扇，恭谨的送至黄飞燕面前。

飘萍女黄飞燕立即摇着纤纤玉手，略显慌急的说：“宝扇关系重大，我可不敢代他收回，不过你可将宝扇先交还给我那位表弟的胞妹展伟凤……”

凌壮志心中已经有气，只希望尽快将寒玉扇交还后迅速离去，因而，毫不思索的催说：“既是这样，就请夫人请那位展小姐出来吧！”

飘萍女黄飞燕欣然颌首，即对立在身后的俏丽侍女，急声说：“快去请凤姑娘。”

俏丽侍女恭声应是，低头一笑，转身走进翠屏后。

黄飞燕是似有意向凌壮志搭讪，一俟凌壮志归座，立即问：“凌相公这

次远离金陵，西来赣边可有什么要事要办？”

凌壮志为了前后话意说的一致，因而说：“小生溯江西上，旨在游览各地胜迹。”

黄飞燕立即赞叹的说：“俗语说：‘行万里路胜读万卷书’，登山临水，游览名胜，既能赏心悦目，陶冶性情，且能一开眼界，广增见识。”

凌壮志无意多说什么，只是唯唯应是。

一阵轻碎的脚步声响自屏后，接着，缓步走出一个淡黄衣裙的绝色少女来。

凌壮志举目一看，顿时楞了，急忙由椅上立起来。

只见展伟凤，秀发高挽，光颜照人，鹅蛋形的面庞上，有若桃花，修长的黛眉下，嵌着一双如秋水的眸子，她樱唇绽笑，略带羞涩，珊珊的走出来。

凌壮志的确看傻了，天下竟有如此酷肖的兄妹？年龄，身材、唇形、眼神，尤其那副温雅气质，无一不酷象展伟明。

暮闻飘萍女黄飞燕，愉快的笑着说：“凤妹，快向前见过你哥哥的好友凌相公。”

展伟凤娇靥绽笑，轻声低呼：“凌相公你好！”

说着，文静的歉衽福了一福。

凌壮志一听声音，心中疑云大起，这声轻呼，虽然是娇脆滴滴，但余韵中，对他仍极熟悉，想到晋德大师的闪烁言词，令他愈加怀疑展伟凤就是展伟明。

由于一心想着证实展伟凤就是展伟明，他竟不知即时还礼，一双俊目，一直凝视在展伟凤的如花娇靥上，似是要看透她的心！

展伟凤虽比凌壮志大几岁，但她终究是未出阁的少女，怎经得起凌壮志这等目不转眼的仔细端详？

顿时娇羞满面，红飞耳后，急忙垂下首，缓缓退向身后。

飘萍女黄飞燕一见，再也忍不住笑着说：“我的傻相公，你这个样子，拼命死盯，就是一块生铁也被你看溶了，何况我这位娇滴滴，仙女般的表妹呢！”

凌壮志倏然惊觉失态，顿时俊面通红，心想，即使怀疑展伟凤就是展伟明，也应该慢慢设法揭破，怎可如此愚笨？

心念间，急忙拱手一揖，红着脸惶声说：“凤姑娘与展世兄酷肖已极，令人难分真假，小生乍见之下，几疑凤姑娘就是展世兄，方才失礼之处，尚望凤姑娘宽恕。”

说罢，深深一揖，表示歉意。

黄飞燕毫不为意的笑着说：“莫说是这位你死啃书本的凌相公，就是那些自诩阅历极富的精明人物，如果他们兄妹不同站在一起，也难分出来他们谁是哥哥，谁是妹妹。”

凌壮志一听，心中更感不安，听黄飞燕的口气，似乎真的有展伟明其人，果真如此，方才实在太失礼了。

又听飘萍女黄飞燕笑着说：“凌相公，现在你可将伟明表弟的宝扇，先交给伟凤表妹啦！”

凌壮志连声应是，急上两步，双手将扇捧上，同时文静的说：“展世兄既然出外未归，这柄宝扇就请凤姑娘代为收下吧！”

展伟凤被凌壮志看得芳心似乎仍未恢复平静，虽然面绽娇笑，但香腮上

仍残留着余晕，于是双手接过宝扇，歉然说：“家兄因事前去乐平，未能在家恭候，尚望凌相公见谅。”

凌壮志明知没有个展伟明，但仍谦逊的说：“事先并未约定日期，怎能怪展世兄未在家中等候。”

说着，即回原处坐下。

展伟凤温静的坐在飘萍女的身侧大椅上，继续感激的说：“多谢凌相公这次代为保管玉扇，免却家兄一次劫难。”

凌壮志认定没有展伟明其人，因而也不觉得生气，如果展伟凤当时赠扇的用意却是为了藉重自己为她消灾，她必已肯定自己的武功比她高绝。

至于凯觎宝扇的人为何未曾再向他下手，想必是因为铁钩婆和万绿萍俱在他的身边，加之即时进入卧虎庄，是以对方没有下手的机会。

心念至此，不便再说不谙武功，但他不承认为她保管玉扇，因而含糊的说：“小生发觉此扇来历不凡，不敢久携身上，是以急急赶来奉还展兄。”

展伟凤鲜红的樱唇上，一直挂着甜甜的微笑，那双秋水般的眸子也一直自然而大方的望着凌壮志的俊面，而他的纤纤玉手，却不时抚摸着寒玉宝扇。

无意间，她将扇面缓缓张开了，目光本能的移向扇面上……

蓦然——

展伟凤娇躯一战，花容立变苍白，倏然抬头望着凌壮志，立时惊急的问：“你……你可曾将此扇借与别人？”

凌壮志心知有异，立即摇摇头，正色说：“没有，我极少掏出怀来。”

飘萍女黄飞燕也神色惊异的问：“凤妹，有什么不对吗？”

展伟凤没有回答黄飞燕的问话，继续望着凌壮志焦急的问：“那么是你用宝扇杀人了？”

凌壮志大吃一惊，面色大变，登时不知如何回答。

飘萍女黄飞燕似乎也吃了一惊，急忙由椅上立起来，凑近展伟凤一看扇面，也立即惊异的向凌壮志望来。

凌壮志觉得奇怪，他不知展伟凤怎的会知道他曾用宝扇杀人，因而，他自言自语似的含糊说：“这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展伟凤焦急的说：“杀人本不足奇，只是武林中有不少人认识此扇的来历，如被对方识破，势必为师让天山派惹出祸事来。”

凌壮志一听，顿时想起那夜“花花太岁”一见面，便即指出他是天山派的传人，因而心中不禁慌了。

于是急忙由椅上立起来，急步走至展伟凤的面前，惶急的问：“姑娘是怎的知道这柄宝扇曾经杀过人？”

展伟凤情绪仍有些焦急的一指薄如蝉翼的扇面说：“这柄宝扇每沾一次人血，扇面上的赤凤目珠，便殷红如火，闪闪欲活，牡丹花的蕊珠也特别明亮，凸起纱上……”

凌壮志凝目一看，果然不错，赤凤的眼球殷红如火，牡丹花的蕊珠闪闪发亮，看来栩栩如生，似欲活跃纱上，因而插言说：“这或许是以前……”

展伟凤未待凌壮志说完，立即解释说：“决不会的，因为六日以后，沾在扇面上的人血，便被赤凤和牡丹吸收了，因而丹凤图会显得愈加瑰丽。”

凌壮志登时语塞，不由望着扇面发呆，他不知道中年美妇“黛凤”张云霞是否追上花花太岁。

继而一想，愈加不安，即使小娟的母亲杀了花花太岁，但仍逃脱了那个

风骚女人和那个矮胖小子。

这时，飘萍女黄飞燕向着展伟凤一施眼色，故意满不在乎的说：“好了，快不要提啦，既然请人家保管玉扇，人家就有仅用来防身，动手恶拚，难保不盛怒杀人。”

展伟凤面色一霁，立即笑着说：“只怕为师门惹来麻烦，那时思师责怪下来……”

凌壮志心中一动，断定展伟凤就是展伟明了，因而急忙插言说：“凤姑娘的师门也是天山派吗？”

展伟凤略一迟疑，黄飞燕抢先笑着回答说：“他们兄妹不但同是天山派的门人，还是一个师父的徒弟呢。”

不管飘萍女黄飞燕怎样为展伟凤辩护，凌壮志也不信了……

就在这时，一个小僮径由厅前屏门下急步奔来。

黄飞燕未待小僮奔进厅来，立即沉声说：“有什么事吗？”

小僮急忙停身，躬身朗声说：“启禀夫人，随展大爷前去乐平县的赵福，有急事求见。”

展伟凤和黄飞燕黛眉同时一皱，互看了一眼，齐声对小僮说：“快命赵福进来。”

小僮恭声应是，转身向屏门飞步跑去。

飘萍女黄飞燕望着似有心事的展伟凤，疑惑的说：“真怪，伟明为何今天就赶回来了？”

凌壮志一听，知道自己的想法完全错了，展伟明果然去了东乐平县，想起方才盯视展伟凤的事，心中尤感惶愧不安。

这时，方才的小僮已领着一个白发苍苍，一身布衣，神情十分慌张的老仆人，急步向厅前走来。

凌壮志知道，这个老仆就是和展伟明同去乐平县的赵福。

老仆赵福，一见飘萍女黄飞燕和展伟凤，立即惶急的大声说：“启禀姑娘、夫人，十数高手围攻展大爷一人，情势已十分危急了。”

飘萍女黄飞燕和展伟凤两人粉面倏变，几乎是同时急声问：“现在什么地方？”

老仆赵福惶声说：“就在镇外西北柳林内。”

话未说完，展伟凤星目倏一亮，立即惶声说：“快去备马！”

老仆赵福恭声应是，飞步奔进左角门内，一群侍女，俱都面现惊急，显得异常紧张。

展伟凤转首望着飘萍女黄飞燕急声说：“黄姊姊，烦你在厅上陪他，我去去就来。”

凌壮志一听十数高手围攻展伟明一人，心中早已火起，只是他不便有所表示，这时见展伟凤无意让他前去，立即争先说：“这等紧急大事，人手愈多愈好，夫人武功高绝，正该前去相助，就是小生也要前去一增见识。”

一群神情惶急的侍女，听说凌壮志也要前去一增见识，俱都忍不住互看一眼，紧皱眉头，越发显得惊奇了。

黄飞燕望着神色迟疑的展伟凤，一挥手，爽快的说：“丑媳妇早晚要见公婆，就让他一起去吧！”展伟凤粉面略微一红，三人急步向左角门走去。

凌壮志跟在两人身后，无心去看内宅的房舍，他心里一直想着飘萍女黄飞燕那句没头没脑的话，这令他太费解了。

绕过一座精舍内院，便是赵家花园，出了花园后门，即是家丁们的眷舍，再进入一道栅门，即是马厩子。

马厩前面立有十数家丁，早已备好了六七匹高大健马，老仆赵福，手中早拉好一匹乌骓。

飘萍女黄飞燕一见，即对赵福沉声说：“你先头前带路。”老仆赵福，急声应是，纵上马鞍，沿着马道向西栅门跑去。凌壮志早年时常骑马，对于骑术并不是生疏，三人来到马前，黄飞燕和展伟凤腾身跃起，分别飘落在一匹红马和一匹白马上。一声清叱，两马同时一声惊嘶，放开四蹄，如飞向前面的乌骓追去。

凌壮志不便施展轻功，伸手接过一匹青鬃白花大马，尚未认镫，青马已经昂首打转，长嘶连声，充分显示出青马的烈性。十数家丁一见，急忙又跑过来两人，同时帮助扶鞍坠镫，接紧缰绳。

凌壮志神色自若，依然跨马认镫，伸手接过缰绳，身形尚未坐稳，青马一声惊嘶，倏然人形高立。

十数家丁一见，同时一声惊呼，青马附近的家丁，纷纷纵退。凌壮志上身徐俯，两股用力，身形稳如泰山，青马一声痛嘶，放下前蹄，狂驰如飞，疾如奔电。

十数家丁一见，俱都呆了，他们真不相信，一位文弱书生，竟有如此精湛的骑术，不由同时暴声喝好。

青马冲出西栅门，沿着马道，再向正北，十数丈外的后宅车马门，早已大开，左右分别立着数名家丁。

车马门外，是片稀疏树林，林外即是田野，一片葱绿。凌壮志举目一看，飘萍女和展伟凤的三马，沿着西进乡道飞驰，早在百丈以外了，白马上的展伟凤，尚不时关怀的频频回头望来。

青马烈性如火，神情宛如疯狂，放开四蹄，昂首竖鬃，长嘶一声接着一声，直向前面三马追去。

凌壮志坐在马鞍上，只觉景物旋飞，大地倒逝，身下毫无颠簸感觉，心中不停暗呼好马！

距离前面三马，愈来愈近，眨眼之间已经追上，距前面一片广大柳林，也不远了。

凌壮志虽然心急早些看到展伟凤，但他却不愿快马超前，可是青花大马却不听他的指挥，一声怒嘶，擦过三马身边，直向林前驰去，快如脱弦之箭。

暮闻白马上的展伟凤，惶声娇呼：“小心青马使坏，它是以前赵镖头的坐骑。”

凌壮志一听，知道青鬃是匹好马，想到它和赵镖头飞驰大江南北，远走关东塞外，不由对它心性喜爱，因而，情不自禁的伸手去抚摸马的长鬃，青鬃立即报以欢愉低嘶。

一阵怒叱厉喝传来，夹杂着沉声力猛的哇哇怪叫。

凌壮志抬头一看，已至柳林前沿，青马身形丝毫未停，一声怒嘶，如飞冲入，直向喝声怪叫处奔去。

柳林不密，光亮充足，地面也极坚实，铁蹄击在地面上，清脆震耳，林空回音。

凌壮志游目一看，只见柳林深处，十数挥刀舞棍的劲装恶徒，正奋力围攻一个黑煞神似的彪形大汉。

彪形大汉，面目漆黑，头戴黑缎八角壮士帽，身穿黑缎大锦袍，腰系黑丝英雄带，手舞一柄大铁锤，那阵哇哇怪叫，正是发自他血盆似的大口里。

这个黑煞神似的彪形大汉的确够得上威猛慑人，那柄大铁锤看来十分沉重，飞舞起来呼呼生风。

围攻的十数恶徒，看来似占优势，但任何人都不敢过份向锦袍黑汉接近，只是在外围虚张声势，企图耗尽黑汉的体力。

锦袍黑汉，确具神勇，环眼暴眸，浓眉如飞，每扫出一锤，其中几个恶徒必被迫得纷纷后退。

凌壮志乍忙勒马，他断定走错路了。

正待拨马向南驰去，蓦闻锦袍黑汉粗鲁的大声说：“马上小子是好汉就快来帮展大爷打抱不平。”

凌壮志一听“展大爷”顿时楞了。

一阵急如骤雨的蹄声，带来一团劲风，蓦然一声清脆娇叱：“无耻鼠辈，胆敢以多为胜！”

娇叱声中，黄影如云，展伟凤腾空离马，直向十余恶徒扑去——

十数恶徒一见，知道来了援手，一声吆喝，分向西北南三面亡命狂奔。

锦袍黑汉一见，撒手丢掉大铁锤，一手叉腰，一手指着向西飞奔的两个恶徒，大声说：“妹妹，别放走那个秃头和没耳朵的两人！”

说罢，径自坐在大铁锤上休息，似乎他已经没事了。

展伟凤再度一声怒叱：“狂徒还不纳命来！”

怒叱声中，黄影如烟，一连几闪，已截至两个恶徒身前，金华过处，幻起无数扇影，闪起一片金星。

一连两声尖厉刺耳的惨叫，鲜血如泉，疾射八尺，两个恶徒的人头，直飞半空。

凌壮志和飘萍女黄飞燕，早已下马立在一边，他看到展伟凤黛眉微剔，粉面带煞，那副杀人狠劲，实不下于叶小娟。

蓦闻坐在大铁锤上休息的铁袍黑汉，向着飘身而回的展伟凤一招手，煞有介事的朗声说：“凤妹回来，剩下的那几个家伙，下次我碰到了再收拾他们！”

说话之间，展伟凤已纵至黑汉的面前，举手一指凌壮志，嗔声说：“快过来，我给你介绍一位客人！”

锦袍黑汉看了凌壮志一眼，提起大铁锤走了过来。

凌壮志已经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但他仍不放心的望着黄飞燕，低声问：“这位是？”

飘萍女黄飞燕爽朗的笑着说：“这位就是你要找的展伟明世兄嘛！”

说着，举手指了指已走至面前的锦袍彪形黑汉展伟明。

展伟凤樱唇忍笑，粉面微红，凤目柔情的睇了凌壮志一眼，立即低下头去，显得很不好意思。

凌壮志微蹙秀眉，几乎忍不住笑出声来，这和他原先想像中的展伟明，真是相差了十万八千里。

虽说一母亲生的兄妹并不一定酷肖近似，但他不能像展伟明和展伟凤两兄妹相差的如此悬殊。

哥哥生像威猛，简直像个黑煞神，妹妹却容华绝代，美的宛如仙女。

心念间，正待拱手向黑汉展伟明见礼，展伟明已傻虎虎的先说了：“你

就是我妹妹对我说的那个又读书又练武的什么凌壮志？”

说着，一双炯炯环眼，尚不停的在凌壮志身上闪烁打量。

黄飞燕怕凌壮志不高兴，立即粉面一沉，忍笑嗔声说：“大明，你怎的对客人这样的不恭敬？”

凌壮志早已看出展伟明是个浑猛憨直人，是以毫不为意，于是愉快的一笑，急忙拱手说：“小生正是凌壮志，今后尚请展世兄多多赐教。”

展伟明大嘴一裂，愣愣的说：“听你说话，倒真像个读书人，我先问问你，‘孟子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的叟你可知道指的是谁？”

展伟凤未待凌壮志回答，立即不耐烦的抢先回答说：“人家没有你知道的多，你还是不要考人家吧。”

展伟明咧着嘴嘿嘿一笑，得意的说：“叟就最指孔老夫子，孔老夫子是梁惠王的舅舅，所以叟也就是舅舅。”

凌壮志乍听，觉得展伟明虽然憨猛，倒还懂得不少典故，断而听到最后，真是啼笑皆非，不伦不类，但他仍正经的颌首应了声是。

飘萍女黄飞燕望着微含薄嗔的展伟凤，无可奈何的摇摇头，接着望着展伟明，佯装嗔声说：“快上马吧，我们回家啦，你不是还没有吃饭吗？”

展伟明一听“吃饭”，精神大振，眉头一扬，急忙由赵福手里将黑马拉过来，同时有些不好意思的说：“老赵福，我的肚子早饿了，我要先回去了。”

赵福祥和的一笑，恭声说：“大爷你尽管请，这点路老仆还有信心跑得回去。”

展伟明纵身飞上马鞍，凌壮志与展伟凤和飘萍女飞燕，也相继认镫上马，四人一抖丝缰，轻步向林外驰去。

驰出林外，四人并骑前进，展伟明转首望着凌壮志，有些埋怨的大声问：“喂，我妹妹好几天前就说你快来了，为什么你今天才到？”

飘萍女黄飞燕展伟凤的脸红了，怕展伟明心直口快，毫无遮拦，急忙沉声说：“人家凌相公是读书人，志趣高雅，不像你整天浑吃猛睡，人家一路之上赏古迹，登名山，所以今天才到。”

展伟明一听登名山，黑脸神色立变，目光惊急的望着凌壮志，紧张的问：“你来时可曾去马鞍山游玩？”

凌壮志见展伟明面色大变，知道他必是在马鞍山吃过大亏，于是，立即颌首说：“小生昨夜去过了！”

展伟明听得一声惊“啊”，展伟凤和飘萍女黄飞燕也不禁同时黛眉一皱。

凌壮志心知有异。立即不解的问：“展兄，有什么不对吗？”

展伟明紧张的摇摇头，惶声说：“乖乖，像你这等年少英俊，潇洒倜傥的小白脸，女淫贼‘金艳娘’居然没将你捉进‘羨仙宫’，你的命可也真算不小。”

凌壮志一听女淫贼“金艳娘”，浑身一战，面色立变，不由急声问：“展兄怎的知道金艳娘住在马鞍山中？”

飘萍女黄飞燕见凌壮志神色有异，心知凌壮志与金艳娘间，必有不可解的仇怨，因而插言说：“上个月大明经过马鞍山，险些被金艳娘捉进羨仙宫里去。”

凌壮志惊异的“噢”了一声，强抑心中的激动，他知道展伟明说的“羨仙宫”，即是他昨夜在马鞍山大翠谷中看到的那片宫殿楼影。

他外表儒雅文静，但他的个性却十分急躁，他一听到了“金艳娘”的消

息，决心即刻前去，为恩师雪仇。

仰首一看红日，午时已经过了，他想，如白昼前去，自是不便施展轻功，最快也得明日午前赶到，如能乘马前去，今夜三更以前也许即可到达山前。

心念已定，立即高举左手，勒住绳缰，展伟凤兄妹和飘萍女黄飞燕三人，也随之将马勒住。

凌壮志马上拱手，俊目望着神色茫然的展伟凤三人，郑重的说：“女淫贼‘金艳娘’，乃师门仇人，小生访她已经很久了，现在既知她栖身马鞍山，小生决心即刻前去找她了断，为了争取时间，夫人的青马请暂借小生用一两天，后日傍晚即可赶回奉还。”

飘萍女黄飞燕立即阻止说：“既然已知金艳娘在马鞍山，不怕她跑上西天，我们可先回家用过午饭后再去也不迟。”

凌壮志谦逊的说：“小生性急，如不即时前去，必然咽不下食，夫人盛情，只等奉还青马时，再行叨扰了。”

说罢，拨转马头，就待离去。

展伟凤骤遭剧变，芳心十分紊乱，这时见凌壮志即将离去，不由关切的急声说：“要找金艳娘，也不急在一时，大家回去妥为计议，我和燕姊姊大明哥再陪你同去……”

凌壮志何曾把金艳娘放在眼里，因而，未待展伟凤说完，淡淡一笑，说：“对付秽名四播的金艳娘，小生自信足可应付，怎敢劳动夫人、姑娘和展兄。”

说话之间，俊目闪光，眉宇间充满了煞气，一拨马头，高呼后天再会，两腿一碰马腹，青马放蹄如飞，急向西北奔去。

飘萍女黄飞燕看得柳眉一整，她虽知凌壮志是个会武功的读书人，但她不知凌壮志的武功究竟到了什么火候，这时竟将人人畏如蛇蝎的“金艳娘”根本没放在眼里，她认为凌壮志未免有点太狂了。

展伟凤只知他曾随铁钩婆和万绿萍去了卧虎庄，至于凌壮志的武功精劣，她也不甚清楚。

这时见凌壮志飞马驰去，芳心万分焦急，唯恐爱郎不知金艳娘的厉害，因而急忙扬声娇呼：“遇到金艳娘，特别注意她口中的‘绽舌牛毫穿心针’和红绫绢帕中的‘醉仙香’。”

话声甫落，即见百丈外的凌壮志，马上转身，高挥左手，同时传来他的声音：“谢谢凤姑娘，小生已听先师说过。”

黄飞燕一听，粉面立变，凌壮志的话声不高，但字字清晰可闻，她的确有些不敢相信凌壮志会有如此高的功力。

再看展伟凤含愁的娇靥上，绽露出内心的欣喜，似是为她的独具慧眼而感到骄傲。

展伟凤愣愣的坐在马上，一直瞪着环眼，张着大嘴望着飞驰远去的滚滚尘影，呆呆的说：“他虽然没有我知道的多，看来似乎比我强多了。”

飘萍女黄飞燕立即提醒似的大声说：“人家是能文能武的少年书生，武功内力，均在你我之上，诗词歌赋，无一不精，比起你这个浑吃猛睡的黑炭头，自是强的多多了。”

展伟凤毫不在意，看了一眼目光仍痴痴望着远处一点尘影的展伟凤，哈哈一笑，愉快的说：“难怪我妹妹近来有时坐立不安，有时笑口常开，原来我要当大舅子了。”

展伟凤一听，娇靥绯红，轻啐一声，羞涩的嗔声说：“我的事以后不要

你管。”

说着，急拨马头，当先向前驰去，飘萍女愉快的一笑，紧紧跟在马后。

展伟明又是一阵哈哈大笑，兴奋的说：“我一直担心妹妹嫁不出去，想不到这么快便找到‘户头了’。”

说罢，双腿猛的一扣马腹，黑马一声长嘶，如飞向前追去……

通往马鞍山的大道上，一匹青鬃大马，痴如奔雷般的向前狂驰着，青马长嘶连声，行人纷纷让路。

但，坐在马鞍上的凌壮志，却仍不停的抖着丝缰沉声低喝。

一座一座的村镇都拖在马后，红日尚未沉入西地平线，马鞍山的两重突峰，已隐约可见。

傍晚时分，凌壮志飞马冲进距马鞍山尚不足十里的一个小镇上。

小镇人口不多，仅有数百户人家，但酒楼客店却布置得异常高雅。

凌壮志心中暗喜，他确没想到青鬃竟有如此快的脚力，下马一看，青鬃通体是汗，宛如水洗，鼻孔直冒热气。

走至一座大客店前，早有店伙将马接去，凌壮志特别叮嘱了几句，并赏给拉马店伙一块碎银，才大步走进店门。

梳洗沐浴，匆匆饭毕，已是定更时分了。

凌壮志交待店伙几句，径自走出店门。

这时街上灯火明亮，行人不多，但几座酒楼上却极热闹。信步向东，趁机转进一道窄巷，走至黑暗处，腾空飞上房面，直向马鞍山方向驰去。

天空黝黑，夜风疾劲，小星暗淡无光，马鞍山矗立夜空的两座高峰已无法看见。

凌壮志心切师仇，尽展轻功，快如划地飞星，片刻已达马鞍山西麓，身法未停，直向山区深处驰去。

穿林过岭，登崖越壑，凌壮志仍按照昨夜路线前进，飞驰不足半个时辰，已到了南峰角下的那片怪林。

于是，掠空飞上林端，举目一看，只见大翠谷中，灯火高点，楼影幢幢，正中最高的一座巍峨大建筑物前，火光通红，直冲半天。

凌壮志看得心中一动，暗忖：“金艳娘的淫窟中莫非发生大火？继而细看，又不见滚滚火苗和浓烟，同时也听不到紊乱嘈杂的声音。

心念间，踏枝飞行，直向大翠谷中驰去，凝目细看，金艳娘的“羡仙宫”红砖绿瓦，画栋雕梁，有骑楼飞阁，有宫殿大厅，气势果然非凡。

蓦然，一声苍劲怒喝传来，接着是一阵荡人心神的格格媚笑。

凌壮志心中一惊，知道有人正在搏斗，那声荡人心神的格格媚笑，必是发自金艳娘的口中，同时，他断定，能逼得金艳娘亲自下场动手的人，决不是江湖上一般普通庸手。

心念间，身形骤然加快，穿过院外松林，直达红砖高墙跟前，一长身形，腾身而上——

就在他双脚刚刚踏上的同时，蓦然一声暴喝：“什么人——？”

暴喝声，人影闪动，一片耀眼寒光，拦腰扫到。

凌壮志无心恋战，身形如电一旋，一个劲装大汉的厚背大砍刀，顿时扫空。

紧接着，凌壮志飞起一脚，暴起一声惶急惊叫，劲装大汉的高大身躯，直向墙外栽去。

不远处，再度响起几声大喝，十数持刀大汉，纷纷扑来。

凌壮志着也不看，直向火光最亮处的巍峨大厅前驰去。

飞驰中，只见大厅阶前，数十劲装大汉，高举数十大火把，照得厅前地面耀眼通红，厅前立着不少男女，场中一灰一红两道人影，旋转如飞，忽降忽升，打得激烈无比。

凌壮志知道红影必是金艳娘，于是，震耳大声一喝：“女淫贼纳命来——”

这声大喝，宛如平地焦雷，厅前所有的男女，俱都面色大变，纷纷惊急的望过来，场中激烈的打斗两道人影，也倏然分开了。

凌壮志飘然落在场中，举目一看，浑身不禁一战，面色立变，原来和金艳娘激烈打斗的那道灰色人影，竟是德高望重的晋德大师。

暮闻晋师大师沉声宣了声佛号，焦急的说：“阿弥陀佛，凌少侠来的正是时候，快将宫姑娘救过来，她胸前已中了金艳娘“绽舌牛毫芽心计”！”

凌壮志大叱一惊，游目一看，这才发现风华绝代，国色天香的宫紫云凤目微闭，粉面苍白，仰面倒在大厅壁前，而横剑监守她的两人，正是昨夜在南峰怪林上，踏枝飞行的两个丽装侍女。

## 七

凌壮志看得暗暗心骇，他认为以宫紫云这等武功奇高，机智绝份的少女，尚遭金艳娘的毒手，稍时和女淫贼动手时，倒真应格外小心。

心念未毕，要闻一阵恍如银铃般的声音笑着问：“我说小兄弟，你是乘什么风来的呀，这么年纪青青的就那么大的火气。”

凌壮志闻声转首，定睛一看，不觉呆了。

只见方才与晋德大师激烈打斗的那道红影，竟是一个一身红衣，缀满金星，看来年龄最多二十三岁的妖艳少妇。

红衣妖艳少妇，瓜子形的娇小粉脸上，肤细如脂，两道柳叶眉，画得似弯月初升，一双桃花眼，似有情、似挑逗的闪闪生辉，悬胆琼鼻，菱形樱口，柳腰纤纤，娇身健美，浑身上下，充满了冶荡狐媚。

这时红衣妖艳少妇，似嗔似怨，媚眼斜视，雪白的贝齿，轻咬着鲜红的嘴唇，手中握着一方鲜红绫巾，正深情含笑的向着这面走来。

凌壮志一定心神，觉得妖艳少妇虽然光颜照人，但令人看了心中立生厌恶，因而冷冷的问：“你是什么人？竟与在下称兄呼弟？”

妖艳少妇“格格”一笑，尚未回答，晋德大师已抢先焦急的大声说：“凌小侠，小心她手中的绫巾‘醉仙香’，她就是隐居此地多年的金艳娘。”

凌壮志一听向他走来的妖艳少妇竟是年近四十岁的女淫贼金艳娘，心头猛然一震，再度愣了，假设不是晋德大师亲口指出，他决不会相信女淫荡贼仍是一个这么年青的冶荡少妇。

就在他兮神一愣的一刹那，忽然一声娇叱，一团红影已飞至面前。

凌壮志大吃一惊，大喝一声，身形暴退如风——

晋德大师也怒喝一声，纵身向金艳娘扑来。

但，金艳娘一声格格荡笑：“倒下吧，我的小兄弟！”

荡笑声中，娇躯疾进如烟，手中那方鲜红大绫巾，飘然一旋，再向凌壮志的面门挥来——

凌壮志大吃一惊，他确没想到金艳娘的身法如此奇绝，只觉眼前红影一闪，一阵浓香扑鼻，金艳娘的红绫巾已扑在他的面上。

同时，耳边听到晋德大师的怒极大喝：“金艳娘，你逼人太甚，老衲只得大开杀戒了。”

凌壮志深怕金艳娘紧跟扑上点他的穴道，身形一闪，横飘八尺。

金艳娘一见，一声惊呼，倏然停身，张着醉人的小口，呆了。

飞身追扑的晋德大师，见凌壮志中了金艳娘的“醉仙香”居然没翻身栽倒，心中一惊，急刹冲势，也愣了。

凌壮志在九华山紫芝崖习艺五年，连食两世千年紫芝，身心已达寒暑不侵，五毒不伤的境地，金艳娘的“醉仙香”虽然绝毒无比，但仍敌不过千年紫芝的灵气，因而，凌壮志毫无感觉，并未中毒。

金艳娘一定神，以为凌壮志身上必然带有什么祛毒的珍物，于是强自狐媚一笑，荡声说：“小兄弟，看你年纪青青，居然身怀异宝，如此姊姊越发的喜欢你了。”

说话之间，轻摆柳腰，再向凌壮志走来。

凌壮志见自己没被金艳娘迷倒，胆气大壮，秀眉一剔，震耳一声大喝：“淫妇闭嘴，今夜小爷前来，定要取你的性命，你已死在眼前，尚且搔首弄

姿，自称姊姊，真是恬不知耻，像你这等下贱女人，岂能留你活在人世。”

说话之间，聚功双掌，俊面注定金艳娘的樱唇，也缓步向前迎去。

由于宫紫云中中了金艳娘的“绽舌牛毫穿心针”，凌壮志心中有了顾忌，是以不敢贸然出乎。

暮闻晋德大师急卢说：“凌小侠，快去教官姑娘，子时已过，宫姑娘便有生命之忧，现在金艳娘舌下已无‘牛毫穿心针’由老衲监视她，你尽管放心救人。”

话声甫落，飞身前扑，右掌一挥，猛向金艳娘的香肩击——

金艳娘没有迷倒凌壮志，心中十分懊恼，这时见晋德大师飞身扑来，顿时大怒，身形一闪，横飘两丈，同时厉声说：“晋德秃驴，你不要自恃辈份，倚老攻老，须知我金艳娘可没把你放在眼里，今夜如让你们活着出了‘羡仙宫’，我金艳娘立即焚毁庄院，举掌自毙！”

晋德大师毫不动怒，立即合什宣了个佛号，说：“阿弥陀佛，果真如此，实乃武林一大幸事！”

金艳娘一听，气得浑身嗦嗦颤抖，牙齿咬得格格只响。

晋德大师暗凝功力，慈同一瞬不瞬的盯着金艳娘，只要她不探怀取“牛毫穿心针”他决不先动手。

这时，全场一片寂静，除数十火把噗噗的燃烧声，再听不到其他声音，羡仙宫的一群男女高手，俱都紧张的望着场中。

凌壮志仰首看了一眼黝黑的夜空，知道必须将宫紫云抢救过来，再见机杀女淫贼金艳娘。

举目看去，只见看守宫紫云的两个丽服侍女，柳眉微剔，杏眼圆睁，樱口闭的紧紧的，手中各横一柄精钢剑，正傲然盯视着他。

凌壮志暗审情势，必须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方能将宫紫云救过来，否则，只要她们玉手一挥，手起剑落，一代佳丽宫紫云便立时香消玉殒了。

他看得出，羡仙宫的高手，俱都远远站立，唯独两个丽服侍女立身场中，再与昨夜二女的轻功加以对照，断定她们必是羡仙宫仅次于金艳娘的高手，因而愈加不敢贸然救人。

心念间，俊目注定二女，缓步向前逼去。

前进中，暮闻金艳娘，阴狠的怒声说：“你俩尽管放手搏杀，我不喜欢这种又瘦又小的软绵货。”

凌壮志一听，顿时大怒，金艳娘居然当众说出这些话，可谓无耻已极，他断定两个丽服侍女也决不是什么好东西，因而，陡起杀机。

但，他知事体重大，决不能盛怒冲动，于是冷冷一笑，俊面立变铁青，冷电般的目光，注定两个丽服侍女，沉声说：“在下念与你们曾有一面之缘，特地奉劝一句，放下宝剑，各退五步，在下决不杀你两人……”

话未说完，人影一闪，穿红衣的丽装侍女，飘身挡在宫紫云的身侧，怒哼一声，冷冷的说：“好大的口气，你自己的生命尚且难保，你还奉劝别人！”

凌壮志冷冷一笑，继续前进，正待答话，暮闻绿衣少女大声说：“红姊姊，小心上了他的当，谁和他有一面之缘。”

凌壮志心头一震，暗呼绿衣少女厉害，于是冷哼一声，故意轻蔑的说：“昨夜三更，南峰怪林，在下尾随你两人甚久，一个说娘娘要修山，一个说不要铜罗汉……”

话未说完，两个侍女面色大变，鬓角间，立时渗出汗来。

一声厉叱，红衣侍女飞身向前扑来，手中长剑，一招“白蛇吐信”已猛刺凌壮志的前胸。

凌壮志一见，心中狂喜，红衣侍女果然中计，于是冷哼一声，疾演“追魂幻踪”，身形如电一闪，一连幻起无数白影。

金艳娘一见，面色大变，惊得娇躯猛然一战，晋德大师双手合什，立即低声宣了声阿弥陀佛。

凌壮志，出手如电，右手一绕，已扣住红衣侍女持剑的手腕，大喝一声，暴起一声尖锐娇呼，红伏少女的长剑已被凌壮志扣在手

金艳娘双目一亮，面现狰恶，脱口一声厉叱：“快杀宫紫云！”

惊呆了的绿衣侍女一定神，一声厉叱，长剑猛向地上的宫紫云斩去。

凌壮志勃然大怒，倏起杀机，震耳一声暴喝，手中长剑幻起一道耀眼匹练，闪电击向绿衣侍女的长剑。

当的一声轻响，火花四溅，一道寒光，直射半空，绿衣侍女手中的长剑，立被击飞。

凌壮志飞眉如剑，面透杀气，一声厉喝：“贱婢纳命来……”厉喝声中，寒光一闪，立即暴起一起尖厉刺耳惨叫，凌壮志的长剑已刺进绿衣侍女的前胸。

红衣侍女一见，飞身扑至凌壮志身后，一声不吭，出手如风，戟指偷点凌壮志的“命门”。

凌壮志闻风知惊，一声冷笑，一个闪电转身，手中长剑顺势扫向身后。

寒光过处，再度暴起一声尖锐惨嚎，鲜血飞溅，五脏齐出，红衣少女已被拦腰斩为两段。

金艳娘惊呆了，晋德大师也惊呆了，所有在场的高手，壮汉，俱都惊呆了。

方才还是两个美貌如花的年轻侍女，如今已是血肉模糊，倒在血泊中的两具骇人尸体。

这仅是眨眼之间的事，功力浅鲜，高举火把的数十壮汉，只觉白影电闪，看得眼花缭乱，接着两声惨叫，最受娘娘喜爱的两个侍女，登时倒地气绝。

羨仙宫的男女高手，俱都面色如上，目闪惊急，个个惊得呆若木鸡。

凌壮志一连杀了两个恶婢，心中怒火愈烧，杀机愈盛，一声大叱：“淫妇纳命来！”

来字出口，飞身向粉面苍白的金艳娘扑去——

蓦闻晋德大师高声疾呼：“凌小侠，不要杀她！”

凌壮志闻声立即刹住冲势，转身不解的望着晋德大师。

晋德大师焦急的说：“现在救人要紧，宫姑娘生命已在片刻之间，只要金艳娘拿出解药来，请小侠看在老衲的薄面上，饶她一次……”

话未说完，场外飞身纵进一人，直向金艳娘奔去。

晋德大师和凌壮志转首一看，只见一个面黄肌瘦，身背长剑的中年人，急急奔至金艳娘身前，即将背后的长剑交给金艳娘。

接着，又飞身纵回原处。

凌壮志看后，不由发出一阵轻蔑的冷笑。

金艳娘握剑在手，胆气大壮，加之宫紫云已中了“绽舌牛毫穿心针”愈加有恃无恐，望定晋德大师和凌壮志，傲然一笑，说：“要想救活宫紫云，只需本娘娘一粒金丹，但，姓凌的小子，你的师父是谁，是何门派，与本娘

娘有何仇恨，必须说个明白……”

凌壮志未待金艳娘说完，切齿恨声说：“像你这种武林败类，人人得而诛之，你与在下虽无仇恨，但你却害惨了在下恩师的一生。”

金艳娘冷冷一笑，说：“你不说出你师父是谁，本娘娘怎知与他有何仇恨？”

凌壮志不知恩师是谁，也无法说出与金艳娘有什么仇恨，逼的他心中怒火愈炽，不由怒声说：“你一生作恶多端，惨害过的人是谁，你自己心里有数，何必明知故问？”

金艳娘“格格”一阵怒极浪笑，尚恶毒得意的说：“有的人为我枯竭而死，有的人为我残废终生，被我金艳娘害惨的人，一生之中无计其数，谁知你的师父是谁？”

凌壮志一听，顿时大怒，厉声怒叱：“无耻淫妇，寡廉鲜耻，快些拿出解药来。”

金艳娘有恃无恐的冷冷一笑，摇着头说：“你不说出你师承门派，本娘娘决不拿出解药来。”

凌壮志双目冷电一闪，震耳厉声请：“小爷就是不说，看你胆敢不拿解药来。”

话声甫落，飞身前扑，刷刷刷攻出三剑，一片翻滚匹练，光华刺目耀眼，挟着一阵丝丝剑啸，直向金艳娘击到。

羡仙宫的男女高手一见，俱都暗暗心骇，同是一柄精钢长剑，但在场中白衫少年的手中施展出来，宛如一刃神兵利刃，寒芒飞洒，令人不敢直视。

金艳娘自知今夜已是凶多吉少，因而心绪十分紊乱，加之凌壮志内力深厚，剑术精湛，俱是剑魔“乌衣狂生”的旷古绝学，是以三剑攻到，只能快封疾避，左躲右闪，顿时闹了个手忙脚乱。

晋德大师看出凌壮志已动了杀机，如果杀了金艳娘，要想救官紫云，势必大费周折，因而大声急呼：“事关大体，望凌小侠暂息一时之怒。”

凌壮志连环攻出三剑，金艳娘已被逼的手忙脚乱，只要再紧逼一剑，金艳娘立即命丧剑下。

这时听了晋德大师的大声急呼，只得刹住攻势，怒目瞪着已经惊得面无人色，失去狐媚的金艳娘。

晋德大师低声宣了声佛号，望着金艳娘，慈祥诚恳的说：“金艳娘，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改恶向善，此其时矣，佛云，种恶因岂得善果，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望你从今以后，痛改前非重新作人……”

金艳娘未待晋德大师说完，冷冷一笑，轻蔑的说：“我拿出解药来，救活官紫云，我就可以立地成佛了？”

晋德大师慨然一叹，至诚的说：“为恶为善，在尔自择，你拿了解药来，即可证实你确已向善改过。”

金艳娘樱唇一撇，立即发出一阵阴毒冷笑，同时刁难的说：“姓凌的小子不愿说出他的师承门派也可以，只要他自动断去右臂，本娘娘立即将解药塞进官紫云的嘴里……”

凌壮志一听，勃然大怒，暴喝一声：“不拿解药就拿命来……”

来字方自出口，身形疾进如风，挺剑向金艳娘扑去——

金艳娘一生用剑自恃剑法不俗，今夜如能小心应付，或许保住生命，这时见凌壮志扑来，一声厉叱，抢先出手，刷刷刷连攻三剑。上攻肩颈，下取

双膝，中刺丹田，一片剑光，寒峰如山，声势凶狠惊人。

凌壮志一声冷笑，如电一旋，身形顿时不见——

金艳娘久经大敌，断定凌壮志已至身后，一式“回首望月”长剑疾演“彩凤展翅”划起一丝剑啸，闪电扫向身后。

凌壮志为逼对方拿出解药，不得不在晋德大师面前施展“九华魔女”的青罡气了。

这时见金艳娘挥剑来，倏然暗凝气功，真力直透剑身，青芒暴涨，耀眼生花，大喝一声，疾演“断玉切金”猛斩金艳娘的剑身。

金艳娘一见，心中大骇，顿时惊得面无人色，再想撒剑，已来不及了。

喳——的一声轻响，溅起数点火花，寒光一闪，轰的一声，金艳娘的长剑立被削为两断。

凌壮志大喝一声，进步欺身，剑光一闪，青芒顿开，一声凝厉惊叫，剑光已抵在金艳娘的咽喉下。

这又是快如电光石火的一瞬间，“羨仙宫”的男女高手，个个面色如土，同时发出一声惊啊，俱都呆了。

晋德大师，慨叹悲怜的摇摇头，到了这般时候，他已不便再说什么了，否则，即是犯了出家人乘人于危，威逼胁迫，以达私欲的大戒。

凌壮志双眉飞剔，星目圆睁，俊面上充满了杀气，他剑尖顶在金艳娘的咽喉上，注视很久，才毅然沉声说：“金艳娘，你与在下恩师有仇，但你如能拿出解药来救活宫姑娘，在下当众公开宣布，今夜决不杀你。”金艳娘面无人色，冷汗如雨，尖而美的下额，本能的压着凌壮志的剑尖，那双狐媚醉人的眼睛，惊恐怨毒的盯着凌壮志，始终不发一言。

凌壮志心中一动，恍然大悟，知道金艳娘在拖延时间，仰首一看夜空，二更已经过半，不由焦急的怒声说：“金艳娘，在下数到三你如再不拿出解药来，在下定要将你粉身碎骨，要你死而不得整尸。”

金艳娘渐渐闭上双目，依然不发一言。

晋德大师看得缓缓摇头，他实在不了解金艳娘为何宁愿牺牲自己，而定要将宫紫云置于死地而甘心。

这时，凌壮志已数到二，他的心比任何人都紧张，他怕金艳娘誓死不拿出解药来，即使杀了金艳娘，仍不能救活宫紫云，因而，迟迟不敢数三。

就在这时——

羨仙宫的男女高手中，蓦然响起一个沙哑声音，惶急的大声说：“牛毫穿心针，一经击中，不过子午，除有绝高的精湛内力，无法将针溶于无形，根本没有解药可救，你就是杀了我们娘娘，仍然无济于事。”

凌壮志一听勃然大怒，厉喝一声说：“好阴狠的淫妇……”厉喝声中，神情如狂，手中长剑，闪电翻飞，向着金艳娘疯狂斩去——

一声凄厉直上夜空惨叫，金艳娘脑浆四溅，盖骨横飞，肩断臂落，胸开腹破，五脏一齐流出来。

凌壮志咬牙切齿，俊面铁青，眨眼之间，金艳娘的尸体已被他斩为数十段，顺手一抖，长剑猛力掷向地面——

啷——的一声，寒光一闪，手中长剑尽没地，仅余护手以上的剑柄，露在光滑的砖面上。

这时，全场一片死寂，噗噗火把燃烧声，听得更明显了。

晋德大师神色非常沉痛，他确没想到金艳娘明知自己没有解药，尚故意

以此拖延时间，这个秽名满天下的女淫贼，堪称为十恶不赦了。

心念间，抬头一看夜空，面色大变，不由惶声说：“凌小侠，三更已过，快带宫姑娘去治疗，再迟便回生乏术了。”

凌壮志疯狂般的杀金艳娘，神志仍未清醒，这时一听三更已近，怵然一惊，纵身向晋德大师和宫紫云倒身之处纵去。

就在他身形飞动的同时，轰然一阵高声呐喊，羡仙宫的数十高手，各挥兵器疯狂扑来。

凌壮志神智尚未清醒，杀机仍未平息，这时一见，倏然停身，仰天发出一阵直上夜空的哈哈大笑。

晋德大师心慈面善，不愿凌壮志多造杀孽，因而沉声说：“凌小侠，时间无多，我们要速离此地……”

话没说完，数十高手已经扑到，有的扑向凌壮志，有的扑向地上的宫紫云，有的扑向晋德大师。

凌壮志倏敛大笑，暴喝一声，身形如电疾旋，两掌如血通红——

晋德大师一见，惊得面色大变，不由急声大呼：“凌小侠使不得……”

呼声未落，向他扑来的十数高手已到，他飞舞宽大僧袖尚未出招，场中已暴起数声刺耳的悠长惨叫。

晋德大师飞舞大袖，奋力护住地下的宫紫云，举目一看，只见满场白影旋飞，羡仙宫的高手抱头鼠窜，血浆四射，盖骨横飞，地上被凌壮志“赤阳掌”击毙的尸体，已有十数具之多，俱是天灵碎破，面目殷红如火。

刹那间，冬冬尸体到地，当当刀剑堕落，惊呼喊叫，刺耳惨嚎，一片混乱。

高举火把的劲装大汉，纷纷夺路狂逃，厅前立陷昏暗，愈显得阴森可怖，令人胆战心寒。

晋德大师看呆了，攻向他来的十数个高手，早已亡命溃散，已有数人被凌壮志击毙在地下。

凌壮志神情如狂，眼布红丝，宛如一只扑入羊群的狂狮猛虎，红掌翻处，血浆激射，惨叫惊心。

晋德大师一定神，立即气纳丹田，宏声宣了一声“阿弥陀佛，”接着朗声说：“人有恻隐之心，天有好生之德，望凌小侠即时住手，以免多造杀孽，三更将至，宫姑娘活命无望了。”

凌壮志一听那声佛号，神智略见清醒，再听了晋德大师的一番话，立即飞回晋德大师身前。

但，昏暗的大庭院中，尸横遍地，血浆横流，仅存的五个高手，仍像着了魔般，惊呼嚎叫，东奔西窜……

晋德大师不忍再看，一指地上的宫紫云，急对凌壮志说：“快抱宫姑娘随我来，时间已无多了。”

说罢，大袖一挥，身形腾空而起，登上房面，当先向南驰去——

凌壮志一声不吭，俯身抱起宫紫云，一长身形，飞身跟在大师身后。

这时，整个羡仙宫一片死寂，灯火全熄，房上再没遇到有人拦截。

晋德大师在前，凌壮志抱着宫紫云在后，出了羡仙宫，继续向南疾驰。

凌壮志心情仍在恍惚，他抱着这位风华绝代，眉目间有些熟悉的美少女，不知她是怎的遭了金艳娘的毒手。

看看身前的晋德大师，僧袍飘拂，身法快如电掣，目光一直盯视着南峰

角下的那片怪林。

再看两臂平托着的宫紫云，秀发蓬松，粉面如纸，鲜红欲滴的樱唇，已有些发乌，再一轻握玉手，已经冰冷了。

凌壮志心中大吃一惊，不由脱口急呼：“大师，宫姑娘怕不行晋德大师一听，急忙向左飘闪，与凌壮志并肩飞行，目光焦急的看了一眼宫紫云，神色愈显得悲痛了。

凌壮志望着这位面目慈祥、神色悲痛的年老高僧，想到金艳娘狠毒的阴谋，心中的怒火再度燃起来。

他虽然对宫紫云仍有些怀恨在心，但也对宫紫云眉目间的那丝熟悉，仍念念不忘，倍显亲切，是以他不希望宫紫云死。心念间，他望着目光注定宫紫云的晋德大师，焦急的说：“大师，要尽快找个避风的地方诊治才好。”

晋德大师沉痛的点点头，当先向前驰去，身形骤然加快，捷逾电掣飘风。

飞上怪林，踏枝前进，眨眼已至峰下，在峰角下一片大小不等的乱石中，有不少石洞。

来至近前，两人同时刹住身势，晋德大师游目看了一眼大小不一的石洞说：“我失去看看有没有毒蛇野兽。”

兽字方自出口，身形已腾空而上，直向数丈高处的一座石洞飞去。

晋德大师一言不发，转身匆匆向洞中走去。

凌壮志紧紧跟在大师身后，凝目一看，洞深不足五丈，底部右侧是一方室，来至方室前一看，凌壮志不禁呆了。

只见方室内，仅有一方以许多块小石砌成的一个石床，床上有细草，草上尚铺有一张半新棉被。

凌壮志看罢，不由急声说：“大师，此洞有人住嘛！”晋德大师匆匆整理着棉被，说：“羨仙宫附近谁敢前来居住。”凌壮志觉得奇怪，洞中有床有被，怎会没人来睡，继而一想，似有所悟，也许是羨仙宫的偷情男女，不时来此幽会……心念未毕，蓦闻晋德大师急声说：“快放下宫姑娘。”凌壮志依言将宫紫云仰面放在被上。

晋德大师伸手试了一下宫紫云的鼻息，红润而慈祥的脸上，立时色变，接着又去摸宫紫云的干肤，不由脱口一声惊啊。

凌壮志心知不妙，不由急声问：“大师，宫姑娘怎样了？”

晋德大师惶声说：“鼻息停止，脉搏也没有。”

凌壮志一听，面色大变，立即惶声说：“现在子时还没到，怎的会……”

晋德大师双目冷电一闪，似有所悟，未待凌壮志说完，焦急的说，“快附在宫姑娘心口上听听。”

凌壮志急忙俯首下去，侧耳放在宫紫云的酥胸上，当她的右耳刚刚触及宫紫云微微突起的左乳时，他又惊觉的倏然抬起头来。

晋德大师立即肃容说：“事迫眉睫，不容迟缓，宫姑娘生命已在刹那间，岂可因俗礼误事。”

凌壮志一听，毅然将右耳俯下去，静心凝神一听，倏然抬起头来，急声说：“心脏尚在微跳。”

晋德大师精神一振，肃容合什祷说：“苍天护佑，吾佛慈悲，赐还宫姑娘生命，弟子愿减寿十载。”

说罢，即对凌壮志急声说：“凌小侠，快上床去，盘膝坐好，查出宫姑娘胸前中针伤孔，即告我知，老衲在此为你护法。”

悦着，径自走至方室前沿，面向洞口，盘膝而坐，神情肃穆，宾相庄严。凌壮志听晋德大师向佛祖许愿减寿，心甚感动，因而，毫不迟疑，飘身纵上石床，盘膝在宫紫云的身侧。

于是，双目凝神，俯首细看，久久看不出针孔。

晋德大师双目合闭，焦急的说：“四周红肿，中央一丝黑点，即是针孔。”

凌壮志一听，恍然大悟，不由脱口一声轻啊！

晋德大师由于没听到解衣声，再度催促沉声说：“心地光明，灵台净洁、暗室不欺，天神共鉴，你再迟疑便是罪人了。”

凌壮志悚然心惊，立即法虑凝神，伸手去解宫紫云的衣扣。

但，叶小娟倩影和那夜的经过，却一幕一幕的由他脑海里闪过……

不觉间，外衣的扣解开了，露出一件粉地银花的贴身小衣，紧紧地裹着两座浑圆高耸，极富弹性的玉乳。

凌壮志有了一次经验，虽然神情激动，心跳的厉害，但他仍然小心去解紧身衣扣，以免玉乳压抑太久，突然弹出来。

紧衣的小扣，谨慎的解开了，衣襟随着乳峰的高涨，自动的挣开。……

在宫紫云洁白如雪，柔似凝脂的酥胸和浑圆而富有弹性的玉乳上，赫然现出无数朱砂点。

凌壮志低头一看，只觉脑际轰然一声巨响，宛如当头骤遭雷击，不由惊的脱口一声惊呼：“啊，娟娟！”

这声惊呼，使闭目端坐的晋德大师，蓦然吃了一惊，不由睁开了眼睛。

但，大师不便回头一看，因为他知道凌壮志已解开了宫紫云的衣襟，他不由惊异的问：“凌小侠……”

话刚出口，便听到凌壮志悲伤痛悔的哭声，自语说：“师父，志儿愚蠢，罪该万死，娟师妹眉目间的那丝熟悉，志儿竟没想到，有些像您……师父，您的英灵不远，快来帮助志儿吧，假设娟师妹无救，志儿决举掌自毙，随师父师妹于地下……”

晋德大师觉得奇怪，一时之间，搞不清这是怎么回事，但他心里一直想着如何救活宫紫云，因而焦急的说：“凌小侠，此时救人要紧，必须尽快静下心来，再过片刻，宫姑娘便无救了。”

凌壮志望着宫紫云雪白酥胸和两座高耸玉乳上的点点朱砂字迹，流着泪急的说：“大师，如何救娟师妹，请您快说吧，只要晚辈能力所及，就是挖目割股，在所不计。”

晋德大师无心问凌壮志与宫紫云间的奇妙关系，但凌壮志这份热情，他却极为感动，因而问：“你看伤势情形如何？”

凌壮志望着宫紫云一双玉乳之间，惶急的说：“一个红肿大疱，大如核桃，中央已变成黑紫了。”

晋德大师吃惊的“噢”了一声，心神似乎也慌了，急忙说：“你现在即将右掌平贴在针孔上，用‘九华侠女’的青罡气，缓缓吸引，试试针的动向，是否有退出的动静。”

凌壮志依言将右掌平贴在针孔上，祛虑凝神，暗聚罡气，逐渐吸引，刹那间，周围已泛起一团蒙蒙青气。

晋德大师见床上的凌壮志久久没有动静，知道他的青罡气治疗已经奏效，心情立时平静了不少。

半个时辰过去了。

蓦然，凌壮志一声疲惫而兴奋的低呼，将闭目端坐的晋德大师惊醒了。晋德大师听得精神一振，知道宫紫云胸内的“牛毫穿心针”已被吸出来了，因而也兴奋的问：“取出来了吗？”

凌壮志有些微喘，激动的回答说：“是的，大师……”

晋德大师立即迫不及待的说：“快拿出来我看。”

凌壮志恭声应是，急忙移下床来，右手掌心中托着一根长约四分细如牛毛，蓝光闪闪的丝针。

走至晋德大师端坐处，立即将手伸至晋德大师的面前。

晋德大师注目一看，慈祥的面容上，立即欣慰宽心的笑了，于是，赞许的望着满脸汗水的凌壮志说：“普天之下，只有‘九华侠女’的青罡气和本门少林寺的大般若禅功能将这种细小暗器由体内吸出来……”

凌壮志一听“少林寺立即插言急声问：“大师是出身少林……？”

晋德大师慈祥的点点头，含笑说：“老衲已有近二十年的时光没有回嵩山了。”

凌壮志立即不解的问：“为什么，大师？”

晋德大师慈祥的呵呵笑了两声，似乎不愿回答这个问题，有意岔开话题，说：“呵，你快去为宫姑娘整好衣裳，我还有话问你。”说着，顺手将凌壮志手中的丝针取了过去。

凌壮志恭声应是，转身向床前走去。

他小心谨慎的为宫紫云将衣服整好，即听晋德大师说：“试试官姑娘的鼻息。”

凌壮志侧脸俯在宫紫云的琼鼻上一试，心中大吃一惊，不由惶声急呼：“大师快来——”

晋德大师心中一惊，即就端坐的原势不变，转身向床前飘去。来至床前，急忙伸手去扣宫紫云的玉腕，惊惶的神色，立即恢复了不少，转首望着凌壮志说：“鼻息虽然微微，但脉搏已经跳了，再睡三天即可醒来……”

凌壮志心头一震，不由急声问：“三天？要睡这么久？”晋德大师寿眉一整，说：“拖延的时间太久了，如即时治疗，半个时辰即可醒来，现在没有灵丹妙药，势必要睡三天了。”凌壮志心中一动，立即面现喜色，急忙探手怀中，摸索了很久，才取出一片晶莹发亮，色呈深紫，满洞生香的小叶来。晋德大师一见，慈目倏然一亮，不由惊喜兴奋的问：“孩子，这不是千年紫芝么？”

凌壮志听晋德大师呼他孩子，心中感到倍加亲切，知道晋德大师看到这等人间灵草太高兴了，因而恭声说：“是的，这是晚辈吃剩余下来的一小叶。”

晋德大师一听“吃剩余的”，不由惊异的看了凌壮志一眼，于是伸手将千年紫芝取过来，立即撕下一小片，轻轻撬开宫紫云的洁白贝齿，谨慎的放进口内，即对凌壮志含笑说：“我们到这边谈，现在只需半个时辰，宫紫云便可康复如前了。”

说着，将余下的半片千年紫芝依然交还给凌壮志保管，两人即走至石室前沿，对面盘膝坐下来。

凌壮志听说宫紫云半个时辰后即可醒来，心情十分兴奋，消耗大量真力后而感到的疲惫，似乎也不太觉得了。

晋德大师～俟凌壮志坐好，立即不解的问：“凌小侠……”

话刚开口，凌壮志立即恭声要求说：“大师，晚辈仍希望您呼我孩子。”

晋德大师慈祥的呵呵一笑，说：“你的确是个可爱的孩子。”

说着，亲切慈爱的看了凌壮志一眼，继续笑着说：“孩子，月前在洪福镇酒楼上，你一登上梯口，我便看出你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少年书生，不过我可没想到你就是击毙‘金刀毒燕’阮陵泰的那个白衫少年。”

凌壮志知道晋德大师误会了，急忙解释说：“不，大师！您弄错了，击毙卧虎庄老庄主的另有其人，那夜阮陵泰被杀时，晚辈正在后花园听宫姑娘……不，听娟师姊抚琴……”

晋德大师确实吃了一惊，不由轻“嗯”一声，擦然问：“击毙‘卷云刀’宋南霄……？”

凌壮志立即颌首说：“那是晚辈因他言语轻薄，暗计害人。”

晋德大师寿眉一蹙，极为不解的问：“方才在羡仙宫见你同时施展四种旷古今的绝世武功，瞩目当今，极少有人是你敌手，不知你在卧虎庄为何故意藏而不露？”

凌壮志回答说：“这是因先师一再告诫……”

晋德大师立即惊异的问：“什么？先师？莫非尊师已经作古？”

凌壮志蹙然点点头，说：“是的，他老人家已经仙逝了。”

晋德大师迫切的问：“尊师的大名是……”

凌壮志戚然苦笑一笑，真诚的说：“大师，不是晚辈有意故弄玄虚，而是晚辈有个离奇的遭遇，先师虽然将他的四种旷古绝学，悉数传授给晚辈，但说来惭愧，直到今天，晚辈尚不知先师的名讳和他老人家的身世。”

晋德大师只听得发呆发愣，久久才不解的问：“既然你不知尊师的姓名身世，你怎的知道宫姑娘就是你的师妹娟？”

凌壮志解释说：“因为先师生前曾经指出，娟师姊胸前有个特殊暗记，极易辨认，是以晚辈一看便知。”

晋德大师听了暗记在前胸上，也不禁笑了，继而，他又感慨的说：“现在你应该感谢天神赐给你的机缘，否则，你终身难找到你的娟师姊。”

凌壮志颌首应是，继而心中一动，蓦然想起宫紫云的眉目间，有些熟稔的事，因而急声问：“大师，娟师姊的眉目间，有些和晚辈的恩师近似，您想想看，昔年失踪的侠士中有哪一位的眉目和娟师姊近似？”

晋德大师慈祥的一笑，摇摇头说：“这一点你不必担忧，稍时宫姑娘醒来，一问便知。”

说着，慈祥的老脸上，忽然掠过一丝光彩，接着，慈目注定凌壮志，含意颇深的笑着问：“孩子，尊师当时可曾指示你，假设你找到了你娟师妹……”

凌壮志未待晋德大师说完，脸已经红了，立即讷讷的说：“恩师要我们彼此亲爱，彼此照顾。”

慈祥的晋德大师一听，再也忍不住愉快的哈哈笑了。

笑声未落，石床上蓦然传来一声低微嚤声。

晋德大师倏然大笑，凌壮志面现惊喜，两人互看一眼，急忙挺身立起，匆匆向床前走去。

来至床前，娇靥苍白，神色仍极萎靡的宫紫云恰好侧首望来，那双寒潭秋水般的眸子，已失去往日的光采。

晋德大师和凌壮志，确没想到宫紫云苏醒的竟是这么快，两人几乎是同时兴奋的急声低呼：

“宫姑娘！”

“娟师妹！”

宫紫云是在神智逐渐苏醒中，被晋德大师的愉快笑声而惊醒，这时她的神智仍在恍恍惚惚，是以没有听清晋德大师和凌壮志说些什么。

但，当他发现和晋德大师站在一起的竟是凌壮志，似乎颇感意外，尚未恢复红润的樱唇，一阵牵动，似是要说什么。

晋德大师一见，立即慈祥的笑着说：“这次多亏凌小侠适时赶到，杀了金艳娘和那两个恶婢，并为你疗治伤势……”

宫紫云听到疗治伤势，断定凌壮志曾经抚摸过她的酥胸，苍白的玉颊上，立时泛起两片红晕，如果她知道凌壮志曾经解开衣裳，平贴玉乳，那她真要羞得红飞耳后了。

晋德大师继续慈祥愉快的说：“凌小侠为了使你早些康复，特地赠你一片‘千年紫芝’……”

宫紫云一听，立即含笑望着凌壮志，感激的点了点头，同时，羞涩的看了一眼石室，接着不解的问：“这是什么地方？”

凌壮志抢先回答说：“马鞍山南峰角下的一个石洞。”

宫紫云一听，黛眉微蹙，似乎有什么话不愿出口。

晋德大师心里明白，慈祥的一笑，说：“有些好了吧。”

宫紫云立即羞涩的笑了。

凌壮志一见，急声说：“我就住在西北七、八里的小镇上，我去取些食物来！一夜没回店，我也该回去看看了。”

说着，转身向洞口走去。

晋德大师见凌壮志如此热心，慈祥的笑着说：“傻孩子，不要太心急，须知愈快愈误事。”

如此一说，凌壮志和宫紫云的脸都红了，这位德高望重的慈祥大师，有时也极风趣。

凌壮志来至洞口，飘身而下，尽展轻功，直向西麓电掣驰去——

俗话说：“人逢喜事精神爽”，这句话，正代表了凌壮志这时的心情。

他疯狂的向前疾驰着，朱唇一直含着兴奋的微笑，一直困扰着他的最艰难的问题，现在竟极顺利的解决了。

现在娟师妹找到了，明后天即可前往恒山凌霄庵，恩师的身世之谜，在不久的将来即可得到答案。

想到恩师的切齿仇人，仅余一个崆峒掌门“乌鹤仙长”了。

崆峒距此，遥遥万里，不定要走多少时日？

想到能与风华绝代，国色天香的娟师妹双栖双飞，骏马骋驰，虽披星戴月，餐霜露宿。终日冒着风吹雨打，太阳晒的痛苦，也会觉得甘之如饴，无比幸福。

杀了恶道乌鹤仙长，和娟师妹即回九年紫芝崖，告慰恩师在天之灵，就在九华绝巔上筑屋隐居，再不履身江湖了。

那时和娟师妹相偎相依、形影不离，过着隐绝俗世的清雅生活……

想到兴奋处，不自觉的出声笑了。

出声一笑，顿时惊觉自己失态，定睛一看，距离小镇已不足二里了。

仰首一看夜空，四更已经过半，再有半个时辰天就亮了，小镇上，一片漆黑，一切仍在沉睡中。

到达小镇店前，飞身越墙而入，前面店房中，已有了动静灯火。

凌壮志一心牵挂着宫紫云，一人上房，即唤店伙备马，并点了几样便菜，馒头、熏鸡卤菜和酱豆腐，有荤有素，因为，他也没忘了他敬重的晋德大师。

晨曦微现，大地苏醒，凌壮志飞马驰出小镇，直奔马鞍山西麓。

青鬃一夜休息，精神焕发，体力充沛，一声震撼山野的悠扬长嘶，四蹄翻飞，快如飞电，扬起一道滚滚土龙。

田野油绿，空气清新，官道上寂静无人，任由青鬃放蹄狂奔

太阳还没升起，已经到了马鞍山西北。

凌壮志往返已经四次，对于到达南峰下的路径已经熟悉，青鬃奔驰在崎岖山路上，惊险万分，速度依然快的骇人。

到达南峰角下，晋德大师早在洞口张望，想是听到了急如骤雨的清脆蹄声和震撼谷峰的悠长马嘶。

晋德大师一见，立即愉快的哈哈笑了：“孩子，你办事堪称‘神速’两字。”

凌壮志报以快慰的微笑，飞身下马，急忙卸下鞍辔丝缰，任由青鬃自由活动，于是抱起鞍辔、绒毯、毡垫，飞身纵上洞崖。

晋德大师见前后四个鞍囊俱都圆圆鼓起，知道凌壮志带来不少吃的东西，呵呵一笑，随在凌壮志身后，向洞中走去。

凌壮志抱着鞍辔匆匆前进，同时关切的低声问：“大师，娟师姊是否好多了？”

晋德大师呵呵一笑，愉快的笑着说：“忽然从天上掉下来一位关心她的好弟弟，当然好多了。”

凌壮志知道晋德大师在他离去时，已将情形对宫紫云说过了，这时听了晋德大师的话，既欣慰又甜蜜。

一声懒懒亲切的娇美声音，响自石室前沿：“凌师弟，回来得这么快？”

话声甫落，娇靥略见红润，樱唇绽现微笑的宫紫云，缓步迎了过来。那双寒潭秋水般的眸子，温柔的望着凌壮志。

凌壮志见宫紫云果然已经好多了，心中异常高兴，因而未加思索的说：“我怕师姊你饿！”

话一出口，突觉不妥，俊面顿时通红，趁势将马鞍放在地上，晋德大师早已慈祥的哈哈大笑。

宫紫云娇靥微微一红，依然是那么高雅的淡淡一笑，由她闪闪生辉的目光中，可看出她内心的甜蜜、欣喜。

凌壮志放好马鞍，首先将毡垫铺好，接着在鞍囊中取出食物来。

晋德大师立在一边，一直抚髯含笑，静静的望着凌壮志的动作。

只见一堆是咸蛋、卤肉、熏鸡，一堆是香菇、面筋、酱豆腐，另一堆是水果大馒头。

晋德大师看罢，不由欣慰的笑了，同时赞声说：“你的确是一个设想周到的孩子。”

说此一顿，举目望着如病后西子的宫紫云，笑着说：“过来请坐吧！这餐饭吃来，定然甘美可口。”

说罢，当先撩袍坐在垫毡上。

宫紫云嫣然一笑，也走至垫毡一角坐下来，同时，深清的看了凌壮志一眼，示意他坐在她的对面。

凌壮志依言坐好，三个立时愉快的吃起来。

晋德大师不愿在饭间说些不如意的事，因而，天南地北，海阔天空的谈起来，这对阅历浅鲜的凌壮志来说，不啻上了一堂江湖课。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禅师，到处受到武林豪侠尊敬的原因，不是因为他是少林寺的上代长老，当代掌门人的师叔，而是由于他心地善良，慈祥可亲，为人随和，从不自恃身份，尤以和小一辈的人处在一起，他同样能谈得津津有味，妙趣横生，忘了他已是八十多岁的高龄老僧。

这顿饭，在极愉快的气氛下吃完了，洞中光线，已极明亮，毡垫油纸上，馒头，卤菜仍剩余了很多。

晋德大师呵呵一笑，首先站起身来，慈祥的说：“你们师姊师弟，初逢乍会，定有许多要事急特办理，老衲有位友人就在附近镇上，我想顺路前去看看……”

宫紫云和凌壮志一听，知道晋德大师要走，因而同时急声说：“大师何必如此匆促，稍待半日再去不迟。”

说着，两人急忙由毡垫上站起来。

晋德大师微一摇手，慈祥的说：“我意已决，你俩不必挽留。”

说此一頓，神色立变肃穆，慈目注定宫紫云和凌壮志，正色说：“现在武林中，对‘金刀毒燕’和‘铁弓玉环’两人的被击毙，感到非常震惊，江湖上对身着白衫的少年极为注意，这一点宫姑娘极为清楚。”

说着，又望着恭谨静听的凌壮志，郑重的说：“在昨夜以前，白衫少年在武林黑白两道中，一直是个秘密人物，如今，你以赤阳掌连毙美仙宫数十高千，可说真像已露，至少人们会传言你的衣着像貌和年龄，并且知道你姓凌，今后作事行动，都应该处处谨慎。”

说此一頓，寿眉微蹙，轻声一叹，继续说：“江湖是非，有时无法说得清楚，在近百年来，武林中一口气毙数十高手的人，恐怕除了老魔头‘东海仙翁’和震慑中原各大门派的‘赤阳神君’，可说绝无仅有，美仙宫的事，如在武林中传扬开来，少不得给你加一顶“小魔头”的帽子。”

凌壮志听得暗生愧意，不自觉的低下了头。

晋德大师又以慈祥安慰的声调说：“不过，金艳娘秽名四播，她美仙宫的高手，当然也是一丘之貉，这一点或许能得到大多数人的谅解，至于‘金刀毒燕’和‘金弓玉环’被击毙的事，你必须设法找出真凶公诸武林，因为江湖上大都认为他两人是侠义道的人物。”

凌壮志一听，怒火倏起，不由轻蔑的忿声说：“什么侠义道的人物，他俩人不但晚辈恩师的切齿仇人，同时也是‘四俊杰’之一，‘朱腕银笔’叶大侠的切齿仇人。”

晋德大师惊异的“噢”了一声，急声问：“这件事你是怎样得知？”

凌壮志只是坦诚的说：“因为晚辈已查出以‘赤阳掌’击毙‘金刀毒燕’阮陵泰和‘铁弓玉环’晋字田的白衫少年。”

晋德大师和宫紫云，听得同时一声轻啊，面色立变，同时急声问：“那人是谁？”

凌壮志毫不迟疑的说：“就是‘朱腕银笔’叶大侠的独生女儿叶小娟。”

宫紫云一听，凤目立时一亮，肯定的一颌首，附声说：“不错，那夜我追击那个白衫少年，见她身材纤小，穿着宽大白衫，我一直怀疑她是个女扮男装！”

晋德大师“噢”了一声，惊异的说：“有这等事，来，我们坐下来再谈

谈。”

说罢，三人又回至毡垫处坐了下来。

晋德大师一俟两人坐好，立即望着凌壮志，问：“孩子，你说说看，是怎样的追上叶小娟的？”

凌壮志不敢照实直说，略一沉思，慨略的说：“前几大的深夜经过黄山，那时二更已过，暮见一点白影，突出云海，直向天都峰上升去，身法奇快无比，当时晚辈心中一动，立即追了过去。

待晚辈登上天都山峰，那点白影已换回女装，正和一位身着绿衣身背鸳鸯剑的中年美妇立在两座石屋前……。

晋德大师一听，立即颌首插言说：“那可能就是叶大侠的夫人，双剑无敌‘黛凤’张云霞！”

凌壮志立即颌首说：“不错，正是她，后来她们母女约斗‘花花太岁’……”

晋德大师一听“花花太岁”，不由寿眉一蹙，轻声一叹，感慨惋惜的说：“唉，黛凤张云霞，和叶大侠，原是一对美好眷属，只因有这个恶贼‘花花太岁’以至闹得夫妇失和，一个失踪，一个隐居。”

凌壮志无心打听别人的私事，就是问，大师也不见得肯讲，因而继续说：“花花太岁人多势众，群起围攻她们母女，晚辈不得不现身相助……”

晋德大师一听，立即惊异的问：“你又将那些人尽悉杀绝了？”

凌壮志俊面一红，立即摇摇头说：“没有，只杀了‘盘山三恶’三人和一个獐头鼠脑的老道！”

晋德大师听了，只摇头。

宫紫云虽没说话，但她对叶小娟极注意，于是插言问：“你施展了‘赤阳掌’所以才引起叶小娟的注意。”

凌壮志未加思索，立即解释说：“不，我是用风姑娘的寒玉宝扇当作兵刃。”

宫紫云目光一亮，似乎想起了什么，不由急声问：“你已去过了石门镇？”

凌壮志立即颌首说：“前天已经去过了。”

宫紫云冷冷的说：“那位风姑娘也是女扮男装？”

凌壮志顿时惊觉宫紫云神色不悦，只得低声应了个是。

晋德大师也看出了宫紫云的黛眉逐渐微蹙，于是，急忙转变话题问：“后来你怎知叶小娟就是击毙阮老庄主的那个白衫少年？”

凌壮志见宫紫云的娇靥上，刹那间已罩上一层寒霜，心中极为不安，因而说话特别提高了警惕，这时见问，只得含糊的说：“是跛足道人前去找张云霞前辈，追问‘铁弓玉环’晋宇田的死因，才知阮老庄主和晋宇田均是叶小娟击毙的。”

宫紫云冷冷一笑说：“真怪，跛足道人对我和大师说‘铁弓玉环’晋宇田是你杀的。”

凌壮志心情不安的额角已有些见汗，因为他看得出娟师姊对他开始有些不满，这时一听，立即解释说：“那是因为跛足道人已经知道了我会赤阳掌的缘故。”

宫紫云不解的问：“为什么？”

凌壮志说：“因为师父和他是好友，平素时常谈起跛足道人，所以小弟才向他打听师父的身世，由于师父被困洞中年月已久，四肢已残，衣着像貌，具都无法辨认，加之小弟又说不出师父有何特征，是以跛足道人命小弟施展

一两招向师父学习的武功，因而他才怀疑晋宇田是小弟击毙的。”

凌壮志一气说完原因，宫紫云的粉面上，已挂满了泪水，父女天性，骨肉连心，听说自己的父亲惨遭残肢，禁锢至死，怎能不悲痛欲绝。

宫紫云流着泪，哭声说：“师弟，你随我父亲学艺多久？”

凌壮志见宫紫云哭了，顿时想起禁锢十九年，突然死去的恩师，星目中也流下两行泪水，回答说：“五年！”

神色沉痛的晋德大师，本不愿打扰他们姊弟的谈话。

但，这时灵机一动，不由急声问：“除了昔年‘四恶魔’的四种旷古绝学外，尊师生前另外尚传你一些什么其它武功？”

凌壮志摇摇头说：“没有了，恩师说，有此四种武功，足以称霸天下。”

晋德大师感慨的摇摇头，说：“难怪自称‘百事通’的跛足道人，也不知道尊师是谁了。”

凌壮志解释说：“恩师临终时，一再叮嘱晚辈，找到娟师姊时，即赴恒山凌霄庵……”

宫紫云也极希望尽早弄清自己的身世，因而不解的插言问：“到恒山‘凌霄庵’去找谁？”

凌壮志略现难色，说：“恩师说，到了凌霄庵自然便知。”

宫紫云听了，感到万分失望，内心极为痛苦，想到自己悲惨迷离的身世，不由掩面哭了。

晋德大师发现宫紫云粉面逐渐苍白，顿时惊觉她重伤初愈，经不起过度刺激，因而劝阻说：“宫姑娘重伤初愈，尚未恢复正常，这些事还是等宫姑娘康复后再说吧！”

说着，转首望着惶急不安的凌壮志，继续说：“现在，既然知道了黛凤女张云霞隐居在黄山天都峰上，老衲必须去看看她们母女两人，她们也是身世凄苦，遭遇坎坷的人。”

说着，即由毡垫上立起来。

凌壮志听晋德大师要去黄山，心中十分不安，继而一想，觉得大师去后也许对自己有利，谈起叶小娟的事，大师自会向她们解释自己的苦衷。

掩面哭泣的宫紫云，听说大师要走，心中顿时升起一丝失去亲长之感，不由放下双手，急忙和凌壮志同时站起来，流着泪问：“大师，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再见？”

晋德大师慈祥的呵呵一笑，亲切的说：“黄山事毕，我也要去一趟恒山，我们中途定会遇上。”

宫紫云黛眉一蹙，举袖拭了一个泪珠，担忧的说：“此地距恒山遥遥数千里，大师怎知我们走的是哪个省份？”

晋德大师再度呵呵一笑，慈祥的说：“现在江湖上无人不知白衫少年凌壮志，你们现身何处，势必轰动当地武林，老衲自是不怕找不到你们，恐怖届时你们自己还要消声匿迹，避人耳目，那时老衲便无从追起了。”

说罢，又是一阵爽朗的愉快大笑。大步向洞外走去。

宫紫云、凌壮志，两人紧跟大师身后相送。

晋德大师来至洞口，仰首向上一看，峰壁上悬松突石，萝藤横生，于是望着凌壮志、宫紫云，慈祥的说：“老衲黄山事毕，即行北上追赶你们，最多旬日我们即可再会，现在老衲要先走一步了。”

了字出口，大袖微拂，身形直向峰上如飞升去——

凌壮志、宫紫云一见，同时高呼：“大师慢行，恕晚辈不远送了。”

呼声甫落，那道飘飞上升的宽大灰影，一阵祥和哈哈大笑之后，瞬即消失在峰腰浮云斜松中。

凌壮志见宫紫云仍望着峰腰的浮云发呆，绝世风华的娇靥上较之方才尤为苍白，两滴晶莹的泪珠，正由她秋水般的凤目中滚下来，他心里即惶急又不安，不由关切的低声说：“娟师姊，进去吧，大师登上峰顶了。”

宫紫云闻声低下头来，温柔的望着凌壮志，轻颌螭首，举袖拭了一下泪珠，径向洞中走去。

凌壮志紧紧跟在宫紫云身后，想到恩师的叮嘱，不知该如何照顾这位娟师姊，因而，显得有些手足无措。

宫紫云走到床前，凌壮志殷切的扶她倒在床上，接着，飘身取来绒毯，为宫紫云小心的盖在身上，顺手在怀中取出那片千年紫芝来，同时亲切的说：“娟师姊，将这些也食下去吧！”

说着，即将紫芝送至宫紫云的樱唇边。

宫紫云自觉伤的太重，真气一直不能凝固，因而也不推辞，感激的看了凌壮志一眼，立即张开了樱口。

紫芝一入口内，满腔生香，立即化为津液，顺喉流下，转瞬之间，丹田中立时升起一股阳和热流分窜四肢。

宫紫云知道紫芝的灵气已经开始流动，立即合上凤目，暗自行功，徐徐引导灵气运行。

凌壮志见娟师姊闭上了眼睛，立即摒息退出石室，将便菜食物放回鞍翼内，就在毡垫上调息起来。

由于疗伤过程消耗真力，加之又飞驰往返小镇，他的体力已极亏损，他没有感到疲惫的原因，正因为骤然间找到了娟师姊，这是他一直认为绝难实现而永远不能让恩师瞑目泉下的事。

如今，他将把整个的心，所有的情，无限关怀和敬爱，俱都集中在这位绝世风华，美如西子的娟师姊身上。对宫紫云在卧虎庄房内，猝然点她的要穴，而一直耿耿于怀，潜在他心中的那丝恨意，早已烟消云散了。

他对宫紫云持有的这份热诚，并不是为了她国色天香的丽姿，而是基于恩师的叮嘱，和报答恩师五年来的教诲之恩。

他每当想到如何去找娟娟的时候，他便想到了恩师的叮嘱——志儿，只要你善待娟儿，就是报答我对你的恩惠，我就是死在泉下，亦当瞑目含笑了，同时，我也希望你和我娟儿彼此相爱，相互照顾……

现在，他果真找到了娟师姊，也就是由恩师面许的妻子，尤其令他兴奋的是，还可以在妻子的酥胸上，学到称雄天下的绝世武功。

这时一经打坐调息，心里宁静，始知他的身心已极疲惫，几个周天之后，他才渐渐睡去。

不知过了多久，凌壮志才眼开眼来，洞中已经昏暗，洞外景物已经模糊。

心中一惊，急忙望向石床，只见宫紫云依然仰面倒在床上，一双玉手，重叠放在颈下，那双寒潭秋水般的眸子，闪闪生辉，一直望着室顶发呆，似是正在沉思，微微起伏的酥胸，愈显得丰满了。

凌壮志一转首，宫紫云顿时惊觉，急忙从床上坐起来，愉快的一笑，说：“凌弟弟，你这一觉好睡！”

说着，即由床上走下来。

凌壮志这时才发觉宫紫云容光焕发，艳丽如前，神色间已没有一丝倦态，因而心中一喜，挺身立起来，笑着问：“姊姊觉得是否已经复元了？”

宫紫云娇美的一笑，风趣的说：“有你这么一个慷慨弟弟，怎能不复元的快？”

凌壮志见宫紫云神情愉快，心中极为高兴，这时听了她的赞美，俊面一红，也凑趣笑着说：“为了姊姊伤势早愈，一片千年紫芝算得了什么……”

宫紫云柔情的睨了凌壮志一眼，立即笑着说：“这比挖目割股容易多了。”

凌壮志一听，俊面顿时通红，知道晋德大师将疗伤的经过，已一字不漏的向他说了，于是淡淡一笑，有意岔开话题的关切问：“姊姊恐怕早饿了吧！”

宫紫云妩媚一笑，立即轻点螭首。

于是，两人取出午前的剩余便菜，相对坐在毡垫上吃起来，那份心情，有着说不出的愉快。

由于关系的明朗，宫紫云视凌壮志尤如自己的弟弟，她似乎在凌壮志的身上，闻到了父亲的气息。

她对凌壮志杀了阮自芳和二十几个壮汉的事，原极气愤，如今也一字不提了，但她对万绿萍仍时时记在心里。

于是，她接过凌壮志撕给她的一只鸡腿，笑着问：“凌师弟，那天你和铁钩婆、万姑娘出了卧虎庄，在什么地方分手的？”

说着，一双明亮风目，一瞬不瞬的望着凌壮志，似是急切等着他答复，又似是怕他说话不实。

凌壮志已有了一次经验，方才和晋德大师谈到展伟凤和叶小娟时，这位娟师姊已经有些不快，这时听她问起万绿萍，因而特别提高了警惕，于是，毫不迟疑的说：“就在庄林外面的大道上。”

宫紫云黛眉微微一动，似乎有些不信，略一沉思笑着说：“分开的那么简单？铁钩婆那等刁蛮难惹的人物，会轻易的放你走？”

凌壮志听得心头一跳，但他仍佯装不解的问：“为什么呢？她们要去莫干山，我要奉还寒玉宝扇，我往西，她们往东，根本无法同行。”

宫紫云似乎不愿再加争论，仅含意颇深的淡淡一笑置之，她吃完了手中的鸡腿，又以漫不经心的声调问：“凌师弟，那位展姑娘你素昧平生，乍然相逢，仅交谈数语便将师门至宝，自己防身的兵刃赠给你，又是为了什么呢？”

凌壮志早已看出宫紫云的那副看似平淡的微笑，正显示出她耿耿于怀的心声，因而一俟宫紫云说完，立即佯装气恼的沉声说：“哼，娟师妹也相信世上有如此糊涂的人？她是藉小弟为她挡灾！”

宫紫云黛眉一蹙，不解的问：“为什么呢？”

凌壮志愈加气虎虎的说：“哼，原来那天酒楼上有黑道高手，暗中觊觎她手中的玉扇，……”

宫紫云一听，心中冷冷一笑，立即冷漠的插言问：“是哪一位大胆的黑道高手，胆敢在天山派‘琼瑶子’的女徒身上打主意？”

凌壮志似乎没料到宫紫云有此一问，只得摇摇头，笑一笑说：“这就知道了。”

宫紫云又追问了一句：“那个黑道高手可曾向你下手？”

凌壮志依然摇摇头，同时解释说：“也许是因为有铁钩婆母女同行，加之沿途去卧虎庄贺客络绎不决，那人自是不敢下手抢夺。”

宫紫云一听，似乎想起什么，忽然岔开话题问：“你既然伪装书生，为何还和铁钩婆母女同去卧虎庄？”

凌壮志一直避免谈到铁钩婆和万绿萍，以免引起宫紫云不快，但偏偏又拖到她们母女两人身上，心中不停叫苦，口里却正色说：“因为‘金刀毒燕’阮陵泰是恩师的切齿仇人，小弟又不是被邀的客人，所以我必须随她们混进庄去。”

宫紫云见凌壮志说的理所当然，顿时把心中那丝妒意给冲淡了，但她仍有些忧心的说：“可是，你当时应该想到后果的棘手……”

凌壮志知道宫紫云指的是万绿萍抱他越墙的事，但他想到当时在卧虎庄高墙前，所痛起的决心，毅然向宫紫云说：“当时小弟心切师仇，内心焦急万分，深怕当夜不能手刃老贼，如让老贼次日当着天下各路英豪，谢罪江湖，封刀息隐，再行下手虽无不可，但势必为恩师的清誉招来天下武林侠士的非议。”

凌壮志愈说愈激动，神色也愈严肃，他继续激昂的说：“再说，为师报仇，抛头颅，洒热血，生命尚且置之度外，当时那还顾到后果堪虑，若上麻烦……”

宫紫云听了这份大义凛然的话，未待凌壮志说完，已忍不住垂首哭了，同时，流着泪说：“我这些年来，居身贼府，尚不知老贼就是惨害父亲的仇人，这时想来，愧悔天地，心神难安，不知将如何慰先父于泉下！”

说话之间，声泪俱下，举目望着凌壮志，悲忿的说：“先父唯一最痛恨的‘金刀毒燕’阮老贼，竟没有死在你我之手，而让一个莫不相干的叶小娟抢先了。”

凌壮志唯恐宫紫云再问小姐的事，因而，急忙转变话题说：“恩师还有一个最大的仇人未死……”

宫紫云凤目冷电一闪，立即停止哭泣，恨声问：“那人是谁？”

凌壮志剑眉微剔，也恨声说：“就是现任崆峒掌门‘乌鹤仙长’！”

宫紫云一听，立即切齿恨声说：“即是这个恶道，我们何不即日前往崆峒派，毙此老贼……”

凌壮志未待宫紫云说完，立即摇摇头说：“恩师曾经一再叮嘱，找到师姊后，第一件事是即赴恒山凌霄庵，否则，我们师出无名，报仇无因，对方问起，无言答对，小弟不知授业恩师是谁，师姊也不知生身之父何人，名不正，言不顺，处处不便……”

宫紫云看似雅静，实则外柔内刚，未待凌壮志说完，倏然立起，毅然说：“即是如此，我们即时动身，父仇一日不报，终朝心神难安！”

凌壮志也由毡垫上立起来，一指不远处的马鞍说：“小弟必须先先将青马还给展氏兄妹，因为由他们口中才知道女淫贼‘金艳娘’隐居在马鞍山中。”

宫紫云正愁没机会一见展伟凤，因而略一迟疑，随即颌首说：“事急也不在这一夜时间，要去我们现在就动身吧！”

于是，凌壮志抱起马鞍，宫紫云整理好毡垫绒毯，径向洞口走去。

来至洞口一看，山中暮色已浓，大翠谷的羡仙宫，已模糊难辨……

再看洞下，那匹青鬃大马，立在不远处的怪石间，正翘首向他们两人望来。

凌壮志不知如何招呼青马，举举手中马鞍，吆喝一声，和宫紫云飘身而下。

两人双脚刚达地面，一阵清脆蹄响，带来一阵劲风，青鬃马一声低嘶，已奔至两人面前。

凌壮志两手一举，立即将毡垫马鞍放在马背上。

宫紫云见青马异常聪慧，芳心甚喜，不由伸出春葱似的玉手，抚摸着长青鬃，赞声说：“这匹青马神骏无比，颇通人性，看来脚程定也快的惊人。”

凌壮志听宫紫云赞美青鬃，心中不禁有些得意，因而他大为青马宣扬一番它的来历，说：“这匹青马是昔年闻名皖赣边区赵镖头的坐骑，质资自是不凡。”

宫紫云似是对赵总镖头没有什么印象，也许是因爱青马的神骏，一心抚摸马鬃，因而没有答话。

青鬃的确通达人性，它望着配备马鞍的凌壮志和抚摸它的宫紫云，不停的摇头摆尾，低嘶连声，显得亲热至极。

凌壮志系好马鞍，立即望着宫紫云，讪讪的说：“姊姊坐鞍上，小弟立在马后。”

宫紫云娇靥微微一红，含笑斜睨了凌壮志一眼，嗔声说“那多危险，尤其在山路上奔驰。”

凌壮志看了宫紫云宜嗔宜喜的娇态，几乎看呆了，同时，也给了他十足的勇气，于是，飞身纵上马鞍，兴奋的说：“姊姊坐在前鞍上试试！”

说着，俯身下去，伸手去拉宫紫云的玉手。

宫紫云娇不胜羞，红飞耳后，涩然一笑，趁势纵上马鞍，纤腰立被凌弟弟的手臂揽住，芳心狂跳不止。

终而一想，他是父亲面许的夫婿，有什么害羞的？因而那颗紧张的心，才逐渐平静下来。

凌壮志轻抖马缰，一声吆喝，双脚微催马腹，青鬃一声长鸣，放开四蹄，如飞向前驰去——

宫紫云依偎在凌壮志的怀里，阵阵男子具有的特殊气息，薰的她心醉神迷，目光眩晕，愈觉前面的巨木岩石旋转如飞。

青鬃果是一匹宝马，在崎岖的山路上，四蹄翻飞，宛如驭风腾云，铁蹄过处，火星激射，石屑横飞，车速依然高的惊人。

凌壮志最初尚有些忐忑不安，双目凝神前视，对娟师姊飘飞的秀发，几乎无法应付，真是挥之不去，拂之又来，那丝丝淡雅的发香，不时扑向他的鼻孔，更令他心旌摇荡……

一阵飞驰，已达山下，四野已经暗下来，十丈以外，景物已不能见。

宫紫云倚在凌壮志的胸前，发现官道上昏暗无人，芳心窃喜，心坎上不时升上阵阵甜意。

蓦然——

狂奔中的青鬃，竖耳立鬃，马目闪惊，昂首发出一声悠长怒嘶，声震四野，直上夜空，车速骤然加快。

凌壮志，宫紫云，心中同时一惊，不由凝目前瞻，只见官道前面，隐约现出两点尘影，两匹快马，同样的向西飞驰。

青鬃大发神威，快如脱眩之箭，眨眼之间，距离前面两马，已不足十丈了。

凌壮志功力深厚，凝目再看，不由惊得心头一震，面色立变，险些脱口呼出声来，他作梦都没想到，在此时此地会碰上离家出走的秦香苓！

假设他一人遇到她们，那是求之不得的事，他可告以大义，严词劝她们回太平镇，如今，偏偏有位外柔内刚，也极善妒的娟师姊坐在马上。

这时，宫紫云也看清了，她发现前面两马上，一个是红衣长裙背插宝剑的少女，一个是身穿花衣，年青俏丽的丫头。

青鬃再度一声怒嘶，前面马上的秦香苓和春丫头，闻声同时回头，一齐怒目望来。

凌壮志一见，吓得急忙低头，悄悄隐在宫紫云的颈后心中暗暗禱告，千万别让秦香苓将他认出来！

正在万分焦急之际，蓦闻宫紫云慌忙的悄声说：“凌师弟，快，你快立到马股上去，这副样子被他们看见了，羞也要羞死了。”

凌壮志一听，暗暗叫苦，他这时真是到了欲呼无声，欲哭无泪，叫天不应，呼地不灵的地步了！

凌壮志怎敢立起，心中不停叫苦，两手中顿时急出汗来，因而迟疑的不敢起来。

宫紫云看得异常不解，芳心万分焦急，不由低声催促说：“凌师弟，快点嘛！”

说话之间，青马已至两马之后，一声震耳怒嘶，直向两马之间冲去。

秦香苓和春丫头的坐马，同时大吃一惊，分别窜向左右路边。

青马昂首一声欢嘶，如飞驰过。

秦香苓和春丫头，心情正在郁闷之际，焉能忍一这口恶气，两人同时一声厉叱，猛收缰绳，急拨马头，怒目一看，满腹怒火顿时变成狂喜，秦香苓宛如沙漠中遇到了甘泉，脱口连声娇呼：“凌哥哥，凌哥哥！”

这两声喜极娇呼，声如银铃，清脆无比，在夜幕初垂的静寂旷野间，听来异常悦耳，直如黄莺初啼。

但，听到心情慌急的凌壮志的耳朵里，不啻平地暴起一个春雷，浑身猛烈一战，险些跌下马来。

宫紫云听了这声清脆娇呼，宛如当头一击，先是一呆，继而妒念、疑惑，一齐涌上心头，令她猛的勒住丝缰。

青马正在放蹄狂奔，一声痛嘶，急收冲势。前蹄倏然扬起——

凌壮志心情紊乱，未料青鬃猛然立起，身形一连几幌，飘然落下马来。

身形尚未落地，秦香苓和春丫头的两人已经追到，青鬃一个急烈旋身，三马齐向凌壮志冲来。

宫紫云和秦香苓三人这一惊非同小可，俱都吓得花容失色，脱口尖声惊呼，纷纷急收缰绳。

顿时，马嘶蹄乱，暴起尘烟，一片娇呼惊喊。

但，白影一闪，凌壮志早已身飘路边。

三女一阵手忙脚乱，俱都急忙将坐马稳住，在尘烟飞旋中，急忙一定神，彼此趁机打量对方。

宫紫云见秦香苓一身红服鲜艳如火，明眸皓齿，妩媚多姿，花容毫不逊于自己，秀美处，似是另具一种风韵。

打量间，芳心无比怒恼，同时也自叹命薄，自己身世凄凉，命运坎坷，遇到的终身夫婿又是一个到处留情的浪子，顿时感到人生已无乐趣。

因而，她认定凌壮志是个用情不专的人，既然父亲生前面许亲事，就该洁身自爱，如今，突然又遇上这么一位艳丽少女。

而这时的秦香苓，同样的炉火中烧，暗恨凌壮志不解她的痴情。

她望着云发如墨，丽姿天生的宫紫云，自觉美艳之处，毫不逊色，但她总觉自己没有对方紫裳少女的那份高雅温静的气质。

想到自己抛家离井，日夜追踪，就为的要向凌壮志表白自己的一颗痴心，如今这才几天，他胯下不但有了好马，怀中也有了雍容艳丽的美人，想到伤心处几乎忍不住放声一哭。

凌壮志愣愣的立在路边，心中乱的已不知道如何向娟师姐解释才好，任由飞扬的尘烟在他身上飘过。

宫紫云虽觉妒气难耐，但她仍不愿心爱负情的凌师弟难堪，强自一笑，以愉快的声调问：“凌师弟，别尽发呆，你为我们介绍嘛！”

秦香苓和春丫头一听“凌师弟”三字，两人俱都怔了。

凌壮志觉得事到如今，只有对娟师姐实话实说了，于是一定神，急忙举手一指秦香苓，笑对宫紫云说：“娟师姐，这位就是太平镇的秦香苓姑娘，跛足道老前辈的高足。”

说着，又望着秦香苓指着宫紫云说：“这位就是那夜在下对跛足前辈谈过的娟师姐！”

宫紫云听凌壮志如此介绍，芳心略感一丝欣慰，知道凌壮志一直在打听自己的行踪，因而马上一福，大方的一笑，谦和的说：“原来是秦姑娘，宫紫云久仰了。”

秦香苓听了凌壮志的介绍，本就有些不信，据凌壮志那夜说，他师姐的暗记是在酥胸上，谁个少女的酥胸给他看？

这时再听，对方自称宫紫云，并没有说什么“娟娟”，心中愈加怀疑，断定这是一幕假戏。

继而一想，粉面倏然通红，假设宫紫云真不是凌壮志的娟师姐，两人袒胸相见，也必然已发生了那种苟且之事。

念及此处，芳心妒意愈浓，怒火渐炽，但她出身望族，不愿失却身份，因而，淡淡一变，强自谦和的说：“原来是宫紫云姑娘。”

说着，也歉意福了一福，她把“宫紫云”三字，说的特别清楚，似是故意给凌壮志听。

春丫头自觉没有说话的资格，但她坐在马上却忿忿的望着凌壮志，为她家的小姐抱不平。

凌壮志见宫紫云强自绽笑，秦香苓说话轻蔑，心中乱得已不知说什么才好，他觉得既然碰上秦香苓，索性义正词严的劝她们主仆回去。

心念未毕，宫紫云坐下的青鬃马，倏然昂首一声惊嘶，其余两马也同时昂首竖耳，目闪惊急。

凌壮志心中有异，游目一看，只见正东一点白影，扬起薄薄烟尘，沿着马鞍山南麓大道正向这面电掣驰来。

唤春丫头鬼聪明，望了一眼驰来的马影，即对桌上的秦香苓，机警的低声说：“小姐，今夜即然遇到了凌小侠同宫姑娘，我们索性到前面镇上一宿，大家亲切的多谈谈。”

说着，即拨马头，作着急欲驰去的意思。

秦香苓柳眉蹙蹙，杏目闪烁，娇靥上微现焦急，目光望着驰来的马影，又望望凌壮志，似是急切的等他答复。

凌壮志一心想摆脱她们主仆二人，岂肯再和他们同行，因而，微一拱手，谦和的笑着说：“在下和娟师姐尚有急事待办，必须星夜赶路……”

唤春丫头目光一动，立即插言催促说：“即是这样，大家一同前进，既然不寂寞，又可谈心，岂不更好？”

说着，又机警不安的看了一眼逐渐驰近的马影，焦急的催促说：“凌小侠，快上马嘛！”

凌壮志察言观色，知道那匹马上必是前来追赶她们的家人，因而，他希望藉来人之势，逼她们主仆先行离去。

于是，秀眉一蹙，摇摇头，抱歉的说：“在下与两位不便同行！”秦香苓正不愿看见他拥着宫紫云一马同鞍，因而建议说：“凌哥哥可乘我这匹红马，我和唤春同骑一匹……”

凌壮志未待秦香苓说完，立即抱歉的摇摇头。

秦香苓一见，芳心一酸，粉面立变苍白，她确没想到凌壮志竟是一个如此寡情绝义的人，因而气得娇躯直抖。

唤春丫头看了，大是不服，不由沉声问：“凌小侠，你可知我家小姐为何跑出来？”

凌壮志怕事情越扯越远，节外生枝，只得硬着头皮，摇摇头说：“在下一些不知！”

唤春丫头见凌壮志装糊涂，也气得粉脸发青，久久说不出话来，继而一想，觉得小姐已是薛家的媳妇，也不能怪凌壮志无情。这时，宫紫云见凌壮志对秦香苓拒之千里，芳心略感欣慰。但她看到秦香苓和唤春丫头的神色，觉得这其中定有蹊跷，也许凌壮志当着自己的面，硬着心肠，推个一干二净，有负秦香苓之处。

心念未毕，蓦然传来一声长嘶，蹄声清晰可闻，青宗和其余两马，俱都低嘶连声，身形不停的移动。

宫紫云转首一看，只见一匹高大花马上，坐着一个脸胖肩阔，头戴公子帽，身穿白长衫的英俊少年。

英俊少年，浪眉朗目，朱唇下弯，鞍后挂着一柄宝剑，正紧蹙眉头，一脸忧郁，低着头猛挥马鞭，狂驰飞来。

那匹高大花马，看来不逊青鬃，这时鼻冒热气，已经通体是汗了，但，奔驰的速度仍极惊人。

凌壮志早已看出来人是秦香苓的未婚夫婿薛鹏辉，因而断定又是一番麻烦，想到没答应和秦香苓离去，心中异常后悔。

春丫头的鬓角早已急出汗来，那双灵活的眸子，一直焦急的望着秦香苓，似乎在问走不走？

秦香苓一见薛鹏辉，一脸气忿之色立时变成对凌壮志的关怀，她仍情不自禁的低声警告说：“凌哥哥小心，他的个性极为刚躁！”

凌壮志决心趁机让他们两个人言归于好，因而仅淡淡一笑。

这时，薛鹏辉的大花马，距离四人已不足十丈了，但他似是仍未觉察前面有人挡路，依然不停的挥着马鞭。

凌壮志看得非常同情，由薛鹏辉这副神态看来，他内心的痛苦，情感负荷的沉重，由此可知。

秦香苓和春丫头两人心情慌急，希望薛鹏辉一直低头飞驰，因而，两人悄悄勒马退至路边。

宫紫云见两人后退，也拨马将道让开。

就在宫紫云拨马退开的同时，青鬃立即发出一声不服的怒嘶。

嘶声一起，秦香苓和春丫头的粉面立变，两人几乎是恨透了宫紫云。

她们误会宫紫云有意惊动薛鹏辉。

坐在飞奔花马上的薛鹏辉，果然被青马的怒嘶由沉思中惊醒，举目一看，顿时呆了，急忙将马勒住，他不相信眼前的景象会是事实。

秦香苓一见薛鹏辉，立即转首他望，不屑与他的目光接触。

宫紫云看得万分不解，闹不清这是怎么一回事。

凌壮志见薛鹏辉发呆，立即拱手含笑招呼说：“薛兄一别旬日，一向可好？”

薛鹏辉一定神，看了面前情形，妒火中烧，顿时大怒，尤其看到未婚妻

秦香苓那副不屑一顾的神情，更是怒不可遏。

于是，浓眉飞剔，虎目圆睁，震耳一声大喝：“无耻小辈，诱拐人妻，那个和你称兄道弟，少爷今夜定要将你碎尸万段，方消心头之恨。”

大喝声中，侧身去抽鞍后长剑，呛郎一声龙吟，寒光如电一闪，身形已腾空纵离马鞍——

身在空中，一挺腰身，疾演“入海苍龙”身形立变头下脚上，长剑一挥猛向立在路边的凌壮志扑去。

秦香苓见薛鹏辉信口胡说，芳心大怒，不由红着脸怒声说：“姓薛的，你怎的血口喷人，信口胡说，我带唤春出外游历，与凌哥哥何干？”薛鹏辉听秦香苓将凌壮志称呼“哥哥”，不啻火上加油，气得再度一声大喝，长剑猛劈而下——

凌壮志知道这时无法解脱，但仍高声急呼：“薛兄你误会了。”

急呼声中，身形一闪，幻起三五白影，已至大花马的身后。

薛鹏辉神情如狂，一剑走空，身形横飘，再度一声大喝，长剑反臂挥出，幻起一道如银匹练，猛扫凌壮志的腰间。

凌壮志很同情薛鹏的遭遇，总觉自己理屈，加之宫紫云在场，他极希望当面双方解释清楚。

因而，一俟薛鹏辉的长剑扫到，双脚一挫，身形如电一旋，长剑擦身扫过，同时再度朗声说：“薛兄息怒，请听小弟向你解释清楚。”

薛鹏辉两剑走空，羞忿交集，更加怒不可遏，当着未婚妻的面，真是无地自容，因而，厉声说：“无耻小辈快些闭嘴，还不快亮兵刃！”说话之间，一连再攻三剑。

秦香苓一心关怀凌壮志的安危，不由急的大声说：“薛鹏辉，你根本不是凌哥哥的敌手，我劝你还是快些停下手来谈话吧。”

薛鹏辉怒哼一声，依然一剑紧跟一剑的猛攻。

凌壮志一听，心中不禁有气，同时，也断定要促成两人言归于好，已决不可能了。

薛鹏辉满面铁青，双目如火，手中长剑翻滚如龙，啸声丝丝，寒气四溢，剑剑不离凌壮志的要害，声声大骂无耻小辈。

凌壮志身上没有兵刃，即使有，他也不愿使用，因为，他仍希望薛鹏辉，知难停手，是以，只是仗着神奇的步法左闪右避。

宫紫云静静的坐在马上，冷眼旁观，她已看出一些端倪，秦香苓和这个目闪妒焰，一脸杀气的英俊少年必是一对恩爱的小夫妻，想是凌壮志出现在他们之间，因而爱河起了风波。

她对凌壮志的一味闪躲，也断定是凌壮志作下理屈不可告人之事，否则，何必不敢还手。

秦香苓见凌壮志只守不攻，芳心万分焦急，如此下去时间一久，万一有个闪失那还了得，心中一急，脱口一声娇呼：“凌哥哥，接着！”

急呼声中，翻腕撤剑，右臂一扬，长剑幻起一道寒光，挟着一丝剑啸，直向凌壮志的右肩反投过去。

宫紫云看得黛眉一蹙，芳心极不是味道，她自己背后有剑，却没有及时投给自己的师弟，而让别人抢了先。

闪电旋飞中的凌壮志，听了秦香苓的话，正待出口喝止，一道寒光已临身前，如果不接剑，秦香苓定然忍受不了这份难堪，性情高傲的少女，也许

会寻短见，假设接了剑，事情势必愈来愈糟了。

最后，他仍然在心情电转之间，伸手接住投来的长剑。

薛鹏辉一见，倏然停手，仰天一阵凄厉狂笑，接着悲笑着说：“哈哈！一日夫妻百日恩，你们在怪石阵中，虽然仅仅温存了片刻工夫，看来恩爱尤胜老夫老妻……”

秦香苓见凌壮志接了她投过去的剑，芳心慌恐中，顿时升起一丝蜜意，这时再听了薛鹏的秽语，不由气得娇躯直颤。

宫紫云见凌壮志接了秦香苓的剑，心中已经不悦，这时再听了薛鹏辉的话，粉面倏变苍白，唇角立即掠上一丝凄凉微笑。

凌壮志顿时大怒，秀眉斜飞如剑，俊目寒光似星，震耳厉声说：“你如此含血喷人，不怕有失体面，亏损阴德吗？”

薛鹏辉再度一声厉笑说：“如知廉耻，顾体面，怎会作出诱人妻子，骗人侍女的卑鄙行为。”

凌壮志气得俊面铁青，浑身微抖，一指薛鹏辉，厉声说：“你如再胡言乱语，在下可要失礼了。”

薛鹏辉虎目一瞪，大喝一声：“那个要你留情！”

情字出口，身形前扑，手中长剑，一连几闪刷刷攻出三剑，声势威猛至极，分攻上下腹间。

凌壮志已动真怒，知道薛鹏辉痛心失去秦香苓的爱，已变得不可理喻，因而让过一、二两剑，即运“青罡气功”劲贯右臂，力透剑身，顿时青气蒙蒙，光芒暴涨，一柄精钢剑，立时变成一柄上古神兵。

继而，大喝一声，跨步闪身，一式“金鹏展翅”长剑反臂挥出，直削薛鹏辉攻来的剑身。

碴——的一响，当呛一声，火花闪过，薛鹏辉的长剑已断落道中。

但，薛鹏辉依然如狂如痴，手中半截断剑，仍向凌壮志猛攻。

凌壮志一声冷笑，疾演剑魔绝学“画龙点睛”长剑振腕一绕、闪电点出，直击断剑的护手。

叮的一声轻响，暴起一起惊叫，断剑应声飞向半空。

薛鹏辉神志立被惊醒，一声惊叫，飞身暴退两丈，但他羞怒惊恐的面孔上，仍充满杀机，那双圆睁虎目，依然怨毒的瞪着凌壮志。凌壮志停身横剑，俊目注定薛鹏辉，沉声解释说：“那夜怪石阵中，全系误会，你分明亲自所睹，尚且恶意歪曲事实……”薛鹏辉未待凌壮志说完，仰面怒极一笑，虎目闪着妒火说：“要杀要剐，任凭你做，你就说的西天发白，日出正北，在下也是不信，你们夜半更深，孤男寡女，席地拥卧……”

凌壮志勃然大怒，星目射电，手中长剑愤怒的虚空连挥，同时厉声说：“薛鹏辉，你这不可理喻的浑人，在小爷未反悔前，快快上马滚吧，下次再遇到小爷，依然胆敢如此无理，定要你的狗命！”薛鹏辉看出凌壮志已经怒极，知道不走必然被杀，于是厉声一笑，飞身纵落大花马上，发狂的笑着说：“哈哈，那样正合你的私欲，不杀了我，你怎能娶秦香苓为妻？哈哈，告诉你和贱婢秦香苓，少爷就是身为厉鬼也要活捉你们！”

话声甫落，急拨马头，两腿一夹马腹，花马一声痛嘶，直向马鞍山窜去。

凌壮志浑身乱颤，眼冒金花，脑际轰轰直响，他气得几乎杀了薛鹏辉，为了要表白他的心意，他毫未思索的大声说：“薛鹏辉，你不要欺人太甚，在下虽不才，尚不致娶再醮之妇为妻，今后你胆敢再恶意宣染此事，在下定

要杀你这无耻狂徒！”

话未说完，身畔暴起一阵乱蹄马嘶。

凌壮志倏然住口，转首一看，只见秦香苓和春丫头，两人急策坐马，奔下大道，越野向南驰去——

秦香苓上身俯向前鞍，深垂螭首，玉手掩面，双肩不停的耸动，分明是在忍声痛哭。

春丫头紧跟在马后，满面薄嗔，杏目气忿的望着凌壮志。凌壮志看得万分不解，满腹怒火，顿时全消，不由以询问的目光，茫然望向冷漠坐在马上的宫紫云，他尚不知道“再醮之妇”已大大的刺伤了秦香苓的心！宫紫云见凌壮志俊面铁青，朱唇发白，不忍再说什么，仅淡淡的说：“他们都走远了，我们也走吧！”

凌壮志秀眉一蹙，异常不解的问：“秦姑娘是为什么呢？”宫紫云淡淡的说：“恐怕是为了你不娶她为妻吧！”

凌壮志立即焦急诚恳的说：“这怎么可以呢？她是有了夫婿的人，再说，小弟自受命恩师，下山寻找姊姊，小弟这颗心……”宫紫云尚不能完全明了真象，但她却已认定凌壮志是个用情不专的人，因而未待凌壮志说完，立即阻止说：“好了，不要再说啦，快上来吧！”

说着，漫不经心的拍了拍鞍后的马股，接着说：“你就立在鞍后吧！”

凌壮志看出宫紫云有些不悦，但遇到这种事也不能怨她，只有待她心情愉快时再向她解释个清楚。

心念至此，发现手中尚握着秦香苓的长剑，心中一动，转首再看，两匹青马早已跑的没有了踪影。

一阵懊恼，突然袭上心头，方才忍住心中的怒火，再度燃烧起来，于是，一声怒哼，双掌立变殷红，左手一折长剑，剑身顿时通红似火。

他恨恨的两手一阵揉搓，一柄精钢长剑，在他至大至刚的“赤阳掌”下刹那变成一个铁球。

继而，星目冷电一闪，右手抖腕投出，铁球挟着破风厉啸，直向七、八丈外的一方青石射去。

轰然一阵巨响，坚石四射，火花溅飞，青烟旋转升空，青马一声低嘶，一连退后数步。

宫紫云见凌壮志神情激忿的揉剑作丸，看得芳心也不禁暗暗惊骇，这时见他飞身立在马股上，一拨马头，直向正西驰去。

凌壮志立在飞驰青鬃的马股上，迎风一吹郁闷心情，立时平静下来，想起那夜好奇进入怪石阵，真是悔之不及。

当时他万没料到会有今天的难堪后果，造成这个难堪的后果，秦香苓的负气离家，是其主要的关键。

心念间，蓦闻宫紫云淡淡的问：“凌师弟，方才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凌壮志一定心神，不由懊恼的说：“还不是为了追踪叶小娟！”

宫紫云一听叶小娟，心情顿时一沉，不由应声的问：“为什么呢？”

凌壮志略感气恼的一叹，即将那夜跟踪一道迅速白衫人影，追入太平镇秦天举的花园，遇到跛足道人和秦香苓的经过一字不漏的述说了一遍。

尤其，他特别解释由于好奇才和秦香苓进入怪石阵，为了捕捉对方隐身之处，才相互撞在一起，恰被薛鹏辉发现的事。

宫紫云听得将信将疑，她觉得以凌壮志如此高绝的武功，尤擅魔鬼“东

海仙翁”的诡妙神奇法“追魂幻踪”，在她认为两人在追逐间撞在一起，是不可能的事。

穿林过镇，她一面催马狂驰，一面随声附应，并没有插言咨询疑问。

因而，马不停蹄，由于中途遇到秦香苓和薛鹏辉等人，到达石门镇，天光已经大亮了。

商旅行人，多已离店上路，凌壮志和宫紫云，两人只得拉马徒步前进。

一个英俊潇洒，文静儒雅的白衫少年书生，一个是艳丽如仙，国色天香的背剑紫裳少女，两人徒步进镇来，街人无不停足注目，投来羡慕的一瞥。

但，也有不少佩刀带剑的劲装武林人物，目闪惊急，变颜变色，纷纷交头接耳，暗中指点议论。

这些，凌壮志和宫紫云俱都看见，只是两人并没放在心上。

来至前日落脚的客店前，两人决定进店略事梳妆，再到黄府奉还马，于是，顺手将青鬃交给迎来的店伙手里。

就在这时，一阵惊叫吆喝，径由西街传来。

两人正待进店，闻声停身止步，举止一目，只见西街行人，纷纷闪躲，齐声吆喝，情形异常混乱，十数高马壮汉，疾驰而来。

当先一匹高大黑马上，坐着一个黑脸圆睛，血盆大口，一身黑缎锦袍，头戴英雄帽的威武大汉，正神情焦急的催马狂奔。

凌壮志见是展伟明，秀眉一蹙，即对宫紫云说：“娟师姊，黑马上那个威武黑汉，即是展伟明。”

宫紫云也不解的说：“看他神色慌急，闹街驰马，定是出了什么事情。”

凌壮志颌首应是，正待说什么，展伟明已一马当先驰至近前。

但，威正浑猛的展伟明虽然环眼圆睁，却未着清立在店前的凌壮志，他依然挥鞭催马，向前直冲。

凌壮志不知发生了何事，只得含笑扬声招呼：“展世兄，何事如此匆匆？”

话声未落，展伟明的黑马恰到店前。

展伟明闻声转首一看，立即环眼一瞪，面现惊喜，大喝一声，急收缰绳，乌骓一声痛嘶，倏然人形立起。

就在这一顿之间，后面十数匹马，一涌而至，顿时马嘶人喊，惊呼蹄乱，展伟明一拨马头，已至凌壮志身前。

于是，飞身下马，急步向前，同时笑声嚷着说：“哈哈，我的英俊妹夫，你怎的一个人先回来了呢？我那年青标致的妹子呢？”

宫紫云一听这称呼，芳心猛的一震，花容立变，她确没想到凌壮志早已和展伟凤订了婚。

凌壮志作梦也没想到浑汉展伟明会呼他妹夫，因而惊呆了，他简直闹不清这是怎么一回事。

这时，所有马上壮汉，俱已翻身下马来，街上行人立时挤了个水泄不通。

展伟明见凌壮志发愣，尚以为是听了事情的剧变而惊呆，因而又煞有介事的大声解释说：“我的妹夫，你不想想，你一个人前去杀‘金艳娘’，我那妹子她怎能放得下心？回家整理好兵刃暗器便和燕姊姊飞马追你去了。”

周近虽然马嘶蹄响，人声吵杂乱成一片，但展伟明的声高气足，话声依然传出老远，原已议论纷纷的武林人物一听，愈证实他们看到的白衫少年就是近月一直轰动江湖的神秘少年凌壮志。

因而，一阵吵嚷，纷纷向前挤来，俱都希望亲自一睹这位武功高绝的白

衫少年的庐山真面目。

凌壮志心中又急又气，象展伟明这号糊涂人物，真是令人啼笑皆非，因而一定神，大声说：“请你把话说清楚，又怎可随意呼在下是你的……”

展伟明一听，误认凌壮志耳朵有点聋，为了要凌壮志听得更清楚些，立即气纳丹田，声如洪钟似的说：“我妹子听说你去马鞍山杀金艳娘，她不放心，也去了。”

如此一嚷，只震得两街房檐，积尘飘落，屋瓦颤动，街上纷纷探耳，群马吃惊跳动，街上一片混乱。

凌壮志见展伟明如此憨傻，不由怒火渐升，立即大声说：“在下已经知道了，此地怎可任意胡说……”

展伟明不但浑猛，个性也极火急，一向不待对方把话说完，便抢先插言，这时一听，立即颌首大声说：“好，好，我们回家去再谈，我也不去马鞍山，她们俩居然瞒着我偷偷走了，真可恶。”

说着，回身举手，向着十数拉马壮汉，大声说：“回家，不去啦！”

说罢回头，只见凌壮志神色慌惶，俊面流汗，目光焦急的左顾右盼，同时慌急的望着—位店伙问：“请问，你可看见—位背剑的紫衣姑娘哪里去了？”

店伙微—躬身，恭谨的回答说：“回禀爷，小的没看见。”

凌壮志心中—惊，知道事情不妙，他断定宫紫云决不会先进入店中，必是负气走了。

这时店前拥满了看热闹的街人，凌壮志无法看清左右，他觉得仅说几句话的时间，宫紫云决不会走得太远。

于是，心中—动，急步走至展伟明的黑马乌鸦身前，立即认镫登上马鞍。

游目—看，街上人头攒动，人面闪闪，满大繁星似是目光，—齐惊异的向他望来，同时，两街酒楼上的窗口上，也探出了不少人头。

凌壮志无心注意这些，目光—直焦急在人群中搜索着，但，竟没有看到宫紫云的身影，因而不安的喃喃自语说：“真怪，怎的没有呢？”

浑猛的展伟明，尚不知他已闯了祸，加之他—见凌壮志心中—阵惊喜，根本没注意凌壮志身边尚立着—位绝美的紫裳少女。

这时见凌壮志神色焦急的左右张望，不由愣了，正待急声询问，店内蓦然传来—声慌急高呼：“凌小爷，和您同来的那位姑娘，又乘马走啦！”

凌壮志心中—惊，循声—看，只见上次接待的店伙黄生财，正由店内高高挥动着双手，神色慌张的跑出来，于是，秀眉—蹙，不由急声问：“那位姑娘奔了哪个方向？”

黄生财跑至近前，上气不接下气的说：“小的正在后店的—位客人备马，—位同仁拉了—匹青马来，并告诉小的说是凌小爷的，小的见青马生的神骏，又是小爷的，正要近前欣赏，忽然来了—位身穿紫衣的美丽姑娘，身背宝剑，—脸的杀气……”

万分焦急的凌壮志，—心想知道宫紫云的去向，这位热心的店伙，偏偏喋喋不休，—直赞美，不说正题，正待再加追问，蓦闻微猛的展伟明，震耳大声—喝：“娘的噜嗦，问你去了什么方向？”

说着，举起蒲扇大的巴裳，作着欲击之势。

黄生财本想仔细报告，讨个赏钱，没想到险些挨上巴掌，吓得两手抱头，大声嚷着说：“出了后门，去了北街。凌壮志—听，急拔马头，同时急声说：

“展世兄，黑马暂借小弟一用，事毕再行归还。”

说话之间，急抖马缰，脚下不停催着马腹。

乌鸦较之青马，性情尤其刚烈，立时昂首竖鬃，怒嘶连声，前蹄不停扬起，吓得街人纷纷走避。

展伟明怕凌壮志不知黑马个性，立即大声警告，说：“黑马打不得……”

得字方自出口，乌鸦急放前蹄，一声雷鸣，猛向北街冲去。凌壮志大吃一惊，街上如此多的行人，如果任其狂奔那还了得，于是，双腿紧夹马腹，右手急勒缰绳。

黑马腹痛，怒嘶连声，马身转如飞，四蹄暴跳如雷，立时扬起一阵飞尘，声势愈加惊人。

店前，围看热闹的人，立即暴起一声惊呼狂喊：“马惊了，马惊了。”

凌壮志聚精会神的驭马，根本没注意浑猛的展伟明说些什么，仅听到“放马”两字，右手已将马缰放松。

马缰一松，乌鸦狂驰如飞，直向正北街口射去，身形之快，宛如一缕青烟，两街观众，无不失声惊呼。

这时，他发现乌鸦虽比青马快，但远不如青马平稳舒适，这也许是赵总镖头选青鬃不选乌鸦的原因。

必念未毕，乌鸦已驰出街口，沿着官道，直奔正北——凌壮志举目一看，不由双目一亮，只见七、八里外，一点飞马尘影，正向十数里外，横亘官道上的一片丘陵茂林驰去。他断定那点快速尘影，必是骑着青马的宫紫云无疑，于是，又轻轻催了一下马腹，速度骤然加快，蹄声急如暴雨。

想着，青鬃一夜急驰，又未得到饱食休息，片刻时间，已被体力充沛的乌鸦追及不足二里了。

凌壮志暗暗心喜，再有片刻必可追及。凝目一看，只见宫紫云上身微俯，似在催马前进，沿着官道，径向丘陵下驰去，一直没见她回头。

乌鸦果是一匹难得的宝驹，一声不吭，四蹄翻飞，在和谁生气，躬着头一味默默狂驰。

青鬃爬坡，速度大减，乌鸦追至坡前，青鬃尚未到达坡顶。凌壮志不也高声呼喊，他怕宫紫云一气之下，飞身纵入左右茂林，那时再想追及，决不可能了。

乌鸦驰至半坡，青鬃已翻上坡顶，眨眼不见，凌壮志趁机一抖丝缰，急向坡上加速追去。

登上坡顶，竟是一座平陵，距离青鬃尚不足百丈。

凌壮志凝目一看，惊得面色大变，只见宫紫云前面的马道上，并肩前进着两人，正是铁钩婆和万绿萍。

他这一惊真是非同小可，一拨马头，迅速窜进左侧茂林中，他觉得这时绝不能会见铁钩婆和万绿萍。

但，他又怕与宫紫云越拉越远，只得籍着林木掩护，急急向前奔驰，因而马速大减。

他一面在林隙间注意宫紫云和铁钩婆母女的行为，一面用手焦急的抚摸着马鬃，他怕乌鸦长嘶发声。

蓦然前进中的铁钩婆，倏然回过头来，怒目向着催马急奔的宫紫云望来，那双小眼，宛如两盏小灯！

铁钩婆想是看清了宫紫云，一双小眼精光一闪，面现惊喜，不由连连挥

手，高声招呼说：“啊，原来是宫姑娘，你现在要去哪里？”宫紫云似在一直沉思，闻声一惊，急得青鬃勒住，见是铁钩婆和万绿萍，立即飞身离马，直落铁钩婆母女面前。

在这时的心情下，宫紫云遇到了铁钩婆和万绿萍，大有“他乡遇故知”之慨，倍显亲切。

一身碧裳，背后插长剑的万绿萍，同样的有着满腹心事，这时听了老娘招呼，立即停止转过身来。勒马隐在树后的凌壮志一见，不由浑身一战，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急切间，飞身离马，再向前进了数株大树，他要仔细的看个清楚。

只见万绿萍，粉面苍白，樱唇黯淡，香腮已显消瘦，以前黑白分明的大眼睛，竟然有些红肿，似是连日曾经伤心的痛哭过。凌壮志看罢，心中即迷惑又吃惊，他想，这才几天，万绿萍怎会憔悴成这令人心痛的样子？

打量间，宫紫云已和铁钩婆母女寒暄完毕。

通体是汗，鼻冒热气的青鬃马，已悄悄走至林边，啃着青草休息。

暮闻铁钩婆望着宫紫云，惊异的问：“宫姑娘，你的气色很难看，有什么不如意的事吗？”

宫紫云依然是那么高雅的淡淡一笑，微摇螭首说：“没什么，晚辈觉得有些不舒服，到前面镇上休息半日就好了。”

铁钩婆以为真的点了点头，继续问：“晋德大师呢？”宫紫云回答说：“他因事已去了黄山。”

铁钩婆小眼一亮，似乎想起什么，立即沉声问：“宫姑娘可追上凌壮志那小子？”

宫紫云见铁钩婆提到凌壮志，忧郁的娇靥上，立时变得苍白如纸，不由摇摇头，黯然说：“没有追上他，我想总有一天会找到他的。”

万绿萍见宫紫云一谈到凌壮志面色立变，尚以为她仍痛恨凌壮志杀了她的师侄阮自芳而气忿，因而柳眉一蹙，芳心暗为心上人担忧。

惊见铁钩婆，咬牙切齿的恨声说：“宫姑娘拜托你，将来你遇到了凌壮志，请你务必杀了那个无情无意的小子，替老身出口气。”

万绿萍一听，立即怨的阻止说：“娘，您怎的尽说些糊涂话

铁钩婆未待万绿萍说完，小眼一瞪，厉声说：“死丫头，你还没被那小子骗够吗？”

万绿萍神色一阵黯然，立即幽怨的低下了头。

宫紫云看得黛眉一蹙，佯装不解的问：“老前辈，到底是怎一回事？凌壮志不是您的表侄兼爱婿吗？”

万绿萍一听，憔悴的双颊立时升上两片红晕。

铁钩婆恨恨的点了点头，恨声说：“不错，在卧虎庄，老身是这样说过，但现在一切都不算数了。”

宫紫云的确一些不解的问：“为什么呢？老前辈。”

铁钩婆懊恼的叹了口气，忿忿的解释说：“凌壮志那小子和我这个丑丫头，原已定了彩聘，是一对名正言顺的小夫妻，在卧虎庄前分手时，约妥在石门镇相会，谁知，前天和我们住在同一个店里，他小子就在隔壁房间内，听见我们母女谈话，不但不出来相见，反而悄悄的溜走了，你说可恨不可恨？”

说着，小眼精光闪射的望着宫紫云，似乎等待宫紫云的公正评理。

宫紫云心乱如麻，哪里还有兴致为她评理，但又不得不郑重的点点头。

万绿萍缓缓抬起头来，怯怯的分辩说：“凌哥哥不愿见我们，必然有他不便见我们的苦衷……”

铁钩婆不待万绿萍说完，小眼一瞪，厉声说：“快闭上你的嘴巴吧！到了这般时候你还痴心为他辩护呢！”

宫紫云怕万绿萍难堪，事实上她也有为师弟辩护的义务。因而接口说：“萍姑娘说的是，也许凌壮志真的有苦衷！”

铁钩婆听得一愣，她对宫紫云突然帮着凌壮志讲话，似乎感到十分惊异，于是一定神，接着又忿忿的说：“宫姑娘，更有令人可气的事，你却不知，凌壮志那小子瞒着我们，又和那个伪装书生的展伟凤订了婚。”

宫紫云想到店前那个浑猛黑汉展伟明对凌壮志的称呼，芳心就不由暗暗生气，因而，黛眉一蹙，指责说：“凌壮志这样作就不对了，他不是和萍姑娘已经彩聘了吗？”

铁钩婆立即正色说：“是呀，这就是老身恨他入骨的原因呀！”

说着，唯恐宫紫云不信，转首又望着杏目已含泪光的万绿萍，沉声说：“萍儿，把那小子下彩定的‘涵碧珠’拿出来让宫姑娘看看。”

万绿萍觉得无此必要，因而嘟着嘴不高兴的说：“娘，您真是的，这些事您和人家宫姑娘争执什么？”

铁钩婆小眼一瞪，沉声说：“我要让宫姑娘知道这件事是千真万确。”

宫紫云确没想到凌壮志和万绿萍当真已经订过了婚，芳心中除了悲痛自己的命苦外，她也没有一丝妒意。

她决心星夜赶往恒山凌霄庵，问清了自己的身世，再为父亲报仇，杀了恶道“乌鹤”后，也找一偏僻的庵院伴佛为尼，了此残生。

这时见万绿萍不愿拿出“涵碧珠”来，立即插言说：“老前辈说的话，晚辈怎敢不信，现在看也不便，下次有机会再看吧！”

说着，仰首看了一眼高高升起的红日，似有所悟的说：“时间已经不早了，晚辈要先走一步了。”

铁钩婆立即歉然一笑，说：“真抱歉，耽误了你不少时间。”

宫紫云，淡雅的一笑，说：“难得遇到老前辈，理应多谈几句。”

说着，即向路边啃草的青马走去。

铁钩婆小眼一亮，似乎想起什么，立即又忿忿的说：“宫姑娘遇上那个无情无义的小子，千万别望了代老身教训他一顿，最好能砍断他小子一条手臂或者是一条大腿。”

万绿萍一听，面色立变苍白，即对认镫上马的宫紫云，惶声说：“宫姑娘请你千万不要那样作……”

宫紫云坐在马上，望着心情惶急的万绿萍，强自淡淡一笑，说：“萍姑娘放心，我不是凌壮志的对手。”

万绿萍哪里肯信，黯然要求说：“宫姑娘，求求你，千万请你手下留情……”

说着，喉间一阵哽咽，话即住口，晶莹的泪珠，一颗接一颗的滚下来，再也忍不住掩面哭了。

铁钩婆表面生气，声言厉色，实则心疼爱女，这时，老脸一阵戚然，也不禁哑口无言了。

宫紫云听了万绿萍的话，心中很受感动，觉得凌壮志能娶一位如此痴心

爱他的少女为妻，应该心满意足了。

她知道前夜马鞍山的事，铁钩婆母女，迟早会得到消息，因而有意提醒她们母女一句，于是突然说：“萍姑娘大可不必为他的安危担心，莫说我宫紫云不是他的对手，就是当今各派掌门宗师，也无一人能望其项背。”

说此一顿，又望着一脸愁容的铁钩婆，恭声说：“老前辈由此向北，一、二日内，不难听到凌壮志惊人的消息，老前辈和萍姑娘慢行，我要先走一步了。”

铁钩婆和万绿萍，虽然已经知道了凌壮志确会武功，但决不相信他的武功有什么超群出众之处。

这时见宫紫云说的郑重，两人却有些将信将疑，虽然不知有何惊人消息，但又不便再问，只得同声说：“宫姑娘先行，祝你一路顺绥。”

宫紫云含笑说声“珍重”，一抖马缰，放蹄向北驰去，青马啃了片刻嫩草，略事休息，体力大增，狂奔如飞。

隐身树后的凌壮志，听了三人的对话，心情极为沉痛，他知道事情愈来愈糟了，尤其万绿萍痴心热情，关注安危，在极端刺激之下，仍毫无一句怨言，这令他十分感动。

他一手抚着树，一直望着铁钩婆劝慰着万绿萍继续前进，宫紫云的马影消失在官道的尽头，他才转身向乌鸦走去。

一阵徐风吹来，两颊忽生凉意，举手一摸，这才发觉两颊湿润，不知何时曾经流下两行泪水。

他握起马缰，不禁一阵迟疑，低头沉思良久，才毅然飞身纵上马鞍，一抖丝缰，直向西北茂林深处驰去。

他知道这一连串发生的不快事件，宫紫云决无法在乍然之间理解的开，追上她反而诸多不便，也许会争执起来。

因而，他决心绕到宫紫云的先头前进，稍过一、二日，待宫紫云的情绪略微平静后，再和她见面，只要她肯听他解释这些事不难获得她的谅解和同情。

为了行动方便，乌鸦马只有待恒山事毕回来再归还了，他深信展氏兄妹和黄飞燕不致因此不满。

心念间，双目突然一亮，乌鸦马驰出林外，凌壮志游目看了一眼田野，直向数里外的一座小农村上驰去。

数里之遥一瞬间即到，小村十分简陋，仅有三、五户农家，村上几条野狗，看见飞驰而来的乌鸦，俱都惊恐的狂吠两声，挟着尾巴跑了。

凌壮志驰进小村，就在第一家竹篱门前停下马来。

想是犬吠惊动了村人，凌壮志尚未向前叩门，篱院上房内，已颤巍巍的走出一个白发灰衣的老太婆来。

接着，上房内，又跑出一个八、九岁的红衣小女孩。

红衣小女孩，苹果脸，大眼睛，梳着两个小辫子，看来十分可爱，她未得老婆婆的许可，一直跑到竹篱门前，极熟练的将门打开了。

凌壮志看了极高兴，心中的烦闷顿时全消，但他不便即行进入，先向着红衣小女孩亲切的笑了笑，接着又向老太婆恭声说：“老婆婆您好！”

老太婆见小女孩打开了篱门，不但没有斥责，相反的慈详的呵呵笑了，这时见凌壮志潇洒英俊，文质彬彬，态度恭谦有礼，立即笑呵呵的说：“这位小官人，可是要在寒舍歇歇？”

凌壮志听得心中一惊，他发觉这个农村的老太婆，不但谈吐不俗，听口音似乎不是本地人，但他不便问，立即恭谨的回答说：“是的，老婆婆，不知府上可方便。”

老太婆红润的老脸上，再度谦和的笑了！

“只要小官人不嫌寒舍简陋，尽管请进来。”

凌壮志颌首称谢，即将乌骓留放在院边不远的草地上，随在老太婆身后向上房门前走去。

前进中，游目一看，左右共有四间厢房，上房两端有夹道，似是通向后院，看情势老太婆的儿孙恐怕不止一个。

进入上房，老太婆即请凌壮志上坐，并转身倒了一碗热茶。

凌壮志略事谦逊，也就坐在客位上。

老太婆似是颇懂世故，即不问凌壮志的姓名来历，也不问凌壮志为何不走官道，却跑到小农村上来歇脚。

红衣小女孩，立在老太婆的身边，一双灵活大眼睛，闪闪生辉，一直看着凌壮志吃茶，小手则不停的扭着老太婆的灰布大褂子。

凌壮志由于喜爱小女孩，不由笑着多看了一眼，这一注意，心中不由暗吃一惊，他发觉这个八、九岁的小女孩，至少已有了五年以上的内功火候。

由于这一发现，心中暗自警惕，他断定坐在主位上，一直笑嘻嘻的老太婆，决不是平凡的农村老妇。

但，觑目瞟了一眼老太婆，除了面色红润，又看不出是一位会武功的前辈人物，因而不禁有些迷惑。

于是，放下手中茶碗，歉然恭声说：“由于坐马突然受惊，盲目狂奔，直到村前始停止，是以才前来打扰老婆婆……”

老婆婆呵呵一笑，慈祥的说：“出门在外，同舟过渡，都是有缘的，何况你的马偏偏把你带到我这里，足见我们缘份深厚。”

凌壮志一听，愈加肯定老太婆不是一般普通老妇，因而恭声问：“老婆婆贵姓？”

老太婆笑声更爽朗了，接着愉快的说：“老身姓简，在这个小村上住了快二十年了，大儿子简维武，二儿子叫简维德，小儿子叫简维英，老大和老二都娶了媳妇，老三还小，才二十岁！”

说着，慈祥的拍着身边的小女孩，笑着说：“喏，这丫头就是老大的女儿彩虹。”

凌壮志见没谈到老公公，想必是已经去世了，因而不便再问，他对小女孩的闪耀眼神，十分注意，断定老太婆的几个儿子必然都是武林人物。

这时见老太婆仍不停的抚摸着小女孩的肩头，因而赞声说：“老婆婆，您真有福气，有这么一位活泼可爱的孙女。”

老太婆见凌壮志赞美小女孩，不由欣慰的呵呵笑了。

蓦然，依在老太婆身边的小女孩，望着屋外的大眼睛突然一亮，举起小手指着篱门急声说：“奶奶，娘和婶婶由田里回来了。”

凌壮志举目一看，只见一个穿蓝布衣服的中年女人和一个二十余岁的少妇，正立在篱门外边，他知道，这就是老太婆的两个媳妇了。

打量间，小女孩已跑去将篱门打开，两个妇人齐向上房走来。

凌壮志这才看清，中年妇人三十余岁，温静端庄，少妇柳眉秀目，是个标准的小家碧玉，根据两人闪耀的眼神，断定老太婆的这两个媳妇，也都是

身怀武技的妇人。

为了早些得到休息，趁机立起身来，恭声说：“老婆婆可有一席之地，让小生暂息半日……”

老太婆立即会意起身，亲切的笑着说：“请小官人随老身来。”

于是，凌壮志跟在老太婆身后，走出房来。

两个媳妇惊异的看了凌壮志一眼，即对老太婆恭谨的呼了声“婆婆”。

老太婆立即慈祥的吩咐说：“今天有客人，你们快去准备饭吧！”

凌壮志一听，立即推辞说：“老婆婆不必了，小生略事休息，尚须尽快赶路……”

老太婆未待凌壮志说完，立即以责备的口吻亲切的说：“赶路也不在这一餐饭的工夫，你是有马的人，还怕赶不上宿头。”凌壮志见老太婆说的真诚，自是不便再说什么，即随老太婆走进左侧的一间小屋。

老太婆一进房门，即谦逊的说：“这是老三的房子，小官人委屈着歇歇吧！”

凌壮志游目一看，房子一明一暗，桌椅齐全，虽然俱是粗木家具，但却十分整洁，于是急忙说：“谢谢老婆婆，太好了。”老太婆笑一笑，示意凌壮志进内室休息，然后转身走出房去。凌壮志前来小村的目的，旨在恢复一夜奔驰的疲惫，同时，让烦闷不快的心情，得到片刻宁静。

他走进内室，仅有一桌一椅，床前恰有一张方凳，他就在方凳上盘膝闭目，运功调息起来。

但，一连串所发生的不快事情，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直到他理出一些头绪来，他才朦胧睡去。

不知过了多久，院中突然响起小女孩的欢呼声：“奶奶，小叔叔回来了。”

接着，是老太婆的慈祥声音：“英儿，到上房来，你屋里有客人。”

一个不太高兴的少年声音问：“娘，是谁？”

老太婆似乎故作平淡的说：“一位过路的小官人。”

凌壮志知道院中说话的少年，就是老太婆二十岁的小儿子简维英。

简维英似乎无心再追问客人的来历，接着以颓丧的声调，不高兴的说：“娘，英儿在前面镇上遇到三阿姨和萍妹妹……”

凌壮志对“萍妹妹”三字特别敏感，心中一动不由暗问自己，心说：该不会是铁钩婆和万绿萍吧？

蓦闻老太婆急声问：“你没问她们为何没去莫干山吗？”凌壮志一听，惊得倏然睁开了眼睛，立即由言上跳下来。这时，他恍然大悟，说话的老太婆，正是铁钩婆的结拜大姊姊，武功最高的“铁鸪杖”简大娘，听她问话的口气，想是刚由莫干山“铁棒槌”处回来。

又听简维英忧郁的回答说：“英儿没问，因为萍妹妹神情愁苦，憔悴的都不像她了。”

简大娘似乎吃了一惊，立即惊异的问：“为什么？快过来对娘说清楚。”

凌壮志对于简维英说些什么，非常关心，立即凝神静听，同时摒息走至窗前，恰好有一处窗纸裂了一道缝。

于是，急忙觑目一看，只见院中一个英挺俊拔的蓝衫少年，正向立在上房门前的简大娘走去。

蓝衫少年，生得剑眉朗目，面如温玉，身材十分魁梧，看他骨骼清秀，是个难得的练武人材。

凌壮志觉得简维英俊拔威武，仪表不俗，除了缺少一些读书人的儒雅气质，他觉得简维英毫不逊于自己。

简大娘一俟小儿子走至面前，立即又问了一句：“你妹妹可是害了重病？”

简维英颓丧的摇摇头，忧郁的说：“三阿姨说是一个叫凌壮志的小子害的。”

凌壮志一听，浑身不禁一战，不停暗呼万幸，方才如对简大娘报了姓名，少不得又是一场麻烦。

简大娘红润的面色，立时大变，双目中冷电一闪而逝，立即沉声问：“你可问清那个姓凌少年的衣着，像貌，多大年岁？”凌壮志一听，心情再度紧张起来。

只见简维英有些懊恼的说：“可是萍妹妹不让三阿姨说，还口口声声否认，为那个凌壮志辩护。”

简大娘听得霜眉一蹙，心中似有所悟，立即压低声音，关切的问：“英儿，你可将我已决定年前为你和萍丫头完成婚礼的事，告诉给你三阿姨和萍丫头？”

凌壮志一听，只觉脑际轰然一声，几乎晕了过去，他不由暗暗叫苦，这些事，为何都让他一个人碰上了。

他已经有了娟师姊，他决不愿再让一个有为的少年简维英为此事痛苦终生，他要尽最大的努力，将他们的婚事撮合成功。

在他认为，儿女间的情事，就像解决一件争纷那样容易。

心念间，他看到简维英默然摇摇头。

又见简大娘一脸慈爱关切之色的说：“英儿，你屋里有客人，快到我房子里歇歇吧！”

简维英顺从的点点头，径向上房内走去。

凌壮志觉得该走了，于是，平定了一下心神，俊面含着微笑，从容的走出门来。

简大娘正侍转身进入上房，这时见凌壮志精神焕发，神色自若的含笑走出来，立即一扫老脸上的愁容，笑呵呵的问：“小官人已经歇好了？”

凌壮志看了白发如银的简大娘强展欢笑的神情，心里很难过，这位慈祥的前辈老太婆，为了爱儿的失意，不知老怀该如何焦虑。

但，她仍能把不快，竭尽可能的不带给客人，简大娘心地之善良，由此可见，而她媳妇的贤淑，儿子的恭顺，是凌壮志亲自目睹，像这样的忠厚家庭，怎能让它蒙上一层阴霾暗影？

凌壮志觉得使简大娘家庭不快的主脑人，几乎就是自己，在这一刹那，他内心的痛苦，实不亚于简大娘和简维英。

心念电转间，倍极恭谨的恭声说：“谢谢老婆婆，小生体力已经恢复，现在必须尽快上道，老婆婆的盛情小生已经心领，改日有便，定再前来为老婆婆请安。”

说话之间，进入上房的简维英，闻声又走出房来。

想是由于心情不快，简大娘看了爱儿一眼，挽留之情已没有方才殷切，但仍慈祥的呵呵笑着说：“小官人果真急于上路，老身便不强留了。”

凌壮志又向简维英寒暄了几句，径向篱门走去。

简大娘领着小女孩，简维英随在老母身后，三人一同礼貌的相送。

来至篱外草地上，凌壮志伸手拉过啃食青草的黑马，转身望着简大娘和简维英，拱手朗声说：“老婆婆珍重，简兄珍重，厚情不言谢，愿我们后会有期。”

说罢，转身认蹬上马。

简维英含笑注目，拱手相送，简大娘则慈祥的笑着说：“小官人太慢待了，有时请来盘桓！”

话声甫落，蓦见红衣小女孩倏然跳起来，高声嚷着说：“奶奶，我爹由石门回来了，我爹由石门回来了。”

高声嚷着，如飞向南迎去。

凌壮志心中一动，知道是简大娘的长子简维武回来了。

于是马上回头，只见一个身穿土布长衫的中年人，修眉入鬓，双目如星，嘴下蓄着短须，正由村外飘洒英挺的大步走来。

简维英一见简维武，也愉快的举手高呼：“大哥，今天怎的有空回来？”

简大娘也笑嘻嘻的望着自镇上回来的儿子。

但，步履匆匆的简维武，一见黑马上方的凌壮志，面色大变，步速顿时加快，对欢呼扑向他身前的小女孩，看也不看一眼。

凌壮志大吃一惊，心知不妙，简维武住在石门镇上，早晨在店前必然也夹在围看热闹的街人中。

心念至此，急抖马缰，乌鸦一声雷鸣，放蹄如飞，直向正北驰去——

急步奔来的简维武一见，星目一亮，立即高声急呼：“凌小侠请慢走，凌小侠请慢走。”

急呼声中，已展轻功，直向门前扑来。

但，乌鸦何等快速，眨眼之间，已至百丈以外，滚滚尘烟，逐渐扩展，立时将马影遮没了。

简大娘和简维英俱都望着神色焦急的简维武，惊异的问：“你怎的认识那位小官人？”

简维武知道追之不及，只得停下身来，惋惜的跺着脚，说：“娘，亏你还是走南闯北的武林前辈人物，今天竟看走了眼，什么小官人？他就是新近崛起江湖，震惊武林各派的神秘白衫少年凌壮志。”

简大娘和简维英，曾去莫干山为结义的四妹“铁棒槌”拜寿，一路上听到的尽是神秘白衫少年的奇异惊人事迹。但两人绝没想到那等武功高绝的厉害人物，竟是一个文质彬彬，儒雅俊美的少年书生——凌壮志。

因而，母子两人惊啊一声，顿时呆了。

简维英一定神，双目突然一亮，由心底里升起一股妒火，大喝一声，“我要追上他向他拼命。”

大喝声中，飞身就待扑去。

简大娘一听，蓦然一声大喝：“英儿回来。”

简维英是个孝顺的儿子，不敢违背母命，只得忿忿的退回来。简维武看了三弟这突如其来的举动，顿时楞了，手中拉着刚刚又跑回来的小女孩，望着简大娘，不由惊异的问：“娘！这是怎么回事？”

简大娘轻叹一声，不答反问：“武儿，你没有看错人？”简维武立即正色说：“这怎么会？今早在镇上，‘洪来客栈’门内，一位马鞍山‘羨仙宫’逃出来的壮汉，亲手指着他告诉我的……”简大娘慈眉一蹙，不解的插言问：“羨仙宫的人又怎的认识凌壮志？”

简维武立即解释说：“武儿今天回来，就是特地来向您报告这个惊人的好消息，娘今后也不必再警告三弟千万别接近马鞍山区了。”

简大娘心知有异，急切的问：“什么惊人的消息？”

简维武见爱妻和弟媳也闻声出来了，于是急忙说：“说来话长，我们进屋里谈！”

于是，众人匆匆走进上房，依序落坐，简维武才将由“羨仙宫”壮汉口得到的真实消息，说给大家听。

简大娘听后，立即感慨的说：“像凌壮志那等温文知礼的少年，实在看不出他是一个身怀绝学嫉恶如仇，一口气连毙十高手的人。”

简维武又补充说：“他一身兼具四大恶魔的绝世武功，已内力精深到兵刃相交，真力断剑的境地，这的确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事。”

一直忿怒填膺的简维英，坐在一角听完大哥的叙述，早已必灰意冷，这时颓丧的站起来，黯然走出房去。

简维武夫妻和弟媳，俱都惊异的看了一眼黯然离去的三弟，不由望着简大娘同声不解的问：“娘，英弟怎么了？”

简大娘看了小儿的背影一眼，不由轻声一叹，接着，强自一振精神，似乎想开了似的望着两个媳妇，说：“正午了，大家吃饭吧，今后都不准再谈凌壮志的事。”

这时的凌壮志，正急催坐马，如飞狂驰，早在十数里外了。

他任由乌骓向北狂驰，想到方才适时离开简大娘处，不由暗自庆幸，否则，简维武当场指破，又是一番口舌。

他并不是怕简氏兄弟，而是尊敬简大娘是位颇着清誉的前辈人物，简维英又是一个善良孝顺的青年，他不愿加给这个忠厚的家庭太多的苦恼和麻烦。

乌骓一声长嘶，如飞奔进一座镇口。

凌壮志心中一惊，立即减低车速，举目一看，镇店极大，足有千户。

大街上行人不多，想是正午时间，多在进餐用饭。

一阵铮铮的锅勺相撞的声响，随之飘来一阵酒香。

凌壮志顿感饥肠辘辘，定睛一看，恰是一座富丽堂皇的大酒楼。

于是，勒缰下马，酒楼下立即跑过一个店伙装束的中年人，伸手接马，满面堆笑，说：“你，喝酒楼上有雅座，打尖楼下有便餐！”凌壮志将马交给店伙，立即吩咐说：“马不要离鞍，尽心的放它一下。”

说着，顺手丢给店伙一块碎银，作为赏钱。

店伙又惊又喜，连连躬腰应是。

凌壮志正待举步上楼，心中一动，立时想起宫紫云，于是停下步来，转首望着拉马店伙，和声问：“小二哥，午前可曾有位紫裳背剑，骑青鬃马的姑娘，由店前经过？”

店伙毫不迟疑的摇摇头，恭声说：“回禀爷，小的没看到。”凌壮志微一颌首，转身向楼口走去。

就在他转身举步的同时，他发现对街角落处，正有两个劲装背刀的武林壮汉，目光惊异的望着他，窃窃私议。

凌壮志心中一动，似有所悟，继续大步向楼梯上走去。喧哗想猜拳行令，举杯呼干声，径由楼上传下来。

登上楼口，凌壮志的双目不禁一亮，楼上布置豪华，酒客已有八成之多，

大都是富绅大贵，武林豪客。

一阵蹬蹬的脚步声，急步迎过一个满面含笑的酒保来。酒保这一行动，照例要惊动所有的酒客，有的继续饮酒，不屑一顾，有的漫不经心的看看上来的是谁。就近几桌上的武林人物一见白衫银花，头束黄淡儒巾的凌壮志，俱都面色一变，神经敏锐的人，竟脱口一声轻啊。全楼酒客，大感惊异，因而，齐向楼口望来。

一望之下，全然倏然一静，一座吵杂的酒楼，顿时静得鸦鹊无声。

展笑迎来的酒保，立时惊觉，断定上来的这位儒雅书生，极可能就是酒楼客正在谈论的那位震惊江湖的神秘白衫少年。于是，脸上笑容尽敛，立时卑恭肃谨的躬身说：“爷，请随小的来。”

说罢转身，躬着腰当先向前走去。

凌壮志看了这等情形，暗赞晋德大师有先见之明，因而，他决定即刻离开这个极易招事惹非之地。

心念一转，立即谦和的说：“请慢，在下并非前来饮酒，而是看看贵楼可有在下要找的一个人。”

酒保立时停步，依然恭谨的立在那里颌首应是。

凌壮志佯装游目细看全楼，作着寻人之势，不少黑道闻名的恶徒，俱都惊得面色如纸，悄悄低下了头。

看了全楼一眼之后，即对酒保歉然合笑说：“那人不在此地，打扰了。”

说罢，转身向楼下走去，两个酒保即至梯口躬立相送，并恭谨的连连点头，不停的连声说：“不敢，不敢，爷甬客气。”凌壮志走下酒楼，乌鸦仍被那个店伙拉着不动。

于是，伸手接过乌鸦，认蹬上马，放缰疾驰，如飞奔出镇口。为了避免再节外生枝，延误恒山行程，他决定尽量远离官道、重镇和大城市。

一连几日，尽走偏僻乡路，果然没有再发生万人睹目的事情，但，他也因此失掉了宫紫云的丽影行踪。

凌壮志断定娟师姊必然也是前去恒山，因而并不十分焦急，他想只要先她到达凌霄庵，两人必能在那里会面。

心念已至，事无所羁，放马向北飞驰，他夜间沿官道重镇前进昼夜，在小村偏僻小店住宿。

自此，江湖上突然失去了他的踪迹，但，武林中议论纷纷，愈越急烈，对他的行踪愈加注意了，无数黑道恶魁，都因他的出现江湖而消声匿迹。

凌壮志匹马只身，戴月披星，除了让乌鸦得到上好的草料，给它恢复体力的机会外，他极少有个完整的通宵睡眠。

这天，朦胧薄晓，大地像披着一袭淡淡的乌纱的女神。

凌壮志精神奕奕的坐在昂首竖鬃，奔驰如飞的乌鸦马上，听着雨点般的清脆蹄声，击破黎明的寂静。

耸拔巍峨，气势雄伟的北岳恒山，已在正北遥远的天际，现出一道绵延无限的起伏山影。

凌壮志一见山影，不由笑了，他首先想到恩师迷离的身世就要揭晓了，丽姿绝美的娟师姊，也许已经先到了。

这些天来，他日夜兼程，受尽风霜之苦，但每当他的脑海浮现出丽姿绝美的娟师姊时，他英挺的脸面上，便立时过一丝甜甜的笑意。

俗语说：“望山跑死马”，凌壮志由拂晓，日出，骄阳正午，直跑到日

落西山，苍茫薄暮，才到达恒山的南麓。

由于心情急切，恨不得立时飞上恒山找到凌霄庵。

他将鞍马寄在山下小镇上的客栈里，准备了一些食物。乘着月色皎好，展开轻功，直向山区深处驰去。

半山以上，群峰如林，悬崖峭壁，绝壑千寻，蒙蒙蒸腾的白气，缭绕谷峰之间，分不出是雾是云。

渐渐的，光线暗淡，云雾浓重，已无山路可循，凌壮志纵跃飞腾，宛如盘绕升空的白鹤，直向一座插天孤峰上升去。

因为，他断定“凌霄庵”，必位在绝高的岭峰之上，同时，他一直谨记恩师的叮嘱——找到凌霄庵，一切自会明白。

如飞升上天，气温渐低，寒风渐冽，悬松突岩上，渐有积雪。

再升百丈，双目突然大亮，定睛一看，已达云上，峰壁上积满了冰雪，皓月光空，雪光刺目，几疑是大天白日。

仰首上看，尚不知峰巅何处，看看拱围四周的其他高峰，大都突出云上数十丈，唯独立身的绝峰，矗立直达霄汉。

凌壮志略事休息，吃了一些东西，继续坚持的向上升去，他认为只有建筑的绝顶峰巅上的庵院，才配称“凌霄”两字。

再升百数十丈，已达绝峰之巅。

峰上一色银白，映月生辉，雪岩，冰树，插天古木，阵阵罡风，吹起漫天冰屑雪花，旋空飞舞，异常壮观。

凌壮志凝目前看，发现数百丈外一片银色松林中，在时而扬起时而息的旋飞雪雾中，隐约现出数角殿脊。

这一发现，令凌壮志惊喜若狂，如飞向前扑去。

雪屑打脸，寒风刺耳，由于过度兴奋，在这一刹那，他一些也不觉得了。

来至巨木松林的边沿处，巍峨的立着一座厚大牌坊，四根巨柱，已被冰雪密密裹住，分不出是石是木。

凌壮志强抑心中的兴奋，停身立稳，仰首一看，只见正中前倾下斜的石匾上，赫然刻着四个已显得有些模糊的斗大石字——凌霄之门。

一看之下，惊喜欲狂，他似乎忍不住向天长啸，以发泄这些天来旅途所受的风霜之苦。

但，他不敢在这世外清静佛地放肆，于是，仰天吐了口长气，让激动的心情静下来，接着大步走进凌霄之门。

门内一道宽路，积雪极厚，走在上面坚逾冰石，两侧巨松，高约数丈，俱是数人合抱的大树。

数十丈外，是座覆满冰雪，并列三洞的大山门，在皎洁的月光下，远远看来，雄伟巍峨，气势磅礴。

再前进十数丈，发现三门紧闭，积雪已将门洞堵死，似是多年无人出入。

凌壮志心中大吃一惊，纵身而起，飞身前扑，来至近前一看，三座大门破烂不堪，早已多年失修。

仰首上看，巨匾破裂，油漆尽脱，已看不清任何字迹了。

凌壮志这一惊非同小可，宛如由绝峰之巅跌入万仞深渊，立时惊出一身冷汗。

于是，急忙一定心神，腾空飞上山门，游目一看，当头如遭雷击，身形一连几幌，险些栽进门内。

只见残垣塌屋，破栋断梁，三座巍峨的大佛殿，仅残余一两个山墙脊角，一片荒凉凄苍的景象。

凌壮志在万分兴奋之际，突然遭此打击，多日来的风霜疲惫，一齐向他袭来，只觉头晕目眩，摇摇欲坠，他自觉两腿已不能支持他自己了。

## 九

凌壮志望着凄凉残破，阴气森森的大佛宝殿，他完全惊呆了。

阵阵罡风吹起旋飞雪屑，形成一个个庞大狰狞的魅影，发出忽隐忽显的怪啸，令人听来毛骨悚然，不寒而栗。

他仰首看看夜空，已是三更将尽，在如此高的孤峰上，鸟兽绝迹，风啸雪舞，面前一片广大残塌废墟，怎不令人胆战心惊。凌壮志认定这座荒凉阴森的残塌寺院，就是恩师说“凌霄庵”了。

想到自此永远无法揭开恩师的身世之谜，内心痛苦万分，失望至极。

他觉得恩师困九华紫芝崖，虽然将近一十九年，但以面前这等建筑宏伟的大寺院，十九年岁月，仍是一段极短暂的时间，他认为如非遭到天灾奇祸，决不至坍塌到这等程度。

继而一想，心头猛然一震，他断定全庵僧尼，定是遭了恶人的袭劫杀掳，而后放火烧了庵院。

念及至此，心中那阵因失望而产生的郁闷，顿时变成一股炽烈怒火，他决意进内一察究竟，为那些冤死的佛门弟子报仇！他游目看了一眼高低起伏覆着厚厚冰雪的残垣，不由然神伤的摇摇头，他想那些榻屋下，冰雪内，不知掩盖着多少具骷髅。心念间，飘身纵落破山门内，踢着厚厚的冰雪，直向大殿阶前走去。

步举前进，沙沙有声，忽疾忽缓的罡风袭来，吹起白衫下摆急烈飘拂，发出叭叭响声。

尤其，旋飞雪屑冰渣，击在脸部和手背上，宛如针刺般的疼。

这时，太阳已经偏西，但光华仍极皎洁，整个残垣内，到处闪着灰暗不明的银色光辉。

登上宽厚高大的殿阶，即是围有石栏的宽广平台。

凌壮志立在广台阶口，仰首上看，只见殿顶坍塌过半，仅后檐一角尚有数丈方圆的瓦椽。

由于高峰直插云上，加之终年积雪不溶，除了巨松古木，峰上几无生物，是以，鸟兽绝迹。

因而，未塌的殿脊下，梁栋花纹仍可分辨，毫无火烧迹象，足见这座寺院是由于多年失修而塌毁。

由于这一发现，他不禁怀疑这座残破废墟，是否就是恩师说的“凌霄庵”，想起方才看到的凌霄门，又觉得无须置疑了。

再看大殿内，积雪并不太厚，光线极为暗淡，偏西的月光，透过左角唯一仅存的两扇花格巨门，使殿内花条斑点，幻成无数狰狞鬼脸，罡风吹动破门，殿内鬼影幢幢，令人触目惊心。

蓦然，凌壮志的双目冷电一闪，目光精的注视着大殿正面的石墙。

石墙光滑如镜，毫无一丝冰雪和积尘，宛如有人用布揩过的一般。

继而凝神一看，不由脱口一声轻啊，身形如电，飞身进大殿。

仰首一看，果然有许多以“大力金刚指”刻上的线条和纹路。

仔细端详，竟是八个手持长剑的人体形象。

八个人体形象，姿势不同，剑式各异，一望而知是一套精功绝伦的神奇剑法。

细察墙上，既无剑法名称，也无记载说明，整面光滑的石墙上，竟无一

个字迹。

凌壮志身具剑魔“乌衣狂生”横霸武林的“太虚九剑”，因而，凡是剑法，他都感到极大的兴趣。

据恩师说，当今武林中，上自各派掌门宗师，下至黑白两道顶尖高手，极少有人能在“太虚九剑”三招下逃脱生命。

因而，他望着石壁上的持剑人形，升起炽热的求证心，他要看看自己所具备的太虚九剑是否雄霸天下。

首先，他走到第一个人形的起始剑式前，举目细看，他发现在武式剑尖的指向处，有一个龙眼大小的圆点。

凌壮志智慧过人，凡事一点即通，但他望着那个圆点，苦思良久，依然悟不出它的精意和奇妙之处。

于是，他索性无依序细看下去，同时，用手作剑，按形比划……

双脚一动，发现地面不平，低头一看，光华的石地上，竟有无数相接，斜正不等的深陷脚印。

凌壮志恍然大悟，原来练习壁上的剑法，必须踏着地下的剑步。

倏然，凌壮志的浑身一战，面色大变，俊目精光暴射，不由转身细察大殿。

因为他发觉地上脚印极为清楚，竟开冰雪和积尘，分明有人打扫，朝夕在此练剑。

凌壮志这一惊非同小可，他确没想到在如此绝高的峰巅上，残垣的废墟内尚住着有人？

而这个人，自然不是武林中籍籍无名之辈。

凝目细看殿内，除了左角破门下放着一堆数尺高的块石，整个大殿根本没有可能容人之处。

凌壮志看罢，断定人可能已回峰下，或回至自己的住处安息，因而，惊疑不安的心，立即静下来。

于是，依着剑式，踏着脚印，继续向下演练下去……

演至第八剑式，转首向前一看，不禁呆了，他发现由第八个人形剑式向前看剑式又自不同。

这时，他再度领悟到其中精妙之处，就是这八个人形剑式，可正可反，两端的第一个人形，俱都是起始剑式。

一经领悟，豁然开通，他觉出当初刻绘这套剑法的异人，确已呕尽心血，绞尽脑汁，令他衷心佩服。

他反复演练三次，逐渐体会出其中精奥，只是没有一柄长剑，不能将其中精微之处，发挥尽至。

同时，他发觉石壁上的这套剑法，正反互用，循环不息，施展开来绵绵不绝，玄妙神奇。但，剑势过于温和，缺少剑魔“太虚九剑”的那种凶猛，狠辣，威势锐不可当的凌厉气势。

剑魔乌衣狂生的“太虚九剑”，一经施展开来，令你有收势不及之感，而对方人头已经落地之弊，面前石壁上的这套正反十六剑交手之际，除非你有心杀人，否则，只能将对方逼得手忙脚乱而已。

凌壮志虽悟透了正反十六个剑式，并能熟练运用，但他仍解不开，起始剑尖所指的那个圆点是何用意。

一阵罡风，吹来满殿雪屑，两扇破门，摇曳不停，发出吱吱轧轧的怕人

声音。

凌壮志本能的回头一看，发现门下那堆青石前，正放着一根拇指粗的铁条。

于是，飞身过去，伸手抓起，略一衡量，三尺有余，正是一丙长剑的长度。

凌壮志心中一动，断定这根铁条，必是经常来此练剑那人的代用兵器。

为了将这套剑法学到至精至微，决心用这根铁条演练几次。

于是，回至第一剑式起始处，祛虑凝神，功贯右臂，真力直透铁条尖端，一声清叱，身形旋转如飞，手中铁条，幻起滚滚乌影，带起刺耳厉啸。

一往一返，全部剑势练完，喳的一声轻响，铁条尖端，恰巧刺在起始式剑所指的圆点上。

轰隆的一声大响，圆点处的一方尺许石块，应声落在地上。

凌壮志骤吃一惊，飞身暴退一丈，定睛一看，在尘烟飞扬中，石壁上已经现出一个尺许见方的石洞。

洞内漆黑，隐约间，似是有一个黄影。

凌壮志一定神，恍然大悟，原来那个小圆点，竟是练至精微一致，丝毫不差时的剑所指之处。

看到洞内的黄影，他断定是一本秘笈或者是制图那人的身世记述。

心念间，急步走至壁洞处，凝目一看，竟是一柄用黄绫剑套裹着的长剑，取出一看，足有二尺，分量较一般长剑为重。

凌壮志有一套横霸武林的绝世剑法，唯一缺憾的没有一柄锋利的好剑，这时长剑到手，知是一柄宝刃。

于是，急忙退去黄绫剑套，手指刚一触及，绫布粉粉碎裂，剑套年月过久，已腐朽不堪了。

略看剑鞘，外壳以白金制成，仅两个剑鞘箍上，嵌着四颗蚕豆大的鲜红宝石，和银丝剑穗上，串着一颗核桃大的殷红珍珠。

凌壮志双手微抖，心情激动，拇指一按哑黄，暴起一阵清越龙吟，右臂一场，寒光飞洒，满殿生辉。

正待举剑察看剑尖，蓦见那堆青石上，现出一个青面獠牙的红发人头。

凌壮志这一惊非同小可，浑身一战，毛骨悚然，大喝一声，飞身刺一剑。

一声怪噪，红影如电，凌壮志的长剑尚未刺到，那人已腾空跃起，直落殿外。

凌壮志急忙收起慌急的心情，定睛一看，只见那人红发红袍，眼如寒星，两颗明牙，暴落唇外，一蓬红须，尤为骇人。

打量间，蓦闻那人嘿嘿一阵阴恻冷笑，低沉的说：“你这娃儿胆大包天，竟敢趁老夫不在之际，偷窥师门武学，窃盗师门宝刃，还不出来受死……”

凌壮志见此青面獠牙，在如此深更半夜，鸟鲁绝际的巅峰上出现，尚以为他是山魅鬼怪？

这时，见他能发人言，胆气大壮，震耳一声厉喝：“闭嘴，你在暗中偷窥别人学艺，已违武林常规，尚敢大言不惭诬谤别人窃盗宝刃……”

青面红发人，未待凌壮志说完，仰天一声厉笑，阴沉的怒声说，“你娃儿好一张利嘴，你偷学先师的八招剑法，又盗去师门至宝，尚胆敢反诬老夫暗中偷窥，可谓卑恶至极。”

凌壮志听他说八招剑法，不由冷冷一笑，轻蔑的说：“你说壁上剑式共

有八招，你可能说出这套剑法和八招剑式的各别名称？”

青面红发人，目光一阵闪动，蓦然厉声说：“师门绝学，岂可任意宣告他人？”

说着，又将音调放缓和些，表示无可奈何的说：“老夫本待杀你灭口，夺回师门武学，姑念你年青无知，不为已甚，只要你交还师门至宝……宝剑，自毁一双眼睛，老夫便放你一条生路！”

凌壮志一听，仰天一声大笑，如龙吟虎啸，飘荡全峰，直上夜空，余音历久不经，接着讥嘲的笑着问：“只要你能说出剑法名称，和这柄宝刃的剑历，在下不但将剑给你，并且在下的生命也任由你摆布。”

青面红发人，听了凌壮志内力充沛的大笑，目闪惊急，神色依然镇静，略微一顿，毅然说：“好，老夫说出来，谅你也不敢不将宝剑交出来。”

说着，伸手一指凌壮志手中光华耀眼的宝剑，厉声说：“这是一柄银鞘红珠寒光剑，长尺有三，刃有两面……”

凌壮志一听，立即将剑举至面前，双目注定剑柄上，看到上面有两个白金隶字——“穹汉”。

就在他目光刚刚看到穹汉两字的同时，一阵劲风，倏然已至面前。

凌壮志心中一惊，只见青面红发人，伸张右手，一指如钩，闪电抓来。

于是一声大喝，横飘五尺，手中“穹汉剑”，一招人形剑法的第三式，顺势挥出，幻起一道弧形匹练，猛扫对方的中盘。

青面红发人，对这招剑式，极为熟悉，身形一晃，已经闪开。

凌壮志一声怒哼，再演第六式，“穹汉剑”翻滚如银龙，挟着丝丝剑啸，再向对方攻去。

青面红发人，哈哈一笑，得意而轻蔑的说：“班门弄斧孔门卖文，你再不识趣放下寒光剑，老夫就要你血溅当地了。”

说话之间，挥动双拳，竟在剑隙中企图抢攻。

凌壮志一见，又羞又怒，自觉下山以来，绝无敌手，今夜竟然自己持剑，而让对方一双肉掌抢攻。

继而一想，顿时大悟，一声怒哼，剑式立变，疾演反式八剑，一经施展，青面红发人，立被逼得手忙脚乱。

青面红发人大惊失色，怪噪连声，明明是他飞过的第七剑，应该向左肩，但，身形尚未到达，宝剑已在身先。

于是，心慌意乱，不知立身何处安全，只觉周近俱是剑光，泛起刺骨阴寒。

凌壮志见青面红发人尚不知遇难而退，心头不禁火起，一声大喝，倏变正式第四剑，震腕一绕，猛点对方喉间。

青面红发人，似未料到，惊噪一声，仰身猛向后倒——

就在凌壮志宝剑点到，那人仰面倒向身后的同时，寒光闪处，一颗红发人头，倏然飘落下来。

凌壮志无心杀死那人，心而骤然吃了一惊，于是急刹冲势，定睛一看，谁知，那人再度一声惊呼，竟然挺腰又站起身来。

只见那人生着一张马脸，头发已经斑白，三角眼内，正闪烁着惊急怨毒的冷焰，掉在地上的竟是一具红发假面。

凌壮志一定神，不由沉声说：“偌大年纪，尚装魔扮鬼，以此吓人，定然不是什么善良之辈……”

马脸斑发老人，三角眼一瞪厉声说：“小辈休逞口舌之利，快将师门宝剑还给老夫，也许老夫给你一个全尸……”

凌壮志一听，顿时大怒，不由剑眉一竖，怒声说：“你这老狗，胆敢谎言骗人，今夜在下不说破，谅你终身也不知情，墙上八个人形剑式，共计正反一十六剑，你谎称这柄宝刃是寒光，而剑柄的两个金字却是“穹汉”，你身为师门弟子，能不知师门武学和剑名的道理……”

话未说完，蓦见马脸斑发老人，一声厉喝，飞身扑来，同时切齿恨声说：“小辈闭嘴，竟敢教训起老夫来。”

厉喝声中，反手在大红袍内撒出两柄银光闪闪的精致判官笔来，双手飞舞，猛砸凌壮志的天灵和肩井。

凌壮志见对方的兵刃，竟是一时亮银判官笔，心中不禁一动，顿时想起那天晋德大师在马鞍山洞中畅谈武林奇人异事时，曾经特别指出，普天之下，只有叶小娟的父亲“朱腕银笔”叶大侠一人使用的兵刃，是一对精致的亮银判官笔。

如今，对方马脸人也使用的是一对银笔，莫非这人就是失踪一十九年的“朱腕银笔”叶天良？

心念电转，横飘一丈，同时厉声说：“你是何人，快些报上名来！”

马脸斑发老人双笔走空，心中怒火愈炽，一声怒哼，飞身再扑凌壮志，同时，切齿恨声说：“老夫‘青面红袍钉心判’……”话未说完，身形已至凌壮志面前，双笔一分，径取凌壮志的小腹丹田。

凌壮志见对方不是叶大侠，心中顿时疑虑，身形一旋，再度让开，故意冒声问：“你即然不是叶大侠，为何使用他的一双银笔？”

如此一问，青面红袍钉心判，大吃一惊，面色立变，倏然刹住身形，一双三角眼，异惊的望看凌壮志，久久，才疑惑的问：“小子，你怎的识得老夫手中的这对亮银笔，是叶天良那老狗的兵刃？”

凌壮志心中一动，故意仰天一声大笑，傲然朗声说：“再下当年曾与叶大侠有数面之缘，岂能不识得他的成名兵器……”

青面红袍钉心判，未待凌壮志说完，震耳一声大喝：“小辈闭嘴，胆敢戏弄老夫，你今年才多大年纪？”

大喝声中，飞舞双笔，幻起一片银光笔影，向着凌壮志滚滚罩来。

凌壮志断定青面红袍钉心判，必然知道叶大侠的生死存亡和行踪，如果能在他的口中探出一些真实消息，将来见到“双剑无敌”黛凤张云霞和叶小娟，也好因此了结那段嫌怨。

心念一定，飞身闪开，同时朗声说：“钉心判，不管在下究竟多大年纪，这与你毫不发生关系，只要你将叶大侠的生死行踪，是否尚在人间，你如何得到他的银笔，说出来在下愿将获得这柄‘穹汉剑’相赠与你……”

青面红袍钉心判一听，立即发出一阵阴沉轻蔑的哈哈大笑，同时注定凌壮志，讥嘲的朗声说：“愚蠢无知的小辈，你想在老夫的口里骗出叶天良那老狗的行踪消息吗？哈哈，那不啻是白日作梦……”

凌壮志一听，顿时大怒，剑眉一竖，厉声大喝：“到时不怕你不说。”

大喝声中，挺腕振剑，一招剑魔太虚九剑中的“银虹乍现”幻起千百银锋，直向青面红袍钉心判罩去。

钉心判大吃一惊，顿时不知宝剑何处，这才知道面前的白衫少年不是平庸之辈，于是身形一闪，横飘八尺。

凌壮志岂肯放松，怒哼一声，如形附影，对方双脚尚未立稳，他已先行到达钉心判的身后。

钉心判这一惊非同小可，嗷叫一声，正待再躲，蓦觉一阵刺骨寒气，已抵在腰后脊椎上，顿时惊出一身冷汗。

他是久经大战，心地阴险的老手，知道对方剑尖已抵在腰上，只要自己略微一劝，便休想活命。

于是，他强抑心中的惊恐，故作镇静的望着身后，佯装忿怒的大声说：“小辈，要杀要剐，任凭于你，何必这样捉弄老夫。”

问话之间，神色惊恐的侧首望着身后。

凌壮志用剑抵住钉心判的后腰，目的在逼他说出叶天良叶大侠的生死下落，这时见他色厉内荏的明知故问，不由冷冷一笑，说：“要想活命就快些说出，你得到叶大侠这双银笔的详细经过，否则，哼，如有一句不实，可别怨在下手辣心狠。”

说着，手中穹汉剑，略微挺进半分，剑尖立透衣内。

青面红袍钉心判，立察阴寒刺骨，不由浑身一战，但他知道了凌壮志的目的，反而态度强硬的大声说：“你这样胁迫老夫，手段可卑，老夫宁死不屈。”

凌壮志见钉心判态度强硬，只得一收长剑，冷冷地说：“凉你不说也逃不出这座破殿。”

说着，缓步绕至钉心判面前一丈之处，横剑卓立，目光注定他那张神色忽青忽白的马脸。

钉心判一向自恃轻功卓绝，但方才看了凌壮志的奇功身法，自知要想趁机逃走，似是决不可能了。

于是，三角眼，怨毒的望了凌壮志一眼，也冷冷的问：“你要老夫说什么？”

凌壮志见钉心判装糊涂，心中不由暗暗生气，因而大声说：“要你说出当年‘朱腕银笔’叶大侠的生死下落，和你得到他这对精致银笔的经过。”

钉心判一听，三角眼狡狴的一阵闪动，似是有难言之隐，又似在构想说词。

凌壮志一见，双眉微剔厉声警告说：“钉心判；我郑重向你提出警告，你休想掐造故事，叶大侠的女儿叶小娟，已知道卧虎庄老庄主‘金刀毒燕’阮陵泰，和太平镇‘铁弓玉环’晋宇田，俱是她的杀父仇人，是以，早在两个月以前分别将他们两人击毙了……”

钉心判一听，面色大变，脱口一声惊啊，不由插言问：“这……这件事，她……她怎的会知道？”

凌壮志冷冷一笑，不屑的说：“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钉心判若有所思的领首说：“是的，这件事我一直持反对态度，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暂草不除根，逢春又萌芽……”

凌壮志最初尚以为钉心判曾经劝阻过阮陵泰等人谋害叶大侠的事，这时一听原来是主张连叶小娟一齐铲除，因而，顿时大怒，暴喝一声：“闭嘴，你这老狗的心肠更狠。”

暴喝声中，飞身前扑，手中宝剑，一招“横扫五岳”，反臂扫向钉心判的小腹。

钉心判心中一惊，知道自己已经失态，身形一纵，暴退三丈，身在石栏

杆上，脚尖一点，回身又飞了回来。

凌壮志横剑停身，对钉心判这份轻功，并不感到惊奇，因为，如非有绝佳的轻功也自是登不上这座绝峰上来。

于是，一俟钉心判身形立稳，立即怒声问：“你到底说不说叶大侠的生死下落？”

钉心判老脸灰青，目光闪动，略一迟疑说：“叶天良仗势横行，恃技凌人，惹起许多黑道朋友的群怒公愤，久已存有除去之心……”

凌壮志立即插言问：“那么你也是这些黑道朋友的其中之一了？”

钉心判坦然的点点头，说：“不错，不过老夫那次并未及时赶上参加围攻叶天良的行列……”

凌壮志本待问他那参与预谋陷害叶大侠的是哪些人，继而一想，问他恐怕也不说，因而改口问：“既然你没有参与谋害叶大侠，这对银笔怎会在你的手里？”

钉心判三角眼冷冷的看了凌壮志一眼，继续说：“这两支银笔，原来不在一个人的手里，一支在卧虎庄‘金刀毒燕’阮陵泰兄处，另一支在……”

说此一顿，倏然住口，三角眼机警的望着凌壮志。

凌壮志何等聪明，知他因怕泄露另一个人而有所顾忌，想到叶小娟说的尚有“乌鹤”道长因而冷冷一笑说：“另一支在崆峒现任掌门人‘乌鹤’恶道的手里！”

钉心判见凌壮志自己说出来，反而不觉得惊异了，于是微一颌首说：“不错，那时‘乌鹤’老道尚未接掌崆峒门户，终年行云在外，结纳高人，增长阅历，这另一支银笔就是落在他的手里，由于老夫使的兵刃也是一对判官笔，加之叶天良的银笔放在他们身边全无用处，并且极易招来杀身之祸，因而便赠给老夫了。”

凌壮志秀眉一蹙，好奇的问：“难道你就不怕招来杀身奇祸吗？”

钉心判眉头一扬，傲然一笑说：“老夫为练一种奇功，需要闭关多年，启关后已是事过境迁，再说，老夫威震山河数十年，与人交手，从未用过兵刃，今夜与你小子尚属首次。”

凌壮志无心听他胡吹，一俟话落，立即沉声问：“以后叶大侠怎样了？”

钉心判毫不迟疑的摇摇头说：“这一点老夫当时没有问，我想在那多高手围攻下，纵然叶天良有三头六臂，恐怕也凶多吉少了，何况至今仍无丝毫消息。”

凌壮志觉得钉心判说话不实，他既然与阮陵泰等人是好友，叶大侠的生死下落岂能不知？

钉心判见凌壮志蹙眉不语，不由提醒似的说：“老夫已将全部经过说与你听了，现在该你实现诺言，将手中的穹汉剑交给老夫了。”

凌壮志双眉一展，冷冷一笑说：“只有叶大侠的生死行踪删掉了！”

钉心判知凌壮志已无意将剑给他，三角眼一瞪，厉声大喝：“小辈，你胆敢愚弄老夫？”

大喝声中，就地一蹲，双笔挥舞如飞，幻起一道银光笔影，就地向着凌壮志滚滚逼来。

凌壮志心中一惊，这种功夫极似传说中的“滚地龙”，钉心判说他坐关勤练奇功，想必就是这种功夫了。

心念未毕，钉心判已滚至跟前，由于怕宝剑伤了叶大侠的成名银笔，乍

然之间，竟不知如何应付这种奇异兵刃。

于是，身形一闪，横飘两丈——

但，钉心判以奇异的身法，加上绝佳的轻功，宛如风吹柳絮般，就地翻滚追至，同时厉声大喝：“小辈，要想活命，就快些放下手中宝刃。”

凌壮志空有削铁如泥的穹汉剑，而不能挥剑斩断对方的一对银笔，一时之间，又想不出适当的对策，只得身形一闪，旋转如电，立即展开“东海仙翁”独步武林的神诡步法“追魂幻踪”，身形一动，立即幻出十数白影。

在地上奋力加速翻滚的钉心判一见，面上顿时大变，他确没想到对方年纪轻轻的白衫少年，竟是一个身怀绝技的高人。

他知道自己的滚动身形只一停，便有立时溅血当地之危，但，常此滚动下去，势必真力耗尽，疲惫而死。

继而一想，如其最后仍免不了一死，何不趁体力尚足之际，及早奋力一拼？

而闪电旋飞中的凌壮志，心中也暗暗有些焦急，他竭力在想如何尽力制服翻中飞的钉心判。

细看之下，只见满地银光笔影，根本看不清何处是钉心判的头和手。

蓦然，他的心智一动，双目倏然一亮，身形一闪，飘身纵至石栏外面。

就地翻滚中的钉心判，顿时无计可施，只得挺身跃起。

就在钉心判挺身跃起的同时，凌壮志剑眉一剔，震耳一声大喝：“钉心判拿命来——”

大喝声中，身形腾空而起，一招“太虚九剑”中的“天降银虹”，一道宽约数尺的如银匹练，经天而降，直向钉心判疾泻射去。钉心判这一惊非同小可，怪噪一声，飞身暴退——

凌壮志惟恐对方再施“滚地龙”，这时一见，心中暗喜，长剑直向钉心判的喉咙刺去。

钉心判自知难逃活命，不如拚死同归于尽，于是，大喝一声，左手银笔，猛力投向凌壮志的面门。

凌壮志右足刚刚点地，正待变换招式，蓦见银笔迎面飞来，心中一惊，身形横跨半步，呼的一声，银笔擦身飞过。

就在第一支银笔擦身飞过的同时，第二支银笔紧跟着投到——

凌壮志勃然大怒，倏起杀机，身形一旋，已至钉心判身后，大喝一声，穹汉剑反臂挥出，闪电扫向对方腰间。

钉心判大吃一惊，魂飞天外，再想施展“滚地龙”已来不及了。

寒光一闪，暴起一声直上夜空的凄厉惨叫。

钉心判，立被拦腰斩为两段，鲜血飞洒，五脏齐出，登时气绝。

凌壮志挥剑杀了山陕一带的著名恶盗“青面红袍钉心判”，即至殿下冰雪中将那对精致银笔找回来。

他要把这对银笔交给叶小娟，让这个一直不知父亲面貌的可怜少女，在有生之年，尚能见到父亲仗以成名的兵器，而略微感到安慰。

他首先将穹汉剑悬在腰间继而将钉心判的红袍下摆，撕成一条带，顺势将一对银笔相对捆起。

抬头一看，日已西沉，光线十分昏暗，特别大而亮的晓星已在东天升起来。

想到这些天来的日夜兼程，匆匆登上绝峰的目的，一切全是空，恩师迷

离坎坷的身世，在娟师姊和自己的一生中永远是个谜，而在娟师姊和自己的一生中，永远是一件郁闷而痛心的事。

一想到娟师姊，那张芙蓉般的绝美娇靥，和高雅的仪态，娇小的体材，立即浮现在他的脑海间。

尤其，那副寒潭秋水般的眸子，和那张鲜红欲滴，令他神迷的樱口，愈加增强了他急欲见到娟师姊的心。

但，当他想到美如仙子的娟师姊，内刚外柔，多悉善妒的个性时，他那个火热的心，立时被苦恼困惑，逐渐冷下去。

想到那一连串不快的事情——在冥冥中不知不觉所促成事情，他对娟师姊的因嫉妒而表现的沉默，又深予同情。

试想，一个自生到人间便失去了慈母的少女，周岁又丧失了父亲的爱护，如今在这个孤苦无依的人世上，忽然得到一个亲人——父亲的心爱弟子，也是父亲命定的夫婿，而这个亲人，一见面便给她带来了父亲已死的消息，接着，又有不少美丽的少女，先她而跑进丈夫的生命里，在一连串的沉重负荷下，难怪她要自叹命苦了。

现在，唯一能揭开她身世之谜的“凌霄庵”，已变成了一片残垣废墟，假设她知道了这情形，不能不痛心欲绝吗？

心念至此，他觉得娟师姊太悲惨，太可怜了。

因而，他向苍天宣誓，他想善待娟师姊，他要竭尽所能的给娟师姊，即使流尽身上的血、泪、汗。

他决不能辜负恩师的教诲之恩，违背恩师的临终叮嘱，他要让恩师的英灵含笑，只能竭尽所能的善待娟师姊了。

但，娇憨秀丽的万绿萍，那张憔悴幽怨的削瘦面庞，不由自主的由他的心灵深处悄悄的现出来。

他秀眉紧蹙，俊面上立即浮上一片歉然神色……

他又想到女扮男装深情赠扇的展伟凤，那张明艳如桃花的玉颊上，永远绽放着爽朗愉快的甜笑。

他坚毅的点点头，决定今后不再与她相会见面，时日已久，也就彼此淡忘了。

想到离家出走，美艳无双的秦香苓和俏丫头唤春，她刚刚舒展开的秀眉，又蹙在一起了……

他不自觉的摇摇头，想到好奇进入怪石阵，忍不住自责而懊恼的踩了一下右脚。

想到一身白衣，圣洁如百合的叶小娟，他的心愈加沉重了，他感到有块千百斤重的大石头，紧紧的压在他的心灵深处……

凌壮志痴呆的立在广大的破殿阶前时而黯然摇头，时而仰首叹息，片刻之间，立在冰雪寒风中的他，额角已经见汗了。

忧郁、懊恼、痛苦、焦急，一齐涌上他的心头。

他感到心胸郁闷，呼吸有些窒息，胸腔被压迫的几乎要爆炸了。

蓦然——

他的星目冷电一闪，倏然抬头，张口发出一声发泄性悲忿长啸。

啸声激昂，震撼群峰，摇曳入云，直上晨空。

凌壮志一声啸罢，神情若失，竟颓然举步，走下破殿台阶，踏着厚厚的冰雪，发出沙沙轻响，在长啸余音飘荡中，缓步向破门走去。

这时，他内积压的纷乱情绪，苦恼、懊悔，似是一嘔吐尽，又似是愈嘔，心情愈沉重。

因为，他不知道如何迎接未来的诸多困扰，在这一刹那，他发现一切都不是他想像的那样简单。

他衷诚的愿意帮助简大娘的爱儿简维英，希望他能和万绿萍偕老白首，他也愿尽最大的努力，去撮合秦香苓和薛鹏辉的婚事，让他们和好如初。但，这时，他突然体会到“世事如幻，万化千变，愈认可能，愈不可捉摸”的那句话的真正哲理了。

心念至此，他的两腿有着无比的沉重，他几乎不敢相信，他是否还能纵上数丈外的破山门。

蓦然——

一声震撼山峰的巨钟大响，划空传来。

凌壮志精神一振，倏然转身，双目顿时一亮，这声巨钟大响，分明是寺院中的晨钟，乍然听来，钟声似在峰后。

于是，纵身扑至殿阶，腾空飞上残破殿脊。

嗡嗡钟声，余音荡空不绝，似是发自东北方。

只见东北一片嵯峨怪形冰岩，雪屑旋飞，数百太丈看不见任何屋脊殿影。凌壮志断定钟声不会太远、于是，飘身纵下破殿，展开轻功，直向东北驰去。

飞驰中，巨钟再响，空气震荡，嗡声震耳。

凌壮志精神大振，他听得出钟声就在后峰，他认为距离这座残垣废墟如此近的寺院，必须知道“凌霄庵”遭劫的经过。也许恩师叮嘱要找的人，又迁到这个寺院中来。

心念及此，精神振奋，一切苦恼、懊恼、顿时全消。

越过一片怪形冰岩，竟是一道悬崖。

于是，急刹冲势，停身俯首一看，不禁呆了。

只见数十丈下，一片葱绿，竟是一座冰雪四面拱围的深谷。谷内苍松翠竹，方圆数里，在四周雪光反映下，谷内景物清晰可见。

正中碧绿葱笼中，赫然现出一片广大寺院，大殿三进，舍房百栋，红砖琉瓦，隐隐闪辉，气势十分雄伟。

凌壮志看罢，心中大喜，双袖一展，身形飞泻而下，疾如天降殒星，幻起一道垂直下降白影。

到达崖下，谷中温度骤增，宛如三月暮春，地上无数奇异山花，争首斗艳，齐吐芬芳。

凌壮志看了一眼密集茂盛的高大云松，展开轻功，直向寺院奔去。

晨钟三响，立即传来阵阵清悠而有节奏的梵唱，和庄严肃穆的法器木鱼声，令人听来，尘念顿消。

凌壮志听得出，梵唱之声俱是女音，断定那座寺院必是一座尼姑庵，因而，心中狂喜，身形骤然加快，四周松林飞舞倒逝。

蓦然，一声清脆而似郁沉的声音，就在附近响起：“何方高人，前来本谷？”

凌壮志一心飞驰，闻声骤吃一惊，倏然停住身形。

游目一看，周围云松翠竹杂植，方圆十数丈内，根本看不到发话人身在何处？

暮闻方才的声音，继续谦和的说：“由阁下立身之处，向北走约三十丈，即可到达蜗居。”

凌壮志一听，惊得浑身不禁一战，想不到这座温暖如春的翠绿谷内，竟息隐着一位世外高人。

根据发话的声音，断定是位女异人，她由数十丈即能听出来人的方向位置，且能以“千里传音”的功夫，询问你，她的武功之高，由此可见。

既然对方相邀，他自是不会放过这个一瞻高人的难得机会，但在礼貌上，他理应谦逊几句。

于是，恭身立好，气纳丹田，双目注定向北，恭谨扬声说：“晚辈冒昧进入前辈清修静地，理应受责，怎敢再去打扰前辈清兴。”

把话说完，对方一阵沉默，想是为凌壮志自称晚辈而感到震惊。

稍顷，暮闻对方愉快的一笑，说：“阁下太谦逊了，不必拘礼，请即前来。”

凌壮志一听，心中暗喜，不便再展轻功，大步向前走去。

前进十数丈，发现一片细竹中，拱围着一间青石小屋。

小石屋方约一丈，高有丈许，正面一门，左右各一个圆形小石窗户。

凌壮志看罢，不由一皱眉头，心说：“这才真是名符其实的蜗居呢！”

心念间，已至翠竹外沿，凝目细看，透过许多竹隙间，发现屋门已经大开，正中石床上，正盘膝坐着一个高挽道髻，身穿月白道袍的白发道姑。

只见白发道姑，仪态雍容，面目秀丽，霜眉凤目间，含蕴着温静端淑和高贵脱俗的庄肃气质。

看她面色红润，皮肤细腻，毫无一丝皱纹，年龄最多三十八、九岁，但不知为何她的发眉皆白了。

盘膝坐在石床上的白发道姑，一见凌壮志，凤目不由一亮，她对凌壮志如此小小年纪，已经具有惊人的超然轻功，似是感到十分惊异。

她望着神色恭谦，步履逐渐加快的凌壮志，首先笑了。

她的笑，令凌壮志看来，内心感到无比的亲切，就像看到自己的家人一样，毫无一丝不安的感觉。

凌壮志距屋尚有一丈五、六步，即已停身止步，放下手中那对银笔，拱手一揖，深深到地，同时朗声说：“晚辈凌壮志，恭请老前辈金安。”

揖罢直身，举目再看，心头不由猛然一震。

只见白发道姑，因本红润的秀丽面庞，这时突然变得苍如白绝，凤目圆睁，娇躯微抖，目光一直盯着地上的那对银笔。

凌壮志心知有变，断定白发道姑必是与“朱腕银笔”叶大侠相识，同时，根据她如此遽变的神色判断，他们之间的关系，尚且不平凡。

由于白发道姑没有发言，凌壮志依然恭谨的立在一丈以外，静以待变。

暮闻石屋内的白发道姑，似是强抑内心的激动、痛苦，平静的问：“小侠姓凌？”

凌壮志恭谨颌首，再度说了一遍：“是的，晚辈凌壮志。”

白发道姑似是惊觉自己的失态，急忙一整神色，强自含笑问：“凌小侠可是由江南来的？”

凌壮志不知白发道姑的用意，只得颌首说：“是的，由金陵来此。”

白发道姑秀丽的面庞上，似是掠过一丝失望神色，她看了一眼地上的一双银笔，继续问：“小侠何事北来恒山？”

凌壮志见问，心中一动，觉得这是一个探询“凌霄庵”道劫的大好机会，于是，略一躬身，说：“晚辈奉师命，前来恒山凌霄庵，找寻一位前辈。”

白发道姑澄澈的眸子光辉一闪，继续问：“你找的那位前辈是谁？”

凌壮志歉然摇摇头，微一躬说：“请前辈原谅……”

白发道姑未待凌壮志说完，立即含笑阻止说：“如有不便，不必勉强。”

凌壮志坚毅的说：“不，没有什么不便，只是晚辈也不知那位前辈是谁。”

白发道姑一听，不觉绽唇笑了，在她红润的樱唇内，露出一线洁白如玉整齐贝齿。

凌壮志自己也觉得有些荒唐，因而惭愧的低下了头。蓦闻白发道姑，含笑问：“小侠的尊师是哪一位？”

如此一问，凌壮志的脸更红了，他惭愧的低声说：“先师的身世姓名，要问过那位前辈后，才能得知！”

白发道姑一听，并没有因凌壮志这句更荒唐的话而笑，相反的略转红润的秀丽的面庞，再度惨变，凤目中立即涌满泪水，久久才颤声说：“你……你……你是说天良已死？”

凌壮志知白发道姑是看了身边地上的银笔而误会了，但看了白发道姑惨然的神情，加之想到去世的恩师，因而也含泪说：“先师虽已去世，但，并不是叶大侠。”

白发道姑听得一愣，不解的问：“你那对银笔……？”

凌壮志立即回答说：“那是晚辈在峰上‘凌霄庵’的恶人手中夺过来的。”

白发道在迷惑的问：“你为何要将叶大侠的银笔夺回来？”

凌壮志不愿将此事情扯得太远，仅含糊的说，“一代大侠仗以成名的兵刃，岂可落入歹徒之手，理应将之夺回，奉还给叶大侠的家人。”

白发道姑霜眉一蹙，轻声一叹，暗然说：“叶大侠的爱妻已死，唯一的女儿又失踪多年，那对银笔恐怕归还无望。”

凌壮志听得浑身一战，面色大变，俊面精光闪射，神情痴呆的望着缓缓合上眼睛的白发道姑颤声问：“前辈……您……您……，这话说的可是真话？”

白发道姑木然不动，既不摇头，也不颌道。

凌壮志心神恍惚，灵智间似有所悟，但也有更多的迷惑，这时见白发道姑闭目不语，因而，自动的惶声说：“晚辈来恒山之前，曾在黄山天都峰上，遇到叶大侠的发妻双剑无敌‘黛凤’张云霞……”

盘坐在石床上的白发道姑，面色愈形惨然，一颗接一颗的晶莹泪珠，由合闭的凤目中簌簌滚下来。

凌壮志在更多的迷惑中，已经了然白发道姑的身份——就是他前往恒山凌霄庵要找的那位前辈。

但，他由于心情激动，过分惊喜，泪珠也一颗接一颗的滚下来。

终于，他兴奋而流着泪，泣声低呼：“前辈，弟子凌壮志仅遵先师遗命遥遥万里，远来恒山凌霄庵，特来向前辈询问先师的身世姓氏和他一生坎坷遭遇。”

说罢，深揖膝落地，伏身跪在地上。

白发道姑微合的凤目中，泪珠滚落的更激烈了，久久才颤声问：“是你一人前来吗？”

凌壮志伏跪在地上，含泪恭声道：“还有娟师姊！”

白发道姑身躯一战，倏然睁开充满泪水的凤目，惊喜的急声问：“娟儿呢？”

凌壮志无言答对，久久说不出话来，最后，终于嗫嚅着说：“弟子和娟师姊分途前来，娟师姊性想必尚未到达。”

白发道姑似是曾经在爱河里受过折磨的人，深知小儿女的心意，这时一听，立即惊异的问：“怎么，你两人在闹气？”

凌壮志一直跪在地上，低头不语。

白发道姑秀丽面庞上，立即掠过一丝忧虑神色，她悄悄地暗然摇了摇头，接着强自平静的和声说：“来，到床前来，我有话问你。”

凌壮志恭声应是，叩首起身，取起身边的那对精致的银笔，低着头，躬着身，缓步向屋前走去。

这时，天光已经大亮，太阳仍未升起，寒意特别浓。

刚至门前，即听白发道姑亲切的说：“进屋内坐吧！”

凌壮志进入门内，发现床前数尺大小的空地上，尚分左右横放着四个薄团，但他不敢就坐，于是恭身说：“前辈面前，那有弟子的座位？”

白发道姑一指地下的蒲团，亲切的说：“你坐下来，我有许多话问你。”

凌壮志躬身应是，即至床前未位薄团，盘膝端正坐好。

白发道姑似乎非常关系凌壮志的娟师姊，因而，一俟凌壮志做好，立即有些兴奋、激动，而凤目却含着泪水的亲切的问：“你是怎样找到你娟师姊的？”

问话之间，凤目中泪光闪动，但，她的唇上，却挂着一丝慈祥而欣慰的笑。

凌壮志见白发道姑第一句便问娟师妹而不问恩师何时去世，因而断定她与娟师姊间的关系，较之与恩师尤为密切。

但，这时他已无暇去探思这个问题，急忙微一欠身，恭声说：“弟子下山的第二天，便在卧虎庄‘金刀毒燕’阮陵泰的后花园中遇到了娟师姊……”

白发道姑面色一变，不由急声问：“她可是前去为她父亲报仇？不知她怎的知道阮陵泰那老贼就是残害她父亲的仇人？”

说话之间，略显苍白的秀丽面庞上，充满了惊异、欣慰，和悲戚的混合神色。

凌壮志摇摇头，继续说：“不，是在卧虎庄的后花园内，那时娟师姊正在一座精致小阁上抚琴……”

话未说完，白发道姑面色大变，脱口一声轻啊，不由忿怒的颤声问：“她……她怎的和那老贼住在一起？照你这样说来，她定是个丝毫不懂武功的弱女！”

说话之间，满脸悲忿，也充满了失望之色。

凌壮志立即分辩说：“不，娟师姊不但武功高绝，并且机智过人……”

于是，他即将与铁钩婆万绿萍，入卧虎庄的事，逐一详细叙述，说到另一白衫少年将阮陵泰击毙时，白发道姑忍不住惊异的插言问：“竟有这等事？你可查出那个白衫少年是谁？”

凌壮志这时已知道了自己的授艺恩师，就是失踪一十九年的‘朱腕银笔’叶天良，因而恭谨的颌首说：“弟子已经查出来，就是恩师的第二个女儿叶小娟。”

白发道姑一听，不由瞪大了眼睛，惊异的失声问：“你说什么？”

凌壮志看了白发道姑过分吃惊的神情，心知有异，即将在黄山天都峰发现叶小娟的经过，又说了一遍。

白发道姑，听了凌壮志为了证实叶小娟是否就是娟师姊时，曾经点晕叶小娟察看她的酥胸一事，仅默然摇了摇头，没有任何表示。

但，她对凌壮志如何发现宫紫云就是娟娟的事，非常注意，因而，一俟凌壮志说完，立即迫不急待的问：“你是怎样证实你师姊的身份？”

凌壮志将至马鞍山“羨仙宫”杀女淫贼“金艳娘”，遇晋德大师和宫紫云，不慎中了“绽舌牛毛透心针”昏倒于地，复至南峰疗伤，发现胸前暗记的事又说了一遍。

为了叙述怎的知道金艳娘隐居在马鞍山，只得将展伟凤赠扇，复至石门镇遇展伟明的事告诉给白发道姑。

白发道姑听了这些曲折凑巧的事实，似是已明白了凌壮志宫紫云何以闹气的原因，于是霜眉一蹙，问：“你娟师姊可是因此与你闹气？”凌壮志俊面一红，只得羞愧嗫嚅着又说出与秦得苓的一段事情，加之与薛鹏辉的不可理喻，一浑猛憨傻的展伟明直呼妹夫，以及中途巧遇铁钩婆母女等造成宫紫云忿然离开他的原因。

白发道姑听了凌壮志这番补充，如霜白的修眉早已蹙在一起，脸上忧郁之色，显得愈浓重了。

凌壮志不敢多言，只是满腹委屈，一脸痛苦的垂手端坐蒲团上。

久久，白发道姑才眉头略展，黯然摇摇头，接着平静的说：“你没有作错，你是个很好的孩子，也许你娟师姊尚不能了解你的苦衷，也许她太喜欢你了，因而，忍受不起这多美丽的少女，夺走她唯一的心爱的师弟，也是她心爱的丈夫，终身的伴侣。”

凌壮志一听，立即正色激动的表白他的心迹，说：“前辈，弟子对娟师姊的一颗心，惟天可表，弟子如将来如有违背师命，辜负娟师姊，天神共鉴……”

白发道姑未待凌壮志说完，急忙摇手阻止他说下去，同时，在她忧郁秀丽的面庞上，立即现出一丝欣慰慈祥的微笑，她亲切的说：“你的确是个好孩子，这些话你娟师姊听了定极欢欣，不过，世事不可预卜，凡事必听天命，丝毫勉强不得。”

说着，一挥手，又催促说：“快去庵门接你娟师姊来见我，这两天前来我处听道的本庵弟子们，个个神色似有隐忧，我断定庵中必然发生了什么事情，也许是你娟师姊早到了。”

凌壮志一听“娟师姊早到了”不由恭声应是，急忙由蒲团上立起来，但他对峰顶上的废墟，感到十分迷惑，因而不解的问：“前辈，峰顶上的那片残塌寺院……”

白发道姑立时会意，因而解释说：“那是百年前的凌霄庵，至于峰上凌霄庵惨变的经过，俟你娟师姊来后，我自会讲给你们听。”凌壮志恭声应是，深深一揖到地，将银笔放好在蒲团上，辞过白发道姑，转身走出屋外。

前进尚不足一尺，蓦闻白发道姑叮嘱说：“见到你娟师姊时，切不可立即告诉她你师父的真实身世。”

凌壮志停步转身，恭谨的望着石屋内的白发道姑再度颌首应是后，继续向竹林外走去。

这是一件极离奇，极坎坷复杂的人间悲剧，凌壮志在此兴奋、激动、惊

喜而又紊乱的心情下，他虽有超人的智慧，也难理出这中间的迷离头绪。

这时，他只是一心想见到分别多日的娟师姊，并尽快的知道恩师过去的坎坷遭遇。

他快步走出翠竹林，举目一看，雄伟的庵院，巍峨的殿脊，尚在数百丈外的云松间，于是展开轻功。直向庵院驰去。

太阳已经升起，柔和的阳光照满了绿谷鲜艳、油绿、清新悦目，加上晨风飘送的阵阵诵经声，令人顿觉心旷神怡。

一阵飞驰，已到凌霄庵后院墙外。

举目一看，红墙高约两丈，墙头上绿瓦闪闪发光，左右一望，云松相遮，看不见多长多远。

凌壮志看罢，不便越墙进入，只得沿墙向右疾驰。

绕至右墙角，视线突然广阔，始知凌霄庵是建筑在谷底斜坡上，三进大殿形成梯次下降。

凌壮志转身之处，距离第一进大佛殿，至少尚有数百丈，那座高耸巍峨的三洞大山门，远远看来，宛如一座小型牌坊。

再向前看，一道宽约数十丈的青石大道，在茂密的巨松遮盖下，直达一里外的狭窄谷口。

凌霄庵的这项建筑工程，实在太艰巨浩大了，看得飞驰中的凌壮志不停的摇头赞叹不止。

沿着庵墙疾驰，瞬间已达三洞高大的山门前，庵前青石铺地，打扫的异常清洁，两尊石狮守在左右，三座大门俱已打开了，型式和峰巅上的旧山门，毫无两样，全庵唯一不同之处，就是立在山前，仰首可看到第三进大殿的巍峨殿脊。

正中一方巨匾，赫然三个金漆大字——凌霄庵。

凌壮志看了这三个金辉闪闪的金漆大字，内心感到无比亲切，就像见了多年不见的好友、故人。

他走上门阶，举目一看，只见数十丈外的巍峨大殿内，金碧辉煌，佛幔分垂，香烟氤氲缭绕，百盏琉璃油灯齐明，无数灰衣尼姑，捧着经卷，正由大殿内肃静的走出来。

这些尼姑中，有老，有少，也有中年，老年尼姑，多披朱红袈裟。中年的多披橙黄，年青尼姑中，仅有少数几人披着淡黄袈裟。

看他们这样肃静有序的走出大殿，分向左右檐下角门走去的情形，知道她们晨课刚刚完毕，正在纷纷离去。

凌壮志心中不但对凌霄庵感到无比亲切，就是对大殿内肃静走出来的老少三代尼姑，也同样的感到无比亲切。

他望着那些眉清目秀，面貌姣好的年青尼姑，脸面上，不由绽出一丝谦和的微笑，他觉得来的正是时候。

他为了表达这座佛门清静圣地的虔诚敬意，首先抖弹了一下白缎银花长衫，紧紧发髻上的黄丝儒巾，重新悬正腰间的银剑，左手抚在银丝剑柄上，举步向大殿阶前走去。

纷纷走出大殿的青尼姑们，乍然看到山门外走进来一个白衫佩剑少年，俱都冷冷地投来厌恶的一瞥。

凌壮志秀眉一蹙，心中十分不解，他不相信进入空门的尼姑，对男人是厌恶的，但为了询问娟师姊是否已经前来，他依然向大殿前走去。

大殿阶上的年青尼姑们，随着凌壮志的前进，纷纷停身止步，俱都呆了，无数亮晶晶的眸子像天上的繁星，一齐望着大步前进的凌壮志。

她们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人世间竟真的有像“观音大士”座前的“善才童子”那样俊美的少年人物。

他们觉得善才童子，只是一个泥塑的人俊，而持剑进来的白衫少年，却是一个英俊潇洒，面如温玉的年青郎君。

他那修长人鬓的秀眉，闪闪生辉，令人心跳的眸子，侠直的胆鼻，涂丹般的朱唇，适中的身材，抚剑而来，充满男孩子醉人的磁力。

殿阶上所有的美貌年青的尼姑们，俱都神情痴呆，香腮绽笑，妙目闪烁着诱人的生辉。

凌壮志看了这情形，感到万分迷惑，他自己也闹不清这瞬间转变的两种表情，因而脚下的步子，顿时慢下来。

蓦然一声沉喝，径由大殿内传出来：“还不快些退下去。”

所有神情痴呆的青尼姑一听，俱都大吃一惊，同时，个个羞急垂头，双颊绯红，急忙向大殿左右角门走去。

应所有年青尼姑纷纷走避的同时，大殿内十数橙黄袈裟的中年尼姑，拥着三位朱红袈裟的老尼姑出来。

三个老尼姑，个个面带愠色，目光炯炯的望着凌壮志，十数中年尼姑，俱都满面怒容，一脸不屑之色。

凌壮志看得心头一震，他不知道犯了什么清规，因而急忙停止脚步，惊异的望着来势汹汹的三个老尼姑。

这时，整个凌霄庵一片寂静，大殿左右角门下，围满了面目姣好的年青尼姑，俱都惊异的望着殿前，个个目闪惊急似乎都在为那个白衫佩剑的英俊少年人担心，因为，她们武功高强的三位掌殿，六大执事和四大监院，势必要严惩那个少年人。

十数中年尼姑，和三位掌殿老尼，俱都在凌壮志身前七步处，有序的排列站好，由正中一位慈眉慈目的老尼姑，首先宣了声佛号，接着怒容沉声说：“本庵位此绝峰深谷，早与外界隔绝，施主等近日三翻五次前来干扰本庵清静，秽言调戏本庵弟子，如今小施主又佩剑而入，目光闪烁，嘴晒情笑，心存邪念……”

凌壮志恭谦而立，听得只皱眉头，愈听愈不堪入耳，愈听愈闹不清是怎么回事，只得拱手一揖，同时谦和的说：“小生凌壮志，江南金陵人，万里前来贵庵，探询先师故人，老师太且莫误会，小生这厢有礼了。”

说罢，躬身一揖，深深到地。

三个老尼听得慈眉微蹙，十数中年尼姑，个个相互观见，拥在左右角门的年青尼姑们，俱都窃窃私议。

正中老尼姑，看了左右两个尼姑一眼，神色略显缓和的问：“小施主意欲探询的尊师故人，不知是本庵哪一位？”

凌壮志顿时语塞，他没想到老尼姑有此一问。这时又不便说出庵后竹林石屋内的白发道姑，因而，略一迟疑，恭声回答说：“先师故人，小生已经访到，现在特来向师太请问，近一两日可有一位身穿紫裳，背插长剑的少女，前来贵庵访人？”

三个老尼姑见凌壮志回答迟疑，闪烁言词，误以为他捏造事实，因而，俱都冷冷的摇摇头。

凌壮志满腔亲切的热情，却遭到如此冰冷的待遇，心中不禁有气。

但看了三位老尼姑，俱都慈眉善目，面带祥和，又不像是刁钻难逗的人物，因而不便发作，只得再度恭声问：“既然三位师太没有看到，想必是娟师姊尚未到达，小生就在庵上等一半日……”

右边瘦削的老尼姑，未待凌壮志说完，立即拒绝说：“本庵与世隔绝，从不留客庵内，加之近日时有不肖之徒前来生事，愈加不便接待男宾，小施主如要等候令师姊，就至山门以外等吧。”

凌壮志听了老尼姑的话，再和庵后石屋的白发道姑说的话加对照，知道三个老尼姑确有苦衷，只得谦和的说：“既然如此，小生就至山门外面等候，方才冒昧进庵，失礼之处，尚请三位师太见谅。”

说罢，躬身一揖，转身向山门走去，头也不回一回。

来至山门以外，沿着宽大石道前进，走至数丈外的松林前沿，即在路旁置有石凳的一株巨松下停下身来。

凌壮志坐在石凳上，觉得非常舒适，游目一看，左近树下，置满了这种石凳，想必是为进香善男信女休息之处。

他转首看了一眼凌霄庵，由山门直达殿前，早已没有了人影，庵中的尼姑，想必都去进早餐了。

一想到早餐，他自己也感到饥肠辘辘了，于是，即在腰内取出小袋食，匆匆吃了些干粮卤肉。

枯坐等人，是件最令人焦急难耐的事，尤其被等的人，即没事先约好，又无固定到达日期，更加令人心神不定。

凌壮志孤独地坐在石凳上，两手抚摸着白金剑鞘，和银丝剑穗上的那颗鲜红艳丽的大珍珠。

他想到由昨夜到现在，这一连串的奇巧遭遇，实在令人不敢相信世间竟有如此凑巧的事情！

他记得恩师临终时，曾说到达凌霄庵，自会找到深悉他身世的人。

如今果然找到了那位白发道姑，心想，难道恩师能未卜先知？

他又想到峰巅五塌大殿石壁上的人形剑法和佩在腰间的穹汉剑，这些问题，只有问那位白发道姑前辈才能知道了。

但，青面红袍钉心判，他是怎样发现壁上的那套剑法呢？想到钉心判听说阮陵泰被叶小娟击毙了那份震惊神色和他说的狠毒恶言，这时想来，钉心判是误以叶小娟就是娟师姊了。

想到叶小娟，凌壮志再度迷惑了，据恩师“朱腕银笔”叶天良说，他仅有一个心爱的妻子，但已因难产去世，而方才的白发道姑，也如此说，可是双剑无敌“黛凤”张云霞，却隐居在黄山天都峰了。

既然恩师只有一个亲生女儿，娟师姊胸有暗记，当然是恩师的爱女无疑，但叶小娟又是谁的女儿呢？

根据白发道姑的神态言语看来，她与恩师叶天良间，必有一段不平凡的关系，而她那份关心娟师姊的情义，尤令他颇费思解。

一想到娟师姊，高雅娴静、国色天香的宫紫云的情影，便立即浮上他的脑际，因而，他忍不住焦急的立起身来，游目四盼。

转首一看，双目倏然一亮，修长的剑眉，立时蹙在一起了。

只见三个劲装中年人，俱都腰插一对精钢判官笔，正沿着右前墙，向着庵门健步走去。

正中二人，黑面膛，秃眉吊眼，横飞的胡须，一身紫黑劲装，满脸的凶横之气，看来已有四十多岁了。

左边一人，身材肥胖，肚大如鼓，上穿敞胸蓝布大褂，下着宽腿黑布长裤，鸡蛋大的肚脐眼，露在外面，胸前生满了黑毛，令人一看，就知是个凶狠之徒。

右边一人，身穿银缎劲装，白净面孔，二十八、九岁，细眉小眼，尖尖睛额，一脸的狡猾神色，一望而知决非善类。

打量间，三人已到庵门前，他们相互递了一个淫邪眼神，径自走了进去。

凌壮志看罢，心中会意，嘴角立即掠过一丝冷笑，于是，手抚剑柄，英挺潇洒的也向山门走去。

方才那三个老尼姑和十数执事监院，似乎早知三个恶汉必来，这时一见三人入门，立即由大殿内，满面怒容的迎出来。

三个劲装恶汉，一见十数尼姑出来，立即彼此相对一笑，神情充满了邪恶之色，随之一字横立在宽大甬道上。

三位老尼姑和十数执事监院等人，也依序立好，依然由正中霜眉覆上的老尼姑，沉声说：“三位施主，一再前来本庵胡缠，未经许可，到处走动，并秽言调戏本庵弟子，贫尼虽苦口相劝，三位依然去而复返，今日贫尼等，万万不能放三位施主进去。

三个恶汉一听，立时相互看了一眼，接着仰天发出一阵轻蔑的哈哈狂笑，三人同时纵声大笑，声势也极可观，顿时震得殿檐积尘飘落，十数尼姑变颜变色，一群年青尼姑，纷纷在大殿角门内，惊急的探首外看。

凌壮志立在山门一角，看到秀眉一蹙，心中虽然有气，觉得这时尚不宜插手，多事有时返遭人讥。

三个恶汉之中，以黑脸秃眉，一脸横飞胡子的那人，内功较为深厚，其次是肚大如鼓和那个奶缎劲装白面孔的青年。

正中黑脸秃眉的恶汉，首先微笑，轻蔑的朗声说：“大爷‘飞胡子判官’，在黑道闯了二十年，一向随心所欲，从没有人敢阻拦大爷的好事。”

左边肚大如鼓的恶汉，也歉笑朗声说：“二爷‘大肚子判官’，今日硬是要进去乐上一乐。”

右边白面孔的恶汉，小眼一瞪，也傲然说：“三爷‘银点子判官’，今日要进去选最漂亮的一个。”

十数尼姑一听，俱都气得面色发白，拥挤在大殿角门的年青尼姑们，个个惶恐，大惊失色，三个面色铁青年老尼姑，只气得浑身微抖。

末位圆脸的老尼姑，不由怒目沉声斥责说：“尔等出口秽言，侮辱佛门弟子……”

话未说完，蓦闻大肚子判官，轻蔑的望着圆脸老尼姑，一脸邪笑，说：“了空，你跑到后殿养养你的老精神吧，你的头发都白了，一脸的皱纹，你还担心二爷会选上你？”

了空师太，气得立即闭目合什，连宣佛叫，不停的低呼罪过。

面目清瘦的老尼姑，立时慈目闪光，厉声说：“尔等须知贫尼师姊‘了尘’师太、曾与令师‘钉心判官’有过一面之缘，尔等再敢胡言乱语，定将真情报于令师得知……”

话未说完，三个恶判官，同时轻蔑的仰天大笑了。

立在山门一角的凌壮志，恍然大悟，原来这三个腰插判官笔，绰号俱是

判官的恶汉，竟是“钉心判”三个劣徒。

俗语：“有其父，必有其子，有其师，必有其徒”看来这句话果然言之不虛。

凌壮志有心挺身而出，将三人逐走，又觉得无此必要，难道三位高师太还不能将三个恶汉制服。

心念间，三个恶判官，同时收敛狂笑，望着面目清瘦的老尼姑，得意的朗声说：“了尘！这话你昨天说，三位大爷也许怕那老鬼，乖乖离去，哈哈，昨夜老鬼已死，今后山陕一带，远至塞外，都是三位大爷的天下了。”

说此一顿，仰面哈哈一阵大笑，飞胡子判官，斜着吊眼睛，望着正中白眉覆眼的老尼姑，得意的傲然问：“了尘，今后你的凌霄庵，就是三位大爷及时玩乐的行宫了。”

说罢，三个恶汉，再度乐不可支的哈哈笑了。

了尘师太，顿时大怒，霜眉飞张，目射冷电，震声厉声大喝：“三个孽障，还不快退出庵去。”

三个恶汉那里肯听，反而笑的更厉害了。

凌壮志看得心头火起，几乎忍不住挺身走过去。

就在这时，数声娇叱，黄影闪动，三个身披淡黄袈裟的年青尼姑，径由大殿内，仗剑飞身扑出来。

凌壮志看得暗自心惊，他确没想到凌霄庵的三代弟子，居然有如此精湛的轻身功夫，那三位老师太的功力如何，也可想而知。

只见三个年青尼姑，俱都生得柳眉俏目，花容雪肤，如果三人都是蓄发的姑娘，定是三个不太庸俗的美人。

三个年青尼姑纵至三位师太面前，同时扣剑躬身，要求说：“弟子等愿拿这三个狂徒！”

三个恶汉一听，未待了尘师太回答，却抢先哈哈笑着说：“三位小师傅来得正好，三位大爷今天就选你们三人吧！”

了尘师太略一沉思，宽大袍袖一挥，毅然沉声言：“你三人可要小心了，切忌妄开杀戒。”

说着，和了凡、了空两位师太，及十数执事监院，急步退至殿阶前，了尘师太将“切忌妄开杀戒”六字，说的特别郑重。

凌壮志听了，不同感慨的摇摇头，心说：“对付这些不见棺材不落泪的武林败类，如不严惩如何能收杀一儆百之效。

这时，大殿阶上已立满了俏丽美貌的妙龄尼姑，俱都神色惊惧，暗含忧急的望着场中的三个持剑的年青尼姑。

三个年青尼姑，一俟师太等人退至殿阶，三人同时转身，一声清叱，振腕挺剑，分向三个恶汉刺去。

三个恶汉本就没把三个年青美貌的小尼姑看在眼里，加之再听了老师太的法谕，愈加宅无忌惮了。

师兄弟三人，抱着与美女拆招的心情，不消撒出腰间的判官笔，三人一声邪笑，挥掌迎了上去。

三个年青尼姑，身法虽然轻灵，剑术火候不足，加之钉心判的三个恶徒，俱是久走江湖的绿林大盗，见识广，经验多，出手稳准，遇险沉着，虽是一双肉掌，尚能维持个不败之局。

但，立在山门一角的凌壮志却看得清楚，时间一久，钉心判的三个恶徒，

势必被迫的使用兵器，因为，三个美貌尼姑的剑法，逐渐犀利。

果然，一声清脆娇叱，三个美貌年青尼姑的剑法，同时倏然一变，三个恶汉顿时相形见拙。

蓦闻“飞胡子判官”一声暴喝：“兄弟，滚吧！”

所有的尼姑一听，俱都神色一喜，目光同时一亮——只有凌壮志暗吃一惊，面色立变。

就在飞胡子判官喝声甫落的同时，三个恶汉就地一滚，反手撒出腰间的判官笔，顿时之间，殿前方圆数十丈内，尽是滚滚笔影。

三个年青美貌尼姑，顿时惊得花容失色，剑法迟慢，三个师太和所有的尼姑，俱都惊呆了。

就地翻滚的三个恶汉，得意的哈哈大笑，白净的面孔的恶汉，铁笔一挺，直点对方青年尼姑的下阴丹田。

年青尼姑，大吃一惊，满面通红，一声惊呼，飞身暴退——

凌壮志顿时大怒，义忿填胸，心头倏起杀机，大喝一声：“鼠辈住手——”

大喝声中，飞身前扑，白影闪处，凌壮志已卓立场中。

三个恶汉同时挺身跃起，三个年青尼姑，纷纷退回大殿阶前。凌壮志飞眉如剑，目射冷辉，俊面上充满了杀气，注定三个恶汉，缓步逼去。同时沉声斥责说：“你这三个该死的武林败类，居然扰乱佛门静地，秽言调戏清修弟子，如让你等活在世上，不知要有多少妇女毁在尔等的手里。”

说话之间，缓缓逼近，右手轻按银剑哑簧，寒光闪处，呛郎一声清越龙吟，穹汉宝剑已握在手中。

三个恶汉一见，立被凌壮志的慑人气势震住了。

“飞胡子判官”年龄较长，世故较深，首先一定心神，强自哈哈一笑，故意望着三位师太，轻蔑的朗声说：“三个老尼姑，难怪今天态度突然强硬起来了，哈哈，原来请一个年青英俊的小白脸保镖

凌壮志勃然大怒，暴喝一声：“鼠辈闭嘴——”

暴喝声中，飞身前扑，手中穹汉剑，顺势挥出石壁人形剑中的正反三剑，千百寒锋中，响起丝丝慑人心神的剑啸。

三个恶汉被迫的同时舞笔相迎，只觉森森剑气，寒光逼人，不知剑势虚实，立被逼得手忙脚乱，纷纷向后急退。

凌壮志停身横剑，左手一指“飞胡子判官”，厉声说：“你身为师兄，领导胡为，在下本应杀你三人除害，为免血污佛门净地，暂饶尔等一条活命，赶快滚吧！”

“飞胡子判官”三人横行黑道多年，仗着青面红袍钉心判的一点恶毒声名，多年来尚未栽过如此大的跟头。

如今，钉心判已死，正是他们三人的天下，今天的事如被传扬开去，三人那还有脸在山陕一带黑道上混。

心念至此，拼了老命也要争回这个面子。

凌壮志见三人神色迟疑，知他们有意一拼，于是冷冷一笑说：“你三人休想再施‘滚地龙’那种难登大雅之堂的雕虫小技，在下昨夜在峰岭破殿前，已领教过尔等恶师的这项绝技了，只可惜，他的银笔扫不住在下‘穹汉剑’的锋利。”

说着，即将手中的穹汉剑，虚空挥了两挥，刷刷连声中，幻起两片耀眼

银弧，暴起一阵嗡然啸声。

“飞胡子判官”三人一听，俱都惊得面色大变，冷汗油然。

了尘师太等人，虽然感激凌壮志路见不平，拔剑相助，但她们也深怕凌壮志年青任性，暴怒杀人，染污了这块佛门静地。

因而了尘师太，趁机开导三恶合什宣了声佛号慢慢的说：“三位已入歧途，希望及时悔悟，速速退出本庵，自今以后，改面革新，从良向善，成为完善之人……”

“飞胡子判官”三人那里听得进耳去，不由同时暴喝一声：“老尼婆闭嘴，三位大爷和这小子拼了。”

大喝声中，飞眉瞪眼，各挥判官笔，向着凌壮志疯狂扑来——

凌壮志杀机早起，只是不愿在佛前杀人，既然三恶自己找死，那里还想到其他，一声冷笑，飞向前——

身形疾进中，默运“青罡功”，功贯右臂，力透剑身，顿时青芒暴涨盈尺，光华耀眼夺目，大殿阶上的所有尼姑，俱都不敢注目直视。

三位师太一见，面色同时大变，惊得脱口宣了一声佛号。

佛号声中，殿前暴起一声震耳大喝，刺目光华翻滚处，青气蒙蒙，丝丝慑入剑啸中，幻起无数飞旋白影。

就在这时，右侧殿脊上，蓦然想起一声焦急沉喝：“志儿不可杀人——”

但，凌壮志杀机已动，施展的剑魔“乌依狂徒”横霸武林的“太虚九剑”，连环三剑挥出，六支铁笔齐飞半空，他想再收势已来不及了。

剑光过处，暴起数声凄厉刺耳的惊心惨叫，鲜血激射，人头横飞，“飞胡子判官”三人尸体，旋即栽倒在大殿阶前，顿时洒满了鲜红血渍！

凌壮志停身横剑，转首一看，顿时吓呆了，急忙一定心神，双手扣剑，也惶急的跪在地上。

凌壮志的确看呆了，只见大殿阶上除了三位年高师太，双手合什，微躬前身，恭谨站立外，其余所有尼姑，俱都伏跪在地上。

白发道姑，手持佛尘，肃然立在右侧殿脊上，似为凌壮志在大佛宝殿前杀人，而感到忧急不安。

凌壮志杀了“飞胡子判官”三人，自然是应该，只是不该让他们的血流在这块佛门静地上。

这时见白发道姑立在殿脊上，久久不知下来，立即惶愧的伏在地上，静待受责。

蓦闻二位师太，同时恭声高呼：“恭请庵主驾莅大殿，俾全庵弟子参拜。”

凌壮志伏在地上不敢抬头，但他心里感到非常迷惑，他闹不清这是怎么回事，庵主蓄发，所有的尼姑光头。

尤其令他不解的是，白发道姑前辈，何以年岁并不比三位师太高，而居然提任了凌霄庵主？

心念间，蓦闻白发道姑，沉声说：“三位师太，不必多礼，即命全庵弟子起立，速将尸体运走，冲洗血渍，并押带凌壮志至后殿听候公审。

一阵衣袂轻响，凌壮志抬头再看，侧殿脊上已没有了白发道姑的影子。

这时跪在三位师太身后的十数中年尼姑，和跪在大殿上年青尼姑们，在了坐师太的挥手下，纷纷立起身。

三位师太，转首看了跪在地上的凌壮志一眼，三人低声一阵计议，即对一名中年尼姑，叮嘱说：“先请那位小施主至静斋待茶，再听候庵主发落。”

中年尼姑合什应是，即向凌壮志走来。

凌壮志听白发道姑前辈说公审，三位师太又说听候发落，他确没想到惩治三个恶人，竟为自己找来这么多的麻烦。

他望着向他走来的中年尼姑，一袭月白僧袍，斜披橙黄袈裟，迈着轻快的步子，神色端庄中透着和善。

中年尼姑来至凌壮志身前，双手合什，谦和的说：“庵主已去，请小施主随贫尼至静斋待茶。”

凌壮志颌首应是，即由地上立起来，迷惑的随在中年尼姑身后，直向左侧殿的左角门走去。

这时，三位师太已进入大殿，几个中年尼姑正指挥着一群年青尼姑，搬运尸体，冲洗血渍。

凌壮志默默的跟在中年尼姑身后，心中一直在想着，不知白发道姑前辈拿他如何公审，如何处置这件事。心念间，已进入侧殿角门，绕过一道回廊，即是一排精舍，想必就是招待香客的静斋了。

中年尼姑，将凌壮志引至最先头一间精舍门前，侧身肃客，单掌立什，说：“小施主请！”

凌壮志谦和的颌首为礼，当即走进门内。

室内通明三间，俱是桌椅高几，凌壮志不再谦逊，就在客位上坐下来，即有一名年青尼姑，送来一杯松子茶。

中年尼姑肃手一指茶杯，恭声说：“小施主请用茶。”

说罢，当即坐在右侧最末一张主位的方凳下。

凌壮志一俟年青尼姑退出，即向中年尼姑，拱手谦和的问：“请问大师

法号是……”

中年尼姑，立即欠身合什，谦虚的说：“贫尼明慧！”

凌壮志见明慧尼姑，举止端正，言语和气，立即动了向她探听白发道姑身世来历的决定，因而谦和的拱手说：“原来是明慧大师，失敬！失敬！”

明慧立即谦逊的说：“不敢当，小施主谦逊了。”

凌壮志颌首一笑，和声问：“请问大师，小生先师故人——那位白发前辈，何时接掌贵庵庵主，不知大师可愿见告？”明慧尼姑一听谈到白发道姑，立即恭谨的立起来，躬身合什宣了声佛号，接着落坐恭声说：“本庵庵主，大慈大悲，舍己为人，她在十九年前甘冒自身生命危险，救了本庵数百弟子一次浩大血劫……”凌壮志听得心头一震，不由惊异的“噢”了一声，但没有插言。明慧继续说：“浩劫后的第三天，本庵第十六任庵主大智师太圆寂，临终遗有法谕，本庵现任庵主接掌第十七任门户，全庵上至师太下至弟子，俱都衷诚信服。本庵主接掌门户以来，转瞬已经十六寒暑了。”

凌壮志心中一动，立即肃容问：“敢问大师，当年庵主前来恒山之时，可是已经皈依佛祖了？”

明慧摇摇头，肃声说：“庵主那时尚是一位双十年华的绝美少妇。”

凌壮志心头再度一震，呆呆的久久不知发言。

明慧由凌壮志方才一见庵主立即伏跪在地一事看来，断定凌壮志与庵主之间，有极密切的关系。

她比庵主年长一岁，对庵主以往的身世，也极想在凌壮志的口里探出一些来历，于是歉然说：“小施主今晨入庵之时，如果对了尘师伯说明尊师故人就是本庵庵主，了尘师伯当不会令小施主至山门以外等候令师姊了。”

凌壮志一定心神，黯然说：“大师有所不知，小生自己也不知先师故人的姓氏身世。”

明慧听得一怔，似是感到十分惊疑。

凌壮志，继续肃容问：“请问大师，当年庵主来时，衣着服饰佩何兵器……？”

明慧会意，立即回答说：“庵主当年来庵时，着淡紫罗衫，百褶长裙，外罩银缎无夹袖襦，没有佩带兵刃，与敌人交手时，似是双手能发无数闪闪发光的暗器……”

凌壮志心中一动，不由插言问：“大师可曾看清庵主发的是什么暗器？”

明慧摇摇头，坦然说：“那时贫尼尚是一个三代弟子，不准近前，无法看清庵主发射的是何暗器，不过那种暗器，相当厉害，而庵主的武功，也高的骇人。”

凌壮志秀眉一蹙，似有所悟的问：“大师，庵主是否在她来庵之前，发眉便已霜染了？”

明慧毫不迟疑的摇摇头说：“没有，那时庵主秀发如云，乌如墨染，虽然花容绝世，但眉宇间却蕴藏着海般深的忧郁。”

凌壮志知道，浓重的忧郁，极度的痛心，是她白发原因，于是，略一沉思，继续不解的问：“全庵弟子皆剃度，为何唯独庵主蓄道髻？”

明慧神色立趋默然，说：“庵主在接掌本庵门户时，曾有言在先，其一，在她心愿未了之前，不剃度，其二，在未剃度之前，不主持庵务，其三，有人持亮银判官笔来庵访人，或有女子自称胸前有痣者前来访人，应即引至后庵石室，由她亲自接见。这些要求，全庵上自师太执事，下自三代弟子，俱

都欣然同意。”

凌壮志一听，心中一阵难过，他知道，娟师姊和他一来，白发道姑就要落发剃度，终生为尼了，因而关切的问：“庵主的法号是……”

明慧立即恭谨起身，合什肃容说：“大悟师太！”

凌壮志默然摇了摇头，心说：“四十未到，发眉俱白法号虽云，“大悟”，实则终日为情所苦。

就在这时，蓦然一声巨钟大响，声震屋瓦，地面颤动。

凌壮志心中一动，不由惊异的望着明慧尼姑。

明慧立即肃容回答说：“现在庵主法谕召集全庵长幼三代弟子，齐集后殿，就要公审小施主了。”

凌壮志既迷惑，又心惊，他不知道这位恩师故人，为何要设庭公审，他既不是凌霄庵尼姑，又不是那一位师太的传人。

心惊的是，不知如何公审，将他如何处置，万一审判的不合理，影响了赴崆峒山为师报仇的行程，又该如何？

念及至此，万分焦急，继而一想，觉得白发前辈有许多有关恩师的身世问题等待娟师姊前来详述，自是不会过份严厉处置。

但，他仍有点不放心，于是略显焦急的问：“大师，贵庵公审……”

话未说完，蓦然一声，第二击巨钟又响了，凌壮志的话，立被掩盖了。

明慧虽未听清楚，但已了解凌壮志的心意，于是，肃容解释说：“本庵弟子有违犯最严重这庵规者，始举行公审，重者处死，次者无期监禁，最轻者为终身劳役，至死不得进入三殿诵经。”

凌壮志一听，不由惊出一身冷汗，他实在猜不透这位白发前辈何以要如此严厉的制裁他。

再说，剑魔“太虚九剑”，一经施展，威势凌厉无匹，往往收势不及，如果她确与恩师有极密切的关系，这一点她应该深悉才是。

明慧已经看出凌壮志是个身怀绝技少年，以他的武功来说，本庵也许只有庵主可敌，他能俯首听审，必是庵主当年师门的传人。

她见凌壮志神色焦急，立即安慰说：“小施主对本庵尚有一点不明，所谓公审，是由三位师太宣布犯罪事实，庵主判罪，长幼三代弟子不服者可代犯罪弟子伸辩，减轻或加刑，最后付诸公议。

说着，感激的看了凌壮一眼，正待再说什么，门口人影一闪，急步走进来一个身披淡黄色袈裟的年轻尼姑。凌壮志心中已经了然，立即由椅上立起来。

身披淡黄色袈裟秀丽尼姑，左手扣剑，美目看了凌壮志一眼，单掌合什，微一躬身，恭声说：“有请凌师叔！”

凌壮志一听这个称呼，顿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个称呼虽然听来亲近，但公审之时就可加上一个违抗师门尊长命令的罪名。心念间，蓦闻明慧，以忧郁的声调催促：“凌师弟请！”凌壮志看了微蹙修眉，神情凝重的明慧，知道她也在为这个称呼而忧急，但，事到如今，也只好硬着头皮前去了。于是，疑着满怀迷惑，举步向室外走去。

来至室门一看，方才和“飞胡子判官”三人交手的三个身披淡黄色袈裟的年轻尼姑，俱都抱剑立于门外。

三个年青尼姑，一见凌壮志从容走出来，俱都扣剑躬身，齐声低呼：“凌师叔！”

凌壮志年轻的被这些比也大好几岁的年青尼姑称“师叔”，乍然听来，总觉得有些不自然，在心理上，似乎突然老了二三十岁。对方既然如此称呼，只得肃穆谦和的颌首还礼。

其中两个年青尼姑，立即抱剑头前带路，其余两人和明慧则跟在凌壮志身后，直向大佛宝殿方向走去。

绕过宽广巍峨的大佛宝殿，地势逐渐上升，俱是宽大青石台阶，左右共有六座红砖朱漆院门。

进入正中另一座高大门楼，七八丈外，即是第二座大佛殿，殿的形式较小，雄伟气势远不如大佛宝殿。

凌壮志前进中，一直低头沉思，他无心去看，这座工程浩大的庵院，脚下只是跟着两个尼姑的身影，一走一趋的登着宽大石阶。蓦然一声，第三击巨钟又响了。

再向前看，双目倏然一亮，只见数百级台阶之上，雄峙一座金瓦朱墙，形如庞大客厅的大佛殿，殿前正面的门，全部敞开了。令凌壮志惊异的不是第三座大殿，而是距大殿二十余阶的平台处，有四尊金光闪闪的高大神像。

这时，日近正午艳阳直射，四尊高大金神，金光刺目，加之距离又远，无法看清是神是佛。

再前进数十级，凌壮志心中一动，他已能凝目看清那四尊金神，竟是戍守南天门，驱妖降魔的“四大天将”。

四大天将，威武慑人，有的托塔，有的持就，四人四个不同姿势，俱都飞眉怒目，作着攻击之势。

凌壮志天姿绝顶，悟性超人，他远远一见这四座金神，便立即悟出这是四招旷古凌今的绝学。

前进中，他细心参研，依序推演，去掉四大天将手中的兵刃，发现这四个姿势，循环相连，可掌可拳，是四招威力无比的绝世掌法。

一经参透，恍然大悟，白发前辈后殿公审的目的，原是要藉此让他获得一套威势奇猛的掌法。

他断定这四招掌法，即使是凌霄庵的三位师太，也未必见得已经悟出来，当然，白发道姑如此作的原因，也在试探他是否有这份机缘。

来至近前一看，四尊金神竟有一丈二尺多高，头如巴斗，手似薄扇，口如血盆，眼似铜铃，十分赫人。

登上三殿台阶，四个年青尼姑同时停身，齐向大殿前檐走去。

凌壮志举目一看，殿内正中一张高约五尺的檀木大床，白发道姑，神情肃穆，盘膝坐在一张厚厚的黄绫大蒲团上。

三位师太，四大监院，和五位执事，分别在床前的十数大椅上，其中一张大椅无人，想必是身后明慧大师的座位。

在分列大椅的尽头，有两方桌，上放笔墨纸砚，桌后，分别坐着一个担任笔记的尼姑。

在左右大椅的后面，整齐的盘坐着三百余名尼姑，俱都神情凝重的望着殿外的凌壮志。

打量间，蓦闻四个年青尼姑，同时恭谨朗声说：“启禀师祖，凌师叔带到。”

四人报告完毕，恭身静立，听候指示。

这时，整个大殿虽有数百人，但静的却没有一丝声音，空气低压的令人

感到有些窒息，相互能听到彼此的心跳。

白发道姑，缓缓睁开了眼睛，看也不看凌壮志一眼，接着深沉声说：“带上来！”

说罢，再度合上凤目。

四个年青尼姑，扣剑恭声应是，立即退至凌壮志身侧，四人拥着凌壮志即向殿内走去。

这时，明慧早已归坐，大殿内静的落针可闻，数百尼姑惊急目光，闪烁不停。

凌壮志被拥至距檀床七尺处，四个年青尼姑，立即退至左右笔记书桌的外边，抱剑恭立。

三位太师，霜眉微蹙，神色凝重，四大监院，五位执事，在肃穆的神态间，尚含有一丝迷惑。

凌壮志恭身下跪，俯伏在地，恭声说：“弟子凌壮志，叩见前辈。”

白发道姑倏睁开目，冷电闪烁，神色深沉的怒声问：“凌壮志，你可知罪？”

凌壮志不敢说不知，只得恭声说：“弟子知罪。”

白发道姑，立即转首对了三师太问：“请师太查查看，违抗师门尊长命令，沾污佛门静地刑该处何？”

了尘师太，恭身立起，合什恭声说：“贫尼有下情恭禀庵主。”白发道姑，怒容略展，颌首说：“师太请讲。”

了尘师太述叙说：“根据本庵清规律罪，违背庵主命令，不听制止者，视同叛徒，立即处死！”

凌壮志听得心头一震，他确没想到，一个尼姑庵，居然有如此严厉的刑章。

又听了尘师太继续说：“至于侮藐佛祖，污秽圣地，应处死刑或监禁终生，一经触犯，不必公审，当即执行。”

凌壮志一听，再度吓了一跳，他觉得凌霄庵的清规律条，较之武林各大门派，尤要严厉几份。

当然，他不会知道这条清规细则中，包括有庵中弟子，与人通奸调情或同性相变等情在内。

又听了尘师太继续说：“凌小侠虽为庵主俗家师门弟子，确曾犯有不听尊长制止之罪，但却不适合本庵清规条例，如照武林各大门派而言，据贫尼所知，派规最严者莫过于武当，少林、峨眉、昆仑等派，其违犯上述条例者，轻者逐出门墙，重者收回所授武功，当不致取其性命。”

说此一顿，慈眉看了一眼全殿数百尼姑，继续说：“至于沾污佛门静地一事，凌小侠乃基于义愤挺身而出，拔剑相助，为本庵解危除害，理应视为本庵救星，怎可再加诸其罪，贫尼不愿，诸监院、执事和数百弟子亦不愿也。”

白发道姑，微合双目，缓缓含首，似觉言中有可取之处。

了空师太，性情较急，未待白发道姑许可，起身直接口说：“庵主因在后庵后清修，不知近日情形，这三个孽障，每晨必来纠缠，胡言乱语，肆无忌惮，如此狂徒，正该及时剃度，免得今后害人，吾佛有灵，才冥冥中招来凌小侠代佛降魔，怎可再加罪代天行道之人？”

白发道姑神色逐渐缓和，不停的微微颌首。

了凡师太，也起身合什，恭声说：“两位师姐之言，恭请庵主三思！”

白发道姑，神色凝重，缓缓睁开眼睛，肃容看了一眼左右数百尼姑。

所有尼姑立即欠身合什，齐声高呼：“恭请庵主三思！”

白发道姑，霜眉一蹙，面现难色，目注三位师太，和声问：“以三位师太之见？……”

三位师太，同时恭声说：“略施薄惩，予以忏悔之机。”

白发道姑，赞同的微一颌首，接着目注伏跪在地的凌壮志，怒声斥责说：“本应将你重责，念及你年青无知，三位师太讲情。特给你一个悔悟之机，今后如有再犯，两罪加并处分，还不谢过三位师太！”

凌壮志跪了几乎半个时辰，虽然双膝有些酸痛，但想到因此获得一套威力无比的绝世掌法，这些委屈，已毫不觉得了。

这时见白发道姑的红润面庞上，俱都绽着慈祥的微笑，同时合什还礼。

白发道姑继续沉声说：“将凌壮志押至禁监院监禁，随时听命庵后石庐听道。”

肃立两侧的四个年青尼姑，立即恭声应是，抱剑向凌壮志走去。

凌壮志立即向白发道姑叩头恭声说：“谢前辈宽恕之恩！”

说罢立起，垂首躬身，随着四个抱剑的年青尼姑，直向殿外走去。

来至殿外，凌壮志特地细心观察十数级下“四大天将”的背身形掌式，并慎重的一一默记心中。

绕过殿角，穿过一片精舍，即到一座独院门前。

凌壮志定睛细看，只见墙高门大，粗笨简陋，一望而知即是专为监禁庵中弟子专用的禁院。

其中一个年青尼姑，急步登上台阶，伸手在门上拍了两下，门内立即传出一阵急急奔跑的杂乱脚步声！

呀然一声，院门开了，开门的竟是两个年约十三四岁的光头小沙尼。

两个小沙尼，一身黑衣，胖胖的小脸，像一对熟透的大苹果，一双乌黑大眼睛，望着门外的凌壮志只发愣。

叩门的年青尼姑，立即催促说：“快去打开执事监院级的禁房。”

一个较高一些小沙尼，立即转身奔了回去。

凌壮志举步走进院门，游目一看，院落宽大，青石铺地，除了正中一大间，左右各一小间石屋外，院中冷冷清清，既无花草也无树木。

这时小沙尼已将正中一间房门推开了，凌壮志也不言语，径自走进门内。

门内粗桌木椅。右间一张大床，上有整洁被褥，前窗一张书桌，上置笔砚经书，除此再没有什么了。

凌壮志知道这就是监禁他的所在，看罢，立即坐在木椅上。

四个年轻尼姑，进屋同时收剑入鞘，其中一个年青尼姑，即对两个一脸迷惑，充满了惊异神色的小沙尼，沉声说：“还不快些上前叩见师叔祖！”

凌壮志一听，顿时一愣，转瞬之间，又升了一级师叔祖，这令他真有些疑惑，自己是否已经是个白胡子老头。

心念间，两个小沙尼，早已爬在地上叩头，同时恭声轻呼：“光明，正时，给师叔祖叩头！”

凌壮志内心尴尬，表面沉着，也学着老人的动作，哈哈一笑，作出亲切慈祥的表情，同时笑着说：“起来，起来，不必多礼。”

说着，欠身伸手，作着欲扶之势，两个小沙尼，遵命立起身来。

四个貌美的年青尼姑，一见凌壮志小人学着头样，不由相互看了一眼，

闭着小嘴笑了。

凌壮志顿时发觉，不由俊面通红。

蓦然，人影闪处，四个美貌年青尼姑，同时伏跪在地，齐声低呼：“慧安、慧焚、慧音、慧律，叩见凌师叔。”

凌壮志心中一惊，颇觉不安，但想到方才四人的动嘴笑，立即依样老大大自恃的笑着说：“不必多礼，你四人也起来吧！”

说话之间，依然端坐，并无欲扶之意。

四位年青貌美的尼姑，俱都较凌壮志大二三岁，这时见凌壮志大刺刺的端坐不动，心中不禁有意刁难的齐声要求说：“凌师叔武功高绝，技艺超群，弟子等也要学到像凌师叔这样惊人的武功，希望凌师叔多多栽培。”

凌壮志绝顶聪明，早已看出慧安四人的心意，因而索性老气横秋的哈哈一笑，傲然说：“你等有心学好技艺，精神实在可嘉，只要你们悟性高，天赋够、师叔绝不吝啬，自会倾囊相授！”

说罢，又是一阵倚老卖老的哈哈大笑。

慧安四人，平素也是极高傲的人，听了凌壮志“悟性高，天赋够”的话，个个心中不服，大有凌壮志瞧不起她们之慨。

想起他们四人，身披淡黄袈裟，乃数百三代弟子中选出资格最佳的四人，轻功，剑术，俱都遥遥领先，怎忍得下这口气。

因而，四人仍伏跪在地不起，齐声要求说：“请师叔趁现在清闲，场地宽阔，即时传授弟子等一二招绝学，弟子等终身不忘凌师叔的恩德。”

凌壮志秀眉微蹙，知道她们心中俱都不服，有意要在他面前一展才华，因而心中一动，决意将方才悟透的四大天将掌法施展出来，既可试探凌霄庵的弟子是否会这套掌法，又可借此作演练的机会。

心念一决，故作为难之色，久久才迟疑的说：“不过师叔有个不太合理的要求，就是每招只教三遍，学多学少，在乎你们自己的福缘悟力！”

慧安四人，自恃聪明过人，通常师太等人传授武功，第一遍即可领悟，第二遍便豁然贯通，第三遍则已尽得其中精奥。

因而，四人一听凌壮志规定只教三遍，立即齐声欣然应是，同时，伏地叩头愉快的立起身来。

凌壮志举手一指门外，说：“我们就在院中演练吧！”

说罢起身，当先向门外走去。

慧安四人，相互递了一个眼神，紧紧跟在凌壮志身后，两个小沙尼，也惊异的站在门的两边。

到至门外，慧安四人，自动并肩肃立在院的一角，四双闪闪生辉的明亮眸子，一瞬不瞬的望着凌壮志。

凌壮志深怕慧安四人根本就会这四招掌法，如果一经识破，自是极为难堪，因而故意解释说：“师叔今天要传给你们的是四招佛门掌法，一般佛门弟子僧、道、尼大都学过……”

慧安四人一听，秀丽的脸庞上，立即似笑非笑的一阵牵动。

凌壮志佯紧未见，继续道：“施展这四招掌法时，要身逍遥，心自在，灵台清明，可拳可掌，若恍若忽，快时疾如奔雷，气势万钧，缓时，如飘柳絮，劲透五指，内力遥空劈出，势如长江大河，威势猛不可挡、令敌虚实难测……”

慧音是个鬼灵精，见凌壮志说了半天要诀，而不报名称，因而忍不住问：

“请问师叔，你这四招掌法是何名称？”

凌壮志也不知是何掌法，但慧音问了，又不能不答，只得含糊的道：“僧、道、尼，三教定名不一，有的曰‘天神掌’，有的曰‘四神掌’，有的曰‘金神掌’，你们四人任选其一即可。”

慧好四人一听，不由相互看了一眼，神色十分茫然，似乎没有听说过佛门中有这么一套掌法。

凌壮志虽已悟透那四招绝世掌法，但却尚未练习，他自己本身势必也要缓缓演练一次。

于是，轻咳一声，沉声说：“你四人注意，现在师叔给你们缓缓演练一次。”

慧安四人，立即目注凌壮志缓慢演练的掌势，但他们心里的热忱，似乎已不如方才来得殷切。

慧音天赋较高，她觉得这四招掌法，似有些熟悉，只是一时想它不起。但看完了第一遍，仍不能领悟其中的奥秘。

慧安三人似是也感到有些惊异，待等四人发觉，要想凝神观察，凌壮志已演至第四招了。

蓦见凌壮志，双目冷电一闪，同时一声暴喝：“再一遍。”暴喝声中，白影旋飞，掌影翻腾如云，风声呼呼，掀起一阵排山倒海的狂彪，最后，只见掌影不见人。

慧安四人，顿时看呆了，她们却没想到，那四招缓慢无奇的掌法，竟有如此惊人的威力。

凌壮志演得兴起，意忘了再呼第三遍，他把这四招掌法，配合上“东海仙翁”独步武林的“追魂幻踪”，刹那间，白影如云，掌影如山，院中狂风大作，灰尘激旋上升。

慧安四人，大惊失色，激旋劲力，逼得她们紧紧倚在墙壁上，衣袂疾飘，发出叭叭轻响。

凌壮志确没想到这四招掌法，竟能反复应用，循环不息，较他想象的尤为凌厉。

继而，心中一动，立运“赤阳掌功”双掌顿时殷红如火，满院一片火红，空气热度骤增。

慧安四人大骇，宛如处身火窟，俱都吓得脱口一声惊呼：“凌师叔，凌师叔。”

惊呼声中，神情慌张，纷纷纵身飞进屋内，两个小沙尼早已惊得面无人色。

兴致正高的凌壮志，一闻呼声，顿时惊觉，急忙收住身形，游目一看，三间石屋，六扇窗户上的窗纸，俱都被激荡的炎热狂彪烧焦了。

凌壮志心知不妙，再看立在屋门内的慧安四人，个个面色如土，俱都神情痴呆，张着小嘴，瞪着大眼，恐怖的望着他。

慧音见凌壮志身形一停，立即惶声问：“凌师叔你……？”

凌壮志知道，如果不能将慧安四人应付好，极可能因此又闯下一件祸事。

于是，佯装毫不在意的哈哈一笑，说：“师叔为令你们多一次领悟的机会，所以又多演了一遍。”

慧安修眉一蹙，疑惑的说：“凌师叔的这套掌法，似是与众不同凌壮志深怕慧安四人回去报告三位师太，这对白发前辈后殿公审的企图，势必立被

揭破，因而，愉快的一笑，说：“只要你们有耐心，师叔定要将这四招与众不同的掌法传授给你们四人。”慧安四人一听，心中暗喜，秀丽面庞上的惶恐神色，一扫而没。就在这时，院门响起一阵叭叭叩门声。

两个惊魂未定的小沙尼，立即脱口说：“送午饭来了。”说着，较大的光明，急忙向院门奔去。

慧安四人也惊觉到时刻不早了，于是，同时施礼告辞。凌壮志心中一动，立即正色说：“方才授艺之事，不得对任何人泄露，否则，全庵弟子俱都前来要求学习了。”

慧安四人虽为佛门弟子，但由于年青，心性仍未达到忘却私欲的修为，自是不愿别人也来学习，因而，恭声应是，匆匆而去。转瞬四天过去了，凌壮志仍被监禁在监院里，既没有被召至白发前辈处听道，也没见慧安四人再来。

凌壮志一心用功，勤习掌剑，渐渐有些焦急起来。

尤其令他不安的是，何以这些天仍未见娟师姐到达？继而一想，莫非中途遭遇到什么意外？

一想到娟师姐的安危，他的心再不能保持平静了。

继而一想，娟师姐也许正在山中，只是找不到这座世外绿谷中的凌霄庵。

他焦急的在室内负手踱着步子，低头想着娟师姐在中途，或者在山中可能发生的种种情形。

最后，他决定去找白发前辈，向她要求离庵去找娟师姐。他在焦急不安的心情下，好不容易等到二更过后，凝神一听，光明、飞明两个小沙尼已经睡觉了。于是，轻轻拉开房门，悄悄走了出来，反手将门掩好，腾空飞上房面。

夜空如墨，繁星暗淡，整个凌霄庵，一片漆黑，仅百数十丈以外的大佛宝殿前，有数点萤火之光。

凌壮志略微一看，展开轻灵身法，驰出凌霄庵，纵跃如飞，捷逾狸猫般，直向庵后竹林驰去。

庵后茂林黑的伸手不见五指，阵阵山风，吹得枝摇树动，发出沙沙的凄凉声音，愈显得夜的可怕。

一阵飞纵，即见数十丈外的竹林内，一片漆黑，看不清白发道姑的石屋位置。

来至竹林外沿，凌壮志不禁有些迟疑，他不知道这样作是否有些冒昧，白发前辈会不会恼怒？

心念未毕，蓦然传来白发道姑的悄声急问：“是志儿吧？”凌壮志心中一惊，急忙恭身，也悄声回答了声是。

白发道姑似乎正需要凌壮志前来，因而，焦急的悄声说：“快些进来。”

凌壮志听出白发前辈的声音中，充满了忧急，同时，看到漆黑的石屋中，两点寒星一闪而逝，因而，心情顿时紧张起来。于是低声应是，屏息前进，到达石屋门前，立即躬身低声说：“志儿叩请前辈金安。”

白发道姑急忙悄声说：“进来坐！”

凌壮志恭声应是，并息进入门内，仍坐在以前坐过的蒲团上。白发道姑一见凌壮志坐好，立即忧心的低声问：“志儿，你娟师姐为何仍未见来？”

凌壮志也忧急的回答说：“志儿正为此事前来。”

说话之间，发现坐在石床蒲团上的白发道姑，霜眉微蹙，神色忧郁，脸

上已失去前几日的那份光彩。

白发道姑，不解的问：“你和娟儿在什么地方分手？”

凌壮志见问，心中不禁一阵难过，暗然说：“在赣边石门镇。”

白发道姑略一沉思，关切的问：“你说娟儿的武功并不庸俗？”

凌壮志一听，知道白发道姑已开始关心到娟师姐的安危问题。因而，肯定的颌首恭声说：“是的，娟师姐的武功，并不逊志儿多少。”

白发道姑一听，神色似乎开朗了不少，但她仍不由自主的蹙眉自语说：“奇怪，为何还不见来呢？”

凌壮志看出白发道姑对娟师姐的关注，毫不逊于自己，因而提议说：“前辈，娟师姐可能早已到达恒山，只是找不到这座绿谷中的凌霄庵。”

白发道姑同意的颌首说：“我也在这样想！”

凌壮志接口说：“志儿想去峰下寻找娟师姐上来。”

白发道姑，霜眉一蹙，面现难色，迟疑的说：“恒山方圆数百里，高峰如林，大小寺院，无人统计过究竟有多少座，要想找你娟师姐，恐怕不易……”

凌壮志坚毅的说：“不管如何，志儿想去试试！”

白发道姑缓缓颌首说：“也好，看来这孩子的智力似乎没有你的高，不过……不过凌霄庵的庵律规定，庵中绝对不准留宿男客，如果放你出来，你便无处安身。”

凌壮志一听，恍然大悟，原来白发道姑将他监禁在禁院的原因是为了解决他在凌霄庵安身的问题。

心念间，又听白发道姑继续说：“我虽命了尘师太，传遍全庵的弟子任何人不得前去禁院打扰你，但你明日离庵，势必瞒不过两个小沙尼。”

凌壮志这时也明白了慧安四人何以未去禁院的原因，他的确没想到，一个尼姑庵，竟有如此严明的纪律，较之那些徒有其表的名门大派，尤有过之。

他本想说，明日离开之时，严厉叮嘱两个小沙尼不得泄露消息，但话至口边，又觉得那是不可能的事。

因而，心中一动，立即改口说：“志儿既然离开凌霄庵，在未找到娟师姐前，自是不会回来……”

白发道姑未待凌壮志说完，立即阻止说：“这样不妥，万一你娟师姐找了来，又不知你在何处了。”

凌壮志立即补充说：“志儿可每天日落以前回来，深夜宿在峰颠破殿内。”

白发道姑觉得这样作太辛苦了，因而连连摇头说：“不妥，不妥，还是再等一两天吧！”

凌壮志见白发道姑不准，自是不敢坚持，只得恭声应是。

两人一阵沉默，似是都在判断宫紫云何以尚未到达的原因。

蓦然，白发道姑的凤目一亮，似乎想起什么，于是，目光注定凌壮志，再度压低声音问：“志儿，那天你由前庵静，到达第三进大殿，这中间，你可曾发现凌霄庵内，有何奇异之处？”

凌壮志听得心头一震，这才知道白发道姑真正公审的原因，果然被他料中了，于是，也低声回答说：“志儿发现殿前这四尊丈二金神，是四招威势无比的凌厉掌法，也是四招刚猛绝伦的拳法。”

白发道姑一听，面色立变，十分震惊的赞声说：“天良选材，果具慧眼，确是武林一位奇才，志儿，你果然未负我对你的一番苦心，听你口气，似是已领悟其中精奥。”

凌壮志立即感激的恭声说：“多蒙前辈栽培，志儿已尽得四招掌法之精致玄妙，如恩师英灵有知，亦当含笑泉下了。”

白发道姑一听，脸上喜色尽失，凤目中立即涌满了泪水。凌壮志一见，非常不安，知道不该说恩师“英灵，泉下”等字，这时见白发道姑已缓缓流下两行泪水，心中甚是后悔。

一阵沉默，白发道姑再没有说什么。

凌壮志知道该走了，于是，恭身立起，暗然说：“志儿不肖，触动前辈悉思，内心甚感不安，今夜时间已晚，志儿就此告辞，明晚再来请安。

说罢，双膝跪地，伏身叩头。

白发道姑没有言语，仅含泪戚然的点了点头。

凌壮志从地上起来，恭谨的退出石屋，直到退至竹林内始转身向前驰去。

凌壮志前进中，内心既痛苦又迷惑，他觉得白发道姑和恩师“朱腕银笔”叶天良，定有一段不平凡的际遇。

心念间，蓦然一声沉痛叹息，径由身后飘来。

凌壮志心中一阵难过，立即刹住身形，定睛一看，离开竹林数十丈了，前面不远，已是凌霄庵的高大庵墙了。

他暗然望着黑暗中的竹林方向，伤感的摇了摇头。

蓦然，他的心一动，双目冷电一闪而逝，转首一看数百丈外的冰峰雪颠，展开轻功，电掣扑去——

来至通向峰颠的壁处，身形丝毫未停，双袖一抖，腾空而上——

升上峰颠，茫茫一片灰暗银色，寒风凛烈，直透衣衫，凌壮志略微一辨方向，直奔那座残破大殿。

来至破殿阶前一看，心头不由一震，只见红袍钉心判的两段僵硬尸体，赫然仍分置在原地方。

凌壮志看得异常不解，那天听“飞胡子判官”三人的口气，分明已经来过此地，他们为何未将钉心判的尸体埋起？

这时想来，那三个既不尊师又不重道的恶徒，确实是死有余辜。

凌壮志不忍钉心判露天暴尸，只得伸手提起两段僵硬尸体，飞身奔至一片雪岩处，顺手丢进一道悬岩中。

接着，飞身纵回破殿阶前，一长身形，腾空而起，飘然落在破殿脊上。

游目一看，远处一升漆黑，看不清何处是突出云上的几座银峰绝巅。

仰看夜空，昏暗深蓝，正是午夜三更。

他想到方才白发道姑那姑声忧郁的叹息，在此夜静更深的绝峰上，竟然传达至数十丈外，假设运足功力，气纳丹田，振声一呼，岂不要随风飘出数十里？

娟师姐如果确已到达恒山，势必听到呼声，因为她在这等心焦意乱之际，定然辗转难以入睡。

心念已定，气纳丹田，两手捧在口上，振声高呼“喂——”

一声高呼，山野震动，万峰千谷，俱是“喂”的回声，余音飘荡空中，历久不绝，直达十数里外。

凌壮志一听，心中大喜，只要能将娟师姐呼来，就是天翻地覆，这时，他也在所不计了，于是，运足功力，继续振声高呼：“喂——娟——师——姐——小——弟——在——最——高——峰——上——等——你！”

如此一呼，空山震荡，声如半空发雷，随着山风，直向山外飘去。

凌壮志略微一顿，继续呼第二次……

就在他高声呼完第二次的同时，一阵急速的衣袂破风声，径由身后峭壁处传来。

凌壮志心中一动，莫非娟师姐也正在这座绝峰上？

转首一看，只见东北峭崖处，一点灰影，势如惊红奔电，奇快无率，正向他立身之处的残破大殿奔来，眨眼已至数十丈外。

继而凝目再看，心中大吃一惊，面色立变，只见那点奇快灰影，竟是绿谷竹林石屋中的白发道姑。

凌壮志心知不妙，由白发道姑慌急的神色判断，可知事态的严重，于是，急忙纵身飘下大殿，身形刚达地面，白发道姑已至殿前，立即亲切担心的沉声说：“志儿。你怎的如此孩子气，还不快回禁院去。”

凌壮志一想，也觉得自已幼稚的可笑，不由红着脸笑了。

蓦然——

一声隐约可闻的清悠长啸，都着山风划空飘来，乍然一听，似是远在二三十里外。

凌壮志心头猛然一震，双目冷电一闪而逝，不由脱口惊呼：“啊，娟师姐！”

白发道姑面色一变，立即疑惑的急声问：“这会是娟儿吗？”

凌壮志在清啸音韵中已听出是宫紫云的声音，因而肯定的说：“是的，一定是娟师姐！”

白发道姑凤目中，不知何时已涌满了泪水，她仍有些不相信的问：“她会有如此精深的内功？”

凌壮志立即兴奋的解释说：“志儿曾向前辈说过，娟师姐的武功，并不逊小弟多少。”

说话之间，那声清悠长啸已经停止，但啸声的余音，似是仍在群峰间缭绕，夜空中飘荡。

白发道姑的秀丽面容上，充满了神往之色，她目光茫然望着啸声传来的方向，梦呓般似的自语说：“她现在至在二三十里以外，以轻功极佳的高手来讲，要达到此地恐怕也需一个时辰以上。”

说此一顿，似乎想起什么，立即望着凌壮志，忧急的说：“志儿，你再呼唤你娟师姐一次。”

这正是凌壮志心中要做的，于是，恭声应是，腾空飞上殿脊，面向方才啸声传来的方向，再度振声高呼：“喂——娟——师——姐——小——弟——在——你——的——西——北——方——。”

呼声荡空，余音尚未消逝，那声清悠长啸，再度随风飘来，较之第一次发啸时近多了。

凌壮志一听，情喜欲狂，低头望着殿前的白发道姑，激动的大声说：“果然是娟师姐，前辈……”

说话之间，发现白发道姑的和丽面颊上，已流满了泪水，因而惊的顿时呆了。

蓦然白发道姑，激动的颤声说：“这孩子的轻功确实不俗，现在她至少已绕过一座高峰了。”

说话之间，挂着泪痕唇角上，立即浮上一丝欣慰的微笑。

凌壮志顿时想起晋德大师在“卧虎庄”对宫紫云赞美的那句话，因而，

望着白发道姑，愉快的说：“娟师姐的轻功，堪称绝世，据说，她习的是‘百丈咫尺’……”

白发道姑似乎吃了一惊，不由抬头望着凌壮志，问：“你娟师姐的师父是谁？”

凌壮志顿时语塞，因为她也不知道宫紫云的授艺恩师是谁，因而迟疑的说：“由于和娟师姐相处仅有一日一夜之间，志儿尚没有机会问。”

白发道姑略一沉思，突然问：“你娟师姐是用剑吗？”

凌壮志立即颌首应是。

白发道姑霜眉一蹙，迷惑的说：“她不可能现在仍活在世上，即使没有死，也不会收‘金刀毒燕’阮陵泰这等阴谋狡猾的人为徒。

凌壮志心中一动，不由脱口问：“前辈说的是谁？”

白发道姑迟疑的说：“说出来你也不知。”

但，她仍忍不住抬头问道：“志儿，你可听说百年前有位以轻功剑术著名的‘御云仙姬’？”

凌壮志立时想起在马鞍山石洞中时，晋德大师曾谈过这位一代著名侠女，因而颌首说：“志儿知道，据说昔年武林中，有人批评她的剑术虽精，但仍敌不过两百年前的剑魔乌衣狂生的‘太虚九剑’，是以她踏遍全国要找剑魔的传人，加以印证，但她始终没有如愿，后来便不知所终了。”

白发道姑，暗然说：“如果，‘御云仙姬’知道剑魔‘乌衣狂生’的剑术，已达超凡入圣的至高境界，她当不致再终年在外，妄自奔波凌壮志听得心中一惊，不由脱口急问：“前辈说的剑术至高境界，可是指的‘御气飞剑’？”

白发道姑立即点了点头。

凌壮志一听，顿时愣了，这话如不是出自白发道姑之口，他简直不敢相信，凌厉霸道的“太虚九剑”，居然能练达“御气飞剑”的神化境地，根据他自己的看法，似乎是决不可能的。

就在这时，那声轻清悠长啸，又响了，这次听来，就在峰下。啸声逐渐上升，愈听愈近，清倏入耳，但音质中充满了喜悦焦急。

凌壮志一声欢呼，飞身飘落殿下，同时兴奋的说：“前辈，志儿要迎娟师姐去了。”

说话之间，纵跃如飞，直向啸声传来的方向驰去。

白发道姑，如痴如醉，凤目中的泪珠，再度簌簌的滚下来，她望着传来清啸的黑暗天际，喃喃的说：“百丈咫尺，这孩子来得太快了喃喃自语间，突然发觉凌壮志已经迎去，不由脱口急呼：“志儿站住。”

凌壮志闻声停住，兴奋的转身望着白发道姑说：“前辈，娟师姐就要上峰来了。”

白发道姑，举袖一擦眼泪，兴奋的戚声说：“志儿，我不愿在此地见她，你可引娟儿去石屋见我。”

凌壮志迫不及待恭声应是，转身向东南迎去。

白发道姑略一沉思，又悄悄跟在凌壮志身后。

凌壮志听着逐渐接近的清啸，掩不住心中的狂喜，他这时不知道见了娟师姐第一句话该向她说什么？

他想着她的绝世风华，高雅的气质……

蓦然，凌壮志灵智一亮，恍然大悟，在这一刹那，他由宫紫云的高雅气质，突然联想到白发道姑。

白发道姑的雍容气质和高雅的风韵，几乎与娟师姐酷肖相似，难道白发道姑就是娟师姐的生身母亲？

看白发道姑问到娟师姐的那副亲切慈爱的神情，言词语气中的关怀，如非母女，岂能表现出如此密切的情态？

心念间，那声清啸已经停止了，极快的衣袖风声，已听得极为清楚。

凌壮志循声凝目一看，只见东南一片雪岩中，一点黑影，快如弹射流矢，直向这面电掣驰来。

尤其，在朦朦旋飞的阵阵雪屑中，无法看清她真实的位置，乍然看来，恍如踏雪飞雾，愈显得奇快神速。

凌壮志虽见过宫紫云曾施展她的绝世轻功“百丈咫尺”，但像今夜尽力施为尚属首次。

双方相对飞驰，距离闪电般的短缩，眨眼已不足十丈了，对方飞驰而来的黑影，果是一别多日的宫紫云。

凌壮志惊喜欲泣，多日来的相思眷念，一齐涌上心头，喉间一阵喉硬，于是呼不出声来了。

紫裳背剑的宫紫云，一见飞身迎来的凌壮志，寒潭秋水般的凤目中，泪水像决堤江河般涌下来，同时，悲声戚呼：“弟弟……”

戚呼声中，玉臂伸张，飞身扑进凌壮志的怀里，再也忍不住失声哭了。

凌壮志惶急的将宫紫云的娇躯搂在怀里，俊目流泪，情不自禁的伸手抚摸她的如云秀发，同时，口里不停的低呼姐姐。

立在七八丈外雪岩后的白发道姑，仅仅看到一个扑进凌壮志怀里的人影，便忍不住泪眼模糊，掩面无声的痛哭了。

她听着宫紫云的哭声，既喜且悲，既兴奋又痛心，屈指算来，转眼已是二十年了，人生有几个二十年？

宫紫云的哭声停止了，凌壮志举袖擦她玉颊上的泪水。

当凌壮志举袖欲擦的时候，他不由面色一变，脱口惊呼：“啊，娟师姐，你？……”

凌壮志的确惊呆了，他发现宫紫云丰满的玉颊瘦削，娇艳暗然无光，黛眉间笼满了凄愁，即使那双令他神迷的眸子，也没有以前明亮了。

他呆举着衣袖，久久不知移动，他尚以为是，这些天的旅途奔驰，将这位国色天香的绝美少女劳顿成这副憔悴样子。

但，隐身雪岩后的白发道姑，却看得又惊又喜，她似乎没想到她日夜思念的娟儿，已经是婷婷玉立，美如仙女了。

宫紫云一阵哭泣，心中的相思，气忿，委屈，似乎一切都随着眼泪流尽了。这时见凌壮志为她的憔悴惊惶发呆，不由嗔声说：“哼，还不都是为了你！”

说话之间，发现自己仍偎在凌壮志怀里，不由羞得娇靥一红，似真似假的佯怒退开了。

凌壮志头一震，不由急声问：“为什么？为我？”宫紫云忿忿的举手擦了一下泪，仰首望着夜空，沉声问：“我问你，你为什么故意避我？为什么在石门镇不追我？你为什么一个人先到恒山来？”

一阵为什么，问得凌壮志心慌意乱，不知如何解说。

宫紫云见凌壮志没有回答，芳心愈加生气，不由黛眉一挑，转首望着凌壮志，继续怒声问：“我问你话，你为什么不答，你为什么不理？哼，你当

我不知道吗？我和叶小娟……”

话未说完，娇躯微抖，急忙举手掩住娇靥再度痛心的哭了。凌壮志一见，心中愈加荒乱不安，不由急上数步，伸手支握宫紫云的双腕，同时，惶声说：“娟师姐，你误会了……”他的手刚一触及那双颤抖的玉腕，宫紫云身形一闪，避开了，同时哭着说：“我不是你的师姐，你不要碰我。”

凌壮志见宫紫云如此气恼，愈显得手足无措。

隐身雪岩后的白发道姑，也看呆了，她似乎没想到她梦想一见的娟儿，竟有如此强烈的性格。

她看得出宫紫云确实热爱着凌壮志，只是满腹的妒火和途中牵挂凌壮志所受的委屈，这时一并要发泄给凌壮志罢了。

他早在听了凌壮志的叙述时，即有了一个决定，她必须尽快为这两个小儿女完成百年好事，否则，他们决难逃脱未来的悲惨命运。

她看得很清楚，以凌壮志如此高绝的武功，不难轰动江湖，震惊武林，以他如此英俊年少，不知要有多少侠女为他倾倒。

假设，他们双栖双飞，形影不离，是一对名正言顺的恩爱夫妻，那些意志坚强，明断事理的少女，自会远离。

心念未毕，蓦见凌壮志愁眉苦脸的讷讷问：“娟姐姐，你……你可是遇到了叶小娟？”

宫紫云依然掩面哭泣，这时见问，轻哼了一声，说：“我不但遇到了叶小娟，还遇到了她那位不讲理的母亲。”

凌壮志所得心中一惊，不由急声问：“她们怎样对你？”

宫紫云倏然放下双手，气恼的望着凌壮志，怒声说：“她们向我要人，要我将你交给她们。”

说话之间，发现凌壮志腰间悬着一柄亮银剑鞘的长剑，不由多看了一眼，但她这时却无心去问剑的来源。

凌壮志已知道了“黛凤”张云霞，就是自己的师母，心中虽然生气，但也不敢出言不逊，因为，秀眉一蹙，说：“她老人家怎会这样……”

宫紫云一听，芳心大怒，脱口厉声问：“你说什么？她老人家怎会这样……”

凌壮志被这厉声一问，不由吓了一跳，但，他受了白发道姑的叮嘱，不敢即时告诉她“朱腕银笔”叶大侠就是她的生身父亲。

他心中焦急有苦无法述，加之一时之间，又不知如何向娟师姐解释，额角上顿时渗出了汗水。

宫紫云怒目望着凌壮志，冷冷一笑，说：“原来你早就把她认作是你的岳母，难怪你张口她老人家，闭口她老人家的死劲称呼。”凌壮志为难的解释说：“娟师姐，你现在还不清楚……”宫紫云立即打断他的话，怒声说：“我比你清楚，你不必向我解释。”

说此一顿，凤目注定凌壮志，痛心的问：“你可知道你凌壮志的败德恶行，和你武功盖世的声名，同样的轰动整个江湖，震惊天下武林吗？”

凌壮志听得十分不解，不由惊异的问：“姐姐，这话怎么说？”宫紫云再度冷冷一笑，忿忿的叙述说：“你分明武功绝世，却伪装成文弱书生，既然而为师报仇，却又偷偷进行，让人家十六七岁的大姑娘抱你越墙，下了彩聘又置之不理，调逗有夫之妇，诱人家妻婢离家出走，姓薛的好言相劝，反而拨剑成仇，黄山天都峰上，暗室欺污弱女，石门镇还扇之际，又喜新忘却旧

欢……”

凌壮志早已气得面色铁青，眼冒火星，浑身剧烈颤抖，这时再也听不下去了，不由震耳大声问：“这些话都是谁说的？”宫紫云也大声说：“还有谁？出名难惹的铁钩婆、玉山少主薛鹏辉，还有你的岳母大人‘朱腕银笔’叶天良的遗孀张云霞，这些人四出宣传还不够吗？”

凌壮志听宫紫云直呼父名“叶天良”，母名“张云霞”不由惊得浑知一战，满腔的忿忿也惊的全消了。

就在这时，一声轻微咳声，径由七八丈外的雪岩中传来。宫紫云心中一惊，怒声娇叱：“什么人？”

娇叱声中，倏举玉腕，仓郎一声，寒光如电，一宏秋水已横在身前。

凌壮志见是白发道姑，不禁呆了，他断定白发道姑想必也是为宫紫云直呼父名而不得不提前现身了。白发道姑见宫紫云手法轻灵，撒剑奇快，断定她的剑术造诣已极精湛，尤其横剑姿势，正是“御云仙姬”的起始剑式。

因而，欣慰的点点头，缓步向前走去，同时，亲切的问：“是娟儿吗？”

宫紫云一听，十分惊疑，但她聪明过人，立时会意，首先翻腕将剑收入鞘中。

凌壮志一定神，立即伏跪在雪地上，恭声说：“前辈，这位就是娟师姐！”

宫紫云不敢怠慢，立即屈膝跪在地上，依照白发道姑方才的称呼，叩首恭声说：“娟儿叩见前辈。”

白发道姑神情镇静，面含微笑，颌首亲切的说：“你俩都起来吧！”

凌壮志、宫紫云，同声恭声应是，即由弹地站立起来。

白发道姑，含笑望着宫紫云，凤目中闪闪生辉，神色间充满了慈祥，似是要审视宫紫云的娇靥上，可有什么瑕疵。

但，恭身定立在一旁的凌壮志着得清楚，白发道姑的镇定含笑，俱是强自作出来的平静表情。

只见她细心打量宫紫云的身材，容貌，才是她出自内心的真情流露。

宫紫云被白发道姑看得娇靥飞红，直达耳后，不由缓缓垂下了头，她不明白这位前辈为何如此看人。

白发道姑见宫紫云低下了头，立即祥和的笑了，接着感慨的说：“眉目间，果然像你的父亲……”

话未说完，凤目中已隐现了泪光，以下的话再没说下去。凌壮志立即恭声插言说：“志儿和娟姐姐，急待知道先师的身世……”

白发道姑未待凌壮志说完，立时会意，于是，颌首说：“你俩随我来。”说罢转身，三人俱展轻功，直向正北峭崖处驰去。

宫紫云听说就要揭开自己的生父是谁，和自己的真实身世，心中即悲痛，又激动，因而，把她急欲要知道凌壮志前来恒山，如何遇到这白发道姑的事，也无心去问了。

前进中，她不时注意白发道姑的飘然身法，令她惊觉到白发道姑的轻功已经接近化境了。

她素性高傲，极少服人，但她一见白发道姑，便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感，好似两人前生有缘。

凌壮志见宫紫云低头飞驰，似有满腹心事，因而故意将衣袖在她面前一挥，举手指了指二三十丈外的那片废墟。

宫紫云虽然痴爱凌壮志，但也气他到处留情，这时见他举手指一座隐约

可见的残破大殿，不由黛眉一蹙，不知他是何意思，由于白发道姑前，又不便出言发问，索性给他个不睬不理。凌壮志见她仍在生气，不由笑了。

三人来至峭壁崖上，白发道姑立即关切的说：“娟儿仔细。”说着，宽大袍袖一展，身形疾泻而下，宛如坠石殒星。宫紫云身形略微一顿，俯首一看，紧跟而下。

凌壮志不敢下降太快，就在宫紫云左近旋飞飘降，宫紫云在眼里，立时减去心中不少怒气。

三人相继到达崖下，即向竹林方向驰去。

宫紫云见是一片绿谷，似乎有些惊奇，由于谷中树高枝密，夜色浓黑，她无法看清凌霄庵的位置。

凌壮志笑一笑，没有言语，随在白发道姑身后进入。白发道姑坐在石床蒲团上，顺手在怀中取出一颗淡紫的明珠，毫光闪射，满室生辉，接着一指右边一对蒲团说：“娟儿坐吧！”宫紫云恭声谢坐，凌壮志依然坐在以前的蒲团上。

白发道姑将手中的明珠放在蒲团前面，望着宫紫云，亲切的问：“娟儿，你是几时到达恒山？”

宫紫云欠身回答说：“昨天午前。”

白发道姑会意的微一颌首，继续问：“在未说明你父亲的身世和坎坷遭遇以前，我很想先知道你自有记忆以来的种种经过。”

宫紫云略一沉思，神情暗然的说：“娟儿自有记忆以来便住在仙霞岭，阮陵泰的大师姐‘笑脸夜叉’的修真处，由笑脸夜叉传娟儿武功……”

白发道姑听得心头一惊，立即不解的问：“你说的‘笑脸夜叉’，可是昔年的‘御云仙姬’的传人？”

宫紫云立即看了白发道姑的心意，因而摇头说：“不，娟儿获得‘御云仙姬’前辈的绝学，是在仙霞岭的一座石府中，无意间发现了一部武林秘笈……”

白发道姑霜眉一蹙，有些忧心的问：“御云仙姬的剑术、轻功，著名武林，但极少有人知道她的武学名称，因而也无人知道他是否有传人，如果你将秘笈交给‘笑脸夜叉’……”

宫紫云立即解释说：“娟儿发现的秘笈，是一本三尺见方的石书，石书雕刻成中页打开状，轻功、剑术和养气之道，分别刻成三篇，‘仙姬’前辈的遗言上，特别叮嘱，只准传弟子一人，不得转告他人，习成后立即运掌击毁，娟儿为尊重仙姬遗嘱，一直守信至今。”

白发道姑赞许的点点头，继续不解的问：“据志儿说，阮陵泰的儿子，称呼你‘七师叔’？”

宫紫云的娇靥一红，既羞涩又气忿的说：“最初娟儿不知，之后才知是老贼阮陵泰和笑脸夜叉的阴谋。”

白发道姑和凌壮志听得同时一震，齐将眉头一蹙。

宫紫云继续说：“在娟儿有记忆时，笑脸夜叉和阮陵泰老贼的师父已死，但他们偏说代师传艺、呼娟儿七妹，直到阮陵泰老贼封刀息隐的前几日，老贼才命一个仆妇传话，说老贼要取娟儿为妻……”

白发道姑和凌壮志，心头同时一惊，不由脱口说：“竟有这等事！”

宫紫云苦笑一下，说：“娟儿当即转告老贼，要他不要白天作梦。”

白发道姑安心的点点头，凌壮志却欣慰的笑了。

宫紫云见凌壮志愉快的笑了，不由含嗔瞪了他一眼，因而再度发现他腰间佩着的银剑，不由迷惑的多看了一眼。

凌壮志已经到达了四天，对于恩师的坎坷遭遇和身世，较之宫紫云尤为急切希望知道，因而插言道：“现在娟师姐已到，请前辈……”

白发道姑似乎别有用心，即向凌壮志一挥手，阻止说：“你先将你得剑的经过，说给你娟师姐听。”

凌壮志虽然心中不解，但他却不敢多问，于是，即将到达峰巅残坍寺院，发现石壁上的人形剑式，及得剑遇钉心判官的事，简要的说了一遍。

白发道姑一见凌壮志说完，立即一指石床上的亮银笔，望着宫紫云，平静的问：“娟儿，你可识得这对精致的亮银判官笔？”

宫紫云顿时一呆，心灵似有预感，凤目惊异的注视着那对珠光照映下，闪闪生辉的亮银判官笔，久久不能言语。

凌壮志这时，恍然大悟，白发道姑迟迟不说恩师身世的原因，乃是怕娟师姐在旅途劳顿，身心俱疲的情况下，不能接受这份严重打击，因为父女之情，较之师徒之间，总是略有不同。

白发道姑，强抑内心的悲痛，平静的说：“这对银笔，就是侠名满天下，一生妒恶如仇，黑道恶人恨之入骨的叶大侠的成名兵器。”

说此一顿，凤目中已闪泪光，话声中已有颤音，继续问：“娟儿，‘朱腕银笔’叶大侠的一生事迹，你可知道？”

宫紫云神色悲痛，目光呆板的注视着银笔，缓缓点了点头，泪水像断线的珍珠般，顺着她颤抖香腮滚下来。

凌壮志早已垂首无色的痛哭了。

白发道姑，似是沉入昔年往事的回忆中，目光望着门外漆黑的夜空，似梦呓似自语的叙述说：“天良并不是一个英俊潇洒的人，但他却有一副令人一见即感亲切的面孔，他刚直、诚恳、和善待人，但有一颗嫉恶如仇的心。”

出师不数年，死在他笔上的恶人淫徒，和虚有其表，沽名钓名的臭誉，不知凡几，因而声名大噪，震惊江湖。

天良不但笔法精绝，鲜逢敌手，就是聪明机智，也远高人一筹，是以，黑道恶人，虽三番五次，设计加害，均未得逞。

那时，武林中有几个善权术，工心计的伪善人物，那就是稍具声名的卧虎庄新任庄主“金刀毒燕”阮陵泰、崆峒掌门首席大弟子“乌鹤道人”和太平镇的“铁弓玉环”晋宇田一人……”

凌壮志听白发道姑没提女淫贼“金艳娘”的事，心中略感不解，但他这时不敢插言发问。

又听白发道姑继续说：“这三人作事亏心，但善于掩饰，他们终日担心事为天良揭破，因而，三人不时计议，处心积虑，决议先将天良置于死地。

这时，天良已于黄山一绝峰中，意外发现昔年“四大恶魔”的坐化尸体，并得到了一本皮书，这本皮书上，即载有四大恶魔独霸天下的四种绝学。

但是，天良在剑魔的“太虚九剑”中，发现最后一剑，似是结束，实则未完，因而在福至心灵下，又去剑魔“乌衣狂生”尸前察看，始发现剑魔的黑段袍袖中，仍私藏着一张四寸见方的人皮秘笈。

天良回至家中，即和他的发妻“黛凤”，抱着他们甫生数月的小女，悄悄至黄山天都峰隐居，决心苦练武功……

凌壮志听得心中一动，再也忍不住插言恭声说：“请问前辈，那时恩师

抱的女孩，可是娟师姐。”

白发道姑，缓慢的一颌首，接着，闭上了双目，泪水立刻流下来，沉痛的说：“不错，就是你娟师姐，那时她已经能坐能爬了……”

凌壮志一听，对叶小娟的来历，感到非常迷惑。

宫紫云一直目不转睛的望着那双精致亮银判官笔，动也不动，泪水已满流了她胸前的衣襟。

白发道姑继续说：“一天中午，黛凤外出猎食，天良盘膝床上，一面照顾娟娟，一面看秘笈，等待黛凤回来，天良始发现那篇珍贵的人皮秘笈不见了。”

两人十分焦急，误以为被峰上息稳的世外高人取去，最后，始发现那张四寸见方的人皮秘笈，正贴在娟娟的小胸脯上。

白发道姑说此一顿，立即睁开了含满泪水的双目，慈爱的看了一眼宫紫云。

宫紫云的凤目中，已不流泪，但仍端坐不动，目光从没离开那对银笔。

白发道姑微一摇头，感慨的继续说：“但是，那张写满了朱沙小字的人皮秘笈，却再也揭不下来……，天良的悲惨命运，也就由此开始。”

天良为了要学好“四大恶魔”的绝世武功，决心找一有灵气的世外仙境潜心静修，最后，他决心去九华山紫芝崖。

人皮秘笈附在小娟娟的胸脯上，天良决定将娟娟一并带去，就在娟娟刚满周岁的那天，天良背了娟娟就下山了。

事有凑巧，久想置天良于死地的阮陵泰，晋宇田和恶道乌鹤，恰于九华山中与天良相遇，四人一见，恶战立即开始。

假设天良不是背负娟娟，恶道三人决难得手……

凌壮志听得悲痛填胸，不由懊恼的惋惜说：“黄山寻秀，高峰插云，清静之地正多，恩师何必要去九华山紫芝崖？再说，两地相距，近处尚不足百里，习成四种绝世武功，再接娟师姐前去也不太迟……”

话未说完，白发道姑突然掩面哭了，同样，痛心的哭声说：“孩子，你们知道的太少了……”

凌壮志见白发道姑突然掩面哭了，顿时惊得一呆，以下的话也不敢多说了。

但他想像得到恩师背负娟师姐下山，也许与白发道姑有关，否则她不会如此伤心，只是他不敢问。

宫紫云已悲痛的合上凤目，胸部剧烈的起伏，泪水像断了线的珍珠般流下来，不时发出痛心的呜咽。

刹那间，小石屋内充满了哀痛悲戚的哭声，任何人听了会伤心落泪。

凌壮志流着泪，不时低呼一声前辈，希望白发道姑因此停止哭泣。

白发道姑在终于举袖擦了一下眼泪，悲痛关切的看了一眼呜咽宫紫云，戚声说：“那时天良为势所迫，不得不背着娟娟离开黄山，因为有人在江湖上撒播流言，说娟儿不是‘黛凤’生的……”凌壮志含泪忿声问：“前辈可知散播流言的这人是谁？”白发道姑抽搐着说：“就是女淫贼‘金艳娘’的小师弟‘花花太岁’……”

凌壮志立即恨恨的说：“如果那天花花太岁没被杀死我定要将他捉住万剑分尸。”

白发道姑，似是没有听到凌壮志说什么，继续悲痛的说：“但，‘黛凤’却信了外界的流言，时生疑心，经常望着娟娟端详，同时，终日在天良吵闹不休。”天良虽曾再三肯定娟娟就是她的亲生女儿，无奈黛凤疑心已起。决心亲自下山，一查究竟。

一天深夜，她竟瞒着天良，一声不吭的悄悄走了。

天良开始感到事态的严重，他已不放心再将娟娟交给黛凤抚养了，因而才有背负娟娟姐去九华的决定……

凌壮志似已听出一些端倪，但他不改正面发问，因而，插言说：“不知花花太岁散布了一些什么流言？”

白发道姑悲痛的摇了摇头，说：“花花太岁说，‘黛凤’生的女婴，出世即夭折了，娟娟是由另外一个女人处，悄悄抱给她的。”黛凤听了这些流言，才恍然想起，她那天临盆时，的确没听到婴儿的哭声，因而才深信流言是实……

凌壮志听得秀眉一蹙，以略感不满的口气说：“娟师姐即便不是她生的，难道哺乳一年，就没有一点母女之情吗？”白发道姑流着泪说：“黛凤是爱娟娟的，这一点可由她返回黄山，发现天良已携娟娟离去，立即下山追赶一事证明。其次是黛凤每遇有人抱着周岁大的婴儿时，必然惊喜的奔过去，细看良久，最后，总是含着眼泪，伤心绝望的走开去……”凌壮志见宫紫云也将带雨梨花般的娇靥埋进双手内，因而，有意转开话题，忿然不解的问：“既然是这样，当初何必那样认真去查事实？”

白发道姑暗然一叹，凤目中又落下两滴泪水，痛心的说：“黛凤只是因妒成恨，气恼生娟娟的那个人！”

凌壮志心中一动，立即恭声问：“前辈可知娟师姐的生母是谁？”

这一问，正是宫紫云最关心的问题，因而，她将呆板的目光，立即转移到白发道姑的脸上。

白发道姑泪痕斑斑的脸上，立即浮现一丝愧色，淡淡的说：“是四女侠中的‘飞花女侠’。”

凌壮志早已预测白发道姑和宫紫云间的密切关系，只是他不听则已，这时一听，再和慧明尼姑说的白发道姑曾用闪闪发光，旋转飞舞的暗器，击败侵犯凌霄庵的许多高手加以印证，白发道姑就是武功高绝，艳丽如仙的“飞花女侠”也就是娟娟姐的生身母亲。

但是，凌壮志非常不解，飞花女侠为何要将自己的亲女儿送给黛凤抚养，因而不解的问：“前辈，飞花女侠为何要将自己亲生的女儿交给黛凤前辈抚养呢？”

白发道姑流着泪说：“因为娟娟也是你恩师的亲生女儿。”

凌壮志立时大悟，但他在白发道姑未自己表明身份前，他决不敢冒然呼她师母，因而，佯装迷惑的恭声说：“前辈的话，志儿不懂。”

白发道姑略一沉思，暗然一叹，说：“这是一件人间最悲惨的悲剧，说来，人人为之心酸泪落，佛门说是孽缘，俗语说是天意。”

天良和飞花女侠宫绛玫，师门极为渊源，两人行道江湖时而相逢，时而分离，有时协力铲除黑道魁首。

多少次惊风骇浪，出生入死，两人均相互援助，因而灵犀相通，暗生情愫，彼此倾心爱慕。

但，天良已是有妇之夫，因而，双方在心理上，都有顾忌，往往怕情感泛滥到无法克制而毅然痛苦的彼此远离。

那年春天，飞花女侠意外看到了女淫贼“金艳娘”的秘密居处，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深夜里，闯进淫窟，激战女淫贼，尽斩恶汉淫婢，仅金艳娘一人狼狈逃脱。

飞花女侠万分懊恼之下，决心放火烧掉淫窟，但，就在进屋取火之际，发现金艳娘的房内，尚睡着一人，近前一看，正是天良。

当时天良昏迷不醒，满面通红，显然是中了女淫贼“金艳娘”的乱性迷药“醉仙香”。

飞花女侠万分焦急，她深深知道“醉仙香”的厉害，如无解药及时救治，后果极为可怕。因而，飞花女侠心绪杂乱，惶惧不安的情况下，在金艳娘的房中，翻箱倒柜，焦急的寻找解药。

但，就在飞花女侠宫绛玫寻找解药之际，天良醒了，大吼一声，绳索立断，疯狂的向飞花女侠扑去。

飞花女侠知道天良药性已发，如不及时疏导天良，势必七孔流血，筋脉暴烈而死，在此情况下，飞花女侠因忧忍辱，任由天良狂暴摆布。

之后，飞花女侠怀着一颗破碎的心，忍痛离开了天良，她宁愿牺牲自己一生的幸福，而不愿破坏天良的美满家庭。

但，一个多月之后，飞花女侠发现已怀了身孕，在惊喜、惶恐，和悲痛的心情下教她不得不去找天良。

当飞花女侠找到天良的时候，由于生理的变化，她已不便再穿紧身的劲装，更不便纵跃如飞了。

天良知道了后，惊喜万分，决定向黛凤说明真实情形，但被飞花女侠拒绝了，因为时效已过，黛凤定然不信。

为了便于照顾，天良即将飞花女侠安置在自己住宅的右邻人家中，那时，黛凤也怀孕数月了。

飞花女侠十月临盆，生了一个女孩，就是娟娟，而当天的夜间，黛凤也产一女，但是，产下即已死亡。

天良为此事很痛心，他怕黛凤经不起这份打击，当即令所有仆妇侍女，暂时不要将婴儿已死的事告诉给黛凤。

当夜，天良将这个不幸的事告诉给飞花女侠了，两人经过一再的激烈的争执，天良同意飞花女侠的要求，将娟娟抱至黛凤的身边。

黛凤产后，过度疲劳，立时沉沉睡去，一直到小娟娟因饥饿啼哭，才把她由沉睡中惊醒。

飞花女侠听说黛凤非常疼爱娟娟，她告诉了天良一个去处，即离开了她的亲生女儿，同时，也永远离开了江湖。

但是，她并没有死，她仍由朝至暮，由黑夜到天明，无时无刻不在希望能见到她的亲生女儿，看看她女儿两点黑红相并的双珠痣，是否仍是……”

白发道姑说至此处，喉间硬咽，泪下如雨，以下的话再也说不出来了。

宫紫云一听“双珠痣”，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悲痛，哇的一声，飞身扑跪在白发道姑——飞花女侠宫绛玫的身前。

凌壮志悲痛的呼了一声“师母”，也跪在飞花女侠的身前。

飞花女侠宫绛玫，伸出颤抖的手，不停的抚摸着宫紫云的秀发，悲痛的哭着说：“孩子，原谅妈……妈对不起你……”

宫紫云痛哭失声，几乎晕绝过去。

就在这时，一声巨钟大响，划空传来。

飞花女侠三人同时一惊，不由回头看向屋外，一看之下，三人俱都呆了。

只见屋外竹林边沿，朦朦灰白晨光中，三位师太，合什闭目恭立，六执事，四监院，十位中年尼姑，俱都伏跪在地。

三位师太，一听晨钟，虽未睁开眼睛，但听到屋内哭声停止，断定飞花女侠必已发现她们，因而，同时宣了声佛号，悲沉的说：“了尘、了凡、了空，恭请庵主降谕，按律处分贫尼等窃听庵主舍己为人的悲惨身世，应得之罪。”

说罢，三位师太也以代罪之身，伏身跪在地上。

凌壮志和宫紫云一看，急忙闪身两边。

飞花女侠，立即肃容宣了声佛号，和声说：“三位师太和诸位执事监院请起，所犯庵规，一律赦免。”

三位师太和十位执事监院，同时朗声宣呼：“谢庵主慈悲。”

宣呼以毕，纷纷立起，仍由了尘师太说：“贫尼等于睡梦中，被震耳呼声惊醒，因而断定必有高人莅临，贫尼随即召集执事监院等诸弟子，即来庵主处请示应付之策，适逢庵主叙述悲痛身世，贫尼等听后，甚为感动，决自即日起全庵弟子为已故的叶大侠，诵经七日，超度叶大侠，英灵永生，早登极乐。”

说罢，三位师太同时合什躬身，似是静听指示。

飞花女侠感动的说：“三位师太，慈悲爱世，先夫叶天良，泉下有知，当感谢师太等超度之情。”

说罢，即对宫紫云、凌壮志，说“你俩还不快谢过三位师太和诸位师姐。”

宫紫云、凌壮志，两人即在室内，施礼称谢，三位师太答礼后，也率领着执事，监院，退出竹林，转回凌霄庵去。

飞花女侠宫绛玫，一见了尘师太等人走出竹林，即对壮志、宫紫云两人，分别叮嘱说：“志儿即已离开禁院，决不可再去凌霄庵，娟儿虽是女儿身，但着俗装，也有诸多不便，你两人可即去正北崖下一座石洞内休息，一切炊

具用食三位师太自会派小沙尼送去，午前我要静坐，你们不必再来此地。”

说罢，立即合上双目。

凌壮志、宫紫云一见，只得伏跪叩头，双双同出石屋。

这时天光逐渐明亮，东方已射起一片红霞，整个翠谷，一片绿油，万朵奇异山花，俱都争艳怒放，清凉的空气中，混合着沁人的幽香。

凌壮志、宫紫云，俱都有精湛的内功，虽然一夜未睡，并不觉得过份疲惫，这时经过清新的山风一吹，仅有的一丝倦意也消失了。

两人怀着沉重的心情，走出翠竹，举目向背一看，只见百丈外，横亘着一道数十丈高的悬突飞崖。

飞崖上，覆着稀疏的冰雪，阵阵旋飞的雪屑，由绝巔上吹下来，飘洒在悬空的斜松虬藤上。

崖上一片浓绿，花树葱笼，传来阵阵清脆悦耳的流水声。

两人看罢，轻飘的向前纵去。

凌壮志前进中，不时侧目偷看香腮上仍挂着泪痕的宫紫云。宫紫云，神情悲郁，娇靥笼愁，看也不看一眼身边的凌壮志，芳心中似乎仍在生他的气。

来至崖下，经过一道宽约八尺的弯曲小河，水清见底，流速不急，似由远处峭壁下流出，直向凌霄庵流去。

凌壮志首先停止身形，游目一看，在右前方稀疏的垂藤下，明显的有一座宽约一丈，阶高八尺的石阶。

这情形，在凌壮志来说太熟悉了，一望而知垂藤的后面，就是师母“飞花女侠”所说的那座洞府。

因为，在九华山，紫芝崖上学艺的那座洞口狭外，内部宽大的洞府一样，洞外也悬生着许多萝藤，就像一副巨大的垂帘。凌壮志看罢，急忙举手一指，急声说：“娟姐姐，在那里了。”宫紫云早已看到了，只是她不敢肯定而已，这时一听，举步走了过去。

两人来至近前，登阶而上，伸手拨开垂藤一看，藤内竟是一方半圆形的平台，距离洞口，尚有三丈。

洞口无门，宽约一丈，高不足九尺，深度仅三丈余，在洞口的底部，似是有分向左右的支洞。

宫紫云，举袖擦干了双颊上未干的泪水，当先向前走去，同时，细心的望着洞顶，和左右的洞壁，似是在审视新居。

凌壮志看出宫紫云无意要和他说话的意思，因而，谨慎的走在她的身后，显得格外小心。

因为，宫紫云的遭遇太悲惨了，不管他这位外柔内刚的师姐如何气他，他都要甘心接受，他觉得要想报答恩师的山高海深的教诲之恩，只有谨遵恩师的叮嘱，同时，他也不忍再让这位艳丽无双的师姐伤心了。

来至洞口的尽头，分别向左右的支洞，竟是两座石门。凌壮志急上数步，首先去推右侧洞的石门，用劲一推，石门缓缓分开，发出一阵艰涩的声音。

宫紫云微蹙黛眉，缓步走进洞门，只见洞深两丈，光线暗淡，仅有一张石桌，四个石椅，除此，再没有什么了。

这时凌壮志已将左侧石门推开，他急忙探首一看，温玉般的俊面上，立即现出了微笑。

宫紫云走进来一看，黛眉略展，不自觉的缓慢的点了点头。

只见石室深长，与进口洞并行，底部洞壁上，有不少尺圆孔通风，由洞

内可以看到洞的垂藤。

洞内中央，有一宽大石床，左右各有石桌石椅，假设有室内用具和被褥，略加布置，即是一座很别致的卧室。

宫紫云看罢，立即冷冰冰的说：“我要这间石室。”

凌壮志尚未去看对面那间，不知那间的情形，因而毫不迟疑的连声应是，也觉得只要娟师姐开口讲话，一切就天下太平了。

宫紫云在室内细心的审视了一遍，似乎在计划着如何布置。

凌壮志呆呆的立在门口，静静的欣赏着宫紫云摸摸床，又摸摸石椅，她在这一刹那，似乎暂时忘掉了愁苦。

宫紫云发现洞内很干燥，加之座北向南，必然冬暖夏凉，因而很满意，于是，柔和的看了一眼凌壮志，随意坐在一张石椅上。

这柔和的一瞥，给了凌壮志不少勇气，因而，他也走了过去，在宫紫云对面不远的石椅上坐了下来。

凌壮志一直关心着宫紫云途中的情形，和遇到叶小娟的事，因而，轻咳一声，讪讪的问：“娟……娟姐姐，你……你怎的前天才到……”

话未说完，宫紫云略见缓和的粉面，立时一沉，嗔声说：“哼，还不是为了你？”

凌壮志听得一愣，心说，为何又是为了我？但他不敢出声问，只是茫然望着这位喜怒皆令人爱的美丽师姐。

宫紫云见凌壮志不语，立即嗔声指责说：“我先问你，在石门镇你为何不即时追我？以后在中途为何一直探听不到你的行踪消息？”

凌壮志一听，知道宫紫云在中途曾不断打听自己的行踪，内心感到十分不安，但他不敢直说见她遇到铁钩婆和万绿萍的事，他知道那会立时惹得她大兴问罪之师，因而歉然说：“小弟将那位浑猛憨傻的展伟明应付走，才发现姐姐已经不在店前，当时小弟尚以为姐姐先进店内休息……”

宫紫云立即忿忿的说：“我气都气死了，哪里还有心情休息！”

凌壮志不敢接口，只得继续说：“小弟发觉姐姐已不在店内，当时万分焦急……”

宫紫云不屑的冷冷一笑，琼鼻内立时报以轻哼。

凌壮志装没听到，继续说：“小弟大天白日，不便施展轻功，只得向展伟明借来那匹乌骓……”

宫紫云冷冷的接口说：“我在山下小镇上，已看到了。”

凌壮志立即惊喜的问：“姐姐的青驴也寄在那个客店里？”

宫紫云颌首说：“我到达山下并不比你迟，只是在几个小镇上找你耽误了一日，我已将鞍鞭银两交给小店保管，叮嘱他们马匹要好好照顾，我们不一定什么时候去取。”

凌壮志一听，立即愉快的笑了，连声赞声说：“姐姐想的太周到了？”

宫紫云芳心一甜，凤目柔和的瞪了凌壮志一眼，鲜红的樱唇，立即泛出一丝微笑，佯怒嗔声说：“哼，你就是那张会说话的嘴，不知喊掉了多少痴情女孩子的心。”

凌壮志见宫紫云已有了笑意，心中顿时一畅，即将他来但山的路线及夜行日宿的经过说了一遍。

但，遇到铁钩婆的结拜大姐姐“铁鸣杖”简大娘的事，他却删掉了，因为他怕节外生枝，引起宫紫云不快。

凌壮志一气说完，见宫紫云的娇靥上，并没有不快之意，因而要求说：“现在该姐姐述说你离开石门镇后的经过啦。”

